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三輯

沈雲龍 主編

蔣百里先生傳

陶菊隱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陶菊隱著

蔣百里先生傳

自序

我寫過幾部民國人物傳。第一部「吳佩孚傳」寫作時正當中日戰爭剛開始，我特寫這個毀譽參半的過時軍人，意在借重他不勾引外援之一點，警惕當世野心家莫做吳三桂的一流人物，隨後寫得興起，又寫民國初期的「六君子傳」。實在這幾部書都不是個人或數人的傳記，各有其時代背景，不過提出這一時代的一個或數個特殊人物為中心，把民國初期的政治和軍事史連繫起來。

我寫個人的傳，還是自這部「蔣百里先生傳」始。但還是有時代背景，因個人和時代是不可分的。百里先生以一介書生，受中東、日俄兩役的刺激，才決心棄文習武。他一生以國防為其中心思想，以建軍工作及軍人之精神教育為其不貳職志，絕無個人權位之私，不愧關心國家安危的民族先覺。民國初期他作育過不少的軍事優秀人才，抗戰時期他又發表過不少的不朽的言論，但終身未見大用，不能完成他建軍和鞏固國防的偉大理想，論者比之於賈誼、屈原一流人物。

國家需要這麼一位志行忠潔和學識優長的軍事人才，歷來的當局也都很敬重他，但都不能用他，偶然用他時又祇當作政治飾品，有其名而無其實。他的才名洋溢中外，門生故吏滿全國，生前備受推崇，逝世後予以追思。但從反面看起來，政府當局善善而不能，絳帳中人對外作戰雖有功而勇於內爭的却也不少，個人之名成而國家之名毀，我想他死後必不瞑目。

學成不能問世，有志不克竟成，這責任一半應由他自己負，因為他的書生習氣太重；一半應由歷來的當局負，他們要狗才而不要人。

今天距先生之死將及十年，距先生的求學時代忽忽五十餘年。今天我們的國防，比甲午時代如何？縱然說有進步，但我們祇進了一尺一寸，別人已邁進數丈之外。今天面臨着立體戰爭和原子時代，我們能與人爭一日之短長嗎？

中國在內戰時期演習戰爭達二十餘年，最後因人成事才打倒了蹂躪國土的敵人。敵人剛退出去，內戰又打起來，今天越打越勤，看看倒下來的敵人快要翻身起來又充遠東舞台上的「要角」。二次世界大戰方了，三次大戰之謠又起，我國忝為世界五大強之一，莫說國防空虛如故，連軍人自知其本位的也還不多。中國兵額居世界之冠，占國家歲出百分之七十五，而戰後的今天，我們不但對世界和平不能有所貢獻，且自身尚為和平的一道暗礁，仍如戰前一樣，扮演着國際舞台的一個悲角。國人口口聲聲自力更生，事實上無日不在進行着自掘墳墓的工作！

所以我們認為建立國防和軍人之精神教育，其重要性不但不比戰前減低，且更有急起直追之必要。因此我們連想到先知先覺海寧蔣百里先生，希望有人繼承他的遺志，實現他的理想，把一個支離破碎的中國，造成一個足以維繫世界和平和舉足輕重的富強國家。

民國三十七年元旦寫

叢譚 蔣百里先生傳

一 浙江求是書院	一
二 士官第一	一一
三 德國見習軍官——參加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外交祕密	一九
四 禁衛軍管帶——東三省的軍事總參議	二九
五 保定軍校校長——自殺之一幕	三三
六 情場的勝利者	四五
七 從南下反袁到蔡松坡將軍的死	五三
八 研究學術的黃金時代	六五
九 歐游返國後的五四運動和聯省自治運動	七三
一〇 吳佩孚的參謀長	八二
一一 五省聯軍也垮了	九一
一二 中國建軍的幾段過程	一〇〇
一三 「東不如西」	一〇六

一四	獄中生活·····	一一四
一五	一二八以後·····	一二六
一六	青島試騎湯山就浴·····	一三七
一七	暢游歐美·····	一四四
一八	空軍獨立論的支持者·····	一五九
一九	西安事變的不速客·····	一六八
二〇	蘆溝橋的烽火·····	一八〇 4
二一	他成了外交界的一位鬥士·····	一九〇
二二	迷途遇仙記·····	二〇二
二三	又是抗戰論壇的祭酒·····	二〇九
二四	冷客目擊的一巒·····	二一七
二五	陸大的代校長·····	二二八
二六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二四一

叢菊隱 蔣百里先生傳

浙江求是書院

前清末年，杭州出了個一門三翰林的佳話：名翰林陳豪的長子漢第字仲恕，次子敬第字叔通，先後都點了翰林。後來仲恕主持杭州有名的求是書院，蔣百里便是該院的高材生，該院即現今浙江大學的前身。

二十七年百里奉命代理陸大校長，由長衡道出桂林的時候，忽然想到老師陳先生以高齡避難上海，靠着畫竹子維持一家人的生計，近况當然很清苦，便由中國銀行匯了五百元接濟陳先生。陳領到匯款的第三天，早起翻開報來看，看見他的得意門人病逝宜山的噩耗，就像暴雷從他的頂門劈下來的一樣，他爲國家培植人才，培植了這樣的一位多才多藝的軍事家和文學家，而後進人才從百里手中培植出來的更不知有多少，國家正在危急關頭，而百里撒手以去，無論公誼或私情，陳老先生心裏的難過都是不言而喻的。

我訪問陳先生是三十六年春末夏初的一個佳日。他年已七十四歲，精神兀自那樣的飽滿，在戰後激流濁浪之中得見這樣熱情充沛的長者，我不禁引爲愉快。他對百里的早期史說得很詳明，從他的記

憶和談述之中臉部常泛着無限的傷感。

隨後我遇見百里的老窗友錢均甫先生，他和百里同年生，也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但一點不顯得蒼老，有循循儒者的風度。他和百里訂交於己酉歲，那時彼此都祇有十八歲，以文字互契而成莫逆。百里東渡求學的那年，託錢先生每逢假期到硤石代省他的老母，他倆的交情從小到老是不同恆泛的。

根據這兩老給我的材料，我便能摸清百里童年時代的輪廓。我寫「百里先生傳」，不想刻畫他成一個舊式的傳記人物，用「生而歧嶷」「具有宿慧」等等字眼來烘托他的天才。當然，人類的天才有豐有嗇，而幼年生活也各自不同，不過比這個更重要的是時代的背景和家庭的環境，凡個性之養成、思想之孕育及未來事業之發展，與其說受着天才的支配，毋寧說時代和家庭的影響力更大。

百里出生於浙江硤石鎮唯一的大族。他生於光緒八年，生下來就丁着內憂和外患的幾個大關頭。他的祖父光煦有很多的兒女，不幸他最愛的小兒子得病早殤，他痛心不捨，殮時在亡兒的胳膊上做了一個暗記，祝他「下世再來」，果然不久又得了個晚年子，就是百里的父親學煇。學煇生下來後，不但相貌像亡兒，連聲音、動作無一樣不像，這是血統上當然有的事，但是光煦却認爲明月再投懷抱，比普通愛憐少子之情有過而無不及。

人類沒有永恆的愛憎心。學煇從小患有軟骨病，右臂不能舒卷自如，父親的愛便由沸點降到零度。學煇在一家人的歧視之下，一度忿而出走，想到廟裏當和尚，走到半路上被一位父執勸了回來。那位先

生以行醫爲業，就把學煇帶回家授以岐黃之術，後來把女兒嫁給了他。從此學煇往返於海寧、海鹽之間，靠着行醫維持小家庭的生計。

學煇染疫謝世時，百里才祇十三歲。他的母親是個知書識字的女人。根據科舉時代的一般心理，都以讀書做官爲揚名顯親的階梯，所以一燈熒熒之下，機杼聲與書聲相應和，是百里童年生活的寫照圖。本來有天才的人不一定就是好學的人，百里是大家庭中的不幸者，童年的一部辛酸史却養成了他堅忍耐勞和好學不倦的終身習慣，却未嘗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兒童沒有一個不愛聽故事的，百里自非例外。太夫人課餘向他講述封神榜、西遊記，他感到濃厚的興趣，他的記憶力和模仿性都很強，得閒溜到鎮上小茶館裏，出人不在意地站在飲茶的方桌子上，滔滔不絕地向茶客們講述姜子牙登台點將、孫行者大鬧天宮的故事，他儼然一個「臉上都有戲」的大名伶，講到情節緊張處，倏地小圓眼兒一瞪，小辮子一抖，把茶客們都逗得笑了起來。他後來長於演說未嘗不是小時候訓練成功的。

召集里弄中兒童，編爲兩隊人馬，演習行軍和戰鬥，是他的課餘遊戲之一。他儼然是個發號施令的大將。常常因戰鬥行爲撞傷了某家兒童，那家兒童的家長跑出來問罪，全軍便譁然潰散，而大將亦悄然不知去向。

十八歲的那年，他考中了秀才。做秀才就有坐蒙館的資格，他無力繼續應考，便在距鎮五里的伊橋

鎮孫家做了塾師。他有一個族人在桐鄉也做着面壁稱尊的獼猴王。他因事往訪，剛巧那家辦喪事，族人忙得不能抽身，他在書房裏候得實在太無聊，信手翻看案頭的書消遣，無意中翻得一紙桐鄉縣令的觀風卷。原來清朝習慣，新官到任後出題目考試當地的士人藉以物色人才，名曰「觀風卷」。那位桐鄉新縣令方雨亭便是後來的民黨健將方聲濤的父親。百里把題目抄下來，帶回伊橋鎮，寫好文章如期繳卷。

這篇文章引起了方縣令大大的稱賞，考取超等第一名。方要面見這位才氣縱橫的神童，派員調查了他的地址，請他到桐城相見。在那官權極重的時代，一個縣令的地位，老百姓看起來竟像一尊活佛的一樣，這件事馬上轟動了硤石和伊橋兩鎮，引為無上光榮。

方和百里一接談，才知道他做教書匠的動機是為貧。方的頭腦很新，不主張循着科舉的途徑取功名，而以「天才不可埋沒，應求實學以成國器」勉勵百里，這樣的話當然是百里所願接受的。方正準備進省接洽公務，就把百里帶了去，介紹他進求是書院，一切費用由他負擔。

說起來很奇怪，浙江為人文薈萃之區，而清朝末年，浙江文化之啓迪與民族意識之發展，却是幾個福建人推動的，這幾個都是當時極著政聲的好官，如杭州知府林迪臣、海寧知州林孝恂（林宗孟之父）、桐鄉縣令方雨亭等。求是創立於丁酉年（光緒二十三年），創辦人就是提倡新學的林太守。林在杭州一共辦了三個新學堂：（一）求是相當於大學或高中程度；（二）養正書塾等於初中或高小；（三）蠶桑職

業學堂，聘有日人爲教師。這三個學堂的優秀份子，由林選拔出來，資送日本留學。

凡是這三校的學生，人人必讀「求己錄」一書，這部書是林自己編撰的，書中搜集中國自古以來的知道精神故事，勸學生明於責己，修身而及於家國。方與林爲同鄉好友。方的政績最爲人津津稱道的，就是審案不須跪。他的縣衙門裏用了個不識字的裁縫做號房，他以爲不識字的人是不會舞弊的。

誰都知道，甲午戰敗是中國人心轉向的一大關鍵。此後人人都知道變法圖強爲不可緩，連巽懦無能的光緒帝，雖格於母后的淫威，也居然春霆乍震，破格登用新政人才了，這是維新派炙手可熱的一個時期。但由於光緒求治的心太切，新人物的政治經驗不足，剎那間便有戊戌政變的慘劇發生，這一幕給中國人民的刺激更深，種下了清室覆亡的遠因。從表面看起來，維新運動是被西太后壓下了，可是它的潛勢力自朝而野，自海內而海外，其活動範圍比前更爲廣大，造成了烈火燎原的新局勢。

求是書院承新學之餘緒，林方諸人也就是戊戌新政的孤臣孽子。今天看起來也許對新政運動無好評，但時代的巨輪是向前推進着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背景，那個時代他們自不失爲愛時傷國的有心人。政變後清廷視新學爲洪水猛獸，辦新學的人都是他們心目中的亂臣賊子，所以求是存書院之名，而不敢公然稱學堂。

百里入院在庚子年（光緒二十六年）秋天，是個二十歲不足血氣方剛的少年。當喪權辱國的苦悶時代，統治層不但不知有所警惕，反而賄賂公行，稅政百出，祇求個人的逸樂，罔顧國家的安危，馴至開

倒車。勵行復古運動，遂如止沸揚湯，激發了澎湃一時的民族潮。此後人心厭談改革，認為非以大刀闊斧的手段剷除那個腐惡機構，中國不會有起死回生的轉機，換言之，人民已由憧憬新政而趨向革命，清廷的種種措施，不啻自掘墳墓，為千古統治層沒落的一個公例。

求是的監院一職就等於現在校長的地位。前任監院陸懋勛字勉齋，戊戌年點了翰林，該職由陳仲恕補充，這人就是百里。早年的恩師陳老先生。庚子年陸又回到杭州來，仍然想主持求是的事，而翰林公照例不能由知府派委，林太守乃在監院之上特設聘任總理一席安插他，這也是中國人因人設事的老作風。此後監院擔任教務、文書、齋務等項，像現在各校的教務長兼祕書一樣。

求是分內外兩院，中英文俱佳者錄入內院，共有學生三十餘人。百里曾習法文，對英文為門外漢，被收入外院，外院共有學生一百餘人。入院後第一試題為「殷書頑民頌」，百里仿離騷體行文，第二試題「漢晉士風不同說」，兩試皆列冠軍。此後百里文名大噪，有硤石才子之稱。

求是每月收學費二元，膳費二元四角。方縣令一共保送了好幾名學生，一切費用都由他捐廉供給，百里是他最得意的一名。他不久由桐鄉調任麗水，每次進省必到求是來，帶書籍和錢供給百里。他一再游揚百里之名於林太守，所以林也知道求是有這樣一個頭角崢嶸的好人才。

人才和奴才所走的路線不同，奴才忠於個姓而不知人間有羞愧事，其對象為富貴利達，人才則具有崇高的人格和正義感，忠於國家及民族，所以統治層往往視之為思想不良份子，防範他惟恐不力。那

時求是學生有不少偷閱禁書東華錄及維新派刊物新民叢報的，他們對維新與革命兩大陣線還沒有深刻的認識，祇覺得抨擊時政的文字最合他們的胃口，他們暗中組織勵志社，祕密開會演說，而百里就是危險份子之一人。

一天陳召見百里於私室，低聲語誡他：「你對政治的不平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但不可落痕跡，最忌形諸筆墨。」

那時候杭州有崇文、敷文、紫陽、東城、四座書院。百里課餘應考東城，閱卷者為仁和、錢塘兩縣知縣（今合併為杭縣），陪閱者有杭州府幕高嘯桐（高夢旦之兄）、林琴南諸名士。（政變後恢復八股文，而高、林都是痛恨八股的。）百里五試皆列第一，六橋三笠之間，無人不知道有破石才子蔣方震這個人了。求是總理陸勉齋點了翰林，而翰林公是最考究書法的。他命學生習楷書，每月至少交卷一次，由他親自評定甲乙。百里最反對命學生做寫字匠，他抄了一份求是章程，特意把「是」字都錯寫作「字」字，用以刺諷學校當局不求「是」而求「字」，這兩字東南人讀起來，音同而字不同。同學們看了都譁然大笑起來。陸總理格於衆議，不得已停止習字一課，但他把這個侵犯他尊嚴的頑皮學生恨入骨髓。

庚子年冬天，也就是百里入求是的幾個月以後，漢口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血案：先烈唐才常運動革命，不幸事機敗露，為張之洞所殺。那次運動牽涉範圍頗廣，很多留日學生回國來祕密參加，求是學生中亦有與之通聲氣的，天天佇望革命成功的好消息，不料霹靂一聲，唐就義的凶耗傳出來，學生中

有不少爲之飲泣的。百里做了一首悼唐的詩，被總理陸先生發覺。陸本來就是個不同情革命的頑固份子，況與百里有宿嫌，便想借題除他的名。監院陳先生與之力爭：「依本院章程，成績最劣的才受除名處分，而這個學生的成績是最優的。此詩爲課外感時之作，算不了一回大事，不必小題大做。」

陸陳本有郎舅之親，爲着這問題幾乎鬧翻了臉。陳畢竟拘不過，而且拘得過也怕將來另起風波，更於百里不利，便把這件事暗中報告林太守：「這學生在求是不能再住下去了，不如派他到日本去吧。」

後來有若干論者論百里終身不遇我以為是不對的。不錯，他一生充滿着熱力和活力，前者爲感情之母後者則爲智慧之源，而兩者都出於自發性；但一個有天才的人如果一輩子不碰見掘發他的人，也許會湮沒無聞；世間熱情的掘發家很少，而百里早年的求學時期就一連碰見了三個：一爲愛才如命的方縣令，二爲以培養人才爲己任的林太守，三爲愛護人才無所不至的陳監院。百里學成問世後，一輩子未攬過大權，未做過什麼督軍、省長或什麼部長、主席，這或者又是人們悲其不遇的原因。我以為一個人，的遇合當視其學業之成就及其影響以爲衡，百里雖未做大官，却以此躲過了人事、應酬、造孽、扮鬼臉的種種動作，得以潛心研討學問，培植人才，迄今爲世所重，怎能說他的不遇呢？

以上所述是百里童年生活及求是學生時代的一個階段。我會過陳、錢兩先生後，又承百里的姪兒慰堂先生寄給我一紙年表如下文：

光緒八年（壬午）九月初二日寅時公生。公祖光煦字生沐，博學富收藏，刻有別下齋叢書，名重海內。父學煊字澤久，候選國子監典籍，著有泄懷集二卷。世居海寧硤石鎮。洪楊之役，廬燬書亡。生沐公謝世，諸父分就，其焚餘老屋拮据自立，澤久公獨出門從師。習醫以自活，轉徙平湖、海鹽間。歲或一返里，省視兄弟姊妹。光緒七年楊太夫人來歸，逾年生公。光緒九年（癸未）公二歲。父行醫海鹽城，賃屋天寧寺旁，公隨焉。公生而岐嶷，貌白晰，目炯炯有神。四歲（十一年乙酉）太夫人授以方字。翌年（十二年丙戌五歲）授唐詩及四子書，琅琅成誦，越宿不忘，穎悟迥異常兒。十三年（丁亥）六歲。太夫人喜閱稗官野史，暇輒爲之講解，公喜，輒以書中人自命，嬉戲模仿之。十五年（己亥）八歲。公家貧，硤石人張冷生延師課其子，公伴之讀。是年世誼查芸孫先生過鹽見訪，驚爲神童，許以次女妻之。公九歲（十六年庚寅）已畢四子書，開始讀經，能作三四字對句。十七年（辛卯）十歲，畢詩經，尙書，能作應制詩及制藝之起講。十八年（壬辰）十一歲。父命返里就讀於同族家塾，塾師倪勤叔深喜之。十九年（癸巳）十二歲。讀左傳、禮記、周易，所作應制詩文漸臻完璧，隨倪師習靈飛經，婉秀有致。二十年（甲午）十三歲。聞中日之戰，刺激甚深，其一生國防思想及棄文習武之動機鑒於是。歲暮父病沒海鹽寓次，公先期歸侍湯藥，唧哀扶輓歸籍。時家貧甚，家難隨憂，椎心泣血，公率母歸居故里，仍就倪師讀而刻苦有加焉。二十一年（乙未）十四歲。母病，數延醫投藥罔效，慕古人割股療親事，陰剖左臂肉煎湯進，母病良已。公裹創不慎，日就潰腐，猶隱忍待疾，兼役汲水量米，母疑焉，逼使前，強把臂啓視，則膿血潰敗絮幾透，始驚痛，抱公而哭，公亦哭。急爲延醫乃愈。二十二年（丙申）十五歲。公恥於甲午之役，於讀書外留心國事，閱普天忠憤集，常中夜嗚嗚，矢爲國自効。二十三年（丁酉）十六歲。讀五經，文采斐然，里中耆宿多重之。二十四年（戊戌）十七歲。春應童子試，歷州府院八考，名均列前茅。夏補郡學生員。聞康、梁法自強之說，心焉嚮往，乃搜求新出書報，晝夜觀摩，廢寢忘食。秋赴滬入新創之經濟學堂，研究法文、算術及中外史地等書。不三月北京政變，學堂奉

令停辦；公廢然返，是爲公所受之第二次打擊，其民族意識孕育於是時。二十五年（己亥）十八歲，春赴伊橋鎮應聘爲孫氏塾師。其家有經世文編，因於課餘泛覽之，並應附鄰各縣鎮書院月課。清明掃墓，便道訪同族塾師，見案頭有新任桐鄉縣知縣方雨亭觀風題一紙，計列三十，文體雖仍爲制藝、詩賦、策問、論說等項，而題意革新，均關實學，非博通載籍洞悉時事者不能措一詞，限期一月繳卷。公錄之返塾，如期脫稿，綜計數十萬言，託友寄繳。及冬揭曉，取超等第一，再託友將卷領出，見全卷圈點甚密，朱墨淋漓，上有眉批數十條，卷尾總批百餘字，其結論則曰：「此真我中國之寶也！」按書院校士恆例，計分三等：超等十名，特等二十名，餘爲壹等，其獎金及膏火制錢定額最高爲三千文，最低爲三百文。此次方令破例，特定超等祇公一名，給獎金及膏火銀幣三十元，並派員訪公，促其赴桐鄉相見，蓋不惟重其文，且尤重其才，愛國傷時，旨趣相合也。此爲公生平所得之第一次機會。二十六年十九歲（庚子）春，掉小舟赴桐鄉，衣冠投刺，聞人傳語去衣冠，以便衣入，方令降階相近，笑貌溫存，堅留午膳。席間縱談天下事，公指陳得失，方大器重之，即諭以辭塾師，遷入杭州知府林迪臣所辦求是書院讀書。課餘再應林公所創之東城書院月試，比揭曉，又列冠軍，凡五試不易。公名洋溢杭城，推爲不世之才，志士爭與結契。入秋，林方更分廉俸促公東渡求學，公遂別母行。

百里出求是後，求是還鬧了一次大風潮，幾乎引起了嚴重的文字獄。原來作文有「自擬題」的一種，一次學生擬「罪辯文」一題，文中有關「國朝」「皇清」之處一律改用「賊清」，被旗籍學生舉發，杭州駐防旗營以兵圍院，將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後由陳監院奔走呼號，才決定增收旗籍學生十名，藉以監視全體學生，才把兵撤退了。這就是陳誥誡百里「救國不可托空談而召實禍」的用意，老成人用意是很深遠的。

陳在求是的下落也值得一提：求是更名浙江大學時，撫台聘桐鄉勞乃宣爲總理，陳爲監督。陳以學生僅有高中程度，反對改大學，與勞的意見不合，乃出任杭州中學校長，就是林太守所辦的養正書塾所改的。

百里出洋的時候，國人負笈海外的風氣尙未大開，以一個窮書生，家中僅有老母，投身到舉目無親的異鄉，在族人看起來是不應該的，所以非議之聲四起。幸虧太夫人勉其行，才遂了他乘風破浪的遠志。

士官第一

在重文輕武的舊觀念之下，士爲四民之首，當兵的是市井無賴的下場頭。自甲午戰敗繼之以戊戌維新失敗，頑固的西太后不但也不想迎頭趕上列強，反而開倒車想利用妖匪擊退洋軍，以此召庚子聯軍入京之禍，帝后狼狽出奔，留下了中國外禍痛史之一頁。百里於辛丑年（光緒二十七年）東渡，就是庚子的第二年。在時代浪花之下，他的心理和若干熱血之士是一樣的，三寸毛錐不能救國，投筆從戎此其時矣！

日本的武學堂，其初級有成城學校，後因中國留學生棄文習武之風大盛，又增設振武學校爲軍事預備學校。預備學校畢業後，入聯隊（團）試習名曰入伍生，日本人叫做士官候補生，試習期自半年至一年，爲下等兵至下士的試習；期滿後以下士資格入士官校，經一年或一年以上畢業後，仍返聯隊爲士以上的試習，自三月至六月，期滿後以少尉任用。百里入成城學校時，腦子裏閃動着的不是個人的功名富貴，而是國家整軍經武，轉弱爲強的遠景。

那時候日本是中國兩派政治鬥爭的大舞台：一方有中和的以康、梁爲領導的維新派，一方爲急進的以孫中山先生爲首的革命黨。雙方各有刊物，前者有清議報鼓吹君主立憲，後者有民報宣傳民族革命。兩派都是不滿現狀的，而中國人素重中庸之道，易於同情溫和派的政見，所以康、梁一派聲勢不弱。還

有浮動份子一會兒被憲政的狂潮捲到東，一會兒又被民族的巨浪打到西。百里未參加任何派，常以化名向民報投論文。

在此時期浙江留日生祇有三十五人。百里提議先組織同鄉會，然後出刊物名曰「浙江潮」，草擬社章及編著方針，均由他一氣呵成，且自任第一屆主編，執筆之士有汪熙（字叔明，百里入士官後，繼任浙江潮主編。）邵章、孫江東等。有一段節外生枝的故事：後來有人薦孫於袁世凱，袁預先打聽了孫的來歷，手持浙江潮一卷向孫說：「你的文章我早已看過了。」這是獨裁者察察爲明的舊作風，欲使人畏其威而不敢懷二心，這類作風一直維持了很久的時期。

百里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倡民族主義的洋洋巨著，從十八世紀的西方革命潮說到中國近代史，連載數期才載完。當時民間輿論多有痛恨西后而惋惜光緒的，這種與革命黨共鳴的作品還少見，而他配合中外引古說今的筆調也是少有的。

浙江潮一出，各省留學生紛紛仿效，湖北人所辦有「漢聲」，江蘇人即以「江蘇」命名，湖南人有「游學彙編」，而愛國刊物之蓬勃一時，實以浙江潮爲其嚆矢。

清朝派送留學生出洋本來具有一種尷尬的心理，即一方把他們造就出來，致國家於富強之境，而這富強是建築在一姓尊榮之下的，一方又怕他們受革命黨的「煽惑」，因而危及皇朝的安全。他們對武學生限制更嚴，非督撫保薦不得出國，非官費不得入士官學校。日本學校根據清廷的請求，非由中國

公使簽發證件不許新生入校。這許多的繁文縟節，就能夠保證學生不反清排滿了嗎？事實上大謬不然，莫說當時的各省督撫甘爲一姓家奴的就很少，同情新政存有兔死狐悲之感想的就很多，就是父兄有一顆頑固死硬的心，也不能強把它塞在子弟的心腔裏，潮流是逆不轉來的，防範或管制也是徒勞的。

百里在東京結識了一個中國革命史上有力的雄獅，就是湖南人蔡鍔字松坡。他倆的歲數同，都是苦學生出身，都中過秀才，而且棄文習武的動機也相同，蔡在長沙時務學堂得名師梁啓超的提攜，正像百里在杭州求是書院受林、方、陳三位的愛護是一樣的，蔡說「要革命筆桿不如槍桿」與百里終身不貳的國防思想正是一件東西，後來蔡受知於雲貴總督李經羲，與百里受知於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都成爲新軍幹部人才，也幾乎無一不相同。

這樣一對志同道合的青年，很快變成了形影不離的密友。百里因蔡的介紹得識「筆端常帶魅力」的梁任公。梁與百里保持師友間的關係，而百里則終身敬之如師。百里卒業成城後，當時若無與援，就很難跨進士官的門，而這道難關還是虧清廷視爲大道不道的梁費了很大的氣力才代他打通了的；梁雖亡命海外，仍與各省大吏通，其潛勢力仍不可侮。百里的思想接近革命黨，情感接近梁；後來局外人有目之爲研究系的，實則他並未加入研究系；且主張不盡相合。他也未加入國民黨，終其身是個無黨者。

百里一面求學一面不忘寫作，常投稿「譯書叢編」以稿費爲購書之資。這刊物也是留學界創辦的，以介紹歐西學說及思想爲其目的，盧騷民約論的第一次譯文刊載於此。

留日學生一年有一度全體大會。壬寅年終舉行大會時，幹事曹汝霖、章宗祥報告一年會務經過，座中有人質問：「賣國公使蔡和甫（名鈞）驅逐吳敬恆（稚暉）回國，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接下去有人大呼：「曹汝霖是留學界的奸細！」曹在台上面不改色自作辯護，他的口才頗佳，很多人已相信他不是蔡公使的「第五縱隊」了，但是改選幹事時，有一人力阻會員投曹、章的票，他那破石的土音後來一直到老都是改變不了的。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日俄互爭中國主權，竟在中國領土上交起戰來，清廷不僅無力阻止，且公然宣布中立，連抗議都不敢提，又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這年日本士官生提前入伍，因而該校停辦一年。中國留學界迭開大會，百里與汪（精衛）胡（漢民）以幹事為大會的主持人。會議結果，推湯爾和鈕永建為回國代表，向袁世凱請願勿以東北為外國人的戰場。這是維護國權的第一砲，亦即學生愛國運動的嚆矢。

說起來很可笑，清廷一聞留學生之名，便把他們當作紅眉綠眼的革命黨，把請願當作鬧風潮，正像後來把工人學生當作共產黨的一樣。而坐在北洋大臣位子上的袁呢，以出賣戊戌六君子之功，儼然是慈禧身邊的一位紅人。他掌握練兵大權，所謂小站練兵就在這個時期。他練兵是用以達個人之目的，那裏肯浪費在國家的上頭！他對清廷逢迎之不暇，那裏敢進半句逆耳的話！留學生明知袁是要不得的，當事機危迫之秋，還望他做一兩件對得起國家的事，但結果毫無，空勞往返，逼得中國人心從此更浮動。

起來，不想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下了參加革命的決心，却未嘗不是無結果中之結果。

士官校早期的中國留學生多由士兵中挑選而來，其比較知名的，第一期有哈漢章，第二期有蔣雁行、王廷禎等。直到第三期才有大批的文學生投入，其著名之士除百里與蔡外，尚有李烈鈞、張瀾（現在的民盟主席）、許崇智、蔣尊簋等。同期的日本學生也出了幾個後來叱咤風雲的人物，如荒木楨夫、小磯國昭等。百里入學之年實際是甲辰年，即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士官校於日俄戰事結束後重開之年。

蔡與百里及張孝準在士官校有「中國三傑」之稱。那兩傑都是三湘子弟，後來一個建立了再浩共和的大功，雖不幸以三十六歲殞命，已成爲歷史上不朽人物了，另一個則用非所長，曾一度出長湘省權政，中年死於腦溢血症，而其名不彰。百里與伯器（蔣尊簋字）同爲浙江人，一習步兵一習騎兵，章太炎譽之爲「浙之二蔣，傾國傾城」，人以爲難兄難弟，却是同姓不宗。

百里的老友錢均甫，壬寅年就到了日本，他是來學教育的，兩人往來很密。百里入士官後，一天錢來訪，遠遠望見一個體貌清癯的漢子在操場中鐵槓子上翻筋斗，走近前一看，才知道就是以前弱不禁風的老友，正在練習器械兵操呢。百里很自負地向他說：「我每晨鍛鍊體格，你看我不是比以前的身體結實多了嗎？」

這個步兵科學生對騎術也頗有研究，在全校有「喜騎者」之名。他對騎術有幾句精論：「要做到

馬上無人，跨下無馬，人與馬渾然一體，才可以與言騎。」他向錢解釋步兵與騎兵的苦樂不同：「我們步兵以行軍時爲最苦，除攀山越嶺之外，身上還繫着糧袋、水瓶和彈藥，但到了站頭，我們就苦盡甘來了。反之騎兵行軍時最樂，到站後還得伺候馬，替牠擦汗，喂牠草料，是他們最苦的時候。」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畢業，奪錦標本是他的慣技，可是日本人看起來却是件了不得的事。士官榜首例由天皇賜刀，日本人引爲殊榮，這榮典爲中國人所得，日本學生便又引爲奇恥大辱了。日本人是氣量最小的民族，無論什麼事不讓中國人占先，後來山東出了個圍棋聖童吳清源，日本名手一個個敗在他的手裏，日本人便硬逼着吳改入他們的國籍，這是多麼淺薄可笑的事！士官自第四期起，若干課程中日學生分開來授課，就是預防中國學生再奪錦標的動機。

百里畢業的那天，其師陳仲恕也在東京參加了這個典禮。他比百里長八歲，辦學堂十年，那次到日本是做老學生，在法政大學做了一年多的學生。百里畢業後以少尉資格回聯隊服務。後來曾入經理學校（猶之現在的後方勤務）實習，與寧調元、張孝準同居。

士官自第四期起，中國棄文習武的學生更踴躍，單是百里的求是老同學來考士官的就十人之多。過去百里受着別人的提攜，現在他也想提攜別人，爲中國建軍幹部人才開路，乃與投考生商量，辦一所臨時的士官預備班，在士官對過老嫗小田園（人名）之家租屋一間，其條件每逢星期日借用半天，茶水由房東供給，租費由聽衆公攤，教師僅有百里一人，他如時必至，講解入學須知及日本軍事，他所講

日軍編制、動員法、軍人精神教育、排連營團長怎樣做法及怎樣的升遷，都是由課本及體驗中得來的。

他的口才在童年上茶館講述平西、征東時早已訓練得很好，遇有枯澀的題材，他能夠說得興趣盎然，抓住聽衆的心靈，這工夫到老年還是一樣的。聽衆中有一位學教育的文學生，就是他的老友錢先生。錢的目的不是學軍事，是爲欣賞百里的口才而來的。

德國見習軍官——參加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外交秘密

在建軍禦侮的大前提下，各省督撫保送了若干優秀青年赴日學習軍事，學成歸國後即以之爲練兵及新軍幹部人才。清廷的始意，原想這批武學生出其所學保衛中國的大好河山，從而維持一姓的萬世尊榮，却不想他們注射了新血液，吸收了新思想，迎上了新潮流，深知忠於個姓與忠於國家是截然兩件事，後來紛紛參加革命，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百里於丙午年（光緒三十一年）回國，前後在日凡六年。他回國後的第一件大事是回破石省母。這時士官生到處有倒屣爭迎的趨勢，蔡鍔被雲貴總督李經羲羅致去了，張孝準、寧調元入盛京將軍（後改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彀中。百里以第一名的榮譽，早已轟動了全國公卿，浙江撫台張曾數聽見他回到故鄉來，馬上勸他以本省人練本省的兵，想派他做第二標標統，他薦蔣伯器自代。後來伯器憑着標統的地位，做了民國第二任的浙江都督。

百里因有成約在先，不能在本省任職，他的老師陳仲恕歸國後做了趙爾巽的幕府，推薦百里於趙，趙破格用人，畀以督練公所總參議，督練公所就是訓練新軍的機關，督辦由將軍自兼，總參議就是今天參謀長的地位。百里以二十五六歲新進少年，驟然居高位，負重任，當時推爲異數。

奉天的建軍工作剛待開始，而舊軍的氣燄咄咄逼人，如行伍出身的張勳、綠林就撫的張作霖（時

爲四品頂戴的都司）都是與新軍不併立的，他們以爲一旦新軍成立，舊者必歸淘汰，乃以仇視新軍的心理遷怒及主持其事的百里，咸欲得之而甘心。百里任事三月，陳先生看見勢頭不對，便暗中規勸着他：「奉天軍隊龐雜，新舊水火，你留在這裏是無益的。你年事還輕，不如到德國求深造，將來的前程更遠大。」

百里接受老師的忠告，便直接向趙表示：「我在日本學的是初級軍事。中國國防應當取法乎上，研究世界軍事。世界陸軍以德國爲最強，我希望能有赴德實習的機會。」

趙說：「很好，我派你同寧調元、張孝準到德國實習軍事。不過你先得到彰德觀操，觀畢動身不遲。」

彰德秋操是光緒三十二年的一件大事，南北新軍在此舉行大演習，清廷派鐵良、袁世凱爲閱兵大臣，王士珍爲中央審判長，馮國璋爲南軍審判長，良弼爲北軍審判長，各省所派觀操大員一律被派爲審判官。會操軍隊北軍爲第三鎮統制（師長）段祺瑞部，南軍爲第八鎮統制張彪部，會操期一星期完畢。兩個閱兵大臣，一個是滿族親貴兵部大臣鐵良，一個是西太后的忠實奴才練兵大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鐵良的背後有良弼是新進的皇族軍事人才，也就是與百里同學的二期士官生。袁雖獲得西后的信任，他究竟還是血液不同的奴才，那時滿漢兩族兵權之爭，滿人都說漢人不可靠，如果兵權抓在他們的手裏，將來必有反噬倒戈之一日，所以秋操後袁看見風勢不對，怕有不測之禍，馬上把兵權自動地交了出來，讓渡於滿人鳳山之手，可見當奴才的還得沾親帶故，說起來真夠令人寒心。

四川總督錫良所派的觀操員李華英字小川，雲南人，四川武備學堂畢業，那時雖祇有十八歲，才名已洋溢於廟堂。先是良弼回國後物色新軍人才，早已看中了李，派他到日本考察軍事，且囑他就教於百里。李到東京的時候，到處找百里不到，原來百里已先期回國去了。不久李回四川又被派到河南來觀操，良弼委爲四隨員之一。同時良弼會見了百里，把這番經過向他說了一遍。

一晚，李和另外三個隨員同睡在一條大坑上，覺得暗中有人用手摸到他，問他是否雲南人李小川。李剛剛答應一聲是，那人便叫他披衣起來去看夜間演習。李如言跟了出來，叩問那人的姓名，不想就是他渴慕已久的百里。百里早年所遇的方陳諸先生都是求賢若渴，愛才如命的前輩，他受了這批人精神之感召，凡人有一技之長，無不孜孜地想把他掘發出來扶植起來，終其生如此，他從良弼的口中得知有這樣的一個出類拔萃的少年，所以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他，和他談得很投契。

李和百里分手後回到四川，不久便接到百里的一封信：

小川吾兄閣下：河梁一握手，北走南馳，正不知此日行旌將何指，而此書之能入公目觸公手者，又復不知何日。僕之作此書，則九月十四日離蕪湖十里許長江輪舟中也。僕預定十五至申，二十東渡。出漢口，乃知申甫兄（四川武備學堂教官徐孝剛之字，百里同期同學，川軍界前輩，四川軍人多出其門。）已向宜昌。本有言欲由申甫轉達，今無及矣。閣下以明敏之姿，又復富於研究，務望擴其眼界而堅其志向，則此後功業，豈非僕所能識也。僕之於君，交僅一面，遽覩顏作此等語，人或笑之；但區區之忱，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到東後公如有志再往東留學，儘以書來，一切事當爲君設法任之。臨風懷想，不盡依依。

這封信謙和熱烈兼而有之，李至今背誦起來還不遺一字，可見當年印象之深。百里視李如友，李則終其身事之如師。李現在也是幡然一老了，言念及此，還忍不住淚承於睫呢。彰德觀操的時候，李才十七八歲，百里也不過長他七八歲的青年，其留心國事關心人才的精神，不但受其知的人爲之感泣，我想看這段故事的人也當爲之感泣吧。李當年頗有人才之稱，初則受知於良弼，後來見重於蔡松坡（曾任四川軍署副官長），再後未見大用，他的性子很剛直，不會做奴才，而真人才大概都是不屑做奴才的，現在奴才當運，不肯做奴才的人必爲世所遺，世之百里無幾人，這不是李的過失，或者可說是時代的過失吧。

李的個性從他和良弼的一段關係上可以看得出來：閱操時良弼寫了一張指導計畫給李看，李照錄一份，良弼責他不守祕密，李盛氣與之爭：「我寫下來是給另三位隨員看的。對會操的南北兩軍守祕密則可，對隨員無守祕密之必要。」這樣挺撞上司的話，無怪良弼後來也不肯重用他了。

百里從日本轉到德國，在德國第七軍充任實習連長，統帥就是舉世聞名的興登堡元帥，其直接軍長馬金生上將，駐防伊堡司瓦德（Eberswalde），是柏林附近的森林地區，這個德國字譯起來就是柏林樹林的意思。德國留學界相傳一段佳話，話說有一天，興帥召見這個東方籍的連長，拍着他的肩膀說：「從前拿破侖說過，若干年後東方必出一偉大的將才，這或者就應在你的身上吧！」這話傳出後，百里在國內的聲譽更見噪起了。

百里在德國的逸話很多，惜乎同去的張（孝準）寧（調元）兩位均已作古，同時在德國的石陶鈞、顧

孟餘兩位各處一方，使我無踵門求教的機會。他和顧有一段「兩雄奪豔」的笑劇：那時候柏林與慕尼黑剛通長途電話，一個中國女學生從慕尼黑打電話來，百里與顧搶着話機向她說話，柏林留學界傳爲笑談。

百里的德文老師阿司特夫人，後來拜她做了乾娘。三十年後百里帶着兩位女兒重游柏林時，那位白髮如銀的老婦人仍然健在，他的女兒叫她「阿媽」（德文Oma即祖母之意），從阿媽口中道出百里當年在德生活之一斑：

「你們的父親年輕時是頂漂亮的，會跳舞，參加跳舞競賽會，以華而茲舞得第一名獎。德國名媛都很注意這個年輕漂亮的中國軍官。」

「柏樹林最多的是橡樹（Eiche）。秋深了，葉子飄落下來平鋪在地面上，黃澄澄地像天工織成的地毯。氾淡淡的陽光從繁密的樞杈裏透出來，恍如一幅燦美的畫圖。樹林兩旁直挺挺地躺着兩條人行道，讓讓的松風下，有人席地而坐朗誦哥德的詩，依稀如神仙中人，這就是你們當年的父親了。」

「不過你們父親的德國話……」阿媽待要說下去，百里便急忙用話岔開來說：「我的德國話一輩子說不好，因爲發音不準。我們硤石人不但外國話說不好，說國語也是怪腔怪調似的，所以我的女兒讓北平老媽子教她們說國語，我早點把她們帶出洋，讓她們舌頭軟時學話就容易多了。」

「但是你讀外國詩却鏗鏘有致呀，」阿媽帶笑地褒獎着他。

從國內匯來的錢（趙爾巽匯來的）百里用以購書，他所購文學方面的書比軍事方面的更多，有哥德集、德文本莎士比亞全集、席勒集（Schiller）、但丁神曲等。他在德國徧游各地名勝，一度到意大利在佛羅撈斯瀏覽雕刻及古畫，對文藝復興時代不禁悠然神往。（後來寫「文藝復興史」）「自我的醒覺」諸書，極似梁任公的筆調。在羅馬首先要訪的是聖彼得教堂——梵蒂岡的中心，為教皇所在地，「世界任何一條路都是引到羅馬來的，」而到羅馬必游這座教堂，到教堂必爬上金色圓頂，把頭碰地，說聲「上帝保佑我們。」百里雖不是宗教徒，却也參觀過天主教的禮拜大典，看見教徒們向教皇跪拜時誠惶誠恐不敢仰視的神情，未嘗不感宗教入人之深。他徘徊蒂伯河畔（Tiber），瞻念凱撒遺風，他到拿卜勒斯參觀過被維蘇司火山埋葬過七次而每埋一次便又建築一次的小城，他贊美人力與大自然的鬥爭，真是宇宙間的奇跡。

一天他在羅馬一家酒店吃蛤蠣，這酒店設在地窖子裏，四壁擺滿了酒瓶架子，瓶子裏都盛滿了酒，像到了滌慮忘憂的酒國。燈光那樣的暗淡，照見人的臉像幽靈的影子一樣。一個人，一瓶酒，一盤海味，醉眼模糊看哥德著的「意大利游記」，此時此景如在夢中。倏地一陣散達露西亞（Santa Lucia 是意大利的名曲）的歌聲飄送到耳邊，一個意大利賣唱的手提着凡亞林從一桌踱到一桌來討錢，你投他幾個里拉，便又顧而之他了。

百里在德國的時候，有一段國際秘密剛巧落在他的手裏。那時候國際舞台上，有幾個雄才大略的

國家元首，最著名的德國有野心勃勃的威廉二世，美國有處事機密的老羅斯福總統。這兩個時有文電往來。羅斯福就是日俄戰爭的調人，他和各國辦理秘密外交，無論寫信或打電報從不假手於人，是有名機密的外交家。那時候英日同盟剛成立，德皇威廉很想插足遠東舞台，對中國感覺強烈的興趣。

一天，威廉召見清朝出使德國大臣孫寶琦密談：「歐洲最強國爲德國，亞洲最大國爲中國，如果再加上美洲最富國美國成立三角同盟，對世界和平必有偉大的貢獻。」德皇的意思是進行中美德三國同盟壓倒英日兩國同盟。

孫是慶親王的兒女親家，慶王又是清廷軍機大臣的班首，威廉有了這條好線索，想假手孫進行他的秘密外交。這樣大的問題孫怎敢怠慢，馬上打密電報告慶王。慶王也不敢怠慢，馬上密奏西太后。但是西太后冷冷地說：「這樣大的問題，怎好不加入英國呢？」

原來自雅片一役吃了英國人的大虧，清廷祇知道英國是世界最強的國家，德皇聯甲排乙的外交戰略，莫說懷着苟安心理的西太后睡在鼓裏，昏闇的慶王莫測高深，就是折衝樽俎的孫也是漫不經意的。慶王根據西后的意見電覆孫，孫又老老實實地通知了德皇。德皇想了一想，心裏雖冷笑中國辦外交太幼稚，表面却不露聲色地說：「加入英國未爲不可，但事前宜慎密，讓我們三國接洽好再說。」德皇用的是緩兵計，不以真情告中國，免得中國趨超不前。

英國派海軍少將到日本作親善訪問，威廉也決定派太子到中國觀光以示更隆重之意。就在這時

候，孫調任回國，他的後任蔭昌是百里的拜門老師。這當中還有一支插曲，清廷派載濤去德國考察陸軍，却是外交上的烟幕彈，叫他來協助蔭昌辦理這段交涉的。

濤貝勒到了柏林，和德皇及蔭昌三人在無愁宮整整談了三刻鐘。當晚蔭昌告知百里：「今天談得頗入港，主題為預商德國太子到中國的步驟。德皇建議由中國派特使到美國進行這件事。」隨後載濤先行回國請訓，囑百里隨蔭昌回國，並指定為招待德國太子之一員。

宣統二年，百里隨蔭昌由西北利亞鐵道返國，他在德國前後凡三年。歐亞列車經過莫斯科車站時，清朝出使俄國大臣陸徵祥登車隨行。陸在車中談到日俄之戰的一段祕密：那時候中俄訂有攻守同盟的軍事密約，俄國要求中國踐約參戰，俄國財政大臣韋特每天跑到中國使館來，他的手段比討債人還厲害，嚇得陸稱病擋駕。韋特很詫異地說：「中國人真會害病呀！」一天他不待通報跨進了內室，陸躲避不及，威特指着陸的鼻子說道：「你們中國人真是壞來西，但是你們還不夠壞，我教給你一個方法，俄日兩國在你們領土上作戰，你們宣告中立還不夠，應該附帶聲明中國倘因戰爭而受任何損失，應向兩個交戰國索取賠償呢！」他悻悻然走出使館門的時候，口中還在咕嚕着：「我這個好法子，可惜行之已晚了！」

「壞來西」這三個字，是陸的蘇州語譯韋特之意而云然的。

濤貝勒回國後，清廷果然按照德皇的錦囊妙計派唐紹儀為訪美特使。德國皇太子定於宣統二年

冬或三年春間來華，清廷指定文武各一員專司招待事宜，文爲施肇基，武的就是百里，並籌備以新建的攝政王邸（現在的北平市政府所在地）爲太子行館，又修葺杭州行宮（毀於太平天國時代，現在又改建爲西湖公園）以備太子游覽西湖時之用。那時候百里真夠忙，行宮的電燈電話和一切設備都是他親自來料理的。

那裏知道過了一天又一天，始終看不見德太子的半個影子。宣統三年德國忽宣布太子之行作罷，改派亨利親王來。太子換親王，意義大不相同，正像戲台上狸貓換太子的一樣，由一件外交上極隆重極熱烈的舉動化作了敷衍搪塞的儀式，這是日本外交陰謀的一大勝利，中國官場鬪茸的一大笑柄。

先是西太后於洞悉德皇的用心之後，曾誥誡左右說：「這事莫讓那桐知道。」那桐這個角兒，曾充庚子後赴日謝罪專使，日本人看見這個不辨菽黍的紈袴子弟，反用和善的禮貌，迷人的聲色籠絡他，引誘他做日本的一道內線。由此他做了親貴中的一個親日派。西后吩咐近侍把三國聯歡的內幕瞞住了他，那些奴才都是些尸位伴食之徒，對國家既無責任感，對政治又缺少機密性，祇求說得嘴響，早已原原本本地告知了那桐。

那桐這個壞蛋，一來想討好日本人，二來恨朝廷把他見外，他又原原本本地告知了日本方面的關係人。唐特使未出國門一步，日本早已朝野皆知。日本向來是模仿德國而且敬畏德國的，深以中國聯德成功爲慮。她却一聲不響採取沉着應戰的方針。那時美國加州排斥東方移民，日本曾提極強硬的抗議，

爲日美邦交的一道陰影。日政府急忙收蓬，對美表示重大的讓步，藉以消弭裂痕。

唐特使取道日本轉往美國。當尾輶蒞止的那天，日政府吹吹打打用極隆重的禮節迎接着他，從此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用極優渥的方法招待着他。羈留他達三月之久，才讓他買棹成行。等到唐到了華盛頓會見了美總統的時候，白宮主人已由羅斯福換了塔虎脫的名字了。一夢醒來，時勢已不知推移了十萬八千里，日美暗潮已成過去，日本人用柔術穩住了唐，拖過了美國總統新舊交替的關頭。

塔虎脫告訴唐：「這件事我不是不知道，而且也不是不能續談，不過今非其時。我有一句極重要的話奉告，貴國辦理外交，今後應該注意它的機密性。」玩其言外之音，問題是可以談的，可是談的對方方不對就不如不談。

這一年中國東北發生鼠疫，日本人得了這個好題目，不惜重大代價在全世界報紙和刊物上盡量宣傳：「中國人家家都有老鼠，隨時隨地都有傳染此疫之可能；中國人之不潔，與之接觸的人容易染肺病或其它的傳染病。」威廉二世看了這許多雷同的報告，爲日本人的宣傳攻勢所朦蔽，從此遂輕視中國，死了結歡中國的一條心，德太子自然也不敢來了。

今天雖時過境遷，知道這祕幕的人還是很少。假使德皇的祕密外交能夠辦得成功，世界大勢必爲之改觀，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會不會發生，發生後誰站在那一面，陣線如何擺布，今天研究起來倒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呢。

禁衛軍管帶——東三省的軍事總參議

在民族革命的過程中，良弼是阻撓革命的一個頑敵，但就愛新覺羅氏的皇統言，他却不失為親貴中的優秀份子，銳意吸收人才。光末宣初，滿族對漢人的疑忌已深，中央軍權由袁世凱轉移於親貴之手，還把袁攆出了政治舞台，隨着成立了軍諮府，以載濤掌陸軍，載洵長海軍，良弼為禁衛軍訓練大臣兼該軍第一協協統（旅長）。該軍先成立二協，第二協協統一席，在百里歸國前已由王廷禎擔任。

良弼的家住在光明殿胡同。一齣飛龍舞鳳的外交戲，被顛預的清室和狡獪的日本人無心貽誤或有意搗亂，竟然烟消火滅，良弼便邀百里住在他的家，再三請他俯就禁衛軍的標統。百里說：「這一職對我不是屈就而是高攀，我在日本當過排長階級的尉官，在德國升任連長，今後宜為管帶（營長）。我任事的目的還是在求學，要一級一級地練習上去，若躐等以求，對於某一級的職位無實際經驗，反失我求全之心。」

百里說的是老實話，他求學的心理比求仕的心理迫切得多，而良弼聽起來，一個辭尊居卑的人就是有氣節有作為的人，在茫茫人海中是很難物色到的，乃如言界以管帶一職，因而益重其為人。照現在的眼光看起來，倫敦的月亮比中國的大，一個喝過海水鍍過金的人，回國來就可以傲視儕輩，取功名如拾芥，則百里當年的見解未免失之迂拙。

清廷預定計畫，全國訓練新軍三十六鎮（師）禁衛軍就是新軍的模範，像後來袁世凱的模範團、段祺瑞的參戰軍、現在的整編師一樣。濤貝勒不過出面人而已，其實際主持人就是才氣縱橫的良弼。百里雖爲管帶，良弼對他事無鉅細必以諮詢，如果說良弼是載濤的參謀長，百里便是參謀長的參謀長了。這時候錫良做雲貴總督，李小川是他夾袋中的軍事人才，被任爲雲南講武堂的總教官。百里言於良弼，召他進京派在軍學司服務，命他籌備永平秋操。

有人怪百里不該助良弼訓練禁衛軍。事實上他痛心國力之不競，強鄰之環伺，建立國防是他一生的中心思想，直到垂死之年還是一樣的；他以爲無論內除虜廷，外禦暴敵，都不是赤手空拳的書生所能任的，千言萬語以建軍爲先決問題，他怎肯失去這個良機呢！

宣統三年，百里的老上司趙爾巽於轉任兩湖、四川總督之後，又調回奉天復任東三省總督。百里的恩師陳仲恕始終做着他的幕府。趙奏調百里仍回督練公所總參議的原任，這在程序上便發生了一個問題：百里以中下級軍官調爲督撫的幕僚長，猶之現在的中校階級軍官躍升上中將的一樣，官場中斷然說不過去，而且今天的銓敘機關更不會答應的，所以奏摺上不用管帶官銜而稱陸軍留學生蔣方震，「上諭」派往奉天以二品頂戴任用，當時又稱爲異數。

良弼聽了這消息，不啻挖却心頭之肉。但是那時候東北是日俄兩國的鬥雞場，中國國防的第一線，又是滿人的發祥之地，比任何地點都看得重要。百里是趙派送出洋求深造的人，情理上良弼不能與之

爭。當百里辭管帶的時候，所轄全營官兵包圍着他，不讓他走，他無論帶兵或教學生都能夠得人心，後來學生攀留他也像該管官兵的一樣，還是良弼替他解圍，用梯子從後樓把他偷接了下來，當天就離開了北京。（良弼後來被志士彭家珍炸死，是袁世凱的離間計弄成的。）

百里到東北的第一課，就是建立東北第一線國防，這是他生平最快意的工作，也是他最拿手的工。東北國防有兩個假想敵就是俄國和日本。日本軍事及其對中國的野心，百里自己知道得很清楚，祇缺少對俄的認識。他介紹李小川爲東省軍事參議，派往俄國以留學爲名考察俄國國情，從而釐定以俄國爲對象的國防計畫。趙對他自然是言聽計從。

百里對練軍一事，注重學力與現代經驗，對漫無紀律的舊軍和招撫改編的綠林隊伍，皆不在其眼下。招撫隊伍中有兩個巡防營統領就是張作霖和馮德麟，彼此爭功火併，百里看起來，此等一邱之貉，都應在淘汰之列的，而張、馮雖不睦，却同視百里如眼中釘。百里所與游的是藍天蔚、吳祿貞一流人物，這些人都是他的士官同學，都做到東省新軍的統制地位（師長）了。由此一看，東省軍事實在是亂如髮絲之局，新舊門戶之見很深，而舊軍爭功對立，亦無團結一致的可能。大抵新軍將領同情革命的較多，舊軍則無不以升官發財爲目的，甘爲一姓的臣僕而不辭。清朝兼收並蓄，却未嘗不具有其互相牽視的作用。

永平秋操未畢，驀然有八月十九武昌起義的壯舉。百里私下向李說：「革命早晚必成，你出國已成泡影，也毋庸再出關了，我看你南下參加革命爲上策。」李如言南下入同盟會，在黃克強的陸軍部服務。

百里回東後與吳景濂等策動東省響應獨立這時候清廷已將東省新軍的大部份調往關內，關外遂成爲舊軍馳馬試劍之場。張作霖久有不利百里之心，這風聲一天緊似一天，趙對舊軍不能不採取綏靖政策，百里遂無用武之地。一天趙密告百里：「現在應該是你走的時候了！遲則我無能爲力。」百里遂登京奉車南行。

張作霖親帶衛士追上車，欲得百里而甘心，在車廂前後繞了幾個圈子，却找不到百里的半個人影。張問車中侍者：「蔣總參議在那兒？我要替他送行，還有話向他說呢。」那個侍者答以「未上車」，張始咄咄稱奇而去。事實上百里是早已上了車的，一時忽欲如廁，而路局照例車夫行廁門不得擅啓，侍者不敢違「總參議」的命，破例爲之一開，開後便把門鎖起來，是防止另有旅客跟踪而進的用意，而另一侍者呢，初未知那個找蔣總參議的張統領暗藏着殺機，祇以火車開行在即，用一句不負責任的話把他支開了去，不料却以此保全了百里的生命。

百里由北京轉車南下。這時候有妨功忌才的人散布一種流言，舉百里曾佐良弼的事爲證，想以此堵寒百里的出路，黃克強特電滬軍都督陳英士，百里過滬時請予以維護。百里回到杭州，他的同學蔣尊簋繼湯壽潛之後做了浙江都督，就聘百里做督署的參謀長。百里建議革命各省大聯合，派李小川到雲南聯絡蔡松坡，李未及成行，而浙江的帥印又被朱瑞奪去了。

二次革命失敗，浙江淪於北洋軍鐵騎之下，李隨黃克強亡命東京。

保定軍校校長——自殺之一幕

袁世凱是個好弄權術的人。百里曾描繪一段有趣的活劇：「二次革命時，全國武人劃分着擁袁請纓和反袁獨立的兩道陣線，不擁袁也不反袁，宣布局外中立的，祇有浙江的朱瑞和雲南的蔡松坡。

「二次革命失敗，反袁的黨人都亡命海外去了，袁電召這兩個守中立的都督入京。在獨裁者的赫赫武功下，他們不想進京也不成。朱將軍到了北京，着了全副戎裝，按照疆吏入覲大總統的禮節在承啓處待召。袁命承啓官走出來向他說：『朱將軍自家人，用不着朝衣朝冠的，請換便衣來見。』」

一朱想出府來換衣，又被來人阻止，引導他走進一間屋子，裏面有現成新製的狐裘馬掛備用。朱着了起來對着鏡子一照，真是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像照着他的體裁剪製的。朱不禁暗暗稱奇，同時却又有受寵若驚之感。

一由來人導入居仁堂，一個矮矮肥胖的老頭兒也穿了狐裘馬掛，其質料和色彩完全相同，這一下不由得不把朱怔住了。老頭兒滿臉堆着笑，請他坐下，東談一句，西說一句，親切如家人骨肉一樣，才把朱的不安定的心理安定了下來。

「談到二次革命的問題，袁忽然問：『你若是反對我，就該稱兵獨立，若是反對亂黨，就該協同討伐，你宣布中立是什麼意思呢？』」

「朱嚇得戰戰兢兢不知怎樣回答。袁不願他太窘，馬上把別的話岔開，而且態度還是一樣的和善，像對這問題毫不在乎似地。末了說：『你快快回任，地方治安要緊。』」

「朱出了新華宮，袁向左右扮了一個鬼臉：『這無用的傢伙，我很放心得過。』」

「隔幾天朱再進府向袁辭行，這番的氣象大不同，祇見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森森如臨大敵。進了居仁堂，佩劍荷槍的兵弁憧憧往來，像到了閻羅殿上。見了活閻羅，戎衣高坐，詞色頗厲，什麼『國家不可無紀律』囉，『你要好好兒幹，胡鬧可不成事體』囉，一連串的訓斥嚇得朱汗流浹背，他穿的狐裘馬褂又不能脫下來，悚然肅立，不敢仰視。」

百里的結論是說袁專耍這套戲法捉弄人，忽而使人懷其德，忽而使人畏其威，終朱之身不敢反袁，卒以稱臣而見逐於浙人。可是袁的戲法有時亦不靈，蔡松坡進京的時候，袁的表演還不是那一套嗎？松坡先生聲色不動，你唱你的戲，與我毫不相干。袁不禁抽了一口冷氣：「這小子却是個不容易對付的！」

蔡以此不能出京，受了無形的軟禁。但袁深愛其才，他雖是一代梟雄，其愛才亦自有其可愛之處，比後來人忌才、害才、不用人才而用奴才的猶勝一籌。蔡也悟到古來奸雄對付人才不外兩副手段，就是「不為所用必為所殺」，所以他也學會了演戲的本領，由「逛窩」「相罵」的演變中破壁飛去。

我們分析袁的心理，因自私而發生矛盾，對政治人才他用新人不放心，怕「革」他的「命」，所以想用舊官僚，越是前清做過督撫的越中他的意；對軍事人才他對小站練兵時代的舊將領又認為太落

伍了，而且這批人不見得都是他不侵不叛之臣，所以又想起用新人物，把已經腐化了的軍事幹部和北洋軍澈底地改造一番。

他心目中的軍事新人物，陸軍總長一席以蔡松坡爲最適宜，訓練軍事人才以百里爲唯一的能手。蔡在雲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內調爲軍政首長，使他楚材晉用，無直接兵權而負建軍之責（強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長隨時監視着他，那是再好也沒有的。當時袁已決定命機要秘書夏午詒做蔡的次長，一因夏也是湖南人，二則袁對武人之跋扈常懷戒心，想恢復以文人掌兵的清朝舊制。

蔡的心理與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國防是他們的第一義，無論內除國賊，外禦強鄰，必以練兵及訓練軍事人才爲其起點。蔡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銳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鑒別力，他何嘗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祇是爲個人爭權位的軍隊而非爲國家禦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將計就計，假手袁以完成現代化的國防。他認爲家天下已非時代所許，新軍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過去祇知效忠個人的奴才式的軍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餌，進行其化私爲公的建軍工作。

那時候雖是袁的極盛時代，卻已無力約束其部將，他手下的舊軍人都想把持北洋派這團體，不讓異派的人奪取他們的地盤，侵犯他們的權利。蔡內調後被任爲統率辦事處處員，等於後來的最高國防會議委員，袁用他做陸軍總長的計畫，阻於人事問題未能實現。

在此之前，袁的另一計畫却得實現，任命百里為保定軍官學校的校長。該校成立於前清末年，創辦人就是百里的拜門老師蔭午樓（蔭昌）民國成立後，各省參加起義的軍官紛紛投入該校，也有投筆從戎的愛國少年在內。校長趙理泰，一個烟容滿面的舊式軍人，他的軍服連風紀扣子也不扣好，偶然看見他帶着十個八個馬弁，呼後擁地到學校來踹躓一下，其餘大半時間簡直地找不到他的人影兒，所聘教官和區隊長都是些不能勝任的陸軍速成生，以此引起了學生不滿現狀的心理。自他受命長校以來，砲隊沒有砲，馬棚沒有馬，校坪裏長滿着深可沒徑的荊棘和草萊，學生終於忍耐不住，向陸軍部請願撤換校長。

這位康侯先生（趙的字）原是段總長（祺瑞）的紅人，段又是個剛愎自用的人，他對學生驅校長一事認為犯上作亂，此風萬不可長。本來在北洋派的心目中，這個學校是用以裝飾門面的，學生的學雜費都由公家供給，每人每月還有兩元的津貼費，自南方革命之士參加該校以來，段已大不懌，而他們還要鬧風潮，染了亂黨乖戾囂張的惡習慣，他豈能容忍得下！開始他還想採取高壓手段，愈高壓學生們愈反抗，最後他便下了解散該校的決心。

就在這時候，袁的侍從武官長蔭昌向袁推薦百里繼任該校的校長。段自命為德國派，對留學德國的百里原是很器重的，但是用百里出自袁的授意，他的心理不由得起了一層反感。恰巧那時候蔡松坡還在雲南做都督，想百里到雲南做民政長，百里謁段辭行。段想百里斷不會舍熊掌而取魚，便把袁想用

他主持軍校的意思透了出來，且提及本人想解散該校的內心。不料百里却不假思索地說道：「這是建軍基礎，萬萬不可解散。總長如果要我當校長，我就不去雲南也好。」

段不好意思把話收回來，便頒發任命狀，以爲他一定辦不好，不久必然知難而退的。不料該校學生一千五百人得了撤換校長的消息，馬上派步馬砲工輜總代表到北京歡迎新校長上任，段又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百里非官迷，這次發表校長他却當做一件大事，高興的了不得，他慶幸他自己從此可大展抱負，完成其建軍救國的初步工作了。這個二十九歲的新校長，學生有與之年相若的，還有年長於他的，他的姿態和舊校長截然不同：一個白面書生，着黃呢軍衣，加紅緞裏子的黃呢披風，腰掛長指揮刀，腳套漆黑發亮的長馬靴，騎一頭高大的白馬，是整齊、嚴肅、漂亮、威武的象徵。一聲號令，兩排站開，好像百里剛跨進了校門，這個學校已有煥然一新的新氣象了。

「今天方震到校，有兩點向同學們一說：一是精神上的主旨……，一是學問上的主旨……。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謝天下！」

學生對這簡短的演說雖在肅立靜聽，一個個交頭接耳，都以爲說得過火點：「看你將來怎樣兌現。」

百里到校的第一訓爲清潔和嚴肅。他認爲這個淺近的條規，却是一國文野盛衰之所繫，不清潔象

徵民族的衰老，不嚴肅代表國民散漫而無組織的心理。他下車第一事命西裝成衣匠用皮尺量就各學生的體裁，爲之製就新裝，對皮鞋、馬靴和一切裝備也都煥然一新，尤注意學生儀表，凡學生有帽子未戴正、鈕扣未扣好、皮帶未結緊的，他必令止步，親手替他們糾正；第二事他每天巡視廚房，注意食物的營養性，與學生同桌進食；第三事規定學生相互監督的制度，以七人爲一組，一人犯規，全組同罰；第四注意課程，對外國語、戰術不許缺課，如遇教官請假時，他便自己代課，學生却因此希望教官多請假，好聽他獨特的見解和口若懸河的妙論，他所聘教官都是第一流人選，教育長張承禮（字耀亭）是他的士官同期友；第五注意課餘行動，上下午必隨帶副官巡視操場一次，每晚必親查宿舍一次。

他常常集合教官指示戰術要領，除大體原則外，還要多多注意臨時的變化，授以隨機應變的技能。每逢星期六下午集合全體教官和學生舉行演講會，講述古今中外軍事名人的言行，注意軍人修養，提倡精神教育。他自己簽名贈各學生每人一冊梁啟超著的「中國之武士道」，內容都是些忠於職守和忠於國家的故事。他又仿照德日兩國的成例，舉行官兵大會餐，對共同生活與生活之愉快，多方予以鼓勵。

三個月以後，他次第舉辦了野外、課堂、內務、人事管理的各種檢閱。他忙得沒有工夫剃鬚，睡眠時間也大爲減少。無論從形式或精神看起來，這個學校都有顯著的進步，學生覺得這個校長太好了，好得竟出於意料之外，對他的情感和信仰一天天的增加，和前任校長正是極端相反的比照。

中國人向以無爲爲上策，你越做得起勁，別人越看得眼紅。這時候北京政府也鬧窮，當局全副精神都擺在製造內戰和擴張私人勢力的軍費上，軍校雖也是軍事附屬機關之一，究與豢養私人的軍隊大有緩急重輕之別，軍校因增加設備及教材、聘用理想教官、改良學生服食、預算一天天的增加上去，不能不向部裏請款，部裏聽了要錢就頭痛，勸他維持現狀，節節開支，莫做極端改革的事。但是百里說：「辦第一流的軍校，就該不惜任何代價，將來才有莫大的收穫。我不能因循敷衍，做一個有名無實的裝飾品。」

中國官場中的人事關係比事務重得多，用人標準不在其稱職與否，而繫於長官個人的喜怒或恩怨，每個長官都有以耳代目的習慣，其左右說好說歹完全建築在私人關係上，所以善於作官的人以結人緣爲第一義（長官及其左右），而政績與輿情都是渺不相干的東西。可是從另一面看，大凡實心任事的人，無論精神、物質、時間等等，對於鑽門路、走內線的工作不但無暇及此，且亦不屑爲之。百里請款的電報，因「朝裏無人」被擱置起來。

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就是黨同伐異的門戶之見。百里分晰新舊人物相妨相忌的內幕真是洞若觀火，而不知其本人亦在鬥爭的漩渦中。自命有世界眼光的段總長本來很器重他，因用他的動機出自衷，便不把他當作自己的心腹了。段手下也有新舊兩派，舊派就是小站時代的老兵老將，視其地位及地盤爲終身制或世襲制，而軍校是作育新人才的，新人才的產生，根據新陳代謝的原則，無疑地會影響他們未來的命運，這是他們最看不順眼的。（他們都是以軍功、資格或關係爬到這個地位的，行伍出身的

將領和智識階級出身的軍校學生自然不相容，後來軍官系打擊北洋派果如所料。再則百里與段無歷史淵源，段手下新派如徐樹錚等對他也存有妬忌的心理。

百里請款無着，便親身到北京來向部裏交涉，這自然也是得不到好結果的。百里裝了一肚皮的怨氣回保定來，電公府辭職，袁不准，向部裏再催款，部裏又不理。當晚的事後來校長室侍童史福說得很詳細：

「校長由京裏回來的那天是民國二年六月十七日，距接事時約有半年光景（按百里於民元十二月十七日接事。）他平日性情很和藹，那天臉上難看不理人，我看了很害怕。晚上他叫我磨墨，磨好了揮手叫我去。門上了門，燈光猶未熄，我疑心會有什麼事發生。

「從門縫向裏面張望，他一面喝酒，一面在寫信。我不敢走開，却又不肯叩門進去，就在門外打着盹兒。挨到天快亮了，他開門看見我，叫我傳話號兵吹集合號。我看他精神很好，以為他的一肚子氣都消了。」

十八日早五點，全校教職員及學生共二千人站在尙武堂前聽校長訓話。學生竊竊耳語：「校長剛從北京回來，今天鄭重其事，怕莫有特殊原因。」俄然見百里着軍服，佩刀踱出來，他事前喝了兩瓶啤酒，把手槍暗藏在衣袋裏。他用沉痛而低微的語調說道：「我到本校後曾經教訓過你們，我要你們做的事，你們必須辦到，你們要我做的事，我同樣也要辦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要責罰我自

己。現在你們一切都還好，沒有對不起我的事，我自己不能盡責任，是我對不起你們！」

學生看見他的臉色泛着蒼白，聽他的話越說越奇怪，一時都摸不着頭腦，都在提心弔膽地立正不動。他又接下去說道：「事情辦不好應該辭職。但是中國的事到處都是一樣，這兒辦不好，那兒也未必行得通。你們不許動，不要灰心，要鼓起精神來擔當中華民國未來的大任！」

清脆的槍聲一響，衝破了破曉時清靜嚴肅的空氣。學生劉文島引吭大呼：「校長自殺了！」全場師生不由得都慌亂起來，哭聲和淚眼一片，每個人都像自己中了槍的一樣。我不必描寫當時學生受感動的情形，事後有個學生說得好：「這是蔣校長給我們上的另一課，這一課名曰軍人之精神教育。負責人是軍人所必需的，別人祇在口頭說，他却以身作則，不僅見之於行動，甚至不惜貢獻他寶貴的生命。中國如果有人繼續這精神，則軍人負責任和不計成敗生死的風氣早已建立起來，而中國也不會弱到這地步了。」

百里一生爲人溫和，遇事不疾不徐，採取中庸之道，從無疾言厲色，激烈流血的行動生平祇有這一次，但由此反映他舍生取義和見危授命的真精神。他自殺的那件血衣今仍保存。當時盛傳這血案有着學派的背景：該校教官以前多由速成生擔任，百里換了些學識新穎的留學生，而軍學司司長魏學瀚（字海樓）就是速成生出身，爲學派的關係，對百里請款及任何建議多方留難，百里乃忿而出此。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嚴格說起來，殺百里的不是魏司長，也不是段總長，是舊軍人殺新軍人，庸才殺人才，是

時代殺了他的。

百里中彈後轉身走了二十多步才不支倒地。學生湧上前，把他抬到校長室，看見桌上有遺書致教育長張耀亭的說：「僕之殉職，爲國家故。雖輕若鴻毛，而與軍人之風氣有關，乞告老母，不可悲傷。總長處請告以軍事非至善之目的不能成功，徒以彼善於此之言聊以自慰，則軍事永無振興之日。」又一封留別太夫人的信：「爲國盡忠，雖死無關重要，然於陸軍精神及民國前途有益。遺幣二百，薄田數畝，聊供贍養。」此外還有致蔡松坡的訣別信（另有給段的長函他自己寫好後自己撕毀了。）這幾封信就是史福從門縫裏向內張望時寫下來的。

百里以文壇健將而投筆從戎，由士官三傑之一而留德再求深造，當時被推爲文武雙全的第一流人才，在國際亦爲知名之士。他的自殺震動了全國朝野，他的好友蔡鍔還坐在雲南都督的位子上，第一砲就是他放的，質問北京政府要查明事由追究責任，第二砲是當時的名流熊秉三（希齡）放的，有「此案如不得水落石出，誓不干休」的語氣。議會對政府的責難聲，各省響應譴責政府的電報，慰問百里的電報，充滿了當時各報的篇幅。

百里的老師陳仲恕，自趙次帥下了台，就在公府總務處總務股任機要秘書（袁的秘書是分股任事的。）另一機要秘書張一鑾與之輪流值班，是袁身邊最倚重的兩個幕府。軍校張教育長把校長自戕的事電達公府諮議孫江東，孫就是與百里同辦浙江潮的老友；他馬上寫信送到總統府通知陳，這晚恰

是陳的值班期。總務股是公府最重要的一部門，該股人員倘因要公面見總統，雖在深夜也可以把袁喚了起來。

袁素來會唱收拾人心的戲，他又有一套維妙維肖的做工，連連踩着腳向陳說：「你快快打電話給交通總長曹汝霖，叫他快快到日本公使館找日本好外科醫生到保定，看看還有救否？」不到一刻鐘，送日本醫生到保定的專車就由前門外車站開動了，可見那時候的壞政府，辦事還有點朝氣，不像今天「拖」的作風，常有急病遇着慢郎中的怪現象發生。

軍校學生發通電呼籲，派代表到北京請願。（按照省籍每省推舉一人，如廣東陳銘樞、湖南龔浩、湖北劉文島等。）袁命陳趕快下兩道命令，一令張教育長暫代校長，一令參謀總長蔭昌、公府軍事處處員朱慶瀾速乘另一專車到保定調查真相。各事處理畢，袁向陳噓了一口氣：「蔭午樓一定辦得很公平，他也是百里的老師，你放心睡去吧！」

陳每早七點就到公府與袁面對面辦公。第二天一早，他看見段總長匆匆走進來向袁報告這件事：「據部中調查，蔣校長自戕另有原因，非關學校的事。」陳聽了不禁暗中發火：「你害了我的得意門生，還想推卸責任！」

袁對段的臉色很不好看：「你陸軍部莫管這件事，你莫聽你手下人的話。」

袁在長途電話中得知百里傷不致死，又派參謀次長陳宦攜帶罐頭、牛奶、補藥到保定來慰問，一切

醫藥費用都由公府開支，袁的做工一步比一步精。連每天看袁唱戲的陳也被他瞞過，而嘆其愛才之深爲不可及呢。

當時北洋派的機關報不但不同情百里，反責他氣度太小，不應當小題大做。龔浩曾發表一文駁斥。後來軍校生有不少爲國犧牲了的，他們都說是受了校長一槍的感化力。

百里從此不再回到學校來。傷愈後學生每人洗了一張他的小照作爲一件珍貴的紀念物。

情場的勝利者

北海道爲日本產美人之鄉。一八九〇年即明治二十三年，百里夫人左梅女士生。百里生平最愛梅花，夫人系出佐藤，故字夫人曰「左梅」。夫人有姊妹五人。她生於重男輕女的島國，決心要做一個職業婦女，受過十年基本教育後入護士助生專門學校畢業，即在帝大產科實習五年，派來中國使館服務。她做夢也不會想到足底下一踩着秦皇島的泥土，這兒便是她一輩子的家。她到中國的第一敏感，良鄉栗子多麼好吃呀！

她對消毒及助理手術都有很好的經驗。說起來又是一件國恥，日本公使館駐有日本兵二百二十人用以保衛使館，有醫官一人及軍醫一人。袁世凱託日本公使伊集院派一名最得力的醫生到保定施手術，派一名最好的助手同去。百里在士官考取第一，日本人最看得他重，當天伊集院就打電報報告東京，一面派軍醫平戶和左梅夫人到保定。

「說走就走，真是救人如救火呀，」左梅坐在火車上這樣的想。到保定車站時，軍校派副官長易金龍來迎，這人略懂得幾句日本的應酬話。左梅睜開疲乏的眼，看見一輛漆得光亮的馬車，後來知道這是從倫敦購來的校長車，前面挽着六匹馬，一個帶紅纓帽的馬夫怡然自得地坐在上面，前後有騎兵八名護衛着，這排場多麼威武呀！

二十二歲的異邦女兒坐在華麗的車子裏，沿路崗警向之舉槍致敬，路人投以羨美的眼光，她左顧右盼，儼然是個來自遠方的皇后。到了學校，兩扇校門大開，門衛槍尖上上着亮晶晶的刺刀，嗒地一聲致敬，是兩雙皮鞋相撞的聲音。張教育長把她們接下來，陪着經大廳曲曲折折地走進了校長室。

臉上泛着慘白色的校長躺在鐵床上，殷紅的血從口中鼻中淌出來，染污了潔白的床毯，看來像是挺嚴重似地。張用低沉的聲音調告他們子彈是由背部穿入的，仍留在體內，已打了一次強心針。平戶先看脈，知道不會馬上有危險，再解衣看傷口，發現前後有兩口，子彈由兩道肋骨呈波紋狀穿出來，桑葉式的心臟小葉尖被擦傷，血流到腹腔，腔內積血很多。平戶向張道賀說：「這是一個奇跡，不幸中之天幸。子彈已穿出手術是不必要的了；現在如抽出血水，恐影響心臟，不如留待自乾。病人照目前診斷起來無危險，却也需要長期的休養，不讓他再消極，精神的慰安比藥物的治療更重要。」

平戶在枕頭下發現很多的安眠藥都是以前的醫生一次次的留下來的，百里自殺未遂，把這些藥積蓄起來，想一次服下可以送命。平戶向左梅說：「校長命不該絕，勸他放寬眼界，你的責任比我的重。」公府和保定的長途電話打個不停，醫生的報告早已達到了袁的耳。袁傳出話來，至少留醫生一人在保定，平戶決定叫左梅留。當天保定無北上車，醫生不能回京，即下榻於保定一日籍醫生之家。

把脈、量體溫、遞飲食，左梅盡了最善的努力。後來她和病人漸漸地交談起來，她把忍字訣貢獻百里：「忍是大勇者之所為。自殺非勇而係逃避人生責任。人生責任要以大無畏的精神衝破一切難關，求其

理想之實現。你如果不能忍，將來如何能夠成大功勝大任？有熱血有能力的男兒如果輕言犧牲，國事有何人承擔，如何對得起國家及培植人才的老前輩？「忍是日本人的教育，也成爲他們的民族性，左梅勸百里把做人的勇氣重行提起來。」

每天教誨人，現在却上左梅的這一課，百里對她服務的周到、口才的妙敏，自然受了很大的感動。如是者有兩星期，百里向她說：「我依你的話不再輕生了，但以後遇到生死難關，沒有像你這樣的人在我的身邊，誰來提醒我鼓勵我的勇氣呢？」百里寫文章淵雅有致，他的情話也是淵雅有致的，不像蠢夫談情令人欲嘔，這是不難了解的事。

左梅每晨到學校侍疾，夜晚宿於日本醫生之家，如是者又一星期，看看病人已大有進步了。後來左梅引以自豪，似乎再生百里的就是她，他完全接受了她的忠告了，可是她的愛女蔣和却用老吏斷獄的口吻否定她母親的功績：「娘，您受了愚了父親以昂藏七尺之軀，他一擊不死，早已改變了人生觀，他的歷史轉入了戀愛之一頁。父親恭維您的話是乞愛的表示，您今天還要自居再生之功嗎？」

百里病愈後，左梅從他的眼光中發覺他對她有異狀。她自己對自己說道：「我照應他，安慰他，向他說了許多的人生的大道理，是我職務上的責任。他怎樣會疑心到別的上頭。」她承認她是舊腦筋，那時候並無嫁給中國人之意。

報載太夫人有電致百里有這樣的幾句話：「……倘校事因兒自戕而致改觀，雖死猶生，母何慟焉！」

忠武報國，千古美談，母實有榮，奚復恫惜！國事羹沸，安忍偷生，渺渺黃泉，相見不遠。兒行矣，勿以予爲念。」我想這是好事者要製造一門忠孝的故事特地編出來的，中國歷史上這一類的頑藝兒就很多，而以訛傳訛，往往成爲信史，實在是很可笑的。

百里養病的第三星期，太夫人帶着她的姪孫女兒到保定來送親。原來軍校教官尹鳳鳴（字曉崗）也是士官畢業生，年少有才華，百里自作蹇修把姪女許配了他。太夫人送女北來，由百里的堂兄方夔護送，初不知其子有自戕殉職一事。直到船抵天津後才微有所聞。太夫人不甚悲戚，祇向方夔說：「我雖祇此一子，當他學陸軍時，即以身許國。殉職與死於疆場初無二致。萬一性命得保全，將來必有大事可任。」軍校從無女人的足跡，第一次跨進門的是左梅，第二次就是太夫人。校中不便住女眷，這時百里的創口漸平復，便和母親同回校長公館，而左梅亦不必早來晚去了。住了幾天，左梅接得北京的電報，因秩父宮（日皇之弟）之妻待分娩促她返京，太夫人留她留不住，仍命易金龍買好車票送她上車。

百里病雖好轉，不願再回校長的任，又電京辭職，段派他的黨羽曲同豐繼任（段系四大金剛之一）。百里所教的是軍校第一期學生，而後來二期、三期生也叫他「蔣老師」，他也含糊糊地答應着。軍校易長後，學生又鬧驅逐「曲辮子」的風潮。

百里在天津養病三個月。一天袁向陳祕書說：「百里已到北京，在東單牌樓川田醫院。你可以去看他。」即下手諭派百里爲軍事處參議，月支三百元，命陳持交軍事處辦理。陳驅車到川田醫院時，百里

剛下病車被送進病房。陳暗暗吃驚，何以來得這樣巧，不多一分鐘，也不少一分鐘。原來這又是袁的拿手好戲。他接了報告，算就何時何刻，百里到醫院，就命陳去看他，這是他自炫才智，示人以無所不知的障眼法。當大任的人喜弄小聰明，實在是不足為訓的。

中國官場有一惡習慣，長官還好說話，長官的左右最難應付，所以會做官的人除了逢迎上司之外，還得逢迎上司的親信人物，才能避免「挑剔」「擱壓」種種的陰險手段。袁的手諭發下來有半月之久，百里始終未收到任命狀，袁似乎已察覺，問陳，陳祇好說出真相來，袁聽了很生氣，召公府軍需長唐在禮進來問他為什麼不發百里的任命狀。唐說：「段總長吩咐過，這事還得和總統商量。」

袁是個大權獨攬的專制魔王，他手下還有個不聽調度的總長，可見尾大不掉之局，雖專制朝也是不能免的。袁聽了唐的話，臉上更不好看，不禁露骨說道：「我派軍事處的人員，他不能干預我！」乃另下手諭派蔣方震為軍事處一等參議，限於當日將任命狀辦好，連同一個月的月薪命陳轉達百里。任命狀加了「一等」兩個字，明明袁和段賭氣，給他軟釘子碰的意思。袁又命陳轉告百里：「他不必到公府來辦公，月薪按期支付。」原來段以陸軍總長的資格兼任着公府的軍事處長，百里如果到府來辦公，段還是他的頂頭上司，怕段以惡聲惡色加之於百里，這却含有愛護百里的意思。從這件事看起來，袁實在不以段為心腹，不過因段的羽翼已成，不敢一脚把他踢出去，獨裁者內心的痛苦非局外人所得而知。後來洪憲把戲發生，軍事處改組為統率辦事處，處長一職撤消，段與參謀總長王士珍同任統率辦事處的辦

事員。那時候袁又向陳說：「百里現在可以到公府來了。」袁命百里撰「孫子新註」，逐日在庸言報發表。百里對袁的私情雖不能無感，對袁的叛國行爲却又不免痛心疾首，他隨蔡松坡出京策畫反袁的事，這些都是後來的史料。

百里在川田醫院療養的時候，仍由日使館醫官平戶擔任診治。這個四十八歲的老狐狸有妻有兒，住在東京，却常向左梅獻殷勤，擠眉弄眼，頗存近水樓台的妄念。左梅看見他就感到頭痛。一天平戶的態度比平日嚴肅，與左梅作如下之談話：「校長託總統，總統託公使，公使再來轉託我，一件事要和你商量，這就是你的終身大事。」平戶的內心像是很痛苦，從他欲言而止的神情看得出來。他本來不想說，爲着服從長官的命令，又不敢不說。

左梅未及作答，平戶趕忙補上幾句話作爲他本身的論斷：「蔣某人不愧爲中國的人才，我應當恭賀你；但以醫生的立場說起來，他的病不會完全好，就好也再無活動社會的能力了。這是我貢獻我的一點點意見，你須自作打算。」不錯，百里因早年的創傷後來體質欠佳不能獲致修齡是事實，却也在社會上活動了幾十年，平戶的冷箭顯然與醫生的立場是離開得很遠的。

「這或者是職務上的誤會。我沒有旁的意思。」除開這兩句話之外，左梅實在也無話可說。

血已凝成塊，抽血的工作無從進行。左梅如前擔任看護的工作。一天校長的侍童悄悄地遞給她一封，信裏沒說什麼，祇叫她不要離開醫院。她沒有任何回答。

事實進展到這一步，平戶不時地勸着她說些不中聽的話，而熱情的校長又屢作不願離開她的表示，她的內心晃晃蕩蕩地像感到無名的威脅，又像感到歧路的徬徨，她覺得祇有離開這個環境才能恢復她平靜無波的生活，便偷偷地寫了一封家信，請求家中誑報母病以便托詞歸國。不久她偽造的母病的電報到了，她向公使辭職獲准，由使館派員護送到天津轉輪歸國。

回國後一年間，接到百里的信很多。她自己說對百里的印象雖不惡，却始終沒有旁的意思，如果真無意於百里的話，百里怎會找着她日本的地址呢？後來她回了百里一封信大致說：「我說假話說不來，現在不妨以真情告你：日本女子嫁給中國人有很多的困難，而我必得父母之命。我已向父母啓齒過，父母說『日本不是沒有好青年，何必嫁給一個身帶暗傷的中國人』。看來事已無望，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父母挽人作伐，一面徵求女兒的同意，左梅却始終不肯點頭。她對那位高尚的中國人表面雖拒之而內心是不能忘的。她在地方上擔任未懸壺的產婦科醫生，想把職業的繁劇衝淡她忐忑不寧的情緒，而那位難忘的中國人的來信更多，末了一封說：「我因你而生，你現在又想置我於死地！我馬上到日本，要死就死在你的家裏。」百里生花之筆，他寫的情書一定纏綿可誦，可是他這樣一個誠篤無欺的君子，破例地放刁撒賴一次，可見女人的魔力至大，能使人改形變質，使人歌哭無常，男子們事業的成就或沒落往往都受她的影響很深；而女人的心究竟是軟的，最後還是投入男子的懷抱，把一生的禍福都寄托在男子的身上。

這一中央突破的戰略摧毀了女兒城的最後堅壁。她且喜且懼，雜亂的心理使她不能不把此中的經過向父母全盤吐出來，把密藏着的一疊疊的百里的來信拿出來給父母看。父親一字不遺地閱讀了良久，讀完了不開口說半句話。還是母親的意思首先活動起來，她的眼光向着丈夫和女兒的兩面輪流賤動着說道：「一個人呱呱墜地時，就把一生的命運帶來。你救過他一次，便應當再救一次。愛情是無國界的，我料他終身不會讓你受委屈。你若舍棄他再嫁別人，你此生必耿耿於懷，這精神的痛苦對你也是不利的。」

父親老是閉着嘴不說什麼，不過他已由猶夷不決的心理進入默許的階段，從他和善的眼光看得出來。他不能裝啞吧到底，最後對女兒流露着一股摯愛的天真：「你嫁後若受別人的委屈，隨時回國來，我把你應得的產業分下來留給你。」

百里奏了最後的凱歌，便託在東京的士官同學友周赤忱（名承莖，士官四期生）迎護左梅回國。船在塘沽靠岸，百里早已春風滿面地站在碼頭上來恭迎。他們就請周做現成的冰人，在天津德國飯店結婚。左梅的中西服裝早由百里製就，長短悉稱身裁，可見百里的用心是很細密的。次晨偕歸北京，太夫人治饌款待賓友。所居是西式房屋布置得很考究，也是百里親手照料的。

百里的故鄉有查夫人是留學回國時迎娶的。以前時代背景不同，男女結合由於父母之命，指腹為婚或童年訂婚，是父親攀交情，母親討媳婦，家族延祀續，而不是丈夫討妻子，所以這是不足為百里病的。

從南下反袁到蔡松坡將軍的死

袁世凱想做皇帝的時候，孫中山、黃克強兩先生在日本，想趁他帝業未成推翻他。根據兩先生二次革命失敗的經驗，知道袁的勢力在北方及腹地數省都很雄厚，想找僻遠的省區做倒袁的根據地，尤其看中了雲南。

百里的拜門學生李小川在克強先生的身邊。那時候蔡松坡被袁用調虎離山之計調到了北京，住在西城棉花胡同，百里住在東城錫拉胡同。這兩個好友碰了頭，常在一塊兒密談軍國大事。蔡在雲南的潛勢力還是很大，與之傳遞消息的人就是那時的參政貴州人戴戡。百里的另一士官學友張孝準也在東京，是克強先生的座上客。孫、黃兩先生與張商議，決定派李持張的密函到北京見蔡和百里，策動討袁的事。

袁的間諜密布全國各大鎮，對袁口中所指的亂黨防範得很嚴。各省大捕黨人，殺黨人越多的疆吏越受袁的寵愛。民國四年八月李託詞請求恢復留日官費到了北京，先去見百里，百里介紹他見公府軍需處長唐在禮，爲他進行官費的事，暗中介紹他單獨去見蔡。李按址找到了蔡公館，看見大門口站着一個着雪青紡綢衫的瘦長漢子踱來踱去，問他是來找誰的，李說：「找蔡將軍。」那人把他引入內室，低聲地問：「你是李小川先生？我就是松坡呀！」

蔡看過了張的信向李說：「你回去告訴潤農（張字）他所談的事我完全明白了。你見百里的時候，你要他向人說，我和你兩人未曾見面。」李退了出來把蔡的話告訴百里，百里說：「這樣說豈不應了？」「此處無銀三十兩」的笑話了嗎？最好別人不問及我們也不提及。」李由北京回日本的時候，向在日同志們說：「蔡將軍誠然機警，可是百里先生更機警。」

這是討袁聲中一段不重要的插曲，我爲什麼要寫呢？第一，蔡與百里早有討袁的決心，不是局外人理解得到的；第二，證明袁的特務工作厲害，密布在所謂可疑份子的周圍；第三，激烈黨與溫和派合作爲討袁聲中各黨各派的大聯合。

蔡知道袁的耳目多，一個自律很嚴的人忽然變成了聲色自瀾的風流客。他祕密離北京的那天，梁任公派老當差曹福（天津人）代他買了一張三等票，直待他化裝上了車，才把車票交給他。行前蔡與戴戡、陳敬銘各着大禮服合攝一影，留作不成仁卽成功的最後紀念，此照現存於松坡圖書館。

曹福在車中與蔡裝做互不相識的人，一路護送到天津，下車後驅車赴意租界訪梁，晚間下榻於日租界同仁醫院。蔡與袁未破臉，到津後仍以養病爲由電袁辭職，袁是老於做戲的，明知黃鶴一去不返，還想派蔡的好友百里赴津勸他回來。百里將計就計，到津後在得意樓旅館和蔡談了一整夜的討袁軍事計畫，蔡請他仍回北京探聽袁的虛實。百里回京後向袁報告：「松坡未知去向，在津未曾找到。」

張孝準從日本到天津來迎蔡，卽相偕化裝東渡。蔡的行李箱有文憑、勳章、特任狀等件。蔡把箱子交

給張，並預寫明信片多紙都是寫給袁的，囑張旅行日本各處，到一處便投下一張明信片。袁雖老奸巨猾，因不時接着日本地名不同的蔡的明信片，以爲蔡仍在日本。日本特務很有名，檢查行李時亦疑張爲蔡的化名，而不知蔡已化裝經香港、河內往雲南去了。

那時候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暗中做着袁的後台老闆，凡有黨人及反袁派經過香港的多被港當局留難不得行。蔡由日本啓程的時候，爲避人耳目起見，命李小川遲行一步，隨後由張繼介紹李化裝爲日本人隨着日本新領事到雲南，故能沿途無阻。蔡到了昆明，滇督唐繼堯雖表示歡迎，內心却遲疑不決，他手下軍人都是蔡的舊部（連他自己也是的），且都傾心於蔡，不從蔡討袁是辦不到的，討袁又怕袁的勢力大，倘袁的帝業告成，有誅九族的危險。蔡恐遲則生變，便告以袁的大將馮國璋同情反帝運動，唐將信將疑。實則馮是個首鼠兩端的人，同樣沒有決心。馮爲人疏懶糊塗，梁任公託馮的祕書用江蘇督署的官電打電報打到雲南督署轉致蔡，馮本人不知道這回事，蔡以此作爲與馮通謀的證據，促唐當機立斷，唐的討袁決心才下了。

李到昆明時蔡已出發督師。唐想留李在後方，李說：「四川方面我的熟人很多，劉存厚是我的老同學。我到四川對前方軍事必有所裨益。」唐乃不便留，派爲慰軍使入川。到川後改任蔡的軍事參議。

一天百里從總統府回來，向夫人祇說了一句話：「我明天就要動身了！」當晚他一面喝啤酒，一面在燈下寫信，一連寫了五封信，精神感到萬分疲勞，看錶已是深夜兩點鐘，便解衣睡在床上，翻來覆去不

能成眠。夫人回憶他以前在保定軍校的時候也是在燈下喝酒、寫信；近來百里的情緒不寧，好像時刻提防有人尾隨他暗算他，他的師友門人先後出京都做了現政府的反對派，且常有鬼頭賊腦的人躑躅門牆之外，這一切都使夫人很耽心。百里體貼夫人無微不至，堪稱標準丈夫，但對政治主張和國家問題他絕口不談，夫人也從來不問。當晚夫人也一夜不眠，天色剛亮時夫婦倆都從床上爬了起來。

百里把寫就的五封信留給夫人說：「我到南京就有電報來，那時候我已脫離險境了。你接到我的電報後，就把這幾封信發出北京倘有亂事，你不妨到東交民巷暫避，隨身細軟早點預備好，我留二百元作家用。」他將往何處，所謀何事，有何可能發生的危險，何日再相逢，都沒有半個字道及，而夫人絕不類尋常兒女問長問短，亦無依依惜別之情。百里離家時夫人親自爲之啓門，家中無一人知。天亮後家人都來問，夫人祇淡淡地說道：「他約朋友一大早就逛十三陵去了。」她自謂生平不說誑，這就是破例的一次誑語。虛情僞態乃人事之常，無論任何人都不能擺脫作僞的環境，所以終身不說誑是人類絕對辦不到的。

百里從東門出城，騎驢到廊房，購三等車票到天津，即轉車南下。這是與梁、蔡預約的一個步驟。到南京果然有電報來，夫人按照他的錦囊計發出五封信，是留給袁勸他及早回頭取消帝制，並請徐、段諸人對國事多所負責。

百里的家庭生活，在一門雍穆之中却不無寂寞、單調的色彩。左梅初來北京的時候，向太夫人行三

鞠躬禮，太夫人不懂日本語，不好說什麼，祇笑着點點頭。左梅對中國的風俗、人情都不慣，像西式房子、西式傢具、吃的東西太油膩之類。百里進以火腿、鹹菜，她才能略略下咽。百里爲公府八參議之一，每早八點入府辦公，下班後應酬很忙，晚八九點才能歸家。這漫長的白晝中太夫人還有幾位老太太陪着打牌消遣，左梅一無所事，祇能遞茶、奉烟、削水果，聊盡招待之責。因言語不通，祇能裝啞吧，做手式，一切都感到相當的困窘。太夫人出外訪友，她才然一身靜坐斗室，看書看久了太悶，想訪友又無友可訪。日本女人是終日勤動的，她以蒔花及室內清潔工作來消磨她的光陰，且無師自習縫紉，不久能自製棉衣。

百里向他的新婦訴窮：「一件事說出來你不會不高興吧，我不但沒有錢，還負了幾千元的債。」左梅向丈夫瞪了一眼：「我聽說中國出洋的留學生回國來就能做大官，做了大官就能發大財，所以外國女人都想嫁給中國留學生。你這個雙料留學生何以這樣的窮，不怕你的外國太太生氣嗎？」

「我曉得你不會生氣才敢於娶你，才敢於把真情說出來。」百里先把一頂高帽子給她戴。「我沒有從外國學得升官發財的本領。莫說現在窮，將來亦不會富。你如果要生氣呢，恐怕一輩子也氣不了。」百里每月給她家用費二百元：「多了是你的，少了我亦不管。」那時候生活費很低，他們又沒有一個孩子，夫人從小養成了勤儉的習慣，除家用外每月還有一筆盈餘。後來生活費漸高，孩子們先後出世，應酬又逐步增加，二百元的定額從來不加多，百里也從來不過問。左梅初則以往日之所餘補今日之不足，既而貼補一空，乃採取量入爲出的新方針，將二百元分爲五包，每包四十元，每六日用一包，用完了不

許透支分文。

婆婆打麻將消遣，左梅對此道漸感興趣。中國人說起打牌來無人不詆為惡習慣，却很少有一家人不打牌。左梅的打牌哲學第一認為是應酬場中不可少的工具，借以多認識幾個友人；第二借以學習中國方言、習慣和風俗；第三借以磨鍊個人的修養，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她又學得做中國菜是從同居的張夫人學得來的，張就是百里的好友曾任軍校教育長的張耀亭。

一次百里因病發着高熱，左梅不敢就寢，坐在椅子上打着一夜的盹兒。太夫人半夜起來躡足偷窺了這一幕，仍悄然回到自己的房裏。婆媳同居凡三月，太夫人苦寒想南歸，動身前把這幕告訴百里，且嘉獎左梅說：「我知道你的心眼兒好，放心把我寶貝的獨養子託付你。」這時候夫人已略略懂得幾句中國話了。百里送母到天津上了船，越兩宿才回北京來。從此家庭間的空氣更枯燥，百里便提議兩人合請一位法國女教師教授法文，每逢星期日停課，陪着她玩耍一天。百里的法語素有根底，左梅學來學去祇學得幾句普通應酬話。她所盼望的是星期日快些來，來了便有並肩共影之樂，而無顧影蕭然之苦。

蔡松坡是他們家中常來的客人。一次談到深夜，彼此關起門來切切私語，從此便不再見他的面了。（祕密離開北京。）隔了幾天，袁命百里赴津迎接蔡，百里隻身走回來，從此袁對百里也起了疑心，常以便衣偵探相隨。蔡到昆明的時候，也就是百里振翅而飛偷偷離開北京的時候。

百里留給左梅正金銀行幣二百元，此去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逢，左梅不向他說半句請益的話。當

晚左梅故示鎮靜，偕族姪到東安市場看梅蘭芳的戲。但從此她却惴惴不安起來，夜間聽得風吹草動便披衣起來巡視庭院，怕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她略略知道袁世凱做了皇帝，中國許多有骨氣的男兒不讓他做皇帝，她的丈夫和常來她家的蔡先生都是幕中人，但她從不向人提及這回事。

二百元無論怎樣善於支配，過了一個月就用完了。她變賣傢具，退了租，住在一位本家的屋子裏。這時候左梅在北京過着孤寂拮据的日子，四川却正在演着石破天驚的大會戰，不久袁的帝制取消了，他命重武將軍周駿與川軍師長劉存厚合力驅逐陳宦以報背恩反噬之仇。陳本來是袁的心腹，早已通款於蔡，周便假口陳勾引滇軍侵略四川，舉兵向成都進攻，駐重慶的北洋軍曹錕暗做他的後盾，這是袁借尸還魂的一道毒計，想利用川軍趕走稱兵獨立的陳。

陳果然被他們趕走了，袁不久也氣死了，但川軍如仍堅持地域之見與蔡所統率的滇黔軍爲敵，那是西南內部的自亂，將與北洋派以捲土重來之機。這時候李小川以老同學的交情勸劉存厚勿助周，讓蔡趕走周，再迎護國軍（滇黔軍）入成都。川局大定後，李赴瀘州迎蔡到成都來，蔡電促百里快入川，共策川局善後。

百里由北京到滬後，曾應梁任公之召赴廣州。梁是兩廣都司令部的都參謀（參謀長的變名，實在是最高幕府。）任百里爲出師計畫股主任。他提議以拿破崙的突擊戰略出湖南，其言未被採納，後來國民革命軍就是採取這戰略完成北伐初期之勝利的。

百里由粵回滬計畫入川。他派他的老家人李爺到北京迎接夫人來滬，同居四川路德國飯店，這時候距百里出京之期已有二個月了。同日太夫人從硤石來探視兒媳，其神態之間流露着一股早日抱孫的熱望，口未言而左梅早已識破。本來婚後不育在舊時代是婦人七出之條的一條，左梅既嫁了中國人，就該尊重中國的禮俗，她無形中好像她自己犯了一道罪，怕見婆婆的面，不知怎樣才對得起她。

百里想送夫人回日本新瀉縣小住，給她四千元為購鑽戒之用。百里的用心是：「我知道你能夠安貧。可是你第一次歸寧，倘母族因你嫁得窮軍人而輕視你，我怎樣問心得過呢？」左梅則不以為然：「要面子是東方人的一件壞事，往往弄出要面子反失面子的事來。此款儲為家用，你的美意我願嵌之心坎，而不願套在指頭上。」

左梅上船後，百里化裝帶李爺由長江入川，在南京靠岸時一度受過軍警嚴密的檢查，過了宜昌才入坦途。原來北洋諸將擁袁反袁雖各有不同，袁死後他們還是一個系統，又團結起來對抗異己的西南派。無論蘇督馮國璋和鄂督王占元都是同一的心理。百里到重慶後，有時坐着拉繆的小木船逆流而上，有時坐着山橋打着火把夜裏趕着黑路，常常墜落在田坑裏，備受一路的辛苦，才由川北到了龍泉驛。他一看見蔡，和他同吃酒釀蛋花的時候，就知道蔡的病象已深，這位手扶民國的偉人隨時都有好花凋謝的可能。

蔡離瀘州時結核菌侵入喉管，嗓音已啞，一切事都是由李小川代辦的。這時北京的新政府任命蔡

爲四川督軍兼省長蔡的病體更難支，想請百里做督署的參謀長暫代督篆，命李爲督署副官長。百里堅欲隨蔡易地療養，願居總參議之名，乃以羅佩金爲參謀長代督軍，戴戡代理省長。

在成都祇住了幾天，就應戴的電約乘紅船往重慶，船首懸有「四川督軍兼省長蔡」的一面大旗。船行萬山叢錯之間，時有川匪鳴號集合想打劫過路的船隻，一看見蔡將軍的旗幟便都悄然收兵，可見蔡的聲威能夠服人。蔡到重慶後就住在戴事前替他預備好的李家花園內，與他過去的敵人陳二庵（陳宦字）設酌互宴。戴的意思想留蔡在重慶養病，好借重他的威望收拾殘局，蔡執意不肯，他離開重慶是五年八月中旬的事。

蔡與百里等乘船過武漢，鄂督王占元親乘楚材兵艦來迎，江中布滿了大大小小的輪船向蔡舟採取包圍的姿式，人人以一見再造共和的元勛爲榮。王在艦上大宴蔡及其僚屬，盛況得未曾有。有深知內幕的人說：「王是袁的寵臣，打倒袁的人就是他的死對頭。蔡舟過宜昌時，岸上有急足送來梁任公『沿途探轉蔡將軍』的加急密電一通，電中僅述一段新聞，不着一字按語，是說上海破獲大烟土案牽涉雲南某要人的貴介弟出川時有私運烟土的嫌疑。本來東下的四川軍人無一人不想私帶烟土，蔡本人雖清白，他病中不能察察爲明，王料定必有販毒的軍人附舟而行，想以歡迎爲名檢查私烟破壞蔡的令譽，以洩袁皇帝的遺恨。這一說初非差無故實之談。」

蔡到上海下榻哈同花園，卽東渡赴日在九州福岡醫院養病。那時左梅在溫泉避暑，接着百里的電

報，就趕到東京與百里相晤，住在東京附近的熱海消夏別墅。百里往來東京、福岡之間頗嫌其不便，乃迎左梅卜居於距福岡較近的別府。日本新聞記者常就左梅探詢蔡將軍病情與中國時事，左梅避而不見。蔡在病院中凭窗看日本飛機演習，病勢從此更見惡化。從前胡林翼站在安慶城樓上，遙見外國輪船鼓輪上駛，履波濤如平地，不覺駭而暈倒。這時蔡內心的痛苦或者與之類似，這樣一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以建立國防外禦其侮為其中思想，乃不幸有奸權竊國之一幕，攘外必先安內，他不得已槍口內向打倒了專制魔王，國人歌頌他的豐功偉烈，他自己祇覺得慚怍痛心。他滿擬內戰終止後專心國防以遂其生平之願，不料病魔纏身，以三十五歲之年死於異國，臨終之前還親見戰爭工具日新月異，由平面而趨立體，他的祖國又不知落後了若干年，所以他死不瞑目，堅囑百里「死必薄葬。」這一巨星的殞落實為中華民國莫大的損失。

蔡的身後事都是百里為之料理的。那時候左梅已有孕，偕百里乘美國輪船返國。太夫人還在上海，一眼看見了兒媳的隆然之腹，臉上不時地泛着笑容，而左梅亦意氣盎然不像前此之踟躇不安了。民國六年二月左梅分娩在卽，夫婦二人由津浦路北上，卜居於北京的奶子府。百里候左梅臨盆，一天復一天，他的神情很焦灼，不知者以為他望子心切，那裏知道西南方面還有大事待他去料理呢！

蔡離四川的時候本有預定計畫，將來他本人主持中樞練兵事宜，百里負責布置西南國防，後者以四川為其基地，川督一席由羅佩金、戴戡代理都是暫局，內定推薦百里督川，以百里的右臂張耀亭為參

謀長。蔡雖不幸凋謝，其在川的部屬還是根據這個既定計畫電促百里南行入川。

百里的長女生下來的第二天，他便乘京漢車往漢口。因松坡卜葬的事到長沙與湘督譚延闓有所接洽，本擬視察松坡塋地後（在長沙對岸的岳麓山）越宿即行，已購就太古公司湘潭輪的船票，因湘中將領多有他的士官同學和保定門人，堅留他小住幾天，勸他改乘次一班的沙市輪，誰想這是他出死入生的大關鍵呢。

他由漢口轉重慶，還沒有聽到一點兒壞消息。由重慶改乘山轎西行，走到山陰鎮看見他的學生李勉堂（名拯中）化裝窮叫化子迎面而來，才知道川中主客之爭已起，戴和張都被川軍所殺，這是離北京後一百天以內的事。

左梅產後不到三個月，北京又有復辟之亂，即避難到天津來。她聽見百里友人林長民等唧唧噥噥地談論一些事，大家面色慘然，她一再問他們，他們都避不作答。其中有一人祇露了一句話：「張耀亭死於川亂矣！」她疑心百里遇難，不禁一慟而絕，半晌才悠然醒轉來。此後她乳水告斷，不能不以牛乳哺嬰兒。不久百里電報平安，梁把這個電報給她看，她才放了心。不久百里回京來任總統府顧問，此後便由事業時期再轉入學問時期。

受百里和蔡獎勵的李小川，蔡在未嚙氣之前保送他晉陸大，畢業後回滇，唐繼堯還坐在一省首長的老位子上，標榜民治之名。李向之建議：「自治應由破除門戶之見做起，先集中一省人才，進而集中一

國人才。以軍事人才論，便有留德、留日、保定、雲南講武的各種派別，彼此明爭暗鬥，乃自亂而非自治。」唐說：「你的話很對，我就先從消除派系入手。」李再進忠告：「您一人的覺悟是不夠的，倘部下的門戶之見不除，仍然拒人才於千里之外。」

唐是個善善而不能用的，改革而不澈底的人。他倡導廢督裁兵，仍是換湯不換藥的假戲。十五年雲南政變後，他對人的疑忌心更重，以其弟繼虞為訓練總監，而以李為副監，繼虞還是李的受業門人。十六年雲南將領反對繼虞，才以李承其乏。後來唐被迫下野，一會兒胡若愚為主席，一會兒龍雲從囚籠裏逃出來，雲南真到了自亂的階段，而李亦從此無用武之地了。

研究學術的黃金時代

百里自松坡死後，情感上固難忘，事業上更受嚴重的打擊。他掛着公府顧問的空銜，所謂居閒曹，嚼冷羹，以有用之才，無用武之地，歲月蹉跎，不免撫髀興嘆。他不敢把這意思向夫人說，明知說亦無益，徒然惹起夫人的憂煩，可是夫人早已窺破了他的隱衷，便用種種方法來安慰他。

左梅提議把準備買鑽戒的四千元購買房屋一所在長安作久居計，百里自無不同意之理。他們搬進北新橋鍋燒胡同新居時，百里欣然說：「我現在居然也是個有產階級了。」左梅笑着說：「古人有金屋，我們這屋子可名曰金剛鑽屋。」購屋實價三千九百五十元，尚餘五十元留作其它用途。

百里曾向夫人說過，他不但無錢，還欠銀行五千元的債，是由朋友做保借來的。左梅主張分期拔還：「欠別人一天的債，我們一天就覺得不安。不怕窮，祇怕欠。今後宜撙節家用，了此一筆舊債。但我們不可要不正當的錢，否則良心上的負債更難安。」

公府顧問月支津貼四百元，百里收入稿費每月約達百餘元。百里照例每月以二百元交夫人爲家用，五十元寄給太夫人，五十元留以自用，夫人也照例將錢分作幾袋裝，某袋付米菜錢，某袋水電費，餘則爲招待客人及雜用。雜用費用完，客來了也不見，有電話也不肯去接，至多說一聲「下月再見」，非敢杜絕交游，實在是怕寅支卯糧的緣故。夫人在北京前後住過十五年，在鍋燒胡同就住過十二年，百里給她

的生活費都是刻板式的，每月從未超過二百之數。那時的生活指數雖不似今日的一月數變，却也是上升的機會多，從前人口少、物價低，用之還有餘，後來孩子們一個個出世，應酬步步繁，所以一天不了一天。百里曾任將軍府將軍月支二千元，看起來數目相當大，但是北京政府鬧窮常常欠薪不發。將軍府是北政府位置下台或失意軍人，讓他們有冷板凳可坐，冷飯可吃，免得他們在外面興風作浪危害政府的，就像後來的軍事參議院參議一類的官一樣，政府當前急務是籌發軍餉，對這個駢枝機關初無重視之意。百里初尙能支薪八百，不久減半爲四百，後來折扣愈大，每月尙不足三百元，而公府顧問的津貼已在兼差不兼薪的原則下一筆勾消了。

人類的命運原沒有絕對的幸或不幸，估價各有不同，政治或經濟的失敗往往却又能促成學問及人格的成功。自民六以後百里政治的出路愈窄，學力的成就愈大。這個困頓時期從學術立場來看是他的黃金時代。我把各人對他的批評擇要寫述於左：

李小川說：「中國軍事由老粗掌兵到現代化的階段，由文人指揮而專門家（軍官學生）指揮的階段，有一人焉，對中國歷史文化富於研究，對世界潮流洞若觀火，見得到說得出，眼、耳、腦、筆並用而能綱舉目張的，恐怕祇有百里先生一人了。百里先生天才豐富，情感熱烈，爲中國建軍的唯一人才。他一生名望很高而一生不得其用，這不足爲百里先生悲，實在爲中國前途惜。就百里先生個人來說，惟其不遇其時，所以能以其暇日在國內研究學問，在海外考察軍事兼及政治、經濟、外交、文化諸大端，不時地注射新血

液，不使他本身的學力停滯於一定的階段。中國學問本是籠統的、散漫的，百里先生能夠分晰起來貫串起來，他的成就一半建築在天才上，一半建築在研究上。」

張君邁說：「百里的治事的精神我知道的不多。其治學精神我所佩服的是他讀書必有新見解，且能得其要點，非過目不忘的人所能及。」

錢均甫說：「百里主張戰鬥與生活一致，軍事與經濟不可分，真是千古不朽的名言。他一生不停地讀（吸收），不停地想（理解），不停地寫（發揮），無論政治、文藝無所不好。嘗在友人處借閱德國人所譯的沙翁集，德國人自詡譯文比原文好（沙翁國籍迄今尚在爭論中，英國人自然說他是英國人，德國人和意大利人也爭爲己有。）他窮一星期之力把全集讀完，至於廢寢忘食。讀書真是他一生的第一嗜好。其第二嗜好爲與人談話。凡研究真理，往往力思不得而在與人言談之中無意得之，所以與人多作有益的談話的確勝讀十年的書。他談話能夠提示要點，融會各項問題，這是他才力過人之處。」

劉文島說：「百師爲戰術及戰略專家。一種情報之來，最苦的是找不到解決它的方案，而百師能夠立刻找得到。……中國治學者有『博則不精』一語，實則軍事與文學相通，文學與美術相通。文學價值不在文字而存於思想，文學思想不脫哲學思想，所以條條路都是相通的，祇有天才者四通八達能夠做到『一以貫之』的境地。……百師命我譯『新軍論』（商務版，）他說這是近代的一大事業。他服膺民主主義的瑞士軍制，對此詳加指點，這足以表現他的和平性格。他爲人採取中庸之道，臨大事却

有着一顆堅定的心，遠之如長軍校時以一死明責任，近之如抗戰必勝的信念都足以表現他獨具的風格。」

我對他也有一段批評：「他不僅爲中國唯一的軍事學者，且對政治及文學無不富於天才。他腦子裏裝的東西實在太豐富。大凡絕頂聰明的人，對學問不肯下刻苦工夫，惟獨他絕頂聰明而具有無限的求知慾；大凡極有學問的人，往往恃才傲物，惟獨他虛懷若谷，人有一技之長或一得之知無不爲之狂喜贊美極提攜獎進之能事。他讀書孜孜不倦，談話娓娓不倦，這或者是他致疾而不能永年的原因。他所作育的學生有些在北伐過程中建過功，有些在這次抗戰中立過偉跡，他對國家的偉大的貢獻，對中華民族近代史有重大的影響是了然無疑的。……今春奉召回國後，他常在各報撰文堅持『抗戰必勝』信念，其作風生動而有力，語調簡單而透澈，不啻長夜中的一盞明燈，其影響於各將領及全國青年之心理者甚大。他雖不幸未及睹最後之勝利而死，他的精神是永遠不滅的，對民族心理之建設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此文載1938年十一月八日上海新聞報，爲悼百里先生之作。後來有人採入「百里先生文選」，將鄙名易以甘乃光，大概因該書所載皆當世達官貴人之文，故有此張冠李戴之舉吧。）

以上這些論調多屬於稱頌百里的。當然百里爲人也有若干弱點，不過以上所舉的優點，凡是曾親炙百里的人們無不引爲定評。

有人指百里爲研究系，實在他是個無黨無派的人物，但與梁、蔡的私交很深。梁自戊戌政變後亡命

海外，看起來像是鬱鬱不得志，他的聲譽及潛勢力比前更大，都是由他的一支筆桿造出來的，尤其自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自命為識時務的各省督撫多奉梁為先知先覺而與之暗中聯絡。民國成立後，梁回國辦報，所辦庸言報及他主編的大中華雜誌，凡有關軍事的論文都由百里執筆，而百里的軍事學者之名大噪。

梁反對變更國體是他生平一篇最得意的文章。打倒洪憲由他的門人蔡松坡發動，他自己亦曾冒險預其事，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袁死了，松坡將軍也死了，這個曇花一現的好夢，把他仍舊帶回漆黑一片的前途。剛巧有對德參戰的一幕，他與北洋新首領段祺瑞結合，文字上鼓吹參戰最力，看上去又有死灰復燃的可能。不料以此演成府院之爭，張勳那個傻瓜乘機鬧起復辟來，段又握着東山再起的機會。段的討張檄文又是梁的另一篇傑作，復辟消滅後梁所領導的研究系隨段上了台。

段在北洋派有剛毅廉潔之稱。他不想做總統，更不會做皇帝，是了無疑義的，和這樣的一個人物合作，看起來這路線是很對的。那時候研究系盛極一時，段內閣中坐了五把重要交椅：汪大燮的外交總長，湯化龍的內政總長，范源濂的教育總長，林長民的司法總長和梁的財政總長。不過梁知道靠別人的槍桿子維持自身的政權總是沒有基礎的，還想席蔡的餘蔭在西南自建武力以為政治的資本。這時候就有百里到四川和戴戡被慘殺的事，梁的一線希望又成泡影，研究系要角還是政治舞台上的寄生蟲。百里回到北方後，他的老師陳仲恕做財政部的秘書長，和他很接近的許多人物都做了政界紅人。

他如果在外洋學得升官發財的本領，官與財都有俯拾即得之可能。不過要做能做事的官，合乎他本人志趣的工作，像過去的軍官校長一樣，不是當日手握大權的段所能允許的。過去他和段有着一段不愉快的里程，段自居為北洋派正統，不信任與他無歷史淵源的南方人比老袁更甚，怎肯把利害切膚的建軍工作擱在不相干的人的肩上，乃以公府顧問的空銜羈縻他，像羈縻其餘的失意軍人一樣。

「你閒着沒事做，不如先解決你個人的生活問題。」梁見他實在窮得無聊，想位置他一個肥缺如關監督之類。百里對此不感興趣，推薦他的朋友林攝做塞北關監督再向林推薦他的學生劉文島、李拯中做關署裏的職員。他自己一面辦松坡圖書館，一面譯書自遣，德文本「執分論」（商務版）就是在這時候譯成的，是他第一次問世的長作。

松坡逝世後，梁在上海用公款購買房屋一所，顏曰「松社」以留紀念。張君邁等到上海時下榻於此。該社附設松坡圖書館，規模尙未具備。不久北京政府建議在北京設立松坡圖書館，以十萬元購楊守敬藏書為基本圖書，梁便結束上海松社，變賣房屋並把存書搬到北京來，合併成立一個大規模的松坡圖書館。梁自任館長，設總務、圖書兩部，前者由蹇念益負責，後者由百里負責。蹇是研究系的內幕人物，自清末至民初都與政治內層有關，胡適之曾請他寫自傳。百里忙於寫作，命他的姪兒復璉（字慰堂，現任中央圖書館長）幫助他整理目錄。梁在北京辦有讀書俱樂部是個變相的圖書館，現在也合併於松坡圖書館。該館館址在石虎胡同，原擬在此籌設財政金融討論會、國民外交協會兩個機構的，現在這兩塊招

牌也都卸下來了。

民國六年是中華民國多事之一年：張勳復辟失敗後，段恃功而驕（實在是他做成的圈套以便他自己再上台的），繼承了袁的衣鉢執行所謂武力統一政策，先向川湘兩省開刀。他製造內戰便不得不乞靈外援，不惜犧牲國權向日本借款購械，以此引起了一部國會議員的憤慨，紛紛南下在粵召開非常國會，推舉孫中山先生爲大元帥（段下令緝孫），又因湖南易督問題引起了湖南將領劉建藩、林修梅等的昌言獨立。研究系反對西南用兵，但它是政治舞台上的裝飾品，段那裏肯聽他們的話，他們也覺悟到這次被段利用像過去袁利用熊希齡的名流內閣一樣。

北洋派爲兩雄爭霸之局，段主戰，馮（國璋）便主和。馮自己不好出面，命他的黨羽即所謂長江三督者結爲主和陣線，嗾使在湘的前方將領王汝賢等停止戰鬥行爲。這一來段在川湘的兩個主將——吳光新和傅良佐——都不幸做了逃將軍，影響到段內閣倒台，梁、湯、范、林等亦隨之而倒。

段不甘從此罷手，仍勾結北洋將領與馮鬥法，七年三月他又以壓倒的優勢再登台組閣，繼續其武力平南的政策。其時西南內部也發生分化，桂系逼孫下台，另組以政學系爲中心的軍政府，與馮所領導的直系暗中聯絡，以打倒段所領導的皖系爲雙方共同的目標。此時南與南鬥，北與北鬥，而南北又各有暗通聲氣的一條外線。

段打內戰打紅了眼睛，索性投入日本的懷抱，想借外力壓倒國內的「敵人。」日本利用這個機會

視中國爲其附庸國，公然向北政府提出共同出兵西比利亞的要求。這就是若干年後日本強迫中國接受所謂防共協定的先聲。中國智識份子看見段倒行逆施，實在忍無可忍，遂有七年五月十三日全體留日學生罷課回國反對媚日外交的一件大事，接下去又有五月二十一日北大及各專校學生向公府請願廢止中日協定的一場風波。這兩舉皆有其承先啓後的作用，前者爲清末留日學生因日俄戰爭請願勿以中國爲戰場的餘緒，後者乃民八五四運動學生打倒賣國賊的先聲。

段下令改選國會，硬逼馮下野，卵翼他的工具徐世昌繼任傀儡總統。徐是個外柔而內剛的老陰謀家，後來也不堪段的頤指氣使，逼得他暗中走着馮所走的主和路線，所以民國八年國外有巴黎和會出現，國內也有上海和會產生（南北和議）和平之聲高唱入雲，但是骨子裏是貌和心不和的「鴻門宴」。

梁與百里諸人就在這時候出國作歐洲大陸的壯游。他自建武力的計畫不成，不得已依傍別人的武力上台，上台後不受人的重視，徒然塗染了一種可恥的色彩，而結局還是免不了陪着別人下台，像做了一場春夢的一樣。他覺悟與其致力於政治的盲目鬥爭，不爲改弦易轍仍回到思想及文化的老路線來。這次出國對百里的思想和學力也有深切的影響：過去百里所看見的是舊的歐洲和軍國主義的德國，而這次德國是崩潰了，歐洲民主主義抬頭，無論政治、經濟、軍事都改了個樣子了。

歐游返國後的五四運動和聯省自治運動

松坡死後，梁最看得重的門人文的爲范靜生（源濂），武的就是百里。梁雖懂得日文，却還有詞意不明的地方，對蟹行文字則全然爲門外漢。百里的日、德文都很好，英、法文也有相當的根底，梁在譯文上常請他作顧問；關於軍事材料和發表軍事論文更是少他不得。尤其重要的是軍事方面，松坡一死，梁的建軍工作受了致命的打擊，一線希望就寄托在百里的身上了。

梁自戊戌政變失敗，早就覺悟到從事政治運動非筆桿和槍桿並用不能爲功。他盡力幫助松坡和百里進士官學校，就有培植軍事人才之意。那次加入段內閣，徒然做了依草附木的寄生蟲，轉眼之間段倒了，他又失所依據，所以下台後他發誓不再談政治，此後欲專心致力文化工作。可是人類爲政治動物，一息尚存，豈能忘情於是，何況梁在政治舞台上翻了數十年的筋斗，任他如何替自己解脫，別人都曉得不是他由衷之言。百里一度長軍校，門弟子滿天下，尤其在川湘兩省中下層軍事幹部最多。這時候早期的士官生因清末練新軍的一段過程，一個個都已爬到了高級將領的地位，中級以下便由保定軍校學生來補充。內戰打得愈勤，軍官升遷得愈快。百里雖無造系統之意，梁却未嘗不想集中軍校生的力量，做他未來的政治資本。後來果然有「士官系」「保定系」這類的名稱。軍校傑出人才唐生智爬得最快。梁之視唐也像康有爲之視松坡一樣，希望小門人替太老師在政治活動上撐腰。

梁出國多，義為歐洲考察團，團員皆一時人選，如劉崇傑外交、丁文江工業、徐新六經濟、張君邁政治、百里軍事，都是各有所長的。他們一行於七年十二月啓程，所乘為日本船橫濱丸，這艘船頗有來歷，前年倒洪憲的時候，梁乘此船躲在煤艙中到香港，這次上船一看，煤艙已改作理髮室了。百里與梁同一室，梁請他主持考察團的庶務。時在第一次歐戰之後，海運尙未暢通，這不足一萬噸的老太爺船走了四十五天，於八年一月二日才到倫敦。在英國約住一星期，即趕到巴黎觀光一月十八日開幕的和平會議，他們這個考察團實際就是中國出席和會代表團的諮詢機關。

百里對德國之失敗有一抽象的結論：「軍閥之為政，以剛強自喜，而結果必陷於優柔而自亡。」他們在巴黎住在中國使館附近的先生街，每晚必舉行餐談會討論中國應當提出和會的各種問題，以備中國代表團參考。這次和會顧代表少川（維鈞）以口齒伶俐在國內外初享盛名，他追求黃女士的戀愛史也是在這時候成功的。梁初次到歐洲來，像劉姥姥初進大觀園，對歐洲藝術、文學、哲學、歷史、政治、經濟、軍事無所不好，而百里研究的精神與好奇的心理恰恰與梁相同。梁對歐洲文藝復興史深感興趣，自己出題目請法國名流演講，百里記下來，便是後來在商務出版的「歐洲文藝復興史」（共學會叢書）梁為之作序，動起筆來像長江大河不能自制，序文比原書的篇幅還要冗長，梁不覺自己失笑，即以原稿改成「清代學術概論」一書，另寫短序交百里發表。

百里又翻譯黑格爾的學說，此外還寫成裁兵計畫和精兵主義兩文都在商務發表。他早年留學德、

日時醉心當時的軍國主義，這次到歐洲來，思想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主張寓兵於農，戰鬥與生活一致，尤服膺於瑞士的民兵制，這是根據專制與民主的蛻化，跟着時代之演進而然的，他的學力不停滯於某一階段，便由於好奇、研究、進取、創造的各種心理而來。

八年三月六日考察團一行由巴黎出發，參觀戰時遺跡，由馬侖河經凡爾登入洛、亞兩州，折而至萊茵河右岸聯軍陣地，再取道比利時循着繆司河穿過興登堡線，於十七日回到巴黎。戰後的歐洲是遍體鱗傷的歐洲，過去的繁榮都被砲火吞沒了，代之的是一片荒烟蔓草，點綴着無數的新墳，墓中人過去的冤親和種族之見到此也一筆勾消了，大家靜靜地躺在繁密如林的十字架下，做了千萬年同穴的鬼友。

歐洲到處無旅館，火車斷斷續續，私人旅行是不可能的。法國參謀部以考察團一行都是中國的名流學者，特地派官吏護送隨行。凡爾登斷壁頽垣，荒涼一片，地面都是水坑，也許像今天的衡陽、桂林一樣。砲台穴建築在地下，最深處距地面有達數十丈的，下有教堂、音樂廳、消費合作社種種。這些戰時設備給百里一個有力的刺諷，就是文明國家雖在存亡呼吸之頃，對士兵的待遇和個人的享受，那件事不盡量地照顧到！他又意識到我國軍閥把個人的政權建築在國家的武力上，驅一羣無教練的傭兵，受着非人的待遇，替他們做着成王敗寇的迷藏戲。百里的「生活與戰鬥一致」的見解就是從這時油然而生的。

法國政府頒給凡爾登砲台一枚勛章，各國政府也紛紛贈以勛章。我不禁聯想到長沙未拆城時，黃道門城樓上一尊舊砲，因為打中了太平天國的驍將西王蕭朝貴，清廷給以「紅毛大將軍」的封號，不

料外國的作風也與之相同的。砲台旁有兵器陳列院，都是德軍遺留下來的鋼盔、軍服、砲彈和指揮刀。

參觀比利時的列日砲台時，守砲台的兵將祇剩得最後之一人。這人向百里等談述戰時的回憶，德軍怎樣的進攻，砲台怎樣的回擊，談到當時最緊張的一刹那，他的眼光中迸出怒火，語調顯得激昂，指手劃腳地描摹兩軍肉搏的姿式。百里都在日記上記載下來。

他們順帶游過瑞士的少女峯，走到半山腰裏，空氣漸漸稀薄，百里的面色泛白，證明他的心臟是不健全的。梁却鼓着勇氣，一口氣爬到山頂，但也累得神疲力竭，喘得連話都說不出來。百里少年時代寢後觀書，風寒侵入腕骨，不久心臟也受了嚴重的影響。他後來就是患着心臟痺麻症死的。

那次他們一共游歷了十個月，仍由倫敦乘輪回國。所引以為憾的未到過美國，也未到過革命後的蘇聯。梁在國外購有書籍萬餘冊，回國後著有「歐游心影錄」（商務版）一書問世。百里回家時又添了一位女兒就是現在負盛名的女音樂家蔣英（排行第三）。夫人向他訴說懷孕時宅中鬧鬼，鬧得舉家惶惶，但是她從來沒有看見過鬼影，也沒有聽過鬼聲，所以一點兒不怕。百里把剩下來的大興土木，鋪地板，裝水汀，闢浴室，合計用去了二千餘元，便成爲一所有新式設備的房屋了。

住宅修整後，梁常常跑過來打八圈衛生牌，倘逢三缺一，梁便請出「女將軍」來湊一角，梁呼左梅「女將軍」而百里在巴黎時也有「美術將軍」的雅號。百里遇事有興趣，恐怕打牌是他興趣最少的一件事，雖偶一爲之，無非「陪太子讀文章」而已。

時值五四運動之後，這運動帶來的曙光是由打倒賣國賊進而打倒讀死書的書獃子，以古文鳴世的林紓、嚴復之流，這時候都還有抱殘守闕的精神，死守在舊的壁壘裏，作新文化運動的絆腳石。梁自清末以來無形中領導文化運動垂數十年，這時候也跟着羣後生小子跑，屏棄文言採用白話，總算趕得上潮流。他歸國後的第一部書「歐游心影」便是用白話文寫成的。

五四運動的發祥地是北大，研究系與這股暗流早有合流共趨的跡象。張東蓀在上海主持時事新報，藍公武在北京辦國民公報，陳博生辦晨鐘報（晨報前身）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前驅。有一支插曲：衆議院議長湯化龍有祕書四人，除陳博生、李大釗、霍儷白外，餘一人忘其名。後來李做了一篇描寫大家庭生活的小說：這一家有三位少爺同愛着一位侍女，大少爺吃喝嫖賭無所不爲，二少爺是個安分守己的人，想改造家庭而缺少勇氣；祇有三少爺想脫離家庭實行革命。侍女對大少爺早已厭惡，對二少爺雖有意而嫌其不中用，最後跟着三少爺跑了。他所指大少爺是北洋派的化身，二少爺自然是研究系的寫照，而三少爺當係影射國民黨或共產黨而言。那位侍女也許是李的自況，他後來脫離研究系而爲國共兩黨的跨黨份子。

梁由歐洲歸國後，研究系還是有組黨的動機，最有興趣的是丁文江、張君勱兩人，想以胡適之作橋梁打通北大路線，表面不擁戴一個黨魁，而暗中則以梁與蔡元培爲其領導人物，以文化運動爲政治運動的前驅。但是張東蓀反對這個黨教合一的祕密計畫，此議遂被擱置。組黨雖未成功，却未嘗不是現在

民社黨的遠影（後來張君邁辦政治大學的動機也在此）而兩張分家早已種因於是時了。

梁有感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想肩起這面大旗來在中國大吹大擂地幹一場，其理想目標有二，即一面整理國學，一面灌輸西洋新思想及新學識，融會起來確定中國的文化路線。老實說，中國經過一次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後，風靡一時的新文化運動尙缺少一個中心機構，他想賈清末民初的餘勇，對於介紹與批評的文化中樞工作，大有「舍我其誰」之概。後來他未能達到這目的，也就是二少爺失戀的必然的結果。

他有推進新文化的三個機構：（一）讀書俱樂部，後與松坡圖書館合併；（二）在北京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內附設共學社，搜集政治、經濟、軍事、文藝各種文稿，交由商務出版叢書；（三）與蔡元培、汪大燮三人共同發起講學社，預定每年請一位馳名國際的學者來華開一次講演會，推汪為招待會的主持人（他是外交家）。（一）（二）兩者都由百里主持，講學社的總幹事也是百里。所延名人有杜威（北大請來而由講學社轉請的，胡適之任翻譯）、羅素（趙元任譯）、太戈爾（徐志摩譯）、杜里舒（張君邁譯）等。

同一時期百里主編的「改造」（中華出版）就是張東蓀、藍公武合辦的「改造與解放」的後身，執筆之士有丁文江、張君邁等。百里的文章散見晨報及時事新報，不喜用真姓名，「改造」的短評多為其手筆。他命劉文島譯「新軍論」（共學社叢書之一）也在這個時期。原來劉留學法國是考察團

游歐時百里把他帶出去的，大家在海天深處彼此戲謔起來，都笑百里和張君邁各有一個「拖油瓶」張也帶了一位姓毛的。百里寫作很忙，常命劉代他「填虧空」劉就是當年軍校鬧風潮最露鋒芒之一人。

這時候國人苦於內戰，湧起一片裁兵廢督的呼聲：「兵是老百姓出錢養活的，讓老百姓活不下去的也正是他們！」「兵是用以對外的，現在却用以對內！」以國家豢養的軍隊，供個人爭權奪利之私！若干軍閥看見全國都罵兵，便也順應潮流高呼廢督裁兵，可是若廢到他們的頭上或者裁到他們的部下，便又公然造起反來，果然嚇得他們的政府（中央或地方政府）趕忙地收回成命，馴至增加他們的兵額，提高他們的位置（如督軍以上的巡閱使經略使之類）去安撫他們。有些黠狡的軍人廢督而稱總司令，這種換湯不換藥的騙局，實在爲醜人多作怪之舉。

百里的裁兵計畫和揭破軍閥假面具的文章，剛剛說在人民的心坎上，他不作泛泛的空論，而是根據歷史和當前的形勢發揮的，因之軍事學者之名震於全國，後來連北洋派的吳佩孚、孫傳芳之流也想羅致他，就是久耳他盛名的緣故。過去他在文壇上僅是梁的一名助手，這時候寢寢乎自成一家，是他文名最盛的時代。

段的武力統一計畫招致了全國反獨裁和反北洋派的呼聲，政治制度便由中央集權轉入地方分權的新趨勢。研究系原是反對分權制的，因其本身一再誤於袁、段，其政治理論也漸漸改變過來。這時候

第一流人才多含棄「中央」而歸本省，本省人治本省之說盛倡一時。大抵主張聯省自治者的理由，不外說中國的幅員太廣，一省的面積及人口等於歐洲的一國，人情風俗不盡相同，雖有秦皇漢武復生，也很難把她搓合起來，在同一的政制下集權而治，倒不如因地制宜，各省製成省憲，進而達到聯省自治的階段，這樣便可以補救武力統一政策之所窮，而久打不停的內戰亦可由是而不了了了。

聯治制度的得失，我這裏自無討論之必要。那時候省憲的發祥地是譚延闓所領導的湖南，湖南做了多年的南北戰場，幾度受北洋派的蹂躪，便想利用省憲爲阻南拒北的擋箭牌，以成閉關自守之局。省內外的湖南人對省憲的贊否是另一問題，但都同情這個保全桑梓的妙計，所以那時候湖南省政府約集了許多贊成聯治的人物，在麓山舉行「名流演講會」，百里也是被邀的一人。隨後又參加了湖南的製憲工作，對湖南裁兵問題也有相當的貢獻，曾撰「五十年來的湘軍」一文，對湘軍的期望很大。他愛看岳麓山的紅葉，他的好友蔡將軍長眠於此，湖南的帶兵官有大半是他的門弟子，所以他每年秋天必往湖南跑一趟。

同一時期百里當選爲浙江省議員，參加浙江製憲工作。那時候浙江的主政者盧永祥是山東人，怎麼也唱「浙人治浙」的高調呢？原來他是皖系（段系）的一員健將，直系自馮國璋死後，突然產生了一個後起之秀的吳佩孚，揮戈北指打倒了赫赫不可一世的段上將軍。分據各省的皖系武人一個個變成了被壓迫的孤臣孽子，隨時有被直系宰割的可能。浙江與江蘇毗連，尤爲直系虎視眈眈之地。盧心生

一計，便首先自動廢督稱總司令，並倡「還政浙人」之說以見好於浙人，使直系憚於全國輿論，對浙江不敢採取任何行動。他還有意無意地透出來一句話，說他的祖先也是浙江人，那麼將來省憲公布後，浙江人選舉本省人爲省長，他同樣有當選的資格。

浙江人何嘗不明了他的詭計（對直系的緩兵之計），但是浙江人又有浙江人的另一心機：就是將計就計，假戲真唱，將來生米煮成熟飯，發揮全省人民的公意，不怕你這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北洋軍閥不走路。那時候百里往返於北京杭州之間，參加了所謂三色憲法的製憲工作。（製定三種省憲，紅皮代表左傾，藍皮代表右傾，黃色的是中間派，交由全省公民總投票取決。）

百里南返時，梁集陶詩贈他一聯：「相期各努力，別後輒相思。」

吳佩孚的參謀長

自民九至民十二年，百里是新文化的一位鬥士，也是地方分權運動的一員健將。中間到洞庭湖調解過湘鄂爭端（民國十年九月）。這一階段都是他一生當中最寧靜的時期。不過汀泗橋之戰，湘軍退却時他在亂軍中受過一場極大的辛苦。

十二年百里的第五女蔣和生下來還未滿月的時候，他想到幽靜的西山寫文章，執意邀夫人和他一塊兒去。左梅很不願意，自然產婦在自己家裏調養總比在外面的好，而百里認為西山優美的環境和新鮮的空氣對久居都市者的健康有益無害。左梅對丈夫向來很柔順，祇好勉強地跟着他去。

他們所居的屋子到處蛛網塵封，是個久無人居的氣象。窗外雖有新鮮的空氣，室內却是溼重的霉氣。北地早寒，深夜着了涼，左梅便害起產後病來，慌得百里問暖嘘寒，那裏還有寫作的情緒呢。

百里的家庭不似西洋家庭的簡單，上面雖有個慈祥的太夫人，她畢竟是舊時代的女性，望孫的心頗切。左梅一連生下來五個女兒，女兒和男孩子有什麼區別呢，可是在重男輕女的舊觀念下，女兒終是別人家的，不能解決傳宗接代的問題。太夫人口裏不會說出來，詞色之間總不免流露着一點兒缺憾。左梅窺知其隱，常常覺得精神上對太夫人負了債。

百里處新舊遞嬗的時代，腦子受了新時代的洗禮，身子却擺脫不了舊時代的背景。關於婚姻問題，

一方父母之命不敢違，一方自由之愛又不能自制，便構成了「東宮」「西宮」的複雜家庭，這是新舊之交多數中國大家庭共有的悲劇，不是個人的過失，但百里也常常覺得精神上對左梅負了債。

左梅過不慣中國大家庭的生活，有這樣一個溫存體貼無微不至的丈夫，他的人格和學問又是出類拔萃的，她那裏忍心絕裾而去。除開舊時代的背景，單就夫婦倆而論，實在是美滿家庭、模範家庭，偶有意見不合的問題，亦僅從事於理智上的辯論，從未耳熱面紅地口角過一次。這次左梅的病，百里疑心她由於內心憂鬱而起，但又避免作正面的解釋，這是美滿家庭的一道暗礁。

由西山回來時，他們的大女兒蔣昭站在門外迎候着她的父母，遠遠地大聲而呼：「可了不得，奶奶死了！你們快快回來呀！」大凡文人的情感都是很豐富的，而百里尤甚，他想起燈下課讀和母子相依爲命的幼年生活，想起一切的一切，這個惡消息使他觸電般渾身痙攣起來；他搶步到屋子裏找到了從破石發來的電報，當天就南下奔喪，左梅則入德國醫院療養。（太夫人在破石辦有振坤小學，迄今猶存。太夫人逝世後，梁撰有楊太夫人墓誌銘，收入飮冰室文集。）

過了四十九天，百里偕湖南弔喪代表龔浩北來。第二天早餐的時候，火車經過徐州，百里忽然若有所感的說：「將來對日作戰，津浦、平漢兩線必然被敵軍占領。現代國防應以三陽爲根據地，卽洛陽、襄陽和衡陽。」龔聽了這個怪議論像聽神話似的，覺得他的老師太敏感，將來無論怎樣中國半壁河山不會淪於敵手的。他祇好付之一笑，不便和老師抬槓。這一年是北方政局動盪得最厲害的一年，原來直系自

戰勝了皖系接連又戰勝了奉系後，用軟工趕走了陰謀「總統」徐世昌，把息影津門的前總統黎元洪捧上台。但是直系首領曹錕早想坐這把交椅，對於他的第一號驍將吳佩孚這個「恢復法統」的主張不能不聽從，暗中却老大的不高興，以此引起直系內部的保、洛之爭，除洛吳的嫡系外，大多數直系將領都是站在保曹的方面的，吳也不敢倔強到底，對改選總統的問題祇好採取不問不聞的態度。

直系的第二號健將馮玉祥從陝西調兵到河南，助吳打倒了聲勢浩大的張作霖，穩坐了河南督軍的位子。馮久儀百里的盛名，常常請他到開封向官兵演講。那時虎踞洛陽的吳，臥榻之側不容有人鼾睡，乃用明升暗降的方法保舉馮到北京做陸軍檢閱使，以豫督一席昇予他自己的心腹張福來，以此便引起吳、馮的裂痕，馮也依附保曹以抗洛吳。

馮在南苑埋頭練兵，仍請百里每星期到軍中講演一次。馮不時輕車簡從看百里，頗有借重他做參謀長的意思。百里葬母北返後，一天馮部五旅長聯名公宴，把馮的內心直截了當地說了出來。百里戒於鈎心鬥角的政治暗流，不願以超然無黨之身捲入漩渦，便含糊地把別的話岔開了。

一天百里又去講演，走到張之江的旅長室，室內闕無一人。忽然有電話打來，沒有人去接，百里便把話機接在手。祇聽得對方興高采烈地報告好消息：「喂，事情已經辦好了，黎老頭兒已經出京了哇！」這就是十二年六月十三日「逼宮」之一幕，北京軍警向總統府索餉逼走了黎。

百里剛把話機放下，張旅長就匆匆地走進來了。百里告訴他這消息，張不禁忸怩地問：「您的意思

怎樣？」百里說：「總統的好不好是另一問題，總之應求政治解決，軍人不應該有這樣的動作。」

張一聲不響，從此百里也不再到馮軍中講演了。

吳與百里有一線之緣：遠在河南籍國會議員王敬芳在洛陽見吳的時候，偶然談到百里，吳就說許多久仰的話。湘鄂之戰，吳與湘軍總司令趙恆惕在岳陽兵艦上當面議和，有兩個居間牽線人，吳方是後來做內閣總理的張紹曾（吳的兒女親家），趙方就是百里。百里與趙爲士官老同學，趙的部將有很多是百里的保定軍校學生，若干年來他們的往來是很密切的。

張作霖戰敗退往關外後，仍然與直系勢不兩立，反對曹的賄選總統。在雙方蓄意再決雌雄的局勢下，吳曦使直系的後起之秀孫傳芳進攻浙江的盧永祥（就是有名的江浙之戰，這時候奉系與殘餘的皖系連合對直），俄然變成了直奉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線。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吳應召北上主持討奉軍事。

吳在四照堂點將，派王承斌爲後方總司令，彭壽莘、王懷慶、馮玉祥爲一、二、三路總司令，真不愧威風八面的大將軍。吳退下來的時候就找百里密談：「您在東北多年，那邊的情形很熟悉，我想請您同去辛苦一趟。」百里與奉張遠在前清末百年百里主持東三省訓練新兵事宜時早就種下了惡因，百里想裁汰素質不良的舊軍，當他離開奉天時張還趕上火車想殺他雪忿，所以他心理上是同情打奉系的，但是他戒於翻雲覆雨的政潮，不願以無黨之身塗上任何方面的色彩，他便撇開來說：「我離開那邊多年，今昔

的情形大不同，未便妄參末議。」

「那麼我不便強人以難，」吳拈着嘴上的黃鬚說。「這次打東北，我有充分的把握，最不放心的是西南。我派兩師請您指揮，開到湖南防止他們乘虛北伐，我想您不會再推辭的了。」

吳的意思很明白，湖南掛着阻南拒北的自治招牌，如果派北洋派大將率兵駐湘以防粵，必然引起湖南方面假途伐虢的猜疑，而湖南為防粵的前哨，又不能不派兵布防。百里和湘趙是老同學，駐防湘南的大將唐生智又是百里的得意門生，派百里到湖南是表示北洋派對湖南無「領土野心」，或者不致招反感，他的用心是很周到的。

可是百里呢，他不願投入直奉戰爭的漩渦，怎肯置身南北戰爭的衝要。他當然敬謝不敏，而吳以對奉軍情緊急，亦無暇對防粵的事作進一步的探討了。百里雖推卸一切責任，私心未嘗不感得吳這個人倒不失為北方的爽直漢子，對於一個毫無淵源的局外人驟然寄以心腹之任。百里是個重感情的人，因此沁入了對吳的一片好感。

馮出北京到喜峯口的時候，百里還親自送行。百里的姪兒慰堂在清華當教授，一天早起百里去看他，看見城門關了，大街上到處張貼「陸軍檢閱使馮」的告示，才知道直系內部發生了絕大的變化，吳的大患不在西南也不在奉天，而在蕭牆之內。百里向慰堂長吁了一口氣：「子玉是完了！當他困危的時候，我得去看他。」

當天的京津車不通，百里找到了住在北京飯店的友人王賡，由王介紹一個乘汽車到天津去的美國公使館職員，百里附車同行，即轉往秦皇島與吳相見。百里想：經過這場大挫折，這位長勝將軍的氣餒應該大大的減少了吧，那裏曉得這個自信力極強而又倔強到底的人沒有一絲一毫頹喪的情緒，還是大模大樣地坐着，大聲大氣地說話，一面談易經發表許多使人莫明其妙的怪議論，一面醮墨寫着辟窠大字，不遜四照堂點將時的八面威風。

百里與吳的談話紀錄，後來寄交徐志摩保存。慰堂和蹇念益也都寓目過。總之吳不承認他是失敗的人，馬上兵馬調齊，莫說馮玉祥，就是西南和奉張連合起來也都不經他的一擊，馮軍回師之一幕僅僅延長了他的作戰期，對最後的勝利是絕對有把握而無任何的影響的。

百里的看法就不同，他具有新軍人的頭腦，新時代的認識，不贊成這個舊軍人的夜郎自大的盲見。他深知吳的大勢已去，非重行布署不能挽回頹局；他意識到四面樹敵是兵家大忌，南北兩面作戰莫說在兵敗如山倒的時候，就是在吳叱咤風雲的時候也是不可能的。他胸中已有成竹，暫時不揭穿，且待將來水到渠成時再說。

百里由天津南下，在上海慕爾鳴路租了一所房屋，然後派人接左梅母女到滬。他自己到杭州訪他的士官同學孫傳芳。那時候孫已躍起隱然為直系的另一巨頭，百里計畫先團結直系的殘餘勢力，然後替他們牽線與廣東合作，以奉張為共同的目標。這個計畫在當時確不失為吳的起死回生之道，而百里

自信必能說服吳，使之接受這主張。所以他不待取得吳的同意，即派門弟子劉文島、李拯中到廣州聯絡。吳乘艦浮海而南，由吳淞口入長江止於湖北之黃州。這時候散布各省的直系軍閥還擁有相當強大的武力，但因人人首鼠兩端，對吳採取不忍拒亦不敢迎的模稜態度，吳才略略地識得世途的險巇和人心的叵測。隨後馮所領導的國民軍與奉軍發生利害上衝突，孫傳芳乘機討奉，吳乃再起以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自居以漢口為其根據地。

孫出兵討奉之前，杭州有一度軍事會議。這次討奉與其說直系的大團結，毋寧說是奉張逼出來的：他的部下到處搶地盤，直系武人人人自危，尤其孫的浙江地盤與奉系楊宇霆所囊括的江蘇地盤毗連，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當開會分配軍事任務的時候，也就是大家要拿出本錢來做賭注的時候，大家面面相覷啞口無言。原來北洋諸將都是善於作宣傳之攻勢的，一到臨頭出馬的關頭，有的談虎色變，有的又想保全實力觀望時機，都不肯自告奮勇，這是他們屢試不爽的作風，沒一個敢打硬仗，紮死寨的。當前的形勢，利害最切身的是孫，而孫也不失為儒夫隊中的一位勇士。他挺身出來願打頭陣。他慮到將來真動手的那天，有功則歸人禍則歸己的危險，想找一個資望高的人做諸侯之長，這人自然要推直系的大阿哥的地位的吳。他說：「南京是不難打下來的。打到南京後，禍闖得更大，最好請玉帥主持全盤軍事，百里做他的參謀長，發號施令趨於統一，我們才有制勝的把握。」

奉系的幾位健將，像新發表的皖督姜登選和蘇督楊宇霆都是百里的士官後期同學。姜在蚌埠有

信和百里通往來。楊宇霆不帶一兵一卒渡江來接事以示無消滅異派軍隊的野心（但是奉軍的邢士廉、畢庶澄兩旅已進駐淞滬。）百里的姪婿尹鳳鳴（就是百里長保定軍校時的教官）與楊爲同窗（士官）好友，楊請他做金陵兵工廠的總辦。這時候百里的大部份時間在杭州做孫的座上客和幕中人，偶然也西上訪吳作穿針引線的人。

孫發難的那天，楊在南京召集軍事會議，蘇省駐軍將領白寶山、陳調元等都應召參加。楊表示「並無占江蘇地盤的意思，要我走我隨時可走。」藉以覘諸將的意向。陳馬上站起來說：「督辦的話說得對，我們今天替督辦餞行。」楊說：「那很好，讓我就浴後馬上就走。」

楊約尹鳳鳴從督署側門溜出來，偷偷渡江到浦口，原來他是借水遁逃出了虎口的。他的專車早已在浦口站升火待命，原來他早知從津浦線到滬寧線奉軍的一字長蛇陣隨時有被斬斷的危險，他預定那一天發生變故，那一天爬上專車就走。專車之前備有壓道車，這位奉系的智多星提防有人暗算，自己跳上了壓道車，把行李和隨從擺在專車上。

陳白等在督署客廳中坐候了良久：「咦，姓楊的洗澡怎麼會洗上一兩個鐘頭呢？」後來發覺楊走了，立刻電知津浦南段沿途駐軍遇有專車駛過時馬上向它開火。陳部有一團駐防花旗營，當然接到了十萬火急的軍事密電。照例譯電員對這類緊急的軍電是從尾翻到頭的（因爲結論就是最重要的指示）這天却誤爲從頭翻到尾，翻完了的時候也正是專車駛近的一刹那。防軍開槍射擊，專車被阻而壓

道車飛一般早已駛過一刻鐘了。（楊的參謀長臧式毅未及預聞機密，在南京做了階下囚。）

前線奉軍奉命撤退不許還擊，孫的隊伍僅僅放了幾排冷槍，便一路滔滔地由上海而入六朝金粉之地，遂使豎子成名。孫的一腔心事是盼吳速來，如果有吳大帥坐鎮南京，天掉下來自有長大漢子承擔。可是吳今天也不來，明天也不來。吳是否也像北洋諸將一樣祇善於盤辯子說大話而不敢親自出馬呢？這却是看錯了他。他通身無特長，不怕死是他唯一的長處。以前南北戰爭，北洋隊伍中僅有他的一支兵馬能夠擊敗南軍，造成了他「常勝將軍」的英名。他提一師之衆，由湖南打回北京，打垮了兵精糧足的邊防軍，他的「洛陽王」的地位就是憑着這股子真刀真槍的蠻勁兒得來的。那麼他怎樣會千呼萬喚不肯出來呢？

原來鄂督蕭耀南是他的嫡系部下（早年却是同級的旅長），這時候對他採取陽奉陰違若即若離的態度。武漢是他的根據地，根基一天不穩，他就一天不敢離開。直到蕭害着急病死了，他才敢於誇口：「今天的武漢才算得是我的天下了！」可是那時候孫的部隊又渡江而北在固鎮打了個大勝仗，陳儀攻下徐州，東南半壁形勢穩定，孫又最怕吳再到南京來坐享他現成的天下。孫雖是由吳卵翼出來的，到了他自己也變成了一頂帽子的時候，誰願再把大帽子壓在他自己的頭上呢！

百里就在這時候偕左梅化裝到漢口，去就吳「聯帥」的總參謀長。吳慣於盛氣凌人是生就的高傲性，並非擺「大帥」的架子，但他對百里敬禮備至，呼之爲先生，每次見他來便站起身來迎接。

五省聯軍也垮了

百里來做吳的參謀長，其動機還是四照堂點將後推心置腹之一幕，其目的則欲完成聯合西南共擊奉系的計畫，公誼私情兼而有之。

陰曆三月初七日，是吳的生辰。前一夕，大帥夫人張佩蘭特約幾位高級將領的夫人在巴黎街大帥私邸打牌暖壽，蔣總參謀長的夫人自然也在座。她們大家都是大帥夫人長，大帥夫人短，左梅無論怎樣覺得叫不順口，獨自地稱她「吳太太」。大帥夫人聽了倒不生氣，反和左梅怪要好的，而更與左梅要好的是靳雲鶚夫人。

「我明天不能來拜壽。我沒有禮服，而且穿起來實在也穿不慣。」左梅向大帥夫人預作聲明。

「你明天一定要來。我借禮服給你穿。穿一遭兒也沒有什麼不慣。」吳夫人再三地叮囑她說。

左梅說：「我一輩子沒穿過禮服，而且一輩子沒借過別人的衣。」

「靳嫂子，」吳夫人扭轉頭來叫靳夫人。「明天請你拿一套禮服負責把蔣嫂子迎接過來。」

第二天一大早靳夫人果然跑上門來了。一個是固請，一個是固不允，一個固固請，一個固固不允。靳夫人想出一個最妙的法子將「女將軍」的軍：「你不給我面子，我那裏有意思去拜大帥的壽呢？」

這一着厲害的棋子打不動左梅，扭來扭去還是得不着要領。恰好百里回來了，靳夫人像頌得救兵

似的，遠遠地呼：「蔣大人，求求您替我說一句好話。」

百里問知原委，便向左梅說：「你就看我的面子去一趟吧，人家也很爲難。」

果然丈夫的面子最大，左梅從來不忍違夫子之志，祇得穿了禮服跟着靳夫人走。這天吳的書房和內室都開放作爲衆家女英雄的雀戰之場，珠光寶氣，鬢影衣香，像開了一次爭妍鬥富的展覽會。可憐的左梅，她的一顆亮晶晶的價值四千元鑽戒已化作北京的一幢房子，指頭上髮髻上都是黯然無光的。別人處此窘境，恨不得覓個地縫兒鑽了進去，左梅却行若無事地說着、笑着、飲啖着。

左梅在北京的時候，因慶弔和交際的關係偶然也在貴婦的圈子裏打着旋磨兒。別人珠翠滿頭，她所有的却祇是外貌的溫和和內心的堅實。女流的眼睛是再勢利沒有的，一天公然有一位次長夫人向她牽爾而問：「蔣嫂子，你的先生做的是什麼官？」左梅坦然說道：「他沒有做官呀。」

「好嫂子，不做官怎樣過日子呢？我家先生當次長還不夠我們的開銷呢！」那勢利的次長夫人用半同情半揶揄的語調挺撞左梅。

左梅暗暗好笑：「你家次長夫人替我們先生執鞭，恐怕他還不要呢！」左梅嫁得像百里這樣的一個金龜婿，外表謙和而內心未嘗不引以自傲。她常常作如是是想：「你們的錢是從那裏括得來的？做官不取不正當的錢就不會有汽車可坐，有洋房可住，對於太太們的飾物和揮霍就不能源源供給。那麼有錢是可恥的烙印，無錢才是可傲的標誌呢！」她想得一點不錯，舉世滔滔的貪官污吏，有一部份責任應

當由女人來負，因為他們需要更多的錢是由於虛榮心太重的太太愛人或外室們促成的。左梅對於那些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太太們祇覺其淺薄可憐，那裏會有歆羨她們的心理呢。

當次長夫人顧影自憐的時候，旁邊閃出來一位方面大員把她們的談話聽進了耳朵裏，頗不以次長夫人爲然。他走攏來向她說：「你回去問你的先生，蔣百里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他就是蔣嫂子的薰砒呀。」

下次次長夫人再碰見左梅時，牽着她的手有說有笑，寒流變作了熱帶風。原來她問過她的丈夫，蔣百里雖不是現在的大官，總統和總長們都很敬重他，不愁將來不做大官呢。

大風起於萍末，政海中的濁波惡浪往往從纖細的片段上透了出來。那天大帥夫人分在幾間房間裏擺了幾桌壽筵，說起來很奇怪，這幾席好像分出無形的等級來，坐在大帥臥室裏一席的，就算大帥最親切而最尊重的客人。也許張佩蘭太忙一時照顧不到，把靳夫人排在客廳裏的一席，而那時的靳却是吳手下的最有實力的大將。靳夫人和左梅的感情最好，她暗中向左梅訴苦：「嘿，我丈夫替大帥拚命，而大帥夫人竟看我不起，不把我當自己人！」（不久吳靳分家）

這雖是一件極小的事，却刻畫着吳的部下是怎樣的破碎支離之局。靳本是吳手下一個不重要的將領，而「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那時他變成了舉足輕重的大將了。吳自己的本錢在山海關輸光，這次再起不能不靠別人的本錢撐他的腰。別人震於他過去的餘威投在他的旗幟下，原係「大哥做了

大宋皇帝，小弟也做個將軍玩玩」的動機，叫他們替大帥拚命是萬萬做不到的，所以當調兵遣將的時候，人人面面相覷，除劉玉春一個傻瓜外，吳實在找不到另一忠肝義膽的人。

內部是一團糟之局，如果吳的政治手腕高明點，也許還有延長殘局的可能。可是吳是個眼高於頂的妄人，經過一度的慘敗，他的老脾氣一點沒有改變。百里叮囑他不可四面樹敵，兩面作戰，他口裏「嗯，」心裏却想打倒了馮玉祥再打張作霖，消滅了唐生智（湖南發生了唐葉之爭）再進行掃蕩廣東和武力統一的工作。他認為像他吳佩孚這樣的一個漢子，無論環境怎樣壞，平南掃北都不會成問題的。他因恨馮的心理更利害，忽有聯奉打馮的一幕怪戲出現。他自稱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這個「賊」是個來無影去無踪的賊，一會兒飛到東，一會兒又飛到西，舊帳不算算新帳，現在反把這頂「賊」帽子套在老馮的頭上。百里不由得暗暗發起急來：「你這個硬漢子怎麼這樣的無定見，我怎好跟着你打着莫明其妙的磨磨轉兒呢！」

百里來做他的參謀長是參討奉的謀，而非參聯奉擊馮之謀。他苦口勸吳專心討奉，他口裏「嗯，」心裏大不謂然。暗中做吳、奉橋梁的人就是山東的狗肉將軍張宗昌，吳怕百里反對，電信往返都瞞着他，不讓他知道。他勸吳莫過問湖南的事，吳又與之意見相左：「我不管有誰來管呢？」百里計畫最重要之一環是聯絡廣東去打奉張。他派往廣東的學生聯絡得很有成績，劉文島做了唐生智的黨代表（唐已加入革命軍），李拯中做了陳銘樞的副官長，唐、陳都是百里的保定軍校生出身。百里以為聯粵之謀對

吳絕對有利，吳是通得過的，所以不請命而行，想到事機成熟時再和他商量不遲，那裏曉得吳要報新仇，把馮驅到革命軍的陣線上，而他本人倒做了革命軍最近而最先要打倒的敵人。這時候百里言不聽計不從，雖仍有醴酒之設，雖仍呼之爲「先生」，站起身來迎接，但已到了不得不行的階段了。

他請假偕夫人回上海仍居慕爾鳴路。隨即打電報向吳辭職。吳看見他用明電，以爲：「范增辭項王而行是項王的恥辱，」不由得大不高興起來。不久百里看見吳的處境一天天惡化起來，不但廣東要打倒他，連他所卵翼的孫傳芳也視之若贅瘤，不但馮的國民軍仇視他，連他新結交的老把弟張作霖也看不起他，百里是個最重情感的，便勸他退隱爲宜。吳看了這個電報，錯把他的好意當作了惡意，氣得半嚮說不出話來。

百里有好友蹇念益住在他的家中。一天紅鼻子蹇先生私下和左梅商量：「一句話我本來不應說，說出來請你莫怪我唐突。這些日子百里的精神很鬱結。他實在是中國文武兼資的一個人才。沒有機會發揮他的才幹，不是百里的不幸，却是國家的損失。我看他終非池中物，嫂夫人要善爲將護，莫讓他憂鬱以戕其身。」左梅謝謝他說：「這些好話我都曉得。衛生方面我是照顧得到的，但精神方面更重要，就不能不靠朋友多多安慰他了。」

百里曾介紹摯友唐天如做吳的祕書處副處長。百里走後唐還留在漢口。一天吳和唐共飲，唐偶然談到百里近況：「他近來更窮。大帥雖和他意見不合，老朋友畢竟是老朋友。我想到上海看他一趟。」吳轉

過臉來問張佩蘭：「你手裏有多少錢？」張說：「昨天宜昌送到一千元，我用了兩百元。」吳說：「好，你整數兒拿出來給我。」他給唐旅費三百元，五百元指明贈百里貼補他的家用。看起來吳的氣量還是很夠的。唐到上海盤桓了幾天，勸百里往漢口見吳，一次以彌補不告而去的缺憾：「他既不貪財，又不惜死，畢竟還算得磊落光明的舊式軍人。思想落伍是時代鑄就了的，五十以上的人要改也改變不了。」

百里以爲然，便邀他同行。唐說：「我到漢口是來幫朋友的，不是來獵取功名富貴的。你去了，我留在那兒幹嗎？」幾天後，百里乘長江輪溯流而上，唐却乘海輪回到香港做隱士去了。

百里在漢口與吳吃了幾頓飯，談了幾回天，不涉及政治及軍事的問題。他抽暇到長沙看過唐生智，恰好陳銘樞由廣東來，他是廣東方面派來與湘軍聯絡的。住了幾天百里由長沙回上海。

內心的空虛和家用的匱乏，一度迫使百里作歸耕硤石之計，和他父親困頓時想投到廟裏做和尚是一副心情。左梅百般地安撫他：「你不是山林之才。能省吃省用，我們在上海還是住得下去的。」百里說：「好，我就依你的辦。」他們爲節省開支曾搬往極司非爾路一所小屋子裏住了些時。

其實百里不是沒有出路，很多的出路和他的心境不調和，他不願爲出岫之雲。他在湖南的學生因內戰打個不停，一個個由底層浮出水面來，除唐生智、賀耀祖已領師干外，旅團長階級有李品仙、何鍵、周瀾、劉興、龔浩、吳尙、劉建緒、葉琪、廖磊、王東原、萬耀煌、李覺、彭位仁、李雲杰、劉邦銳等。那時候湖南是保定系的天下，士官系炙手可熱的時期已過去，黃埔軍校生抬頭的日子尙未來。

湘軍易幟的前夕（改稱革命軍）經過數度的軍事會議，決定公推百里和劉文島做湘軍全權正副代表，到廣東接洽響應北伐的事。百里已去上海，副代表啣命先行。劉到廣州後，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向他表示：「百里先生如果參加革命，則革命的進展必更快。他是老成持重的穩健派，他如果插足革命陣線，必使國人更認識革命的重要性，而不存趑趄不前的心理。」這猶之辛亥革命時舉義之士要借重中和份子黎元洪出面來統馭全軍的一樣，具有提高國人勇氣和轉移國際視線的重作用。

劉退而分訪國府要人，都以百里的名望太高，想請他負比較實際的責任。那時候革命軍總參謀長由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兼任，李不能兼顧，改由東路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暫代，而白也是個忙人，即將出發督師。百里如到廣州，大家想借重他擔任革命軍的總參謀長，第一他的名望和學力都很稱，第二北伐軍出湖南，湖南軍官十之九都是他的學生，關於行軍假道和配合作戰的問題，商談起來必更順利，第三就是中和派的號召力的原因。他不做蔣的參謀長而先做吳的參謀長，看起來是件陰錯陽差的事，實則此中另有內幕，他想把蔣、吳兩人拉到同一戰線上，以唐生智為橋梁，但是吳不能聽他的話，他便向吳辭職，此時若擔任革命軍的重要工作，雖其心無它，外面說起來似與個人的氣節有關，這是狷介自持的書生所不願為的。

此時孫傳芳也想請他做「五省聯軍」的參謀長。百里自己不覺好笑起來：「繞來繞去都是參謀長的呼聲，好像我生下來就是參謀長的材料。」他辭卸了吳的參謀長，自然不肯再做孫的參謀長，孫就

請他做江蘇省長或上海市長，他不願捲入政爭漩渦，介紹丁文江自代丁又轉介紹陳陶遺爲江蘇省長而自願爲淞滬市政督辦，孫都接受了。陳是同盟會的一個老黨員，清末被兩江總督端方所執，不久得釋放出來。端方自號曰陶齋，所以陳更名曰陶遺，作虎口餘生的紀念。

革命軍一路由湖南打到湖北來，吳天天向孫告急，孫却按兵不動：「我從前請你到南京你不來，現在你請我到漢口我也不去！」那時候孫已自立爲東南五省聯盟總司令，不願再做吳手下的一名嘍囉，另一陰謀他想利用革命軍與吳成一鷸蚌相持之局而自居漁人之利。在血染汀泗橋的拉鋸戰的過程中，百里還把過去期望吳的心理期望孫，想他與革命軍合作，以奉軍爲共同的目標，進而完成中國的大統一。孫的意思倒也活動，不過他自己估價太高，想進行所謂對等議和，又提出革命軍撤回原防共商國是的嚴苛條件來，以此坐失了他的千載一時的機會。

那時候主張與革命軍合作的，除百里之外還有他的士官學友陳儀。陳在孫手下擔任徐州總司令一職。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孫視察徐州防務時，陳向他詢及與革命軍諒解的程度如何，孫說：「我已經派周赤忱（也是士官生，曾做百里夫婦的冰人）到廣州，我決定不和他們打。」不久陳到南京來，孫又告訴他已加派陳其采（時任杭州中國銀行副經理）到廣州接洽去了。

孫密召百里、陶遺和陳儀在私室中秘密討論戰或和的問題，這幾位都是主張與革命軍合作討奉的，百里且進一步建議由孫擔任津浦線，革命軍擔任平漢線，以實現會師平津，統一中國的理想計畫。這

時候革命軍的祕密代表張羣也在南京。孫的意思很活動，便又召集軍事會議公開徵詢各將領的意見。陳調元首先站起來請纓討赤，他爲人以圓滑著稱，向來不作極端的論調，而且向來祇求保全實力不肯積極作戰，他又不是孫的嫡系將領，經他一度撩撥，孫又覺得五省士氣大有可用，不妨與革命一決雌雄。

百里和陳儀知道孫變了卦，便都到密室裏規勸他說：「雪軒的話是靠不住的，你不能上他的當。」孫用肯定的語氣穩定他們說：「我一定不會打，你們不要不相信我。」陳說：「不打怎樣會動員盧香亭的第二師開到九江呢？」孫說：「這就是不打的用心。江西防務太空虛，難保對方不乘虛而入。我方必須增強實力，才可以避免雙方的衝突。我再給你一個證據，你徐州的兵我一個不調動，歸你指揮的李貞義一旅（混成旅）我也不調動。你放心回徐州好了。」

陳在徐州看見報上有銅鼓、修水接觸的消息，又打電報質問孫。孫馬上回電說：「我想加派兩人，和革命軍接洽。你有適當的人才沒有？」陳推薦他的參謀長葛敬恩和參謀徐培根。孫電囑：「贊侯（葛字）快來。」葛到南京，命西上時，吳佩孚已失敗，蔣到江西主持軍事，葛未及與之一面，而江西戰事又發動了。

後來五省聯軍最先響應革命軍的就是陳調元。孫的大勢已去，陳儀自然也加入了革命軍。孫竟步吳佩孚的後塵，由反奉轉而聯奉，且不惜卑躬折節做了奉張的部下，百里後來提及這件事還有無限的痛心呢。

中國建軍的幾段過程

自開始北伐計算，革命軍共編成了八個軍，其中純粹湘軍占了三個單位：即第二軍軍長譚延闓（後由副軍長魯滌平升充），第六軍軍長程潛，而湘軍第四師長唐生智做了最末一席的第八軍軍長。革命軍出湖南，唐的隊伍很能打，而且湘鄂一帶地形他們又最熟悉，所以總部升他為正面的前敵總指揮。

吳佩孚雖係強弩之末，究竟他過去是個聲勢奪人的大將。汀泗橋的拉鋸戰，血和水混流，橋畔青青之草，塗染了壯士斑斑之血。過此一要塞，北洋軍望風而靡，革命軍渡漢陽，下漢口，進克武勝關，如入無人之境。唐部隨着軍事進展步步擴充起來，他的直屬部隊就編成了李品仙、劉興、何鍵、葉琪、周爛等軍，新吸收的尙不在內，而先進的同鄉將領第二軍長魯滌平，第六軍軍長程潛，新吾還是故吾，毫無蹕厲發揚氣象。

十五年秋盡冬來的時候，張作霖掛起了安國軍總司令的招牌，以討「赤」平南為號召。百里一度北行與胡適等參加了徐志摩所發起的「新月社」，該社社員都是先後回國的留學生，以推進文化為共同的目標。同時美國退還的庚款指定作開辦北京圖書館的基金，推梁啓超為館長，蔣慰堂為重要助手，編成了「圖書大詞典」，這是梁的一道催命符，以此積勞致疾。

慰堂陪着百里到協和醫院探視梁，梁患的是牙病，熱度不很高。談到時局，梁不禁搖了一搖頭：「我們這批人太閒了，怎麼辦？」百里說：「青天白日旗非掛出來不可。國民黨統一中國無問題，問題在統一

之後，尤其重要的是外交問題。」梁說：「你的觀察很對。共和成立後打了十幾年的內戰，中國應該統一了。希望這次革命成功，大家洗心革面，不要再打着無意義的內戰，才可以進行你終身引為職志的國防建設。」他勉強地支撐着病軀想寫「革命必先革心論」這位下筆萬言的大政論家因病魔的糾纏，提筆竟有千鈞的重，不能完成這篇最後的傑作。這是百里與梁最後之一面，此後梁死於十八年冬天，百里聽了這個凶耗，一連感傷了好些日子。

革命軍正面消滅了吳部，東路打垮了孫部。十六年寧漢分裂是北伐停頓的一個主因：漢口方面初則下令改編革命軍為四個集團軍，以蔣、馮、閻、唐分任總司令，繼而發生大規模的反蔣運動，軍隊不北上而東下，接下去便有蔣宣告下野，孫傳芳部乘機渡江大反攻的幾件大事。這時候唐的聲勢如日中天，他手下的幾個軍長都已晉級為總指揮，這批人都是他的老同學，也就是列百里之門牆的保定軍校一期生。唐的得勢也就是保定系的得勢，而革命軍的基本部隊多由黃埔軍校出身，此時也隨着軍事的進展嶄然露頭角，成為革命陣容的兩大力量。

中國軍制和軍事系統，我覺得有簡明剖解之必要。前清所謂中興時代，其主力湘淮二軍都是由地方團隊編成的，這兩支武力替清朝挽回了頹局，却不能對外作戰，種下了勇於內戰的惡因。甲午一戰中國一敗塗地，清廷感於軍隊現代化的需要，乃有派學生留學日本士官及成立新建陸軍之舉。這就是軍隊劃分為中央軍（國軍）與地方軍的嚆矢，前者用以對外，後者就是由綠營蛻化而來的巡防營，用以

鎮攝內部。

新建陸軍抓在練兵大臣袁世凱的手裏，北洋派的啓蒙時代就是小站練兵。那時的留日生剛派送出國不久，新軍的將才不能不取之於土學堂出身的武學生，後來袁的兩個大將馮、段都是土學生出身。兵是練成了，袁却利用這機會造成了個人的武力，使新軍將領不忠於清廷而忠於他個人，因此開後來武人以國家的軍隊爲個人政治資本的先例。清廷看出袁的破綻來，解除他的兵權，改由黃帶子主持練兵事宜，但是袁的勢力已養成，辛亥革命一起，新軍不受清廷的調度，清廷不得不起用袁，袁以偷天換日的手段就把清廷的統治推翻了。

袁的武力建築在矛盾與牽制之上，他想一面用學生出身的新軍人，一面用行伍出身的舊軍人，他以爲前者的軍事技術優於後者，後者對他個人的忠實性優於前者。他得一點不錯，吸收了新思想回國的留學生其國家觀念常置於報私恩的觀念之上，袁却是一個祇想對內而無對外之雄心的利己者，對這樣的人才自然放心不下，所以他後來祇用「馬弁人才」像曹錕、王占元、張懷芝之類。

二次革命發生，奴才果然替主子盡了一把力，撲滅了基礎未固的國民黨的武力。從此北洋軍布滿了全國，馬弁人才都做到了縮軍符的元戎大將。他們果然忠於袁的個人嗎？說穿了很可笑，乃忠於他們自己的富貴利祿，擁戴袁不過利用袁做他們的工具，像袁利用他們做工具的一樣。等到他們的地位高了，便非袁所能制，他們視本身的利害重過袁的利害，加以軍紀廢弛，貪戾成性，把北洋派這個名稱變成

了強盜集團的代名詞。

同時袁看到他早期的心腹馮、段諸將不但暮氣沉沉，且對他的態度正像他往日對清廷的態度一模一樣，不由得不寒心起來。他認爲有新陳代謝之必要，一方編練模範團以自己的兒子做團長，以爲家天下的新工具，一方吸收綠營游勇出身的張勳、倪嗣冲等，而前者的意義正同於清廷用黃帶子主持練兵的一幕劇。因爲袁不放心別人，別人也不放心他，結果他便被半新半舊和土學生出身的兩個老將的軟罷工罷倒了。

繼起的段完全走上親貴政治的舊轍，以前妻之弟吳光新做四川督軍，後妻之弟傅良佐做湖南督軍。他不但排斥西南，且進而排斥北洋派中的異己者，結果北洋派分裂爲直、皖兩系。皖系引巡防營出身的奉軍爲己助，奉軍忽左忽右居間取利，於是又造成了新興的奉系勢力。段也不放心別人，向日本借款購械練清一色的參戰軍（後來改爲邊防軍），蹈了袁練模範團的覆轍，以此引起北洋諸將的不安的心理，結果吳佩孚異軍突起，逼得他自己做定國軍總司令來討吳，諸將皆作壁上觀，也是用軟罷工的手段把段罷倒了的。

袁做了總統還想做皇帝，段不做總統祇做一個實權在握的內閣總理，吳則「挾天子以令諸侯」，三個人的作風不同，而以北洋派統一全國的心理却是一樣。吳的性格祇要有人肯表示服從他，不問這人是土學生或洋學生出身，西南派或北洋派，一例收容爲他的黨徒。那些年演着骨肉相殘的內戰，槍桿

變成了政爭的本錢，保全實力和擴充實力便成爲野心武人的兩大鵠的。因此不但地方軍（非正式的武力）有編爲中央軍（正式武力）的希望，連揭竿而起的土匪和散兵游勇集團也有取得中央軍番號之可能。更因此造成了以下犯上的局勢，師長趕走督軍，旅長趕走師長，所謂中央政府事前既無法預防，事後亦無從補救，祇得承認其既成地位，免得他們投向另一路線進而與中央爲難。

大小政權由大小槍桿得來，不問出身祇問實力，所以中央軍與地方軍的界限因此完全打破了，個人的私恩也不能籠絡他們，祇以一時的利害爲從違。眼光遠大的野心家還知道埋頭練兵加強實力，以便奪取更大的政權，眼光淺薄點的就祇想割據一隅做一個偏安的土皇帝，吃缺和浮報軍餉是他們的慣技。直到革命軍北伐完成，甚至到今天中日之戰已了，吃缺的風氣恐怕還是免不了的。

從以上分晰得着一個結論，就是中國軍隊的派系是造不成的，你的勢力能夠控制別人時，別人都敬你一聲「鈞座」，一旦勢力瓦解，你最可靠的心腹也許變成了你最可怕的敵人。

保定軍官系的極盛時代，不但兩湖的地盤抓在他們的手裏，連四川及革命軍的高級軍人中也有不少保定軍校生出身的。這時候士官系已沒落，高級將領多由保定系擔任，中下層則又由黃埔軍校生補充。革命進展得太快，軍事人才來不及製造也是造成這局勢的原因。這時候武漢方面也反共，俄顧問加倫將軍去職，內定以百里任軍事委員兼革命軍總顧問，因政府東遷作罷。

革命軍攻下南京時，蔣命劉文島備專車迎接百里進京，在三元巷總部接談，談得很入港。蔣也稱他

「百里先生，」對他的禮貌很優渥。接連談了好幾次，談軍事問題比較少，百里覺得國民黨統一中國無問題，問題在外交方面，恐因外力的滲入影響軍事的進行。當然，中國外交的第一線是日本，如果日本對中國的革命軍有所疑慮，必然引起無謂的糾紛（後來日本軍果有砲擊濟南城和炸斃張作霖的種種暴行。）革命軍在對內打倒軍閥的一個階段內，斷無對外打倒帝國主義的雙重力量。估計當前的形勢，對日本宜採緩兵之計，莫讓她袒護中國的殘餘軍閥，等到統一完成國防建設後，再和她清算不遲。根據這個計畫，百里曾東渡與當時的日本田中首相及朝野之士有所說明，獲得相當的佳果。但百里以無黨之身，不願深入政治核心，後來改由戴季陶、黃郛等名流賡續進行。蔣又想請百里到德國進行聘軍事顧問的事，百里因病未往，改派軍政部次長陳儀前往接洽。

十六年八月龍潭之役，孫傳芳軍背水作殊死戰，革命軍卒能轉危為安消滅了偷渡長江的全部孫軍。那時候江寧乃桂系馳馬試劍之地，武漢則為唐部揚威耀武之場。蔣下野東渡，全國交織着一片迎蔣、擁汪的繁響，同時湧起了寧漢合作的呼聲。百里想命劉文島赴日迎蔣，又想派李小川赴漢助唐訓練軍隊。他的目的想消弭革命軍的裂痕，完成北伐與統一，進而共同致力於國防計畫。但是李發表了一串的悲觀論：「孟瀟（唐字）加入革命軍最後，他的隊伍擴充得最快。武漢乃四戰之地，非可守之地。皎皎者易缺，他的處境很危險。」

果然不出幾個月，桂系組織了討唐的西征軍，唐也通電下野到日本養病去了。

「東不如西」

唐在武漢失敗，所部李品仙、葉琪、廖磊三個軍長都是廣西人而又是在湖南帶兵多年一步步升起來的，他們退到湖南後，即與進駐武漢的桂系將領舍戰謀和。十七年剛開始，由於蔣汪合作，蔣回南京復職，這時已無所謂寧漢之爭，剩下來的問題是地方軍人的權太大，集權與分權的爭端又起。

討唐的一幕除以桂系爲主力外，還有與中央接近的三個軍，官兵都是湖南人。西征軍到了武漢，程潛做了湘鄂臨時政委會主席，魯滌平做了湖南省政府主席，葉開鑫以四十四軍軍長兼任前敵指揮，表面看兩湖還是湖南人的天下，但不久葉部被包圍解散，程被囚，魯被逐，湘鄂政委會換了個武漢政分會的招牌，主席換了李宗仁的名字，後來還兼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無論名義或實權都是繼承了唐的地位。

桂系對唐部採分化政策，命李品仙以十二路總指揮名義率領第八（軍長李自兼）第三十六兩軍由平漢線北上，歸白崇禧指揮，這是調虎離山之計；命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留湘牽制魯滌平（魯兼任湖南清鄉督辦，何爲會辦，其實權竟在魯之上）這是以夷制夷之計。不久去魯而以何爲湖南省府主席。北方則有張作霖的總統熱，總統雖沒做成，却做了變相的總統——海陸空大元帥。因北方的兩大實力派馮、閻兩部都已加入革命軍，張鑒於大勢已去，十七年六月退回關外，專車駛抵皇姑屯站時被日

本人預先埋伏的定時彈炸死。日本人暗殺張與是年五月三日濟南慘案（日軍砲轟濟南城，慘殺交涉員蔡公時等）出於同一動機，就是百里以前所預料到的革命軍統一全國無問題，問題在外交方面，揭穿說就是日本對中國革命軍存着疑忌心理，不願中國統一之完成。

寫到這裏，東三省的局勢值得重提一下。當年百里學成歸國時，各方爭相羅致，他偏偏看中了這個冰封雪積的邊城，幫助趙爾巽訓練新軍，就因為東北是中國國防的第一線，想完成他畢生引為職志的國防建設。後來第一次直奉大戰，吳佩孚不能打到關外，非不知養癰貽患，慮的是牽動日本外交，而吳自揣不能與日本為敵。奉張利用日本人做他的靠背山，雖敗而保其負嵎之局，可是張家父子總算有國家觀念的，不甘作日本的工具，頗有與革命軍舍戰言和的趨向，所以日本就非動手炸死老張不可。後來小張易幟引起了九一八之變，為中日戰爭的導火線，也就是世界二次大戰的導火線，說起來脈絡相通。

奉軍退出平津，閻錫山和白崇禧的部隊先後開到接防。國府派何成濬為接收北平大員，不久發表他為北平市長兼任北平行營主任，也就是中央勢力滲入華北的初步。東北易幟問題懸而未決，編遣裁兵之議又起。原來中央鑒於北伐完成後不幸又演為新的割據之局，各地政治分會任意派官抽稅，其職權大過北洋派時代的巡閱使，乃有十七年十月國府大改組一事發生，推蔣中正兼任國府主席，調各地政分會首腦來京服務，美其名曰加強中樞，以閻錫山為內政部長，馮玉祥為軍政部長，李宗仁為軍事參議院長，一面進行裁汰兵額和劃分防區的編遣會議（以師為單位），嚴禁各軍不得自由提款，倡導軍

民分治，這就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露骨的爭端，因此引起地方軍人的反抗，想聯合起來與中央爲難。於是不就職的不就職，稱病的稱病，要出洋的要出洋，呼下野的呼下野，都是些以退爲進和以假亂真的政治把戲。卒因十八年二月十九日武漢政治分會公然下令免湘主席魯滌平的職，中央赫然震怒，乃有第二次西征之役：三月十三日明令撤消各地政分會，二十六日明令討伐桂系，四月五日中央軍占領武漢，桂系失敗之速完全蹈了唐的覆轍。

桂系勢力由兩廣、兩湖直達平漢平津各線，像一字長蛇陣，散漫而不集中，這是它失敗很快的原因。中央爲縮短北方戰禍，起用唐爲第五路總指揮，命他單刀赴會馳赴唐山軍中。原來唐山駐軍就是唐的舊部，軍長雖都換了廣西人，而自師長以下以至全部士兵都是湖南人，拔幟易幟是很容易的。唐被桂系推翻，而他再起的機會也是桂系替他造成的。

唐再起之前，百里與中央方面重要軍人朱紹良、何成濬等多所接洽，無形中居於唐的保證人的地位。百里性格中和，從來沒有好大喜功的觀念，又是兼有情感與理智的人物，所以中樞當局對他放心得過，因而放心命唐去收拾桂系在北方的殘餘勢力。中央又派何成濬爲北平行營主任節制平津一帶的中央軍，唐的第五路也在其內。第五路轄八、九兩軍，第八軍軍長就是唐的舊部後來爲桂系所倚重的李品仙，（不久不安於位而去，回到廣西仍做桂系的總參謀長，）第九軍軍長由何兼任，所以何是唐的直接上司，唐也是何的直接上司，是互相監視的連環計。

唐的大起大落對百里的命運發生重大的影響。百里的友人徐新六主持浙江興業銀行，勸百里久居上海，剛剛國富門路有一所洋房要拍賣，百里便變賣北平的「金剛鑽屋」得價七千五百元，其不足之數向興業抵押，於是百里在上海有自己的住宅了。

五路總部在北平的順承王府舊址，唐迎百里及夫人北上，事前爲之布置錫拉胡同舊居。百里下榻當年與左梅結婚的洞房，眼前又看桃李盛放（唐部高級軍官差不多都是他的門弟子）是他一生當中最絢爛的一個鏡頭。

但是中樞對唐總放心不下，又內調爲軍事參議院長（這個位置又是承繼了桂系的，）雖未解除其五路總指揮的兼職，事實上却想他留在京內贊翊中樞。外間有種種傳說，政府想起用百里統率第五路以便布置討馮軍事，這一說或爲想像之詞，或者確有其事，局外人不得而知。

十八年是中國多災多難之年，討桂之後又有討張（發奎）之役，討張之後又有討新桂系（俞作柏李明瑞等）之役，中國還是走着內戰不息的老路線。那時醞釀中的另一大戰是以北方馮閻爲對象的，他兩個對中樞所主持的編遣會議反對甚烈，一直醞釀了幾個月，最後走到不能不以武力解決的階段。

唐的部隊是久經戰陣的湘軍，討馮的大將以他爲最適宜的人選。但是中樞始終認爲他不是池中物，不想放他出去。這時候百里往來京滬之間，他的門庭俄然變成了山陰道上，忙得他每天連看書吃飯

的工夫都沒有。假使百里從外洋學得做官的本領，這一時期就是他千載一時的機會，要什麼大官就有什麼大官。那時候與實力派有密切關係的人物都在政府中占着崇高的位置，與閣有關的趙戴文做了監察院長，與馮有關的鹿鍾麟、薛篤弼做了軍政和衛生部長。政府當局請百里出山共濟時艱，剛剛百里聽得駐瑞士公使陸徵祥想辭職的消息，而他久未出國很想出國一游，就討了這個差使。

這樣一個無關重要的公使缺，立刻得到了當局的首肯。不料外交部長王正廷對此席內定有人，久久不肯提到政務會議來，當局腦中也忘了這回事，百里是個潔身自好的書生，不肯向當局追問下文，而這事便於無形中擱淺了。

十八年九月間唐部奉令移防津浦線上的兗州。唐回到軍中，無形中也是百里做他的保證人。十月討馮軍發動，政府下令前方各軍概歸唐指揮，電中有「即本總司令亦惟唐總指揮之意見是從」之語。百里送唐出發後由南京回到上海來，李小川在他的耳邊低聲說道：「唐失敗過一次，不能再失敗一次呀！」

那次戰爭是內戰中最激烈的一次，雙方都是訓練有素的勁旅，在黑石關一帶進行着寸土必索代價的血鬥，最後馮部退往潼關以西。戰事告一段落不到兩個月，晴空中又陡然起了一聲霹靂，十二月四日唐忽領銜列了許多將領的名字，電勸當局下野。

唐在洛陽頓兵不進時，當局對唐部的不穩消息已有所聞。那時候汪精衛由國外秘密返港，寧漢決

裂的舊影子隱而復現，要消弭也是消弭不了的。一天上海國富門路蔣邸來了個不速之客，是百里的經濟學堂老同學邵力子（上海經濟學堂爲嚴武鄉所辦，成立於戊戌年，不久停辦。）邵傳達當局的意思，想調唐爲軍政部長，請百里電徵唐的同意。百里以爲這樣做便是表示不信任唐，實爲止沸揚湯之舉，而非釜底抽薪之謀。可是汴洛間的新形勢已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關頭，非抱佛脚的政略所能挽回。唐部在漯河碰到漫山遍野的大雪，不能長驅而入武漢。等到雪霽了，中央的部隊也已調齊了，在四面埋伏的陣形下，楊虎臣派兵突襲唐的大本營，唐化裝由隴海線轉津浦線到津，全軍被包圍繳械。

百里是唐的保證人，當局派員在國富門路住宅中搜出百里與唐通電的無線電機，在殘留的電稿中發現百里親筆所寫的「東不如西」之句，這些不是通謀的證據是什麼呢？所以當局對百里的盛怒是沒有任何人敢於爲之解釋的。

百里是不是如此的做呢？如果他想做較大的官兒，或者想擔負重大的責任，不必求之於學生，儘可向當局提出來，斷然不會有退票的可能。他如果通謀，他不會自討瑞士公使的職務。當唐啓程之日，他還叮囑唐說道：「你要插一面『民衆先鋒』的旗幟於西安的城樓上！」

第五路駐防北平時，百里曾參加唐父的六旬大慶。他寫了一幅賀聯有「北方大將西域奇才」之句。前清左宗棠平定新疆後，入閣拜相（以陝甘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做七十整壽時，有人贈以一幅傳頌一時的名聯：「南極壽星，北門鎖鑰。西方活佛，東閣梅花。」百里仿此聯的語氣預祝唐做左宗棠第二，

左是湖南人，唐也是湖南人，湖南人踏着湖南人的足跡，完成西北國防的偉大工作。

百里默默地想着，內戰打了十八年，走馬燈似的政治中心人物，打來打去打不出個所以然來。凡是逐鹿中原的武人，往往爬得高跌得重，祇有地處一隅如東北的張作霖，西南的唐繼堯，西北的楊增新，偏於北部的閻錫山，能夠久於其任。他覺得唐失敗過一次，不容再失敗第二次；要做不倒翁就得到遠遠的地方去，莫存問鼎中原之志。十七年七月謎一般的新疆一度發生政變，百里選中了這個建設國防的新目標。

政變的主角樊耀南是湖北沔陽縣的不第秀才，與新疆和新疆的主政者楊增新都沒有歷史或地理的淵源。那時候內地人把新疆看作一個恐怖之國，雖有夢想升官發財的人也絕不肯到新疆從政或經商，好像到新疆就是充軍，死為異域之鬼，從此魂夢都不容易飛回鄉關來。可是這位落拓燕市的樊先生獨有萬里投荒的勇氣，曾向他的一位同鄉露過這樣的口氣：「有一天我做新疆王，請你到我的小朝廷裏叙舊。」

此後樊即不知去向，也沒有人探聽他的下落。隔了兩年，他那位友人從北京政府命令中發現他任迪化道尹的消息，不覺吃了一驚：「他果然說得到做得到，現在已是新疆國的京兆尹了！」

原來他到新疆從極小的營中錄士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一步步取得楊的信任，楊也是外省人（雲南人），對他漸發生「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密切關係。他爬到政務廳長兼軍務廳長的地位，還兼任俄

文學堂的監督，變成了楊手下的第一紅人，與另一紅人金樹仁暗中勾結起來。他和駐軍及督署衛隊也有秘密聯絡。這天俄文學堂舉行畢業典禮，他請楊督辦蒞校訓話，就在訓話時一排亂槍把楊打死，他帶着幾名伏甲到督署去登「新疆王」的寶座。

剛剛跨進了督署，又遇金樹仁的伏甲一排亂槍把這位未加冕的新疆王和他的隨從都打死了，金遂得穩坐了這把交椅，這實在是遠東政治舞台的一幕幻戲。百里對這事的印象很深刻，他覺得新疆為政治真空地帶，留待一個有眼光有作為的人去填補。西北國防與東北國防的重要性並無軒輊。他是行動穩健的中和派，沒有野心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反對槍口內向，自己不願捲入政爭的漩渦，但他的國防思想是從無一日之淡忘的。他看見東北已成為遠東的火藥庫，已沒有讓中國從容建設國防的餘地，所以他的眼光移向這片地廣人稀的政治處女地，想指導他所器重的門人去做立功西域的民族英雄，這就是他電文中「東不如西」的解釋。

獄中生活

十九年元旦，他有好幾次的不愉快的賀客走進門來。上海市長張羣命請百里出國小憩。不久他的學生劉文島也來了，據說允發五萬元的路費，出國以愈早爲宜。百里大發書生的傻脾氣：「我沒有刮過地皮，沒有錢出國。別人的錢我不要。我不會走開。」百里每天必飲酒，酒後火氣更大，家裏人不敢向他表示任何意見。

新年陰鬱的天氣帶來幾個陰鬱的客人，有便衣警六人下榻蔣邸的汽車間，出入必爲隨侍。有人勸百里：「你不到外國就到杭州換換空氣吧，老守在家裏不是辦法。」

百里在破石下車住了一夜，次日到杭州下榻旅館，浙江省府派人請他移住湖心的一所別墅——楊莊。上海的便衣警便把護衛百里的責任交給一個下級軍官。百里在西湖的孤島上每天和他共晨夕的就是這軍官和他手下的幾名兵。廚子每天駕小舟採辦小菜，外間沒有人知道這個風景幽麗的別墅就是中國的科西嘉島。

慰堂是第一個親人千方百計地尋到島上來看他叔父的。見面時他滿腹的話都說不出口來，百里想說點什麼，一時也無從說起。還是慰堂東拉西扯說道：「我剛纔在湖濱小飲。店裏看見一幅對聯：『能受天磨真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

百里「嗯」應了兩聲。

一晚那軍官特備佳製酒菜和百里對酌。根據中國的老例，請犯人喝酒是替犯人饒行的意思（就是執行死刑的信號），但是百里最愛的是酒，久矣不嘗此味，非常暢快地一連盡了好幾盅。酒喝得差不多了，軍官的眼光向四周投梭了一遍，然後用低沉的聲調向百里的耳邊嚶嚶地說：「我手下人都睡熟了，小舟繫在湖邊，您要走也該是時候了。」

「你的責任呢？」百里張大着眼睛望着他。

「我是一個無名小卒。」

「我要走早就不會自己投到羅網來，」百里彈着手上的香烟灰，又深深地呼出了一口烟。「我不能累你，你的善意我未便接受。」

「可是明後天就得提解到南京，前途吉凶難說呀！」

「……」

那軍官是否試探百里的內心，這問題後來還是很難了解的，不過百里經此一試而更明，這樣一個溫文爾雅的人物却有着一顆鐵一般的心，對生死關頭看得非常平淡。隔了兩天，他果然被提解到南京三元巷總部軍法處待審。

根據當時的情況，政府當局並無置百里於死地的意念，他的才名滿天下，門弟子亦滿天下，殺百里

徒失寬大之名，而且在中原板蕩的時候，會因此影響到中央的懷柔政策。可是電台和密電本都被抄出來，百里對本人的一切苦衷和一切努力都不作任何的解釋，如果軍法會審一開庭，他的罪案就成立，而判刑的結果必然是死刑。百里的士官同學陳儀那時在軍政部次長兼兵工署署長的任內，他面臨着這樣的嚴重問題，祇能採取「拖」的辦法，使軍法會審延不舉行。

軍政部有兩個次長，另一次長是閻的參謀長朱綬光調到中央來服務的，因討閻軍事發動，朱不安於位而去。十九年的上半年，馮、閻、汪、桂進行反蔣的大聯合，中央積極布置軍事。陳以為政府軍如果勝利得快，百里可望提前出獄。百里初入獄時，看守人久仰他的大名，對他表示特別的好意，給他好飲食，把他的一間房收拾得極整潔。一天李小川來探監，看見了這樣優待，很替他耽心：「這樣便害了百里先生。」百里乃自動請求以普通犯人相待，移居朝北的一小間，下面是濕氣很重的磚地。

百里被捕後左梅在醫院裏養病。她的敏感不相信百里會有不測之禍。她出院回家，一方奔走求援，一方搜集中外古今名人獄中生活的片段，抄下來寫信寄給百里。一次接着百里的回信：「你的用心是很好，我也懂得怎樣自處的方法。」

過了三月，南京對百里的空氣漸緩和，左梅遂偕老家人進京探監。她們見面之一瞬，左梅忍着眼淚不放出來，百里也很鎮靜，同獄包世杰從旁說了許多安慰的話，於是三人共同吃了一頓飯。第二天左梅仍回上海。

不久得到每天可以接見家屬的通知，左梅帶着四歲的第五女和七歲的第四女到南京，在三元巷附近租了一所屋，在中西走讀的大、二兩女則因舉家遷京，就寄宿在學校內。她們母女以前探監時有衛兵一名隨身監視，後來走得熟了，母女三人帶着早點盒子每晨六點就來，門衛不但不阻止，且向之道晨安：「早呀，你們來得這樣的早！」

吃過了早點，每天的課程第一項是打太極拳。百里的身體素弱，每天練拳約有半小時。天真活潑的五小姐，陪着她的父親蹦蹦跳跳地打着拳，她對踢毽子、打皮球也許感到興趣，那裏願練拳，不過騙騙爸爸混混日子罷了，可是練的日子一久，略略窺得太極拳的門徑，也常常自動地手舞足蹈起來。他們天晴在天井裏打，天雨在房間裏打。

打過了拳，五小姐調就乾奶粉沖水給父親喝。百里向來不喝牛奶，可是他的女兒把溫度適宜的奶水送到他的唇邊：「調好了的奶粉您不能不喝呀，您不怕您的女兒生氣嗎？」百里凝視着撒嬌撒癡的小寶貝，實在無勇氣拒絕她的赤忱的要求。喝完了牛奶，左梅替他打補血針。

接下去百里伏案練字，他寫得一手筆飛墨舞的靈飛經就是這時候練進步了的。他早年在求是讀書時反對習字一課，中年後他又精於此道，可見一個人的嗜好是隨着時代和環境變遷的。寫字後授兩個女兒唐詩，他對人物、風景、格調和寓意都講解得非常清晰，兩個女兒聽着生動的故事，都能夠領會詩的韻味。吃午飯的時候到了，飯菜都是家中製就送來的。飯後百里在床上打盹一會兒，兩個女兒偷偷跑

到外邊游耍，左梅結絨線或看書自遣。

百里醒來後向兩個女兒說水滸，口裏說過不停，手式也做個不停，比教大學生的軍事書更有勁。一天講到武松打虎，百里說：「這是中國白話文最精彩的一段。」他命四女蔣華表演武松，五女蔣和爬在地下裝老虎。他自己先表演怎樣撲和怎樣閃躲的姿式，隨即呼着口令：第一撲、第二撲、第一次反擊、第二次反擊，兩個女兒演起來真像生人活虎一樣，逗引得百里樂不可支。不料演到第三撲，老虎的腳爪撞翻了開水壺，小腳上燙出個大泡來，痛得老虎站起來哭。百里驚慌失措地說：「這是你爸爸害了你了！」便忙着替她敷藥、揉腿。他內心的痛楚比女兒皮面上的痛楚更難受。女兒被父親慈愛的心感動得流淚，熬着痛騙他的父親說：「爸爸不用着急，現在我已經不痛了呀！」

當晚軍法處特許蔣和在獄中住一宵。

除日常課程之外，百里有閒便看哲學一類的書，想從精神界求出個自由的天地來。他所看以康特、伏爾推爾的著作居多。他看得入神，邊看邊向兩女講解，她們對深邃而沉悶的哲學本來不感興趣，實在不願聽下去，但要引父親多開口，博父親的歡心，乃裝做全神傾注的模樣，讓他滔滔不絕地講下去。百里指着牆頭掛的康特相是他從歐洲帶回來的：「你們看，他的腦子多麼大呀！」

百里對封神、水滸、三國、西游這些小說都有深刻的研究。他童年拖着辮子上茶館時，向茶客們講述豬八戒招親和劉備招親的故事，早已記得爛熟，這時候便由記憶時代進入理解時代，他說赤壁的東風

是天文學，木牛流馬是機械學；後者他說他自己也會造，是利用四川凹凸不平的地形發明的，利用下坡的力量上坡，若在平原就一步也走不動了。他對八陣圖也有科學的說明。他說孔明不是神，也不像戲台上的妖道，乃一位富有科學頭腦的軍師。實在百里本人也是富有軍事參謀之頭腦的。

晚飯後父女三人常以橋戲消遣。橋戲蔣華最精，聽故事蔣和聽得最起勁，百里看出她們各有各的天才，一個長於計算學，一個宜於文學。一直到九點鐘的時候，老姚（他們的家人）跑進來嚷着：「小姐們應該回去了吧，」兩個女兒才忙着服侍父親洗過腳，扶上了床，一人爬在一邊替父親放下蚊帳，燃起了一支洋蠟燭（百里寢前向有看書的習慣，）才道聲「晚安，」雙雙手攬手地跑回家去。

百里每天有片時的打坐，後來練得腳底能夠朝天。這時候兩女便溜到對過的鄧演達房內踢毬子，鄧偶然也向她們談幾段動人的故事。鄧百偶然間也交談，照獄中規矩犯人不許交談的，兩個女兒裝做在天井裏游來游去的樣兒，替他們把風，如遇巡查員經過，輕輕咳嗽一聲，各歸各人的房間。鄧夫人對鄧的感情似乎不很好，鄧的身子很弱。兩間房門相對，却是孤影徬徨和一門融融的對照表。鄧夫人偶然有信來都是託兩女私帶進來的，百里有信給友人也由她們夾在書內帶出去。百里在獄中前後凡二十個月，這樣的生活足足有十六個月。每當母女三人出出進進的時候，門衛常常用這樣的一句話調侃她們：「你們是沒有星期和寒暑假的。」

這時候百里的家很窮，滿門桃李雖煥發，却沒有人滋潤到老樹弱枝之上，偶然也有想解囊相助的

人，因百里是個重要的軍事犯，惟恐惹起反蔣的嫌疑飛到自己的頭上來，便又憂然而止了。左梅因此看透了所謂師恩友誼，都爲死生禍福之一念所抹煞，她怕百里聽了感傷，不敢把冷酷的人心說給他聽。她又瞞着家中的窘狀不讓百里耽心。她還有三個弱齡的女兒在上海中西學堂住讀，所以她不時地抽暇到上海探望她們。偶然涉足交易所做股票，賺了一點錢貼補家用。當然，做股票不是常常可以賺錢的，到了萬不得已時，變賣家中什物或者向親友拉借一筆款子，有時候她到某人家正待張口，那家人也許知道了她的來意，首先向她訴窮堵住了她的嘴，她覺得一股寒風透進了她的心窩，祇得提着沉重的脚步走回來。

在苦的心境之下，她無心也無暇飽足她的兩個嗜好——打牌和看電影。中西女校在憶定盤路，隔上海南站很近。每天下午火車嗚嗚地叫着，她的三個女兒都不禁噉然地哭出來：「火車呀火車，你那一天把我們慈愛的父親帶回來哪！」

百里對家務向來不過問，可是他的腦子畢竟是靈活的，他看見每天送來的豐美的肴饌，常向兩女盤問錢的來源。她們早就約好了一致應付的辦法：「娘做股票賺了錢，您還不知道嗎？」可是賺了錢怎樣買不起襪子呢，百里的襪子實在破得不能再穿。一次兩個女兒每人各得壓歲錢二元，乃命老姚買了幾雙新襪回來。她們想，父親看見了新襪，必定又要盤問，對父親說假話實在是不應該的，把真話說出來又怕父親聽了傷心。她們把新襪洗舊了偷偷塞在百里的枕頭上，果然被她們騙過一時，不久還是被父

親發覺，她們看見父親的眼眶中衝出一股熱淚來。

百里的政治生涯在不愉快的氛圍中，而他的家庭却在愛的氛圍中，天性的愛是宙宇間最偉大的愛，這愛力就是百里兩年來獄中生活精神所寄托的地方。他需要精神食糧甚過豐美的肴饌，而這愛力還是他自身的愛所感召的。

後來有李根源、張一麐等具呈當局請釋百里，有「外侮亟將才少」之句。當局批了「照准」字樣，久之却無下文。一個大人物的脾氣，須待其怒氣消除後自動地加人以恩，如果保釋的人太多，往往啓其疑而益其怒，求其生而速其死，這是千古不磨的公例，所以一砲不響之後，別人不敢再開口，家屬也不敢托人去緩頰。

百里的老友唐天如自棄職回港後（辭吳佩孚的機要祕書），即隱居不仕。他和陳銘樞是最要好的朋友，陳又是百里的保定軍校學生。唐聽得鄧演達執行死刑的消息，心裏不由得着慌，忙跑到廣州來請陳想急救的辦法。陳過去屢次示意想延攬唐做他的幕府，唐願以閒雲野鶴之身從旁贊助，現在唐表示祇要能夠營救得他的老友，無論做隨員馬弁他都是願意的。

陳說：「現在我打電報也無益。等我進京後找到適當的機會進言，你暫且回到香港等候着吧。」

陳爲什麼要進京呢，原來此中有一段政治演變的過程。十九年閻、馮、汪、桂反蔣的大聯合，因張學良出兵京津，一切成爲泡影。但是中國仍不能走上和平統一之路，接着發生江西的討共軍事，湘、鄂、贛三省

大有野火燎原的趨勢。二十年因拘胡（漢民）一案再演寧粵的分裂，廣州也產生了一個偏安的國府，日本看見了中國割據紛爭的局勢，便以萬寶山案爲前奏曲，隨着揭開九一八驚人之一幕。國民黨處此嚴重關頭，各方提出「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八字口號，京滬粵一帶和平使者往來不絕。

陳在這一幕扮演最重要的一個角色。他到滬進行寧粵合作，汪精衛也來上海，同在伍朝樞宅舉行國民黨團結大會，陳建議一、二、三三屆被開除黨籍的中央委員一律開復原職，再把第四屆中委參合起來共同選舉中央常務委員。陳當選中常委，且被推爲京滬衛戍司令長官，兼代行政院長。

唐趕到南京來，先往軍法處探監。這時候百里的學生做了黨國天字第一號的紅人，人人逆料他釋放有期，所以探監的人漸漸的多了。唐又訪陳請踐前言，陳說：「好，我找黨國元老吳稚暉等一同去說。」

一天百里的兩個女兒請她們所熟識的衛兵引路，參觀普通的囚房。她們看見一間大屋子四壁都是水門汀，屋頂包着鐵皮，屋子裏關着很多的青年，坐的、臥的、站的，和普通犯人的姿式不一樣。她們問：「這些人是什麼人，犯了什麼罪？」兵士答：「是土匪。」

她們覺得無論怎樣看都不像土匪，土匪是凶悍的，而他們都很文弱。那些「匪」看見鐵柵外站着兩個呼吸着自由空氣的女兒，對他們好像看什麼把戲似地，便都不由得含有敵意，都以冷酷的眼光凝視着她們，而她們覺得自己所享有的自由對那些「匪」不僅不能引以自傲，反而帶着一種內愧的心理，頓時偏促不安起來。

星期日她們隨着堂兄參觀中大，看見學生們蒼白色的面孔和帶怒的表情，和獄中所見的「匪」完全一樣。她們猛然想起外間的傳說，學生成羣「造反」打了外交部長顧維鈞，而這個顧正是當年巴黎和會席上以唇槍舌劍博得國內外盛譽的人。她們出校門後在台城眺望了一會，看見城牆上寫着形形色色的激烈標語，歸來把一切所見告訴父親。百里乾咳了一聲：「別看不起他們，他們都是有出息的。沒有出息就沒有被關的資格。」

一天晚上唐又跑去見陳，催他進行保釋百里的事情。正巧碰着當局因要公派熊式輝約陳面談。唐說：「今晚該是進言的機會了。」陳點了點頭，隨着熊駕汽車出去了。

第二天三元巷獄門走進了一個黃呢軍服、黑皮鞋、外加黑呢披風的高級軍官，跨着安詳的步子，一直走進百里被禁的房間。百里揮手命兩個女兒出去，好讓他們作密談。她們看見今天的情形比往日嚴肅，心裏忐忑不寧，躲在窗外用舌頭舔破了窗紙偷窺裏面的動作，看見父親談得很起勁，臉上浮着歡樂的笑容，才知道吉多凶少，不禁相視而笑。約摸有一刻鐘，閣閣的履聲踱了出來，百里叫着兩個女兒的名字說：「我明天就要出獄了，謝謝你們的恩人吧！」

她們恨不得爬在地下向那位恩人磕頭，却又不好意思行着這個不合時宜的大禮，便都向陳深深鞠躬。蔣和覺得站在她們面前的煌煌戎服的英雄是世界上最可敬愛的人物，感動得淌下淚珠兒來。可憐的她們，初以為一輩子過着讀唐詩、打太極拳的日常生活，那裏料到天還有亮的一天，回憶的痛苦和

當前的快樂攪亂得她們不曉得要大哭一場或大笑一陣才好。

軍法處給家屬的通知單，左梅握在手裏不禁放聲大哭。她的「忍」字訣在女子中可說絕無僅有的，無論當危險或絕望的關頭，她有本事不滴一滴淚，不嗚咽一聲；可是這時候她眼中積蓄的淚水無論怎樣再也阻遏不住了，汨汨地奪眶湧出來，像斷了線的珠串一樣。

這天上午十一時下着漫天的大雪。有人在軍法處門前看見兩個着西服打扮得特別漂亮的女孩兒蹦蹦跳跳地跑了進去，蹦蹦跳跳地跑了出來，出來時當中夾着個臉上浮動着光彩的老頭子，在皚皚的雪地上踏着雪步行回家。家中早已擠滿了黑壓壓的一大羣賀客，左梅向鄰家借凳子都來不及，這樣呵氣成冰的大冷天，有這許多的誼薄雲天的熱客，這就是有冬有夏的世界和寒燠不齊的人情。蔣和一眼看見那位黑氅黃服的將軍又來了，又想泥首以謝，在睽睽的視線之下她含着羞不好下拜，她目送他走出門，一直到望不見他的背影才回來。

百里出獄後的一件傷心事，他的摯友而兼晚親的詩人徐志摩前一天還到軍法處看過百里，這天乘飛機北上，機身觸泰山墜毀，人生的幸不幸真不是事前的一瞬間估計得到的。

這天百里的大、二、三三個女兒都從上海趕來參加全家的狂歡大會。房門關着不透風，百里不停地抽着紙烟，屋子裏俄然成爲烟霧迷濛的世界。大家不停地喝着酒，酒量淺的人也都不顧一切地大杯吞下肚去，杯子乾了再斟一杯。夜深了，沒有一個人想睡，也沒有一個人感到體倦難支。新來的三個女兒包

圍着父親說長問短，東一聲「爸爸，」西也一聲「爸爸，」叫得百里應接不暇。四、五兩小姐看了這模樣，都不禁鼓着腮暗地埋怨起來：「父親坐牢的時候沒看見你們的影子，而現在是你們現成的父親，沒有我兩人的份兒了！」

第二天傍晚他們一家人回滬之前對南京作最後的留戀，去游冷肅中帶有詩意的玄武湖。枝頭掛着殘雪，寥寂的天空點綴着三五寒鴉，粼粼的湖波漾着無限淒涼。俄聞款乃聲起於荻葦深處，她們詫異在這清寒寂寞的世界之一角，還有踏雪游湖的同道中人，即有歌聲起於湖面，是淒婉動人的船夫曲，由活匣子裏放出來的。剎那間，迎面來一小舟，舟中幾個陌生的面孔，彼此下意識地行了個注目禮，那小舟便在晚瀟濛迷中消逝了。百里一家人覺得這個恬靜優美的世界實在不應該有仇恨、妬忌、猜疑的種種暗影存在於其間。他回想到兩年的獄中生活，像無端地做了一場可怕的怪夢。

這天在城外小作勾留，即乘火車回滬。不久他接到居正贈他的長聯，呼他學兄又呼同難友，原來居也是因政治關係被捕而得釋的。他自己也寫了長幅的心經贈給學佛的陳銘樞將軍，表示他的謝意。

一二八以後

自西湖島居至玄武湖泛舟歸來，百里澈悟了人生的哲學，他自號曰「澹寧」，即取其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之意。他每天習盤膝靜坐的工夫。一天有客人來，他的最幼的女兒蔣和到處找不着他，大聲地叫喚着「爸爸」，粗暴地推開門衝了進來，看見父親夷然不響地端坐着，嚇得輕移着足步倒退了出來。百里一生走的都是坦途，祇有自殺和被囚是兩段最險惡的路程。一個中和性格的人遇到非常的事，讓他嘗遍了人生的辛辣滋味，對他人格和修養都是有力的鍛鍊。

他出獄不久，國內局勢又起了重大的變化：各地學生紛紛入京請願，展開了五四後規模最大的愛國運動，也有借外交問題倒蔣的陰謀。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蔣一度下野，隨着改組國府，推年高德劭的林森繼任主席，蔣、胡、汪三領袖以中常委立於黨國最高指導者的地位，均於二十一年元旦就職。接下去就是驚動全世界的一二八戰事發生，淞滬浴血抗戰的十九路軍就是陳銘樞以前所領導的部隊。

這是中國軍人槍口外向的第一次。可是以前寧粵對立的暗影仍未消滅，陪襯着軍事、外交的情調的不和諧，演為邊打邊談之局。十九路軍參謀長張襄和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林建銘都是百里的保定軍官生，不時地輕車減從到國富門路來，請戰略家的老師指示當前的戰略。百里興奮得無以復加，樓上樓下跑個不停，夜半竊竊私語，是師生研究戰略的祕密會談。

那時以虹口區爲戰場，對英美有所顧忌，敵軍可自由通過租界而華軍則不能。百里忿忿不平地說：「爲什麼不進兵公共租界？爲什麼在我國領土上敵人縱橫無阻而我們反受限制？」翁照垣的意見與百里相同，進兵公共租界有兩大目的，一可乘敵軍之無備包抄他們，一可擴大事態使英美不能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可是中國還在作國聯調停和英美仗義執言的美夢，百里頓足認爲錯過良機。百里與朱慶瀾還有海輪運兵偷襲日本的企圖，亦僅僅是個企圖而已。

號外紛傳我軍勝利，租界到處有劈劈拍拍的鞭炮聲。百里忽聽得自己靜寂的住宅中也有震耳的聲浪，查問起來才知道是女兒們節省吃冰淇淋看電影的錢買鞭炮來燃放的。百里撫着她們的頸頸說：「你們也是有出息的！」

這短短抗戰的一幕，因淞滬協定成立而止。此後百里無用武之地，就把光陰消耗在閉門課子和花鳥自娛之中。別人誤認他爲屈原、賈誼的一流人物，這是不了解他，他是最能欣賞人生的一人，能安貧好學，視得失若浮雲，他的精神有所寄托，所以一生無痛苦，除偶發的事件外，他手不釋卷，一目十行，偶然到無書可閱的地方，任何不相干的書他也得翻閱一下，他覺得看不相干的書總比不看書的好。

他對兒女的家庭教育，精神教育重於課本教育，不使一切不良印象觸及兒女之身。他教書不使人視爲畏途，而使人聽而忘倦。他一生從無疾言厲色，並非由於自制力，乃天性使然的。他的女兒看見過他哭，從未見過他發怒。左梅常以「忍」字訣授諸女，她說能忍就是最大的勇敢，這還是日本人的傳統精

神。所以一門雍穆之中女兒們覺得母嚴而父慈，無不奉父親如神明。我見過千千萬萬的家庭，信仰父親如此之深，幾乎具有宗教精神的兒女，我始終沒有碰到過第二家。三小姐蔣英漫遊歐洲時所見的大人物很多，除文學家、哲學家之外，還會見過叱咤風雲的希特勒、慕沙里尼之流，她震於這些人的大名，未見時以一見顏色爲幸，但是見到了祇覺其平庸、儉俗，沒一個及得他父親之真之美之善的。

百里的父愛超過了尋常的母愛，恨不得把女兒揣在懷裏，還怕有人搶着她們飛上天去。可是他把兩個女兒扔在人地生疏的歐洲，這是他理智克服情感的地方。四個女兒各有他天才之一部，他擇其性之所近聽其自然發展，從不懸一目標而把她們納於同一的模型。總之這一時期是百里政治最潦倒的時期，却又是他思想成熟的時期，家庭生活最圓滿的時期。百里五時起床，親手培植園中的花草，對一瓣一葉從不輕輕放過，看有害蟲沒有，枝葉萎黃了沒有。此後打太極拳、靜坐、習靈飛經是他日常的例課。左梅對他的健康盡了最大的努力，像過去在保定看護病人的一樣。晚餐後一家人坐在客廳裏，女兒們包圍着他提出許多的問題，從世界大局談到中國時事，從都市之美談到鄉村田園之樂，他像站在課堂裏教授大學生的一樣，滔滔地說個不停。他滿屋子裏說的都是國語，男女用人一色都是北平人，祇有他一口硤石土話，他的天才在語言方面是最貧乏的。

他對本國史頗有慧眼獨到之處，下面是他的看法：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極豐富的民主思想，所謂傳賢不傳子，那時尙未進化到選舉制度，而國人

皆曰賢就是尊重全國國民的公意。後來君權漸盛，仍有諍臣諍友，直到戰國時仍不乏直言婉諷的辯士。直到專制魔王秦始皇挺生，乃完全轉入君主獨裁的時期。

「中國文人最無用，古來士爲四民之表率，國家弄到這樣衰弱文人實在應負大部份的責任。讀書越多的人越不能成爲主權階級，僅知如何逢迎君主，得了一人的恩寵就能爬到高層輔佐階級的地位。他們的終身目的不過如此。曹操、司馬懿一面從政一面讀書，諸葛亮二十來歲就出山，都不能算得專心致志的文人。真正文人四十歲以前埋頭讀死書，變成了飽學的書獃子，四十歲後埋頭科舉，縱能顯親揚名，這輩子已是個廢物了。孫中山先生也是半路出家，以革命精神而能成爲主權階級的。

「中國人的正義感和個人氣節都誤於曹、司馬兩家之手。曹是特工的始作俑者，親友信件須受檢查，甚至行動也受監視。人人祇許談風月，不得臧否朝政。他的兒子承其衣鉢，所謂煮豆燃箕成爲千古以來一句痛心的話。司馬對他的作風從旁學習，像後來希特勒學習慕沙里尼的一樣，而且青勝於藍，卽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他裝病偃臥玩弄曹家的子弟，結果曹家被他吞滅。

「司馬炎統一寰宇，模仿乃祖的作風，以自私的動機廢兵革，收北方郡縣兵器，而中國從此更衰弱，卒召五胡之亂。雖有志士祖逖等，終亦無能爲力。就國防說起來，魏晉都是中華民族的罪人，秦皇、漢武却不無相當的貢獻。

「唐太宗的母親是蒙古的歌妓。這個混血兒雖演手足相殘的慘劇，但把國防力逐步恢復起來。

他開科取士是開明的統制思想，進一步的愚民政策，從此統治階級與輔佐階級截然劃分，文人永遠的祇夠「臣」「奴」的材料。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當然也是帝王自私的一貫作風。宋初的楊家將比後來的岳家將更高明，兵法固臻上乘，武器尤有心得。蒙古人學了他的戰術還不打緊，得了他的兵器以之遠擊中國且能馳騁歐洲，一方造成了中國全部淪陷的黑暗時期，但為害更烈的是把火藥傳到歐洲，日本又得自歐洲而來打中國，中國以發明家變成了挨打的國家，實在是痛心的事。

「崛起隴畝的明太祖推翻了異族統治，固不失為民族功人，可是他所推行的特工制比前變本加厲，一方遠承曹司馬兩朝的遺規，一方吸收唐代的科舉制，制定了雙管齊下的政策。兵士把守考棚，文弱秀才看見了兵就嚇得渾身戰慄，考棚內竹製桌椅擺成長條格子式，考生一排排地坐滿了，如果有一個考生因驚而顫，同坐的一排都要受到他的影響。凹凸不平的地板，監考兵士走過來踱過去，吱地震動起來，而考生的手腕也因之動搖起來。考生今天入場，明天才得出來，像坐了一天的牢，受了一天異樣的刑。三年一小考，五年一大考，不知坑死了多少人。等到他們考中了，白髮滿頭出來做官，這種人對國家和民族那裏還有一點兒用處呢！」

「清朝利用中國內亂入關，更加上八股的桎梏其害人程度與女子纏足相等。我所見的舉人、翰林，他們化成灰還是奴才的材料。我分晰起來，中國之大而弱由於不讀書的流氓做了皇帝——最高的主權階級——而智識份子則淪為輔佐階級。歷代主權階級說盡了好話，做盡了壞事。人人罵隋煬

帝「無道昏君」他做壞事就直言壞事，偶然也做了幾件好事，不像後來的人專做壞事還要榜標好事之名。近來的情形是發揮中國固有的特質再輸入西洋的新手腕，民國成立了二十年，民主的路程迄今還隔得相當的遼遠呢！」

他說到憤慨之處，仰着頸子把一瓶啤酒一口氣吸乾，瓶子扔在地下，沒有錢再買酒，便背叉着手在房中踱來踱去踱過不停。左梅說：「老頭子生氣了，他生平少有這樣的盛怒。我們叫朋友替他解解悶吧！」

他自己無暇執筆，曾命人寫「宋之外交」一書（商務版）而自己爲之作序，像過去梁任公命他寫「歐洲文藝復興史」而梁爲之作序的一樣。他論楊家將的一段，在這部書裏有詳盡的發揮。他對清代所謂中興名臣曾國藩、胡林翼輩頗有深刻的研究，也發表過不少的評述文章。

百里除一度長保定軍校外，終身都是幕僚或「客卿」的地位，他雖是成功的軍事學者，實際還是一個人用筆和舌的文人；他本身自然不會有帝王思想，看起來他何嘗不是輔佐階級！不過他所企求的是做民主國的輔佐階級，民主國人人都是皇帝，比專制皇帝的奴才不同。他罵文人無用也許是醉後牢騷，中國有氣節的文人照耀史乘的當然也不在少數。

這一時期是他思想銳變的時期，他仍以建設國防爲其中心思想，復潛心研討實用之學，先後寫成「國防論」「東方文化史及哲學史」「戰鬥與生活一致」「法西司與民主」「輔佐階級與主權

階級」以政治控制軍事」這類書和這些論文。他常常和外交、經濟、軍事專家舉行聚餐會或座談會討論中國當前的問題，參加的人有徐新六、張公權、錢新之、穆藕初、陳儀、胡筆江、陳光甫等。

他自己不停地看，不停地聽，不停地想，不停地講，不停地寫，一個極閒的人像一個極忙的人，每天的時間像不夠他支配似的，想不通便苦思力索，想得通却又沾沾自喜。別人看起來他真成爲書獃子了，可是他的一顰一笑都是有所謂的，他終其身沒有自己感到滿足的時候，也就終其身不放棄研討的機會。這時候是在蔣合作的苟安之局，日本人伸手向中國討，討了這樣又要那樣，中日之戰無論如何是避免不了的了，百里以在野之身，却裝着一顆「視天下爲己任」的心，決不存有「肉食者謀」的卸責心理，這是何等健全和勇敢的心理呀！

二十一年農商銀行成立，百里當選爲常務董事之一，個人經濟稍稍寬舒，便又集中精力研究銀行法及經濟部門。其間曾以私人資格赴日考察一次，正值日本提出所謂非常時期的口號，軍閥借以鼓動國民情緒，想進行對華的侵略戰。百里曾晤及士官老同學真崎、荒木等，當面揭破他們的痛瘡疤：「你們無論說得怎樣漂亮，終不能掩飾侵略的野心。」真崎等囁嚅地表示：「中國東北地廣人稀，富源委藏於地，而日本人口多，不能不求一條出路。」百里忿然說：「那麼你們強占就是了，講什麼冠冕堂皇的一套理論！」

日本皇族閒院宮正做參謀總長，曾宴百里於私邸，對中日問題曾作露骨的代表：「中日問題不是

拖能夠了事的，中國求助英美也是遠水難救近火，日本應老老实實地說，中國應爽爽快快地談。蔣某人如果派負責代表來作明朗的表示，日本方面我願全力進行。「百里當然不會有什麼答覆。

百里回國後，知道中日問題不能再拖下去，談也無從談起。像日本這個誅求無厭的國家，誰能夠負責和她進行談判？而且談下去日本的要求必定距題愈遠，中國民衆的忍耐力已到了最大的限度了。他畢生所致力的國防計畫，因哲人的凋謝和內戰的進行，別人都當他癡人說夢，這時候想準備已來不及，而且他還是個無權無勇的在野者。但他不計成敗，儼然以戰時的國防設計委員自居，擬定鍊油計畫、鋼鐵計畫、煤鐵計畫多種。

他以為無論從地理及民族性言，湖南都是中國的心臟，像歐洲的德意志一樣。一旦戰事爆發，沿海一帶首遭蹂躪，工業計畫應着眼於山岳地帶，而便利防空及軍事守險應以南嶽爲工業核心，而分布於株州至郴州之線。他根據「戰鬥與生活一致」的條件，認爲湖南是中國的烏克蘭，對農業現代化尤有急起直追之必要。他這個計畫眼光是遠大極了，因爲當時就有很多自命不凡的觀察家不相信中國能夠挺起胸脯和日本打起來；縱然發生局部衝突，也不過如過去長城之役和淞滬之役一樣，不是列強出面來調停，便是中國中途屈服。無論怎樣斷無人估計中日會有五年十年的長期戰爭，而戰場會波及腹地數省的。百里能夠估計到湖南，眼光已超人一等，但是後來事實證明他的估計還不夠，敵軍竟席捲湘桂而趨貴州，中國抗戰司令台移在遙遠的重慶。百里對湖南礦產感覺興趣，曾數度向他的好友地質專

家丁文江談及，後來丁在湘南考察煤礦，不幸中煤毒身死。

那時候實業部派參事程一中監收烈山煤礦（官商合辦。）百里和他談及這個礦的產量、歷史及其衰落的經過，歷歷如數家珍，程很驚訝他見聞之廣。百里舉出這礦山的幾個優點：「海路可運銷青島及汕頭，陸路由隴海線出洛陽、西安，江運到九江或漢口，而東京也有它的市場，日本皇宮就是用這種煤度冬的。」

實業部討論煉鋼計畫時，百里的意見是：「技術方面有外籍工程師，我們不必談，願貢獻設廠地點的意見。其初步小型工廠可設於安徽之馬鞍山，大冶的鐵和安徽的煤運起來都很便利；一旦外患發生，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區，宜設於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鄉的煤，寧鄉、醴陵、永興的鐵，其質量都是可用的。」中國政治機構向有疊床架屋和權限不清的怪現象，那時候實業部之外還有資源委員會，後者贊成百里的廠址意見，而反對實業部所擬的全盤計畫，把計畫朝檔案裏一擱就擱下去了。

百里曾以私人資格與美國煤油公司駐滬代理人談及中國的煤油計畫。美國大來公司的輪船不裝柴油就得裝海水開出口。美國生產過剩的柴油常常投入海中。可是無錫的小型工廠都是用柴油的，因為它的成本僅僅比自來水稍貴。柴油提煉三次可用之於汽車，五次透明無色，十三次可供飛機之用。美國代理人提供個人的意見，願進行與中國政府簽訂三年之內盡量供給柴油，分期還本付息的合同。百里便擬就技術、設備、需要、供給的計畫及統計表，交實業部作進一步之研討。

計畫中的第一儲油池在廬山，第二在衡山，第三在武陵山脈川湘邊境一帶（油池設於山洞內以防敵機來襲。）百里的看法，中日戰事一旦發生，中國的大本營宜設於芷江、洪江一帶，這一地區有森林有礦產，而且有沅水流貫其間，是天然的國防地帶。空軍基地則以昆明爲宜。他看得很遠，但是後來大本營設於更西的重慶，而芷江成爲停戰後受降的名城，可見理想與事實還是有相當的距離的。

百里不是工業家和地質學者，他對工業系統有湛深的研究，其經濟計畫就是國防計畫之一部。他每早帶着有關工業及經濟的書報及參考材料到銀行辦公，常常閉目凝思，想出許多的怪題目，再逐一研究解答的方案。遇到疑難的地方，便向專家請教，從不畏難中止。他絞盡了無限的腦汁，找到了無數的工程師，完成了三年煉油的計畫，一面利用三年時間開發中國西北部的石油。他這個計畫被實業部採納了，並且提出行政院會議，不料財政部以影響稅收爲由堅決反對；實業部則以充實國防不能以純商業的眼光來權衡，願照納進口稅以減少對方的阻力，不料美國政府及財東也反對這個計畫，因爲美國的國策對中國農業不惜盡量扶植，却不願有一個高度工業化的中國，美國資本家對柴油的廢物利用雖可欣然同意，却不願由這一階梯完成中國石油的自足自給。一個代理人的意見不能轉移他們的國策和財東的全盤計畫，而百里的精心奪目之作又成爲畫餅了。

此外他還有研究戰時交通的整套計畫，包括公路、河川和鐵路。製造汽車及飛機的工廠的連繫計畫，金屬物由外人供給，木料取之於國內。這些計畫未被資源委員會採納，因爲那時候所謂攜手合作都

是表面文章，骨子裏還是有門戶之見，而且仰人鼻息的政客對政治地位的分贖不惜全力以求，對政見的行得通行不通却是次要問題。這時候百里才知道生於中國的人，做官容易而做事難。莫說他一個在野之身，就是當時的主管部和負責長官，亦祇能在公文上繞着圈子，做起事來就有人多方掣他的肘了。

百里對農商銀行想仿照美國農業銀行的辦法，貸款農村發展農業（使農人能夠自製農具改良種籽，）先以江浙兩省爲試辦區。惜該行復業未久，限於資力及人力，不能見諸實行。

他以上這些計畫，還有路礦問題的意見，都存友人的家裏。二十六年戰事爆發後，那位友人的廬舍被燬，而百里的心血亦隨之盡付東流。我記得戰爭未起之前，他說過幾句杞人憂天的話：「南京造幾條馬路，修幾座太子廟，是建築而非建設。現在不是都市美化不美化的問題，我們已面臨着生死存亡的大關頭了！」

青島試騎湯山就浴

二十三年夏天，百里一家人曾作普陀之游。他們白天散步千步沙，夜晚宿於廟中。百里因泅水受涼，渾身骨節作痛，左梅問山僧：「山裏頭沒有醫生，你們病了人怎樣辦？」僧答：「除了求菩薩之外一無辦法。」

左梅求籤得「大海撈針」之句，心裏起了疙瘩。第二天一大早起身，叩禱比昨天更誠，裏了一把香灰帶回來沖水給百里喝。百里實在不忍拂她的好意，且知道服香灰不會有害，便胡亂呷了一口。不料事有巧合，這個六天不進飲食的病人忽然嚶着肚子餓起來，喝了點米粥水，病情居然好轉了。

百里喚左梅到床邊放低着嗓子說：「我平日對小二（第二女）的印象比較淡，她沉默寡言，而且行動也欠活潑。這次我病中看見她衣不解帶夜不交睫，才知道少說話的人常是感情最豐富的人。」

百里回滬後又害了一場肺炎病，經過若干時才愈。他的大女兒蔣昭學會了凡亞林，被世界音樂隊錄取，相片刊在西文報上，百里看了很高興。照例他們一家每逢星期六必吃一次西菜，借以練習西人禮貌。這天百里看見蔣昭臉色比平日紅潤，問她她也答不出來，量她的體溫有三十八度三。左梅叫她靜臥，隔天進醫院照X光，發現肺部有小黑點，這時她祇有十六歲。

百里說：「我當褲子也要把你這個病治好。」便帶她到紅十字會醫院打針，不知道什麼時候她害

過腦膜炎，針打不進去，醫生皺着眉表示很失望，百里夫婦相對黯然。蔣昭生於北平，頗想北上療養，百里對這個掌上珠要什麼就是什麼的，便全家遷到北平來在頤和園租了幾間屋，送病女住肺病專科療養院。院裏生意眼的醫生用話騙百里：「我們盡心治療，治愈的把握很大。」百里因事與政府當局有所接洽，吃了這粒定心丸子，便很安心地乘車南下。

蔣昭的病一天比一天深，八月十九日失神的眼睛看不見什麼，想父親快到北平來。左梅打電報給百里：「昭想父速來！」隔兩天，左梅按照火車到站的時刻站在門外迎候百里，果然看見百里帶着極端憂鬱的臉色趕回來了。左梅提醒着他：「你看見病人要露着歡樂的表情，提高她的希望心。」

蔣昭聽見父親的聲音，臉上泛着紅潤的笑：「我是多麼幸福的一個孩子呀！」

當天晚上蔣昭夾在父母的當中睡得很甜蜜，但是甜蜜之中滲進了不可名狀的酸楚，攪亂得她淚和笑凝成一片。天色剛剛泛白，她吐着幽沉的聲調依偎着父母說：「爸爸娘疼愛我，我十六歲……」她作手式作割斷狀，百里夫婦相對黯然。

這天百里在頤和園休息了一夜。牧師到醫院看蔣昭，撫摸着她的前額：「你平平靜靜地投到上帝的懷裏去吧，不要留戀這個世界。」蔣昭神智很清明，但是說話的聲音很低弱：「同志的話很對，我決心馬上就走！」

「慢一點吧，等你的爸爸來，」左梅的眼淚掛在眼皮裏說。

晚上七點鐘百里拖着沉重的脚步來了，蔣昭的聲音忽然轉得很清脆：「爸爸，你來，妹妹們都好吧！」

她用纖弱的手抱着父親吻他的前額，又喚母親過來依樣動作後，再和她的女用人一一握手：「別了，辛苦了你們！」

這天她的四個妹妹都在頤和園的石舫上等候醫院裏的消息，希望有天外飛來的一線生機飛在她们大姊的身上。她們遠遠望見父母由長廊走過來，後面跟着陪伴大姊的女僕，大家臉上都沒有表情，都不開口說話，她們的心不由得跳起來。蔣和還在懷疑：「好，他們都回來了，忍心放大姊一人在醫院裏？」

沒有人告訴她們，馬上都知道大姊的不幸的消息，一線的希望已告斷絕。望着父母木人兒似的，誰都不敢開口問，誰也不敢放聲哭出來。午飯備好了，湖面吹來沁人的荷香，天空正掛着一輪赤日，氣候雖很暖，整個的空氣像在零度下的寒凍天。蔣雍一面嚼着飯，忍不住哽咽了一聲，百里馬上放下碗箸跑出來，誰也不敢跟了出去。

百里最愛的兒女是一頭一尾。當一家人面面相覷的時候，十一歲的蔣和陡然覺得以後替父親消愁解悶是她一個人的責任，不禁輕身躡足地溜了出來。她看見父親提着慌亂的脚步走向枝極交叉的大柏樹下，她大聲的喚着「爸爸，」百里像沒聽見似的。鬱蒼蒼的樹林，在淡淡的日光下篩着一片碎亂

的影子，腳底下是曲曲折折的爛泥路，滑溜溜地像塗了油的一樣。百里聽得蔣和的呼聲略略地回過頭來，便抱着一株樹放聲大哭，蔣和趕上前去也抱着父親大哭。

從此百里有好些日子不哭也不笑，說話也說得很少。一天他帶着幾個女兒漫步後山，仍然走到柏樹的樹叢中，看見大樹墩一座，旁有四把小木凳子，不覺失聲笑了起來。他的女兒們就像在灰暗的雲層中發現了一線的陽光，都靠攏來問他有什麼可笑的。百里說：「你們知道仙人怎樣過日子？」她們未及回答，百里便自己解釋說道：「山又高，樹又大，在人跡不到的叢林裏，枝幹參天，落葉滿地，偶然樹巔上有無名怪鳥淒鳴一兩聲，神仙必到這等境地才現身出來。」

「他們吃的是什麼呢？」蔣和憨態可掬地望了她父親一眼。

「傻孩子，他們吃的是松子呀！」

「那麼睡呢？」

「就睡在松樹的桤枒上。」

「山上有這塊小盆地，有這樣的樹墩是什麼意思呢？」

「是他們下棋的地方。」

他們九月初回上海，百里睹物思人又勾起滿腔的悲痛來。左梅怕傷他的心，忍着眼淚不敢哭，百里知道她不哭比哭更難受，一天把她牽到書房裏說：「你痛痛快快地哭一場吧，我也陪着你哭。」他自己

先號陶大哭起來，左梅再也忍不住，兩人哭得聲嘶力竭才止。

二十四年夏天他們一家人到青島避暑。他每天帶着女兒們練習騎術，他對騎術有一套精湛的理論：「初學騎馬的人，第一要練膽，膽子不大就不會學得好；第二不怕跌，越跌得多門檻越精；第三要善於應付環境，明乎此便無往而不馳騁自如了。」

百里弱不勝衣，在德國實習軍事的時候，魁梧奇偉的德國青年看見他偃背緩步的姿態，都笑他不愧老大帝國的國民。但是一個德國教官說「你們莫笑他，看他的步伐，就知道他騎馬的本領很高。」的確，他在士官時就是有名的騎者，從來不用繮繩、馬鞭和馬鞍。不過文人上馬缺少一股子赳赳武夫的勁兒，因為他這個武學生始終脫不了書生本色的。

他每天不待天亮就把女兒們喚起來，各人一匹馬，在海濱淺灘上浴着濛濛的朝靄，一會兒走上崎嶇曲折的山路，或向一堆野草中衝開一條路上山。有時立馬高崖上，百里一聲口令：「當心！」他用鞭子鞭着女兒們的馬，那些馬就像騰雲架霧般跳下去，女兒們常常嚇得大呼「救命！」百里笑着說：「這是第一課，你們要學習自己救自己的方法。」

歸途走到半山樹林裏，看見太陽冉冉上升，紅的黃的紫的白的交織一片，風是那麼柔和，海鷗悠然上下，眼前展開着一片嫩紅濃綠的山花，放射着氤氳襲人的香味，他們欣賞大自然之美，一面走一面唱起歌來，那時的心境是再恬靜也沒有的。

不久他的女兒們都變成了馬上英雄。相貌和天才最有她父親的蔣華，騎在馬上像要摔下來，但她能夠把握重心，看起來險態驚人而她從未落馬。最美而最活潑的蔣英，一天回家時試騎她父親的那匹白馬，那時牠已疲乏的了不得，看見了牠的馬房，正待走進去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騎上牠的背，而這人又不是牠的主人，牠氣極了，在廐前空地繞了兩個圈子，突地奮身直入馬房。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口，蔣英從馬上跳下來是不可能的，不跳就有撞破腦袋的危險。說時遲，那時快，她忙中用手攀着馬房的屋簷，手未握牢兩腿懸空，頹然倒在地下。她不開口說話，一來是跌痛了，而比這更難過的，她覺得不能駕馭馬使她太丟臉，這個十三歲的女天使是再好勝也沒有的。

百里看見他的女兒跌得話都說不出來，心裏很慌張，一竄身跳在她的跟前察驗她傷在什麼地方。當他知道她並未跌傷祇是自己不好意思的時候，不禁拍着她的肩膀說：「別害臊，你今天才算畢業了。」他告訴她關於他自己的一段墜馬的故事：他在士官練習野操時，一次騎一匹桀驁不馴的新馬，那馬不聽指揮，昂頭揚鬣跑得很快，經過一道坑，坑上覆着草，那是步兵野外演習時掘下來的濠溝，馬的前蹄陷入坑內，把百里拋在丈許的草地上。那馬使勁地跳出坑來，十分抱歉地站在百里的身旁，像自知闖了禍，待百里甦醒轉來。

他這段故事把蔣英內愧的心理變成了自傲的心理。

就是這時候，南京軍事當局召見陸大教官史九光，無意中詢及這樣的一個人才：「第一精通外國

語，第二要有軍事天才，第三馳名海內外，我想派他出洋考察現代軍事，你想那一個好。」

史說：「條件兼備的祇有一個蔣百里。」

百里應召從青島飛到南京來，當局把派他出洋考察軍事的話徵求他的同意，他正想出國一游，便欣然接受了這一使命。他在青島目擊日本軍艦開來開去視青島爲其海軍基地，中國海防空無一物，他已知中日戰事必難免，而沿海一帶必不能守。他又到青島迎眷回上海，決定來年偕左梅及蔣英、蔣和出國。左梅憚於遠行，百里怕她一個人留在國內太寂寞，執意要她同去，她也不便推辭了。

百里出國之前，曾應當局之約在南京郊外湯山作一度的密談。

暢游歐美

二十四年百里以軍委會高等顧問名義，奉派出國考察歐洲的總動員法。他偕夫人及蔣英、蔣和兩女在上海上意大利郵船維多利亞的時候，我送到船上，合拍一影以留紀念。我看見駐法大使顧維鈞夫婦和新任駐意大使劉文島紛紛上船來，知道他此行頗不寂寞。

這條船爲便於通過蘇彝士運河，造得小巧玲瓏，各種設備應有盡有。船唇有游泳池，百里命她最小的女兒早晚練習游泳。上船的幾天風高浪大，船身顛簸，百里站在池邊滿臉滿身都是水，他好像漫不經意的。有時在客廳和顧暢談國際大勢，劉也鑽進來打斷了他們的話頭，發揮他一大串的議論，這時候的劉大使已不是百里夾袋中的「小門生」了（民七百里隨梁任公出國時，把劉文島帶到法國留學，張君邁也帶了一個姓毛的學生同行，舟中人都喚這兩人是隨員夾袋中的小門生。）

左梅和顧夫人談得很入港。一天顧夫人向她請教一件事：「我丈夫近來對我的態度很冷淡。我問過孔夫人和蔣夫人，怎樣才能把丈夫的心扳回來，她們教我祈禱上帝。可是這年頭，上帝也夠忙，我的話似乎聽不進他的耳，怎麼辦？」

左梅不假思索地說：「與其求上帝，不如求你自己的好。」

「對自己怎樣的求法呢？」

「你逆來順受，無論他對你怎樣冷淡，你却報之以一團熱。你多忍耐一次，他的良心便會對你多負疚一次，積下來咎歉的心理深了，他對你的同情心增加，最後便是愛的復活，幸福的鎖鑰穩握在你的手裏。」

民七年百里到巴黎的時候，正是顧在外交界露鋒鏘和戀愛史成功的階段。事隔十餘年，國際局勢千變萬化，誰想家庭間也有莫測的變化，這時候顧的愛侶某夫人也同在這條船上。一個月明風靜之夜，某女士泳罷歸來經過一扇艙門，聽得艙內切切私語聲，是說着中國話的一對男女。她一眼看見男的英颯的丰姿，驚得她躡着脚尖輕捷而過，像幽靈的影子一樣。

船靠每一碼頭百里必帶妻女上岸盤桓一陣，向她們解說當地風俗和人情。到新加坡時英國總督請百里夫婦和顧劉兩大使參觀該港防禦工事外貌，百里感嘆他們設計和工程的偉大，可是他就心一件事：「這是防海而不防陸的一個要塞，敵人從海上進攻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從陸地來，豈不成爲白費？」後來日本攻陷新加坡果然是假道暹羅從北方攻進來的。

舟過孟買時百里向他的兩個女兒說：「中國祀神的香是從印度傳進來的。印度和西藏邊地都是世界出產名香之地。你們莫看印度人不潔，他們敬神所用的香很有意思。」他帶她們參觀印度廟，一進門就嗅到一股濃郁的香氣，她們到處張望，看不見繚繞的烟霧，後來才發現陰森的殿角裏供着各種顏色不同的紫蘭，放出來沁人的幽香。

他們在亞丁灣登陸參觀防禦工事。過蘇彝士運河時船身還嫌大，走了一天才走過，兩岸灼人的沙漠在強烈陽光下，看起來像西游記裏描寫的火燄山一樣。蔣和在運河南端蘇彝士港看見螞蟻般的無數黑人扛着黑煤上船，各人臉上都躺着涔涔的黑汗，不禁驚奇地問：「他們爲什麼不用起重機呀？」

「這就是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的手段，」百里低喟一聲說。「白人眼光中的黑人不過一種面具人形的蠢物，這蠢物的代價比機器更廉。也許白人自命慷慨，給他們工作使他們得着起碼的工資，賴以維持其起碼的生活，不然的話，他們就得餓死。可是這黑色大陸原爲黑人所有，無限資源都被帝國主義者榨取去了！」

百里在紅海航程中向女兒們講述埃及和阿比西尼亞的國情，到蔚藍色的地中海他又遙指北岸講述神話最多之國的希臘的故事。船在拿坡里下了碇，有意大利軍部參謀及駐意使館人員來迎。

維蘇威斯火山在世界頗有名，對游客具有無比的誘惑力。往年百里由德國來游拿坡里時，站在噴火口向下凝視，海水是一望無際的大藍池，蔚藍色天空掛着一輪紅日，山下萬道彩影蠕動，熱是熱極了，但美也美到極點。山脚靠着海灣，潮來時祇見一片嶙嶙的礁石，潮退後便有一個深邃的洞口露出水面，游人泛舟迤邐而入，光線從洞外透進來，也是撩亂耀眼的一片藍，像款乃藍天深處，到了人天相接的仙境。百里的談吐是有聲有色的，他把這些景色說給兒女們聽時，這幅海外蓬山的遠景早已嵌入她們的小心坎中，現在身臨其地，却因意大利軍部殷殷招待，專迎汽車早已預備好，不讓她們有觀光的機會，她

們真掃興極了。

汽車沿着海岸線蜿蜒地駛着，經過一小鎮，百里以爲應該在這兒進午餐，可是劉文島口中咕嚕着：「過一會就到羅馬了，到羅馬吃飯豈不更好？」百里不理他，吩咐車子停下來，他很熟悉地領導諸人到一所鄉間飯店，穿過淺紅濃綠的花園，兩旁栽的都是檸檬和橄欖樹，樹的盡頭有茅屋一椽，門外站着幾個露牙傻笑的意大利鄉下人，熱誠地迎接他們。那家飯店的餐台像普通人家的涼台一樣，古樸的木桌上配着一方粗製的枱布，面臨着海，海中嵌着無數翠綠色的小島，和緩的春風吹在臉上，飄飄如神仙中人。吃的炸魚是從他們池沼裏取出來的，所謂池沼是他們劃海灣一角之地蓄着海魚，滲進來天然的海水，一端有木柵隔離着，不讓他們網着的魚兒回到大海去。百里自摘鮮檸檬取汁拌魚，這風味再鮮美沒有。意大利的通心粉原是世界馳名的，拌以鄉下人自製的企司，味兒特別濃美。劉吃得很快意，嘆爲「生平未嘗此味。」百里向他笑了一笑。

車行四小時到羅馬，百里一家人就在中國大使館下。榻他們足足住了兩個月，百里有暇帶夫人和女兒們參觀雕刻及油畫，左梅看了斷臂缺肢的殘物，不但了無興趣，而且每天要陪着丈夫出門瞎逛一陣，深以陪太子讀文章爲苦。百里知道她是門外漢，便向她講解古物的來歷是那一年代，出自那一名手，戰時如何埋藏土內，掘出來時如何受了損傷，說起來歷歷如數家珍。其實他也是從書本上看得來的，他無論研究那一種美術和古跡事前都得盡量搜集它的材料，澈底了解其內容，所以說起來頭頭是道，沒

有扞格不通之處。左梅被他說得高興起來，不久便也成爲他的同好者，早起不待他催促，反過來催促百里：「你今天沒有事嗎？咱們一塊兒看古物去！」

百里指導兩個女兒游羅馬的方法：「游羅馬不是叫一部汽車兜幾個圈子就完事的，這個城是最舊的——富於歷史性的——而又是最新的——富於時代性的——一個都市。它是從老樹根裏發出嫩芽來。我們看見芬芳的花朵，就應該想到腐臭的肥料……從文化方面看，羅馬像是深海之底，全世界文化、美術、哲學、宗教從各方面匯流而來到此作一總結；又像高山之巔，流出去的文化滋潤到全世界。」

「城下蜿蜒着台伯河，羅馬是沿着這河流而創造而發展的。你們看見守城英雄的英姿嗎？中國人崇拜死英雄是理想的悲劇的英雄，西洋人喜歡活英雄，是實際的成功英雄。英雄不是他自己造成的，是千千萬萬民衆把他造成的……」

「有知識的人才配談經驗，肯研究的人才配談閱歷。一個在非洲指揮作戰的法國將軍說得好：『如果做元帥的須有身經百戰的經驗，那麼我所騎的那頭驢子的戰場經驗就比我豐富得多。』」

「羅馬應分作四組去體味：（一）天然形勢及古跡，如馳道、王宮遺址、紀念塔、鬥獸場之類，是以政治爲中心，歷史爲材料；（二）梵蒂岡、彼得寺、保羅寺、地道等處，是以宗教爲中心，歷史爲材料；（三）美術、圖畫、雕刻、建築、畫廊等，以文藝復興爲中心而觀其影響；（四）現代建築，以經濟爲中心，走向民族復興之路。他導游一處，必定把時代輪廓、古代英雄特質、故事發展及其影響和盤地刻畫出來，使她們獲得深

刻印象，不許她們存走馬看花的心理。他後來寫成「課兒篇」就是指導女兒們怎樣游羅馬的一篇實錄。

他們游得正起勁的時候，平空飛來不愉快的事攪亂他們的心情。那一年蔣英年才十七歲，出落得一朵鮮花兒，父母把她捧得夜明珠似的，追求她的人很多。有留學羅馬的C君人人稱他美男子，流傳着不少的擲果韻事。他在夜宴中看見了英就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屢次挽她參加羅馬的社交舞。英問她的母親：「我應不應該接受他的邀請呢？」左梅說：「現在不是女兒躲在房門內不見人的時代，偶然出外交際是沒有問題的。」

那天的第一次交際，到夜半十二時C君才伴送英回到中國大使館來。英的內心雖坦白，她覺得回得太晏怕受父母的譴責，吩咐C莫把車子開進使館內。她在門外下了車，走過漫長的甬道，這甬道是石子砌成的，而她着的高跟鞋顛着脚尖走，倦舞之後感得很吃力。她一步挨一步地走進了內室的門，輕輕推開門，脫了鞋子款步走進來。

她們一家人都住在使館的樓上。她看見樓上窗簾裏透着依稀的燈光，心裏不由得忐忑不寧，還希望她的妹妹睡前忘了換電燈。當她一手開門探首門內時，她父親穿了睡衣在沙發上打着盹兒，書卷還握在手裏，母親在燈下修指甲，她像做了虧心事被人發覺的一樣，不知道進來好還是不進來好。左梅向她說：「夜深了，你趕快去睡吧？」百里倏地醒轉來，看了女兒平安地回來，他沒說一句話，拿着書本逕自

到臥房去了。

英後來自己想，她生長在一門雍穆的家庭中，從來沒見過父母的厲言厲色，沒受過大聲的呵斥，但是無言的譴責使她終其身不能忘。本來父母的盛怒譴訶徒然引起子女們的反感，初不及潛移默化之功。

隔幾天劉大使受了C君的囑託前來執柯。他的父親是外交界名宿，劉很想促成這親事。可是百里最恨見媒人的面，他以爲他的女兒依依於慈父的膝下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時期，誰想搶他的女兒使她從溫暖的家庭移到冷酷的地帶，他的心中便起老大的疙瘩。他想避免冰人囂囂之口，把英帶到佛羅撈斯和號稱水都的威尼司游覽了幾天，便取道北意去游覽中歐有名的亞爾卑斯山。

半山腰裏積雪未溶解，漫漫一片的雪地上發現一種無葉而像白色絲絨的奇花，長在巉巖的巖石縫裏，如空谷佳人幽芳自賞，造物在這曠無人跡的高山上留下這不可思議的天工，象徵崇高、潔白和冷僻，不能不嘆宇宙的偉大。百里初非宗教徒，他愛看聖經和研究佛經出於同一的心理，他以爲聖經是世界最優美的一部文學，凡研究文學的人不可不讀，尤以德譯本爲最佳，他常說邱吉爾的筆調得力於聖經不少。他覺得宗教與人生有着不可分的關係，無論學問與事業都不外以堅定的信心爲其出發點，而且宇宙間包含着不少神祕，如以人的智慧來分晰，將永爲不可解之謎，凡人力所不能了解的祇能歸之於創造者的偉大。像這妍潔無比的山花，不需要和風暖日，亭立於冰雪皚皚的山地，你能說不出自神力

嗎？

百里訪問過慕沙里尼，受意大利軍部的正式招待參觀過拿坡里的秋操（九月二十四日起至三十日止），檢討過總動員法（有極長的報告到軍委會，歸國後又撰有總動員綱領一文），他在意大利已無逗留的必要，便不回羅馬，帶着英到維也納找了一處公寓住下，電召左梅和蔣和往奧國相聚。

C君追蹤到維也納來，直接向百里吐露求婚的意思。百里懶懶地說：「這是我女兒的事，老夫婦不便過問。」C君候在客廳裏，英姍姍地踱了進來，門是半掩着，百里兀自不放心，英從門隙裏覷見他蹀躞門外達兩小時之久。C吐着一連串的爱情濫調，最後猶然掏出手槍來置於几上，好像有拚一個你死我活的決心，百里不禁大驚，待推門進去搶救，當他看見他女兒湛然不動聲色時，他的脚不自禁地縮了轉來。

他聽得英的語調還是平日一樣的安詳：「你是來向我表示善意的，那麼必以我的心爲心。你如果自殺，我便是無端的罪人，而這個罪是你強迫加在我頭上的。我們聽音樂去吧，今天不必解決這問題。」那天晚上英從靜寂的維也納市街驅車回來，百里仍然乏神地坐在沙發上看書，這次未打盹，他的眼光也不一定投射在書本上。他看見英跨着輕鬆的步子走進來，向他玩皮地扮了一個鬼臉：「放心去睡吧，沒有人搶去你的女兒，也不會鬧出亂子來。」

百里知道C坐飛機飛回羅馬，以後很久沒有聆到他自殺的消息，這是情場中的一套假戲法，用不

着替他耽憂的，但是百里到這時才把一顆懸懸的心安定下來。他大贊他的女兒：「我現在才領略聖父所以愛聖子之道了！你帶我到教堂受洗。」他後來不再談受洗的事，英自然也不再提及。

百里把妻女安頓在維也納，他自己到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諸國考察軍事，曾電邀左梅到普拉格參觀捷克秋操。現任捷克總統貝奈士，那時候還坐在外交部長的位子上，他是建國英雄馬薩里克總統的高足，一個活躍國際舞台的外交人物，和百里談東方問題談得很入港。捷克施高達工廠是世界聞名的軍火廠，聽得有中國軍事名家蒞止，曾作盡善的招待，自然含有推銷軍火的作用。

在中歐游歷了三個月，百里回到維也納來，看見左梅居然學得一手好烹調，兩個女兒都在呀呀呀地學着德文，他高興地向左梅說：「你現在該自己做菜請客了。」左梅笑着說：「我已經請過了兩次客：一次請的德文教師，一次劉子楷公使（就是百里的老友駐奧公使劉崇傑。）」

他們一家人在維也納會合後，便啓程到柏林，一因德國是百里主要的考察地，二則想送兩個女兒在那裏入學。百里請他早年的一位老師介紹他兩個女兒進德國一個小學校，該校以從未收容過東方學生，且名額已滿為詞。一天德國國防部長白倫堡將軍設宴招待百里（他們是老同營弟兄），那位老師也在座，他向百里耳邊遞過一句話：「白小姐也在這個學校肄業呀。」

百里馬上把兩個女兒不得入校的情形告知白將軍。白在紙頭上寫了幾個字遞給百里說：「你拿介紹信見校長，他或者能夠通融辦理。」百里如言往見校長，那校長是德國舊皇朝霍亨索倫家的親戚，

那學校便是德國貴冑初級學校。校長接了白將軍的信，他自己居有三套頭的三間房，承認騰出一間給百里的兩個女兒住，不想講人情進學堂的事，在極端守紀律的德國也是不免的。

百里對子女教育初不拘於一格，視其性之所近指導她們選擇自己所應走的路線。英小時候不多說話，百里從靜默中發現她富於音樂天才。音樂在中國古代也是受重視的一科，後來淪為小道，像小說被大儒鄙棄的一樣。自五四文化運動後，小說已翻身，但音樂仍為被人遺忘之一環。它在歐洲却大受社會的寵愛，與工業、文學並重，西人對一技之長不惜百端培植，不似中國有許多的天才者埋沒在沙漠裏。百里雖不擅音樂，却有珍視音樂的心理，這次帶英到柏林來，勸她小學畢業後即向此道發展。他臨別向英剴切指示說道：「你將來學音樂到了相當成就的一天，會感到內心的空虛和孤立。那時候你不能灰心放棄，必須一面回想歷史的過程，一面向大自然中求解答你的難題。那是人天交戰的關頭，也就是

一生學業成敗的關頭。」

十月間離開柏林時，歐洲大陸早寒，火車內已升暖汽。開車前的一瞬英站在月台上盈盈欲涕，她的妹妹和夷然一如平日。左梅噙着淚，咽着聲音想說話，和走過來牽着她的衣襟：「媽，你不是普通的母親！」這頂高帽子把左梅壓住不敢哭。車子開動了，百里凭着窗口望不見站上兩個女兒的影子，才回頭向左梅低喟了一聲：「以後再見面時，也許她們已不是我們的了！」

車抵佛蘭克福，他們展謁歌德誕生地，訪問中國學院後即轉輪由來因河向科倫城進發。那兒有世

界最馳名的教堂，也是德國工業的心臟地，由此轉火車西行到法國。左梅在巴黎遇見了相別半年的顧大使夫人，她感念左梅已久，迎上去吻她的頰：「蔣太太，你真是女中諸葛，我聽了你的話，現在我的丈夫已在我懷抱中了！」她要送香水和衣料給左梅，左梅頻頻搖着手：「這都不是我的需要，我所需要的是永嵌在我們心坎中的友誼呀！」

在巴黎逗留了一星期，左梅所感到的第一難題是言語的隔膜，她學過一時期的法文，用之於中歐各國尚能勉強達意，可是當着法國人說起來就自覺發音不準，越羞慚越不敢說出口來；她聽法國人的話也聽不懂，因為外國人講法文講得慢，一字一句的講，法國人講得快，咕哩咕嚕不知所云。

一星期後他們乘二小時的飛機飛過多佛海峽，腳底下雲海蒼茫，烟波萬頃，風景雖很美，但機身的波動使不慣飛行的左梅感得很難過。這天倫敦沒有霧，中國駐英公使回國述職，由代辦招待他們在旅館下榻。住了一星期，搭五萬噸的德國大郵船歐羅巴號渡大西洋到美國。

這條船有七十多架升降機，使人目為之眩，偶爾出艙游眺就很難找回自己的房間。船主導游各地，好像一天走不完。船唇有廣大的南洋廳，搜羅南太平洋的景物，花樹蟲鳥皆備。客廳裏有楠木雕製的大圓柱十六根，吃飯時不撞鐘也不敲銅板，以喇叭為號，百里以為這又代表德國人武勇肅殺的民族性。左梅坐了這比意國郵船維多利亞號大過三倍的德國郵船，恍如劉姥姥置身大觀園中，但是百里告訴她，七萬餘噸的法國郵船諾曼第號比起這艘船來，又有大巫、小巫之別哩！

過大西洋急流時，船身發出砰礮的巨響，震動的角度頗大，老於航海的百里當然不感到什麼，左梅却受了很大的罪，她好好兒的在家裏過着平淡舒服的日子，埋怨百里不該死拉活扯地把她帶出來看世界，害得她頭昏腦漲，胃裏的一滴水都要吐出來。走了四天到紐約，中國駐紐約總領事于煥吉（現任駐意大使）登舟來迎，把他們送到一家旅館住下。

在紐約住了一星期，百里每天忙着考察這樣參觀那樣，外交官夫人到旅館陪伴着左梅，問她要看電影不，要買東西不，左梅帶着笑臉謝謝她們的好意，她所需要的却是整天兒躺在床上，喝點開水吃點餅乾過日子，不願見任何的光線，也怕聽任何的聲音。她腦中還在閃動着波濤起伏的海上生活，這所大屋子也像天旋地轉般擺動不停呢。

他們由紐約到華盛頓住了一星期，旅館在小山上，有的是白雲紅葉，和日本箱根的景色大致相似。左梅覺得這兒的空氣和人物都和紐約不同，是恬靜和繁囂的比照表，她對那個號稱世界第一大都市的紐約實在產生不出良好的印象來。也許她旅途的勞頓這時候逐漸地減退了很多，她的精神和體力逐漸地恢復起來，帶着這樣的心情來看華盛頓，自然覺得一切都比紐約好。

他們訪問過美國開國偉人華盛頓的故居，百里批評它具有三個優點：院落大得好，房子矮得好，墓道簡單得好。屋內保藏着華母的結婚指環，他說這也許是美國唯一的古董了。

從華盛頓折回紐約又住了四天，才乘火車向美國西部出發。百里的任務原為考察軍事，他興之所

至，無論文化、風俗和社會瑣瑣問題他都樂於親身去體驗，他對美洲這塊新大陸引不起任何方面的興趣。他認為山川之雄偉，人力之浩大，是美國的特質也是最值得觀摩的地方。他決心徧游美國名勝，晚上上火車，早起八點到任何一站便下車，這一建議最合左梅的胃口，她的游興最濃，而坐火車對她是無所苦的。

他們在中途折而北行，參觀過尼亞加拉大瀑布（加拿大最南端與美國交界的世界名景之一。）百里的出生地海寧的八月潮在中國很有名，但是比起這個大瀑布來，後者似乎更好看，這倒不是倫敦的月亮比中國的失，這瀑布位於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之間，又使人不能不驚嘆創造者的鬼斧神工。百里夫婦備就了雨衣雨帽由升降機降到一個地窟裏，從瀑布的裏面看起來，像躲在水簾洞裏看銀龍怒吼。隨後他們乘車到密西根湖畔，在芝加哥停留了三四天，參觀過水族館和博物館。

這時候好萊塢正在試映以賽珍珠所著的「大地」為題材的一張影片。美國影片商對每一名片的攝製和內容從來一步不放鬆，他們聽得有一位中國將軍到了芝加哥，特地打了電報來請他參觀這張以中國為背影的新片。百里懷着一顆好奇心在這世界銀都攔了一晝夜，公司方面把所有著名的明星叫過來陪着他們談話，據說會見這許多明星比見皇帝更難，這是罕有的招待外賓的一個盛會。祇有童星秀蘭鄧波兒因喉痛未來，還把自己簽名的照片贈給他們。

他們在美國一個月零幾天，最後由舊金山候輪歸國。事情不湊巧，正值美國船員大罷工，船在海裏

開不動，候船的旅客在旅館裏悶得透不過氣來，這時候胡適也同住了一個旅館裏，要等船員復工的消息，可是百里的旅費看看快完了，不能再待下去，他打電報到溫哥華改訂船位，即乘火車北上。

火車沿着落磯山脈北行，頗像中國平綏線青龍橋的一段，機車奮勇爬山，旅客們感得頭重腳輕，推開窗子一望，一片鬱蒼蒼的美國西部大森林，強幹密枝高可參天，有不知年代的古木被風吹倒像一個巨人橫躺在地下，沒有人來收拾牠，可見美國物力之雄厚。車子在重巒疊嶂間蠕動着，有時望見蒼鬱的高山，有時飛過赭紅色的峭壁，第二天轉入平原，車行二晝夜才到溫哥華埠。說起來很好笑，百里夫婦無錢住高等旅館，不得已在華僑所設的宿舍裏混過了一夜，早起便踏上了行將解纜的俄羅斯皇后號輪。

這是一艘航行太平洋已達一百三十餘次的舊船，僅二萬餘噸，無水汀設備，還用電爐取暖。船開出碼頭就遇到陰沉沉的惡劣氣候，風高浪大，指揮塔被浪頭打進來，船在滔天的巨浪中就像篩子般搖動不停，這又是左梅的一次大災難，她不能進食而百里飲啖自若，在同一的環境裏而各人的苦樂不同，可見人類平等在任何條件下終是難於達到的。

一天百里向夫人表功：「你執意不肯來，現在看遍了各處的好風景，吃到了各樣的好東西，該謝謝我吧！」

「謝謝你，我在船上每天受的是活罪，」左梅哇的一聲又吐了。

百里一言不發，跑到二等艙裏找了三個中國人來，請夫人打幾圈麻將消遣。說也奇怪，左梅看見了麻將搭子，一骨碌翻身而起，打了一圈又一圈，頭也不昏漲了，胃也不痛了，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牌上，排山倒海的風浪對她不發生任何影響。百里笑着說：「你的病我會醫，這完全是精神作用呀！」

十一月十一日為第一次歐戰停戰紀念，舟中西人如度狂歡的聖誕節，舉行盛大的跳舞會。這時候風浪還是大，船身左右傾斜，一對對舞侶一會兒倒在東，一會兒倒在西，有男子抱持女友而兩人偕倒的，笑聲與樂聲大縱，是最熱烈的一個鏡頭。百里坐在角落裏向左梅切切細語：「和平，和平，人類所蘄求的是和平。可是相隔不到二十年，人類又播下了戰爭的種籽，我看不久的將來，二次大戰會在東方爆發！」

舟行十二日到橫濱，他們登陸在熱河小作休憩。百里曾往東京與駐日大使許世英有所接洽，即偕左梅乘車到神戶候船。這時候美國船員風潮解決，胡適坐着美國郵船日本皇后號踏着白波而來，百里趁上了這條船，兩人在舟中相視而笑。十二月初船抵上海，百里驅車回國富門路私邸休息。

空軍獨立論的支持者

以上所寫的差不多是游記和百里夫婦的私生活。他回國的那天（十二月一日）我正在上海，承他打電話叫我到他家吃飯談天，他的海寧菜我雖吃不慣，但我很想聽他周游列國的新感想。他和湖南人很有緣，我還年輕的時候就耳着他的盛名，初以爲是個鬚髯如戟的偉丈夫，後來一見面，溫文短小不類其人。他最重視新聞記者，他的豐度和談吐也使人樂於與之接近，直到二十二年我移家南京後，我們相見的機會更多，而感情也更密了。

他老是那套摯切而幽默的口吻：「今天有很多的新聞記者包圍着我，我實在太倦，沒有機會還他們的債。可是我又自動地請你上門來，我高興說什麼就是什麼，你莫露出討債人的身份才好呀！」

我知道他的老脾氣，三杯黃酒吞下肚，他的話匣子就打開了，而且有條有理地談下去，行文時不必加以組織，照他的話寫下去就是一篇完整的紀載。他是軍事家，這次又爲考察軍事而去，所以他所談以歐洲各國軍事及國防爲主題。

「世界的變遷真是太大了，」他呷了一口酒，吐着一句開場白。「第一次大戰以海軍爲導因，那麼我預料第二次大戰當以空軍爲主力。」

我始終不開口，讓老酒填滿了他的肚子，再從他的肚子裏把他心得的材料傾出來。

「上次世界大戰當然有多方面的動機，其最重要之一環，是德國擴張海軍及潛水艇危及『海上王國』（英）『金元王國』（美）經濟及國防之安全，所以人人想避免的戰事不得不爆發起來。現在歐洲國家全力擴張空軍，空軍易攻難守，所謂防空絕無充分保障，而空軍破壞的程度比海軍及潛水艇厲害不知多少倍！

「美國飛行家林白在歐洲歡迎席上說：『空軍於數小時之內，甲國能夠粉碎乙國的首都，乙國能夠屠殺甲國後方的民衆，這樣的仗怎樣打得起來呢？』我不同情他的話，正因戰爭的破壞力加強，戰事的爆發性愈大。

「現代經濟和其它部門無一不與國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國花樣不同，其以國防爲中心思想則一。德國的國道計畫表面發展交通，骨子裏却是國防計畫之一部：她的公路路基築得極固，汽車每小時可行一百五十公里，她縱一線橫一線的國道，平時便利運輸促進工商業之發展，戰時便是絕好的砲兵陣地。須知建築砲兵陣地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這個一舉兩得的計畫，就比臨渴掘井高明得多。法國有名的馬其洛防線，工事設在地下，用心是周密極了，但不合經濟原理，是消費的國防，而德國在地面上設防是生產的國防，平時戰時兩得其利。

「話得說回頭，德國地上設防在法國地下設防之後，現代事沒一件不是後來居上的，譬如靜安寺路就比四馬路好，中國火車就比日本的窄軌道好。

「意大利新村計畫，羅馬附近的新建築物須與其左鄰右舍保持相當的距離，表面與衛生行政有關，實際也是國防計畫之一部，便是由密集式化爲散兵式，減少敵機加害的程度。將來會有這一天，實現鄉村都市化和都市鄉村化，都市的面積加大，一掃人口集中的弊害。」

「現在意大利進行軍備以發展空軍爲主，海軍次之，陸軍被擱在後。本年八月羅馬陸軍大會操，還有上次歐戰時所用的舊砲在內。她是一個貧國，窮人要打窮人的算盤，若是海陸空平均發展，將一無所長，所以她集中財力於一點，這是她眼光獨到之處。」

「過去爲平面戰爭，今後將蛻化爲立體戰爭。平面戰爭以高山爲險要，今後險要移於廣大的平原上。砲火和飛機能夠摧毀你的要塞或堡壘，你丟了一個要塞，就祇能退守第二要塞，可是平地雖被突破一點，仍可堵塞缺口，不致影響全線，這是今昔戰場形勢的一大變革。」

「現在中國政府也鬧窮，天天研究收支平衡。收支平衡有兩面看法：一是對內的，一是對外的。對內不能開源祇好節流，節來節去必至一事莫辦，國力與民生交困。德意兩國祇求對外的收支平衡，關起大門來不許國富流往外國去，而在國內則採大規模的揮霍政策，正合着『肥水不落外人田』的道理。可是咱們呢，不求出口貿易之發展，不研究經濟的自足自給，祇要政府少用錢，不問效率如何，而財富涓涓外溢，仍無解於國民經濟之危。」

「一九三五年一年，法國用去搬家費七十億佛郎。國人以爲是浪費嗎，現在看起來也許是，可是法

國重工業集中在巴黎，戰時是敵人最好的目標，她忍痛支付這費用，也許將來看起來是很上算的。」

他說的話很多，我當時的紀載就此爲止。他並不覺得慕沙里尼是一個怎樣偉大的人物，不過稱贊他肯幹的精神，幹得對不對又是另一問題。他最重要的幾句話：「民族性之不同，猶之人面之不同，各國有各國的國情，把外國整套的東西搬到本國來運用是不可能的。」

他想寫一篇歐游筆記像梁任公所撰的歐游心影錄之類，不久西安變起，接下去又是抗戰軍興，他的生花之筆不能公諸國人，實在是大可惋惜的一件事。

他是一個學陸軍的人，根據中國人「賣糖的說糖甜」的傳統習慣，尤其中國是個祇有陸軍而無海空之國，他應該多發發展陸軍的議論才不失他個人的立場，且投當代軍人之所好，但他是嚴守國家的立場的，既不囿於個人的立場，自無隨俗浮沉的必要。他這次回國後第一個建議：「中國國防無論從政治、外交、經濟、工業、軍事那一角度看，都已經萬萬趕不及了！這時候唯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積極發展空軍，加速訓練航空人才！」

中山先生在清朝末年就有過「航空救國」的一句話。後來國民黨秘密購來飛機一架，由法國人環龍表演，不幸機毀人亡，舊法租界把一條路命名「環龍」以留紀念。民國成立了若干年，內戰打個不停，北洋派對空軍也很注意，在保定和南苑設有航空學校，張作霖還利用它參加二次直奉之戰。民國十三年廣東也急起直追，此後廣西、山東各省也都以此爲急務了。

各省自設兵工廠，自闢飛機場，其目的非爲充實國防，亦非爲發展民航，乃基於自私的地盤觀念。九一八以後，中國鑒於日機在中國領空來去自如，才決心在杭州笕橋開辦航空學校，其第一期學生以軍校各期畢業生及高中以上學生，體格健全，身家清白者爲合格。這與小站練兵的動機可說是一樣的。該校分轟炸、偵察、攻擊、驅逐四科，入伍一年後，再分作初級、中級、高級各作八個月的訓練。可是日本人祇許中國挨打而不容她有還手之力的，該校名曰中央航空學校，以示爲發展民航而非爲國防之意，且謝絕一切參觀，免得日本有所借口。

中國祕密建立空軍之初，陸軍方面即起無端的反感：「爲什麼不發展砲兵而先建立空軍呢？」實際上理論之爭還是次要，中國陸軍支配了政治若干年，誰的槍桿多，誰的政治勢力大，如果沒來由鑽出一個空軍來，至少造成另一軍事系統，打破陸軍獨占地位。當然，反對成立空軍不成理由，所以陸軍中人希望空軍在陸軍之下成爲一個軍科，祇有訓練的方法不同。這就是反對空軍獨立的主張。

考之各國情形，英、法、德、意四國的空軍都是獨立的，日本爲陸主海從之國，海軍還受陸軍的排斥，更不容空軍獨立成一鼎峙而三之局。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較晚，空軍已落後一步，戰後軍役人員解甲歸田，恢復戰前愉快自由的生活，而且美國視兩洋爲不能飛渡的天塹，認爲無發展空軍之必要，所以他們孜孜進行的倒是發展民航的問題。

但在南北戰爭時，美國早已發明了航空汽球這個怪東西，用電話與地面部隊聯絡，調整砲兵目標，

大學教授紛紛拋下課本以全副精神來扶助它，這確是領導全世界的一個新發明。美國人是過慣了享受和平的生活的，戰後淡焉若忘，沒有人對這個怪物再作進一步的研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美國米却爾將軍建議以兩師跳傘部隊奇襲敵人後方，當時的英美統帥部却認為癡人說夢，後來漸漸感到興趣想進行演習，而戰事已突然結束了。

自杜黑將軍（意大利人）的制空論問世，近代戰術起了丕烈的變化：他主張海陸空平衡發展，置空軍於主要之地位，三軍之上冠以統籌國防的總機構，這個理論軍事家稱之為杜黑主義。意大利首先採納盡力發展空軍，她是工業落後物資缺乏的貧國，發展空軍輕而易舉，想從海陸方面與英德兩國爭一日之短期，時間及財力皆有所不及。這理論立刻影響到德國，她的航空事業本來很幼稚，想迎頭趕上，乃把納粹第一號大將戈林將軍當建立空軍的大任，此後蘇聯急起直追，英國埋頭苦幹，百里斷言二次大戰將成爲立體戰爭就是從這些地方體驗出來的。

在中國倡爲空軍獨立的理論的以陸軍出身的百里爲第一人。他認爲無論人事、技術、訓練、作戰各方面，空軍都有獨立的必要。空軍任務可分爲三大端：（一）戰略空軍，飛往敵國投彈；（二）戰術空軍，破壞敵軍的交通線和補給線；（三）協同空軍，與地面陸軍配合動作，炸毀敵方橋梁及砲位。中國爲大陸國，速成國防以發展空軍爲最適宜，而且時間和財力都來不及發展陸軍與假想敵抗衡，這弱點和意大利是相同的。

百里在歐洲考察，對意大利發展空軍的過程調查得很仔細。他找到留學羅馬航空大學的中國學生林文奎，研究空軍組織及其機構，林是瓦橋第一期畢業生，留校充當教官，考取後派送回國的。他在羅馬電呈軍事最高當局，建議無條件擴充空軍，其理由有：（一）比組織海軍來得快；（二）經濟還勉強夠得上；（三）可與將來的盟軍配合作戰。他預料中國陸軍必然反對空軍獨立的理論，即空軍自身在嫩芽弱枝的過程中亦不敢作一飛沖天之想，所以他附帶提及空軍發軔之始應由最高統帥親自主持，以防反對者借口來摧殘它，這是他深刻而超特的一個見解。

「勇者受勛，能者在位，」是呈文中扼要的兩句話。民國以來中國政府最不可恕的一件事就是重軍功而不重人才，一個粗獷無文的武夫，為着忠於個姓表現了一點點成績，政府當局便不管他不諳政治或經濟，常常提擢他做一個專門官，像把軍人看作萬能的一樣。百里主張以榮譽酬軍功，務使能者在位，而不以位置為酬庸之具。他對空軍補給及作戰的近代化也有詳盡的說明，這道眼光獨到的呈文，不知現在尚存於航委會檔案中否？

百里受意大利參謀總長巴杜里奧的招待，曾帶林到拿坡里參觀大規模的航空演習。他在歸途誥誡林：「你們空軍人員應多多研究陸軍，對陸空協同的問題不可忽略。參謀業務像樹根一樣的重要，戰略、戰術誠然是你們研究的對象，對陸軍的人事方面，將來你們要多用工夫破除門戶之見，這是我對你的臨別贈言。」

百里由歐渡美時，會見了留美學習航空工程的中國學生錢學森。他是百里老友錢均夫的兒子，在交大機械工程畢業後，由清華派送美國大學麻州理工科留學。中國大學畢業生到美國留學的，美國大學祇承認他大學三年級的程度，須再讀一年才有考學位的資格。學森得碩士學位後，忽舍棄航空工程而習航空理論，他的父親在杭州聽了大不謂然：「重理論而輕實際，多議論而乏行動，是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國家已到了禍在眉睫的最後關頭了，你不好好兒地在航空工程上繼續研究，却要改頭換面走上理論的途徑，究竟年輕的人見識淺，而且也太見異思遷了。」

父子兩人隔着重洋打着筆墨官司，無論學森怎樣說，老頭子總覺得他的見解是對的。不久百里回國來會見了多年未見的求是老同學，劈頭便責備他說：「你兒子的轉向是對的，你的見解太舊了。美德諸國航空的新趨勢，工程、理論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論走的。」

老錢向來信服百里的話，一言不發地聽他說下去：

「而且美國是一個富國，中國是一個貧國。美國造一架飛機，如果有新的理論發現，馬上拆下來改造。中國可就沒有這樣大的氣魄。所以中國學習航空的人更應當在理論上下工夫。」

錢老頭兒看看官司是打輸了，他却滿臉堆着笑，對老友賢明的指示表示誠意的接受。

接：空軍應否獨立久為各國軍事家爭論的一個問題。美國先知先覺的米却爾將軍坐過兩次牢，終至咯血而死，而後來二次大戰發生，美國空軍輝煌的戰果及這次大戰中降傘部隊的奇跡，一切不出其所料。當作戰的初期，德國空軍以壓倒的優勢席捲歐洲，

美國才認識空軍的重要性。但美國遠征軍出發歐洲時，空軍仍受陸軍的指揮。那時德國羅美爾上將在非洲有常勝將軍之稱。羅斯福總統在下薩布蘭加召集會議檢討軍事的結果，發現盟軍飛機使用欠靈活，英國由統帥部決定戰略原則後再採取行動，以至行動遲緩，力量分散，美國則以陸軍指揮空軍，形勢隔膜，機動性不大，這些都是技術方面的錯誤。德國空軍則力量集中，行動迅速，故能顯其特殊之威力。一九四二年美軍部頒布新條例，使用空軍時須得空軍總司令的同意，尤須尊重其建議，事實上已等於空軍獨立。

西安事變的不速客

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回上海，八日就接着蔣委員長長的電報請他到西安晤談。九日下午他乘車進京，十一日由南京飛往西安，他從淡的雲層中俯瞰機身下的華山，活像一隻老虎脚，脚尖有五個爪子是壁立的巖石，脚爪縫裏長着茸茸的毛是一叢叢的樹林。當天正午到西安，陝西省府主席邵力子到機場迎接，驅車到西京招待所休息。

下午四時蔣來了電話約他到「春寒賜浴」的華清池見面。他的車子經過「折柳送行」的灞橋，一會兒到溫泉，便謁蔣報告考察歐美的經過。這時候張學良也在臨潼聽訓。當晚張與楊虎臣公宴百里及來陝中央要員，張想和百里同車回西安城，蔣阻止他說：「百里先生先回城，漢卿（張字）在這兒吃了晚飯再走，我還有話說。」當晚蔣約張、楊會餐，楊要留在西安自作主人，所以祇留張一人在臨潼談話。

傍晚六點鐘百里先回招待所，看見桌上擺着兩張請帖，一張是十二日邵主席請觀宋畫，一張也是十二日楊虎臣單獨具名招宴。他匆匆赴綏靖公署的張楊公宴，酒過數巡，八點鐘左右張自己駕汽車回來，前排並坐的是陳調元，後排有蔣作賓、陳誠、衛立煌、陳繼承四位。張向席間諸人一拱手：「我自己做主人，回得晚一點，該罰酒一杯。」

中央要員下榻招待所的（是一所人字形的建築物）有陳誠、蔣鼎文、朱紹良、陳調元、邵元冲、蔣作

賓萬耀煌諸人，三樓住有一個德國顧問，一個路透社女記者。宴畢汽車絡繹地回到招待所，陳誠找百里聊了一會兒天，邵力子也來了，他們到十二時才起身出去。

百里每到一個陌生的地點，照例隨手帶關門，不把房門拴鎖好，便躺在床上看書，昏昏然漸入睡鄉。次晨他起身很早，窗上透進來熹微的晨光，他扭開電燈想起草歐游書面報告，聽得隱隱的槍聲從遠處飄入耳，他以爲實彈練習打靶，隨後槍聲由疏而密，自遠而近，他加了一件外衣，用西安風景片寫信寄給他在德國的兩個女兒（這也是他的老習慣，到一處用一處的風景片寫信給家人）。

寫不到數行，百里判斷零亂的槍聲似乎帶着兵變的意味，他停筆不寫，凭着窗看外面的動靜，濛濛朝靄中看見隔窗一團黑影蠕動，隨着砰然一聲，影子倒下來了，他證實中國又步入一次大動盪的時代了。

天氣特別冷，他換了一件羊毛衫，披上絲棉襖，倚着枕頭假寐，天色已由微茫而大明。他聽得門外有人大呼：「由上海來的蔣百里先生住在那一間房？」他未及作答，一個青年營長階級的軍官推開虛掩的房門，粗重的脚步跨進來，向他釘了一眼：「您是蔣百里先生？」

「是的，」百里鎮靜地答，看見兩個持槍兵士緊隨在營長的身後。

「不打緊，請先生客廳裏坐，」他命令那兩個彪形健卒一個一邊把百里夾了出來。

廳事裏他首先發現一位年已七旬滿頭白髮的抗日老將吳先生，此老曾躬與甲午之役，說得一口

的好德國話，也是百里的一個老朋友。他在被俘的中央要員中是唯一的無色彩的老古董。他到西安是一件多餘的事：新近蔣委員長派他做軍事參議院參議，他在徐州想見蔣一面，該院院長陳調元乘車過徐時，他上車請隨行，陳向他打了個哈哈：「您這麼大歲數，何苦跑那麼遠的路！也許委員長不記得這回事，您要謝委咱代您謝一聲好了。」

可是他執意要走，陳拗不過他，便把他帶到西安來做了一個莫明其妙的俘虜。

客廳裏擠滿了一屋子的人，有倦眼惺忪的統兵大員，有剛被繳械的衛士，有睡衣拖鞋打着寒噤的要員夫人。尖厲的曉風從窗櫺裏透進來，前途禍福不知，各人懷着一顆戰慄的心，彼此面面相覷，都露着惶惑不安的情緒。後來知道事變前張下手諭「祇許捉活的」，所以一團殺氣中多少還帶點禮貌，除邵元冲從窗口躍下來被擊殺外，兵士在招待所內沒放過第二槍。

兵士到處搜索，應該繳械的繳了械，清晨清脆的槍聲就是勒令各侍衛繳械發出來的；應該請到客廳裏的也都請齊了，最後請來陳誠、蔣鼎文、朱紹良、萬耀煌四位。侍從室主任錢大鈞是住在華清池的，下午才解到，身上帶着血，大家都就心臨撞出了什麼亂子，但沒有一個人敢問。祇百里冒昧地向那個監視他們的青年營長說了一句話：「今天究竟發生了一回什麼事呀？」

「你們有年紀的人那裏知道我們年輕人的苦悶！」他所答非所問的吁了一口氣。「事情不會擴大，你們請放心，再過些時你們就可以得着真消息了。」

說着他就從袋裏掏出一張名單來點名：某先生，某主席，某總指揮，某軍長，某院長，這名單就是昨宵宴客的名單，點一名就有人從喉管裏哼一聲，哼了的都被請到左邊來，右邊留下來的是一大堆從了和隨員衛士之類，被他們移往另一處軟禁起來。

「昨爲座上客，今作階下囚，」百里信口地呢喃着，此後各人都坐下來談天，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却沒人談到今天的本題上。陳雪軒（調元）提高着嗓子打趣着：「咱有茄力克香烟。誰想抽烟每支大洋五毛，此時此地，這價錢不算貴吧！」

「拿香烟來！快拿好香烟來！」青年軍官大聲地呼喚着。

這羣貴客有失落了眼鏡變成了光眼睛子的，有想拿大衣禦寒的，那營長吩咐監守兵在各人的房間裏找出來。可是從兩點看得出張楊約束士兵不嚴，兵士在各房間搜索了一遍，百里的燕尾服和他兩個女兒的照片都被沒收了；大家肚子餓得難忍，營長一疊連聲地叫造飯，造出飯來被兵士一次又一次地搶吃一空。

外面飛來一片「號外」聲，營長叫人買來一張，他們看見有「張楊兵諫」的赫然大字，下列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二）停止一切內戰；（三）釋放上海被捕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六）開放民衆愛國運動；（七）遂行總理遺囑；（八）召開救國會議。

原來就是這樣的一幕政治戲，可是各人當前最感需要的是吃飯的問題。下午四時許，張學良提着慌亂的脚步走進來，又向諸人一拱手：「對不起，各位受驚了！」

大家向他提出飢寒交迫的問題，請他解救一下。不久飯菜備好了，人人狼吞虎嚥，像風捲殘雲一樣快。陳院長帶來的火腿和百年陳酒都被吃盡喝光。張命副官導諸人上二樓，重行分配房間，房門祇許開不許關，他于于然下樓去了。全招待所祇有五具熱水瓶，那個房間裏有的就像中了頭彩的一樣。百里遺失燕尾服倒不痛心，最感困擾的是找不到老光眼鏡，他不能看書，於他不啻變相的苛刑。

每間屋都有人看守，彼此不許交談，這樣又使他們回味客廳裏談天的風趣，無發言權是人生的一大痛苦。六點左右，百里聽得有人喚他一聲「老師」，他看見奉軍軍長何柱國的影子從房門口掠過。

七點又開飯，是各房單開。單開比大家坐在客廳裏搶着吃的滋味不如遠甚。百里飯未吃完，看見張副帥在門外蹀躞着，一會兒獨自地踱進房門來，把那扇不許關的門虛掩了一下。他的態度比平日的溫循謙恭並無區別，不過蒼白失神的臉透着疲乏和內心的徬徨，像有幾種念頭盤旋在心中而胸無主宰似的，百里一望就能夠判斷臨潼方面不像發生了嚴重的事態。

張口中囁嚅着說：「先君很敬重百里先生。您是個無黨無派之身，我有疑難的問題想向您求教。」他把他們發出的號稱兵諫的電報全文拿出來。

「可是我不戴眼鏡看不清楚呀，」百里借着這由頭想找回他失落了的老光眼鏡。

張推開門喚副官去找，不知從那裏找到了一副，却非百里的原物。百里細閱一過後把電文還給張。

「先生之意云何，」張的神色頗躁急，似乎還有很多的事待他去處理。

「今天是力的問題，」百里懶洋洋地說。

張坐下來說：「今天驚動了，我真對你們不起。百里先生現在還在生着氣。請您正面指示我一下。」

「在西安，你的力很夠，尤其在招待所，兩條槍足夠應付我們。可是西安以外怎樣呢？」

「西安以外我是鞭長莫及。」

「那麼你自己已有打算，用不着來問我了。」

「您的氣還大得很，」張叫副官進來為百里添了幾盞可口的菜肴，把上等的烟酒拿過來：「我還
有別的事，停會兒再來請教，」他又一拱手走了。

啤酒、白蘭地、麵包、牛排、火腿蛋、三五牌香烟應有盡有，百里據案大啖，啖完了閒適地抽起香烟來，烟
霧布滿了全室，對過房間裏陳調元嗅着了濃郁的烟氣，他大聲地叫喚起來：「喂，我的烟抽完了，五毛錢
一支贖回，好嗎？」監守的兵士禁止他發言，這多言善諛的福將才靜靜地躺下了。

他們唯一可交談的機會是在小便池的地方。不久人人發明了這個妙訣，東邊房間裏有人嚷着要
小便，西邊也有人要排尿，實在他們並無糖尿病，尿量決無如此的多，不過想借機會碰碰頭，密談一兩句
解除內心的空虛。從前我在長沙雅禮校的時候，想在課堂外疏散一下，也常用「我可以出外小便嗎？」

的一句話欺騙美國先生，這些大概都是上將階級的將軍們也用同一的謊語騙小兵，想來世事真如兒戲的一樣。但是監守他們的兵大爺（每室一人）不久發覺大人們說的是假話，雖不禁止他們小便，却像影子般緊隨在他們的身後，而小便池便比前冷落得多。

晚間九時後，張果然又來巡視各人的房間，仍然是拱手道歉的一套動作，並且向每人作幾句簡短的寒暄。最後他進百里的房，態度比前悠閒，換了一副口氣問百里的生活狀況和子女的教育情形：「假如我能爲力，很想盡量地幫助先生。」可是百里仍然淡淡地回答：「假如我做了邵元冲，國家有撫養我家屬和子女的責任，省得我朝夕耽心。」這次張絕口不談時事，道了一聲晚安退出。

這晚大家睡得都很恬適，是神經極度緊張之後一旦寬弛下來應有的現象。祇是多慮善感的夫人們整夜地不能闔眼，後來據她們說，每間房的守兵每隔若干時都要躡腳探腦地進房來祕密檢查一次，輕捷如一道鬼影，嚇得她們蜷伏在被裏不敢動彈。

第二天上午十時，張又來看百里，先問他睡得怎樣，隨即坐下來說：「昨天您所談的力的問題，昨晚和今晨我們得知何應欽準備攻西安，黃埔生準備和我們大幹，你看何與黃埔生能否一致？」

「你應該比我知道得多。我剛從外國回來。」

「陸軍攻西安時間很長，我們的抵抗力也很大，」張細語如蠅，好像他是對他自己分晰着說的，「空軍又當別論，不過所關不僅我們的安全。」

他說得隱隱約約像霧裏的花，可是心竅玲瓏的百里已從他一鱗半爪中得窺全盤的局勢張的態度是外強中乾的態度，而蔣委員長依然健在。他眼中閃着靈活的光芒，用比較和婉的語調試探張：「你問計於我，我一切都睡在鼓裏，沒有情報怎能下判斷，俘虜怎能做軍師？」

張連連道着歉，請百里移住楊虎城的私邸，如果百里肯，那裏有優適的待遇和一切的自由。百里想，如此我豈不變成了梁山寨上的軍師了嗎？他漫不作答，張等了好久才又開口問道：「您要那種情報呢，我們電文上說得很明白。」

「委員長在什麼地方？你們向他要挾，他作怎樣的表示？國內外對這次非常的事變反應如何？」

張沈吟了一會兒說：「您如果肯移居一切話都好談。我們現在還是先談力的問題，假定中央飛機對西安轟炸……」

「委員長在西安，他們必不來轟炸，」百里不待他說完就毫不猶夷地作了這個答案。

張一連應了兩聲「是，」沈滯的臉色陡然地堆上了活動的光彩。他看了一下手錶，又是一聲「明兒見，」匆匆走出房門。

被禁的第二天，沒有話可說，不過這兩天每天都有來自中央方面的鐵鳥掠過西安的天空，沒有低飛投彈，好像純然是示威動作。

第三天，張面帶驚慌跑進來向百里說：「您說得不錯，誠然是力的問題，委員長在我們包圍之中，而

我們又在中央軍包圍之中。」

這天端納從南京飛到西安來了，事前張把這消息報告蔣，又向百里說了一遍。端納到後勸蔣移居高桂滋師長的公館，並且說「蔣夫人也快到西安來了。」

第四天端納在西安、洛陽之間飛來飛去，似乎未得解決時局的要領。當天下午張見百里時憂形於色：「我想請您一件事，不知道您答應不答應，您願見委員長一談否？我每次見他他必大動肝火，不讓我陳述我的意見。我想請您勸他一勸。」其實張已經請邵力子勸過蔣得不着要領，因為百里是「客星」蔣對他的態度比對屬員客氣，所以想請他出面來斡旋一下。

第五天也就是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時，張跑來向百里說：「我已報告委員長，現在我陪着您去見他。」

當張先進去向蔣報告「百里先生來了」的時候，蔣躺在床上，嚴肅的臉上透着無名的怒火，但百里走進來時，他笑了一笑，握了一握手，百里就坐在床邊的沙發上。張向蔣肅立，舉手敬禮，自行退出，順手帶關了房門，蔣像不曾看見的一樣。蔣向百里談及張的意思想派一人先到南京去，其心目中以你為最適宜，但本人並無表示。剛談到這裏，房門動了一下，張守在門外想推門進來，蔣即加呵斥：「不許動！」門又輕款地帶關了。

百里對派人往南京的問題是極端贊成的，他以為事情弄僵於國家無益，能夠早一天解決自然以

化大爲小的好。他本人和政府無深切的淵源，如果派人往南京，頂好派張所最不喜的蔣鼎文去。

門又在緩緩地移動，蔣呼：「進來！」張敬禮如前，蔣叫他「送百里先生回去休息。」張且行且向百里表述：「委員長表示接見您的時候，不許我在旁竊聽你們的談話，我承認遵守，他才命我來迎接您。」

「你不是有誠意呢？」

「怎樣懷疑我沒有誠意！」

「你是否想我先到南京去？」

「是的，因您是無黨派色彩的人。」

「何以不對我先說明？」

「想您見過委員長後再告訴您。」

「我非黨國要人，去了於事無濟的。要解決問題須派南京方面所信任的人物。」

「誰好？」

「我看蔣銘三最適宜。」

「好，我不但請他去，而且請委員長寫親筆信讓他帶去。」

張果然見蔣把他的意思說了一遍，蔣不肯寫信，而且對他還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第六天張又伴送百里來見蔣，蔣仍然不許張竊聽他們的談話，張怏怏退下，房門仍然帶關了。百里知道蔣的意思

不讓自己的親筆信落在張楊的手裏，後來商量好，蔣鼎文上飛機時見蔣面交。這封信就是各報刊出來的停止轟炸三天的手諭。

那時候南京方面戰和之說聚訟紛紜，後來有人罵主戰派，實則和戰並用是解決時局的樞紐，沒有人主戰，想和平解決也是一件難題。停止轟炸三天期滿之後，雙方拿不出具體方案來，但是十二月二十日宋子文飛到西安來，二十二日蔣夫人也來了，一切問題由緊張而和緩，大家已看得很明白了。

百里每天寫一張名信片寄給德國的兩女，命她們保存以留紀念。在西安的兩星期，他發出很多的信像寫日記的一樣。他寫得非常輕鬆：「飛機軋軋聲，南京有人飛到西安來了。」「又一軋軋聲，委員長今天飛回南京去。」「明天再來一聲軋軋，你們的爸爸將離開西安這古城了。」他還有一電致滬友轉報平安。這些函電一一得達，可見張對他確是很優待的。

聖誕節上海一片鞭炮聲是慶祝蔣委員長脫險歸來。二十六日楊虎城在綏署設宴為百里等餞別，百里又說了兩句笑話：「昨為階下囚，今又座上客。」二十七日百里等到西安飛機場，他們的飛機就在軍隊舉槍致敬和軍樂悠揚聲中冉冉上升，像一幕戲局的一樣。

他回滬後第一件事是驅車到福民醫院看他第四女蔣華割治盲腸後的情形，隨即回家打電話給我，叫我到他的家再吃一頓海寧菜。他對西安事變從頭至尾地說了一遍，我在新聞報發表了一鱗半爪，因為那時候有關軍國的重要消息僅許中央社單獨發表，除不開痛癢的花絮外，我們真不知埋沒了多

少的珍貴材料。

百里一面喝着紹興老酒，一面用破石的土話述說事變始末時，左梅夫人快樂得差不多又要流下淚來。百里最後又說了幾句打趣的話：「西安的冷和餓都不難忍受，最苦的是得不着外面的消息。你們一天不看報便如何？」

蘆溝橋的烽火

就國家來說，西安事變意想不到的美滿的結局，使日本不能不從分化中國的陰謀進而施征服中國的毒腕，而中國忍無可忍，也不能不走向抗日的聯合陣線；從百里個人來說，他過去「客星」的地位是尊而不親的地位，蔣對西安同難者的印象很深，曾合攝一影以留紀念，此後和百里碰頭的機會也更多了。

西安事變的尾聲，也就是中日大戰的序幕。二十六年年初百里曾奉命祕密地北走胡而南走越，視察各地的防務。他的足跡由青島、周村、泰山、濟南而北平，由北平而太原，歸途經娘子關、石家莊、鄭州而抵漢口，即轉道長沙，登岳麓山弔故人蔡松坡之墓。後由衡州而廣州而香港而福州，與他的老友當時主閩政的陳儀相晤。

他在北方曾便道訪梁漱溟於鄒平，勸梁於致力鄉村教育之外兼及鄉村自衛，他以為將來的對外戰爭，民兵制和游擊戰都是弱大的國家所應採行的。他在福州與陳談到中日問題，兩人同以為戰爭不能免，而且短期內不能解決，戰局必逐步西移。陳以爭取外援為要着，明知德意兩國不會助中國，但中國須採分化政策使德意不助日本，勸百里再出國跑一趟，百里也具有同感。

二十年以前，他就有一「將來作戰在平漢路以西」的遠見。民國十年他發表一鳴驚人的裁兵計畫

和精兵論。十二年他在馮玉祥軍中對營長以上軍官講戰術，曾不斷指示：「應繼承古昔教訓建立國防基本理論，接受現代文化建立軍事教育與新的軍紀。」他不是食古不化的守舊派，却又不是全盤洋化的歐美派，他以為一國有一國的歷史與環境，一民族有一民族的特性與傳統，中國建軍工作應該適合這些不可忽視的條件，國防建設應與人民生活方式相配合。

他的軍事著作裏不斷提示「生活與戰鬥一致」的一句名言。他認為現代國家富強兩個字應當連綴在一起，富的國家就是強的國家。如果國民經濟脆弱，軍人生活清苦，驅一羣營養不足及配備不全的士兵到戰場，而後方充滿着啼飢號寒的民衆，民心動搖影響到軍心動搖，這種仗打起來是很危險的。中國不是不富，乃內戰打得太勤，政治管理不善，不但富源委藏於地，而且一部國家預算編製得不合理。他看出古代井田制具有裕民生與固國防的雙重作用，阡陌交橫，溝渠旁午，可以限制外寇的戎車馬足。中國古代外患是游牧民族的驃悍騎兵，而現代是挾有重兵器的強敵，井田制對馳突無前的機械化部隊同樣有抵禦和限制的功用。他大聲疾呼提倡瑞士的民兵制，即中國寓兵於農之旨，國防空虛和武器落後的中國惟有鼓勵農村抵抗，進行廣大而散漫的游擊戰，才是補救的方法。

他自十五年即提倡空軍，此後精神上支持空軍若干年。二十五年游歐歸來後，他這個信心更堅強，上軍事委員會的條陳中最扼要的幾句話就是說：「在未來的戰爭中，經濟條件不可忽視，海陸空有聯合之必要，空軍的任務更大。」

他具有冷靜的頭腦和超人的理智，尤其是好思、好學、好問、好研究，使他能夠融會古今中外的學說和經驗，發揮他獨特的見解。他發現別人的長處比自己的長處更珍惜而歡喜；他的見解有九分對，但別人有一分對時，他會傾倒得五體投地；他常常把自己的心得和辛苦搜集的材料貢獻別人寫文章，如此不止十次八次，他個人的字典中是沒有「自私」的一字的。

二十六年他的任務除視察國防之外，還陪著意籍顧問史丹法尼遨遊各處，這不是閒情逸致的游程，實際是考察各地的經濟狀況，想釐定方案而施改革的。春盡夏初的時候，他和史顧問同到杭州下榻大華飯店，蔣委員長也在春光明媚的西子湖邊勾留片時。百里會見了他的老友錢均甫，兩人會作如下的談話：

「你對中日兩國的情形怎樣看？」

「除打別無出路。」

「何時動手呢？」

「今年明年可就說不定，但至多不出一年。」

錢又向他叩詢世界大勢的演變，百里的話匣子又打開了，他逆料二次大戰無可避免，先動手的還是德國。俾士麥臨終有遺言：「俄國是一個謎，」「德國萬不可東西兩面作戰。」上次大戰德國人違反了這遺訓，弄得一敗塗地，這次他們必專攻一面而與蘇聯攜手。那時英國必然吃不消，而美國也必然捲

入戰爭漩渦。

「美國孤立派的勢力不是很大的嗎？」錢有點懷疑百里的判斷。

百里說：「我在美國見過他們的參謀總長馬歇爾上將，連他也率直的承認美國沒法子躲得過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爲民主國，國會的權力極大。國會不到危急關頭，對國防經費總是吝惜幾個錢的，所以現在美國還是保持舊武器，但一旦形勢變遷，他們大刀闊斧地幹，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從前威爾遜總統誇下一句海口：『在三個月之內，美國能夠運三百萬大兵到歐洲。』德皇威廉二世聽了發一陣的冷笑。後來真有這樣的事。也許今天希特勒對美國的估計還不出威廉的看法，但美國也是一個謎，德國就難免不一誤再誤了。」

他有中有不中，能看到二次大戰的遠景，能預測德蘇兩國的棄怨修好，但是後來希特勒變了卦，仍蹈兩面作戰的覆轍，却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他對日耳曼民族和臘下民族在歐洲爭霸的一盛一衰之局也有透切的分晰：「以前普法之役後，法國拿出臥薪嘗膽的精神來雪了戰敗的恥辱。現在臥薪嘗膽的是德國。我在巴黎的時候，聽得他們的官吏祇求個人的享樂，恃馬其洛防線的險要和衛星國對德國的包圍線，我不能不替他們捏着一把汗。」

「你看中國打得過日本嗎？」錢所關心的還是中國切身的問題。

百里喝了一口鐵觀音釀茶，滋潤了乾燥的喉管，隨後吐着散漫的烟霧說：「感謝我們的祖先，中國有地大人衆兩個優越條件。不打則已，打起來就不能不運用『拖』的哲學，拖到東西戰事合流，把敵人拖倒了而後已。」

他們談來談去又談到文學方面，這對老同學在求是書院時都是極有文名的。百里有幾個妙訣：讀書不要讀有句讀的舊書，要親加標點，如此才能專心致志，不至潦草看過；他做文章像造房子一樣，布局先弄清楚，其主要部份或置於中央，或留於後幅，待胸有成竹後，提起筆來一揮而就。錢批評他「這雖是祕訣，却是人人所忽視的極淺近的道理。」

這年夏天，他受聘上「夏都」牯嶺擔任暑期訓練班的教官。這時候中日戰爭箭在弦上，各省高階將領被輪流抽調到廬山來受短期的軍事訓練，備分遣布防之用。百里有敏妙的口才、銳利的眼光和豐富的學識，他的課堂最能吸引受訓者的注意力，有時候蔣委員長也坐着山轎來巡視。左梅帶了第二、四兩個女兒在山上避暑。

七七砲聲一響，結束了中國自甲午以來數十年的和平苟安的迷夢，各路將星匆返防地，全國民衆湧起了「把我們的血肉化作我們的長城」的悲壯的歌聲。戰時的半民意機關——參政會在廬山組織起來開第一次會，百里以軍人破例的受任爲參政員，同時與胡適、周恩來、梁漱溟等三十餘人受任爲國防參議會議員。不久他下山回上海，那時候全國人心興奮達於極點，我覺得這位中和恬淡的老將，他

的周身血管像煮沸了一樣，每天打電話問我有沒有重要的消息和重要的意見。他家裏不時地有軍人來去商談。一天少壯軍人孫元良在他那裏吃飯，倏地把酒杯摔在地下說：「我們決心拚命打，戰至最後之一人！」

他的家裏人聽得他喉中哽咽着說着話：「你們年輕人要活着看咱們中國翻身的日子呀，我這老命却拚在這一次，」家裏人從門隙裏看見晶瑩的淚水從他眼眶裏湧出來。

從二十二歲那年起，他的夫人左梅女士說她在日本死了，精神和軀體永離故國，穿的是中國衣，說的是中國話，不與日本人往來，完全用中國的方法和習慣教育她的孩子們，從來不教她們學一句日本話。那些小姐們一個個養成了中國人的自尊心，都說一口流利無比的北平話，七七後她們無論在國內或國內的都喊着一個共同的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百里往年動身離家的一瞬，不讓家裏人對他有惜別的情緒，總得裝着一股子的歡笑如常的神氣，這次乘汽車到南京——八一三上海戰事已發動，京滬火車停駛，他是後兩天才啓程到南京去的。——他蒼白的臉色，清癯的個子，掩飾不住內心的悲哀，此去吉凶禍福不知，生離死別不知，他是決心去拚命的呀！

車子到了南京，他連汽車和司機人都捐獻給政府。隔了幾天，他打長途電話來吩咐左梅準備帶領一家人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什麼東西都不帶，問他什麼地方，他把話機掛上了。他改不掉那副老脾氣，

每臨國事危急和個人吉凶未卜的關頭，不肯向家裏人吐露個人的心情和行動，他以為說了徒然引起家人的牽腸掛肚，不如不說的好。

這時候左梅也很忙，她忙着買布做綳帶、做紗布、做衣，都是預備給傷兵用的。她一個人不夠忙，又號召了女兒、學生太太和僕婦一同忙，她的首飾都變了布了。

接電話的前兩天，一顆猛烈的炸彈從飛機尾端滑下來，落在攘往熙來的大世界前面指揮車輛的燈塔旁，轟然的巨響把全上海的人都驚呆了，塗有蔻丹的纖指和套着高跟鞋的女足滿天飛，衝要的愛多亞路西藏路十字路口像飛來一片紅雨，各色車輛的殘骸橫躺在柏油路上，路中央炸成了深可丈許的一個大窟窿，這天死傷了四五百人，附近商店的窗櫺都被震碎了，鳴聲淒厲的急救車滿街跑，是上海人所上的戰爭的第一課。

從上海到杭州這短短路程中就遇到幾度的敵機來轟炸。汽車車身滿醃着泥土做它的保護色，車頂覆以樹葉或稻草作為掩蔽物。左梅母女三人隨身帶細軟到杭州（九月六日），景物妍美的西湖此時也黯然無色了，人心的浮動和道途的擁擠，交織着戰時的愁慘氣氛。

九月九日搶上了破舊的浙贛路火車，車上也蓋着破碎支離的樹葉，像長途汽車的一樣。在南昌住了兩天，改乘汽車到長沙。十三日百里也從漢口到了長沙。

百里在南京做了些什麼事呢？戰時情報第一，情報又是日本的第一，他建議組織國際問題研究所，

後來當局派王芑生憑借這機構偵取敵方機密情報，又在香港組織了中英兩國的情報聯絡處。關於作戰的另一步驟——守南京的問題，他和唐生智等祕密商談過，不久唐就做了守南京的司令長官。

那時候爭取外援是第一義，可是中國的外交完全陷於孤立，英美雖同情中國而不敢開罪日本，德意兩國與日本有防共協定的醞釀。除民氣及軍心外，中國前途渺茫，看上去民主國還有割肉飼虎的一種企圖，也許中國不幸而為俎上之肉，像後來捷克被犧牲的一樣。但是三個野心國也有內在的矛盾和經濟的衝突，意大利頗有展足於遠東市場的雄心，德國希望日本傾全力對蘇聯，不要消耗實力在中國廣大的戰場上。根據中樞的外交策略，分作拉攏英美和分化德意日的兩種步驟，前者派胡適、張靜江赴英美，後者派百里再度赴德意，他們這批奉派的人同船由南京到漢口，再同車由漢口到廣州，轉往香港候輪出國。

這個艱難而不愉快的工作，百里是義不容辭地接受了。他本來決心到前線服務，貫徹其「拚老命」的宗旨；他的學生有很多傑出的人才做了抗日的高級將領，他無論做一方面的統帥也好，做參謀長也好，甚至做一個老兵也好，他決心戰死疆場以結束其一生以國防為中心思想的命運，而政府界以折衝樽俎的使命，命他孤軍轉戰萬里重洋之外，國家的點將他自然是不會推辭的。

他把家眷安頓到香港，囑以必要時到衡陽鄉間暫住。路過廣州時，他的學生余漢謀上車迎候着他，他囑余的一位副官代購翡翠首飾贈給戈林將軍夫人。他的朋友史丹法尼，那個羅馬大學的老教授

（經濟系主任，）曾任慕沙里尼的第一任財相的，他已由滬先期赴港，兩人在港地會合，然後相偕放洋，作有利中國的宣傳。

說起來很奇特，七七之前中國的假想敵是日本，而陸軍用的是德國顧問，空軍用的是意大利顧問，這兩國都是日本的友邦。日本用以打中國的軍火大部份來自中國之友的美國。仗打起來了，德意兩國政府怕得罪日本，紛紛召回他們來華服務的人員，中國自然也放心他們不下，這羣高鼻頭的顧問走了，中國軍事方面不免感到空虛，所以百里留了幾句臨別贈言：「不論法國或蘇聯的軍事顧問都是很有才幹的英美人士可作它山之助，再退一步說，中國是應當自力更生的！」

他過去帶女兒到德國的時候，一個鄉下老太婆向他說「兒女求學問固然重要，比這個更重要的，是同伴生活（合羣生活）。青年人最忌產生憂鬱和孤獨的心理。學問求好了，身子弄衰弱了，精神也消磨盡了，這樣一個有學問的人對國家和社會有何益處？所以父母除求學之外還須注意兒女們的環境，讓她們和多數人在一起，多過點滑冰、游泳、擊球的野外生活。」

百里回過頭提示他的兩個女兒：「這位老太太的話，就是課堂以外的可寶貴的學問。」

這次抗戰軍興，他寫信給留德的第三女蔣英：「我不讓小二（第二女蔣雍）到英國來讀書了，叫她到內地看看。中國抗戰後整個兒都改變了，在這千百年難逢的大變動時代，親身經歷一下，前線和後方，緊張和靜穆，都是廣大無邊的課堂，比讀死書好得多了。你們沒有機會參加，在外國要好好兒地鍛鍊

身體，不然就比不上在內地逃難的人們了。」

二十六年九一八出國，直到二十七年七月才奉召回來。左梅在港仍然做着買布縫衣的救濟傷兵工作，蔣雍由廣九路出發，在前方服務後即赴衡山暫住。百里在海洋途中寫信回來說：「我們一家人六個人，現在分作了四處，我的夢魂飛來飛去，遙望祖國的烽火，我的心沒有一天寧靜過。」

他成了外交界的一位鬥士

前次百里以私人資格到意大利觀光（當然也是當局派去的），黑衣宰相和意軍部予以盛大的歡迎，他參觀軍事演習時又予以不少的便利，完全把他當作一個友好大國的正式使節一樣，可是這次他以蔣委員長赴歐特使的身份來，而冷暖的程度大不同，外長齊亞諾還勉強地作禮貌上的周旋，慕沙里尼則避而不見。百里下榻史丹法尼之家，這位中國的友人，七七戰事發生後還寫了許多為中國宣傳的論文如「中國抗戰之力量」、「日本之壓迫適足以促成中國之強盛」等，後來南京淪陷時又作「中國任何一地可作戰時首都」，自然百里供給她許多的材料。

在此之前，意大利很珍視中國的友情。當然，國際舞台上沒有恩怨之可言，她想插一足於遠東，對遠東市場尤感深切的興趣，而且德意兩國需要日本這個朋友是盼她共同打蘇聯，反對她對中國用兵，因為對中國用兵便會演為長期不能解決的戰爭，足以牽制她對蘇的力量。可是這時候日本已發動了對華的侵略戰，她的盟友雖極不以為然，却要敷衍她的面子，對中國不敢和往日一般的表示親密的態度。百里到羅馬後，僅由齊亞諾夫人即慕沙里尼的女兒出面請他晚宴，而齊亞諾本人不在座，就是一面敷衍日本一面也不要太冷落中國的意思。

這時候中國駐意大利大使劉文島閒得無事可做，日本駐意大利大使却很忙，簽訂了日意經濟協定，實際就

是日本購買軍火的協定。中國往日也在歐洲買飛機，買回來的大部都是開不動的飛機，別人的好飛機要留以自用，落伍過時的舊機和粗製濫造的新出品才肯賣出去套外匯，一個國家的軍火廠是不能設在外國的。直到戰後中國航機失事多起，也由於買的是美國不中用的飛機的緣故。

這次百里出使最大的任務，一使英美傾心助華，至少莫因一時的生意眼再以軍火接濟侵略中國的日本，二在拆散德意日陣線，至少使德意對日本的關係不涉及中日問題。附帶的一個任務就是購飛機和一切可供抗戰之用的軍火。他見別人對他很冷淡，深慮使命之難成，爲之廢寢忘食。這時候是希特勒昂頭天外，法西斯勢力如火燎原的時代，西歐有佛蘭哥的勝利，東歐巴爾幹諸國也步武德意兩國反共排猶的政策，軟棉棉的英法兩國自顧不暇，美國對中日之爭採隔岸觀火的態度。

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百里訪齊亞諾，裝着滿肚皮的話未開口，齊就搶先吐着一連串的埋怨中國的話，埋怨中國不夠朋友；過去淞滬協定就是他出面調解（那時齊亞諾任意大利駐滬總領事）以壓力加於日本公使重光葵，他認爲這是他對中國的一大功；中國駐外使節升格爲大使，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是從意大利開始的；可是中國對意大利的報答是怎樣的呢？

……國聯對意的經濟制裁，意大利暗中已疏通好提案制裁的英國，祇要有一國提議取消制裁，她答應採取默認的態度。德國早已退盟，美國未參加國聯，新參加的蘇聯對這個問題不注意。所以意大利運動中國提案取消對意制裁，願以首先取消租界爲酬。中國一舉手之勞，做一番順水人情而有實惠的

交換條件，齊亞諾自以爲有功於中國，他就任外長後首次拜訪外交團就是拜訪中國駐意大使，他以爲無論怎樣是不會碰中國的釘子的，但是後來此案由一個小國提議，英法不予反對，而中國却投了一張反對的票，意大利因此對中國大起反感，以爲別人反對猶可說，你是不能站在反對我的立場的。

這就是齊亞諾抱怨中國的由來。事實上中國有一段難言之隱：對意制裁案由於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而起，這舉動正像日本侵略東三省的一樣，如果中國承認意軍用兵東非爲合法之舉，就等於間接放棄東三省，中國不能做自己嘴巴的事。

百里沒趣地退出來，想設計挽回不良的局勢。他想出一個主意，命中國駐意大使於十月二十日設宴爲他自己洗塵，邀意大利名人六十餘人爲陪。名單就請史丹法尼代開。他卽席發表演說，述中國與古羅馬的文明，第一句帽子就精彩動人，他說：「我和世界人士一樣，現在也找到羅馬來了」（歐洲有「世界所有的路都通向羅馬」的古諺！）

他的結論是：「世界古文化的國家今天存在的雖也不少，大而強的祇有中意兩國。這兩國歷史上沒有仇恨，沒有鬥爭，直到今天政治和經濟都還沒有衝突。」席話說得滿座眉飛色舞，說完了大家不約而同地趨向前和他握手，而且握得重，表示內心的共鳴。席終，一個意國外交部高級職員向百里的隨員薛光前索去演詞底稿。第二天中國大使館接到意外部的通知：「杜謙約蔣百里將軍定期二十五日相見，特煩貴大使轉達。」

意大利人呼慕沙里尼爲杜謙，頗像中國人呼領袖的意思，公文上用這樣的一個稱謂，看起來似乎有點刺眼。百里的演詞無疑地由那個要員帶回去面交齊亞諾，再由齊亞諾交慕沙里尼，打動了他們，乃約百里相見，想聆他更多的妙論。

百里按着意外部指定的鐘點，於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時到那個歐洲著名的警衛森嚴的威尼西亞宮，一進宮門，身上的金屬物都得卸下來，連手錶都不許帶，無論外國貴賓一律待遇。一足跨進了光滑華麗的地板，就被引到一架電梯旁，這電梯有特殊的設備，其底層裝置有吸鐵石這類的東西，一遇銅鐵器便發出清脆震耳的聲浪來，而電梯即停止上下了。在宰相辦公廳的四樓，前後左右布滿了暗藏手槍的特務人員，這一切大驚小怪的勾當都是獨裁者用以防刺客的。

百慕相見時齊亞諾也在座，擔任舌人的是百里的祕書薛光前。兩人坐下來泛泛地談着，百里首先感謝意籍顧問在中國所作的努力，慕氏表示他們對中意航空事業有所貢獻，本人引爲欣慰；中國目前遭逢困難，本人深信此項困難克服後，中意邦交必然有進一步的發展。

談到中意經濟合作的問題慕氏表示歡迎。這時候國際斡旋中日之爭的九國公約簽字國行將在北京開會，意大利表示參加，慕氏提心弔膽地怕百里提出在那會場裏意國贊助中國代表團之提議的一個請求，如果當面提出來，他答應和拒絕都有相當的困難。但百里避開不提，却繞到日德意三國防共協定的話圈子裏去：「我聽說貴國擬參加日德防共協定，敝國人士引以爲憂。日本借防共做幌子，其軍

事行動是自北而南的，其目的非對蘇而在破壞中國之獨立與統一！」

這天外飛來的一支箭，像是命中了慕氏不可告人的心窩，這頭大身短的怪傑瞿然吃驚的面貌不能掩蓋他內心的慌亂，他炯然的目光釘在百里的身上，很久掙不出半句話來。齊亞諾在旁也大露驚異之色。約摸隔五分鐘，慕氏才想出一個極不自然的答案來：「這是無所謂的問題，德日簽訂防共協定，而中德友好如初；假如將來意大利參加這協定，我敢斷言絕無絲毫傷害中國之意。」

他的聲音極低沉，態度由於持轉得極謙和，但不久又露出他的「英雄」本色來：「今日的歐洲，說得露骨點，已分爲英法與意德兩道壁壘。不論是非曲直，英法所贊成的也正是意德所反對的。但今日分裂的歐洲，明日未嘗不可重返和好，如果英國與日本攜手，敵國必更與貴國密切合作。防共協定是以歐洲問題爲主眼的，其影響也許波及東方，我希望東方能穩定下去，讓我們能專心應付歐洲的問題。」

他忽然站起身來輕撫着薛的肩膀：「煩你向蔣將軍說明，防共協定是歐洲的關係，中國不必多所顧慮。中國已向克服環境之途中邁進，將重回到歷史之光榮。意大利對中國寄以莫大的同情，我個人對蔣介石委員長尤表無限的敬意。」

他又談到國聯制裁意國的問題，責備中國代表的措置未能符合意大利的願望：「中國爲贊成制裁國五十二國之一。日本不但未參加，且又首先承認意大利兼併阿比西尼亞。國聯乃無靈的木偶，滿洲問題它從未爲中國盡一指之勞。制裁問題最能爲敵國辯護的莫如貴國，而貴國舍此不爲。」

百里說：「那時候中國有中國的困難，對貴國雖友善，但站在自己的立場，對這個問題無能為力。」最後談的是中意物物交換的問題，慕氏回顧齊亞諾說：「這問題的詳細條款你可以和蔣將軍商量。」

百里贈慕氏四庫全書一部，與慕合攝一影後退了出來。次日法西司舉行大會時，慕氏向史丹法尼盛稱百里的使才，並且說昨天他們談得很有興趣。十月二十七日百里出席東方文化協會歡迎會，該會會長琴地萊盛贊中國抗戰及中意兩國歷史文化之悠久。

二十八日為法西司黨進軍羅馬紀念，百里會見了百忙中的齊亞諾，請他對十一月三日在北京召開的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多多替中國幫忙。齊的答覆很乾脆：「九國會議的前途很渺茫。此項會議間接由國聯產生，國聯就從未做過一件有利人羣的好事。我今天不妨以朋友的身份告訴你，我們對這個會議是很冷淡的。」

百里說：「既然有這個機構，應該盡最善的努力，由此產生一種善果來。」

「什麼？」齊的鼻子裏哼了一聲，透着一股襲人的冷氣。「我正告將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真正能幫助中國的。國聯早已離棄了中國，中國留戀它幹嗎？中國唯一生存條件就是五年前我親在開北及北站所目睹的忠勇抗戰的中國將士！近來中日戰事我不知其詳。作戰固以精神為最要，物質的條件也不容忽視。日本挾其海陸空的優勢物質，中國以精神和血肉之軀恐終難於久持。」

他成了外交界的一位鬥士

他說至此眼風向百里飄了一下，頓了一頓再說：「如果有適當的機會，中國以保存國力爲好，今天忍耐的智慧便是將來復興的基礎。敵國對日光榮的和平，隨時願有所盡力。中國有一句古訓：『蝮蛇在手，壯士斷腕。』忍耐並非示弱，正是大智大勇者之所爲。我們是貴國真正的好朋友，所以我們說的是赤忱的話，而那些鼓勵中國抗戰到底的國家，意在犧牲中國以削弱日本，對中國是不會以一矢相助的。」

最後他暗示兩點：其一，斡旋中日問題的中心在柏林；其二，如果中意成爲政體相同的國家，則兩國合作問題將達到意想以外的階段。百里對他的詭詞雄辯實在不願聽下去，便用簡截嚴肅的態度打斷他的話：「你談話的動機是可感的。中日之戰，是日本侵略中國，而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一天不停止，抵抗也就一天不能停止。」

在短短的三五天之內，百里參觀過意大利的輕快師，接洽物物交換頗有頭緒，他望於三年之內購植華幣一億元的貨物，用以發展交通和布置海防，包括工業機械及飛機、子彈、戰車、高射砲等，除以貨物作抵外，還採取付現及記帳的兩種方法。這交涉事前得到慕氏的默許，最可考慮的問題是怕把內容洩漏出去，日本向意國興問罪之師。意方主張用轉口的方式，即將軍火售與第三國，而由該國讓渡於中國。自然英國是最理想的一個國家，而英意兩國正因地中海上風雲發生直接和嚴重的磨擦，絕無借重她的可能。後來一再研究的結果，決定由兩國直接秘密進行。在此之前，意大利派有駐滬商務專員安琪龍，

便是爲進行物物交換和擴展中意貿易而來的，帝國主義者的政治利益和她的經濟利益常常是相衝突的。

這時候日本也展開全面的外交戰，單在意大利方面，除勸誘她加入所謂防共協定之外，還派有航空考察團一行十四人常駐米蘭及都林兩地，日本財團大倉赴西西里島參觀海軍根據地後轉往都林參觀飛亞特汽車廠及其製造飛機部份，石井到羅馬進行經濟合作，日本天主教徒擬在芄蒂岡建築一座日本式的天主教堂，由名畫家 Luke Hasegawa 率領一批工匠到羅馬設計監造，甚至歌舞團和文化觀光團也在組織派遣之中。

一九三七——三八年頭歲尾之秋，意大利積極備戰而內心實在不想戰，奧國問題慕氏的內心對希特勒蓋上了仇恨的烙印，他想採取戰的姿態壓服英國使之對地中海及東非的問題對意多多讓步，如果英國不理睬，那麼意國祇有鋌而走險之一途。英國處境夠艱危，顧了遠東利益就顧不了地中海利益，如果由地中海抽調海軍到遠東，力量易於分散，雙方的利益都難保全。

這一時期，日本軍在京滬線的凶燄大張，國際觀感爲之一變，過去同情中國或估計中國力量較高的此時也惴惴不寧起來。意大利一面敷衍中國，一面承認僞滿爲日本承認意併阿的交換條件。十一月一日百里到柏林，想在險惡環境中再作無可奈何的努力。

動身前他留信給齊亞諾，請珍視中國的友情，勿參加德日兩國的防共協定。他留薛光前在意接洽。

本來國際無恩怨是非之可言，慕、齊雖還想拉攏中國，事實上他們所謂軸心陣線已到了最後水到渠成的階段，誰能阻止她不加入防共協定呢？十一月六日她果然簽了字，次日齊亞諾發表一聲明，此約並無反對任何一國之意，弦外之音還是用以安慰中國的。

十一月十四日百里由柏林返羅馬，分訪外交、軍政、商務各部負責人物，十七日再赴柏林。他見過德國外交部長牛賴特，這個名義上的外長一點實權沒有，連話都不敢多說。二十七日戈林約百里在空軍總部相見，時間是上午十一時至十一時半，在座者有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參贊譚伯羽等。這位酷愛佩帶各國勳章的「怪雷神」（戈林的綽號）接受了中國贈與的一等勳章，於表示謝意後提供他認為對中國最忠實的意見：「中日不幸失和，我心裏頭抱着無限的惋惜，而我又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雙方都是我們的好朋友，我既不能作左右袒，又無法使雙方化干戈為玉帛，甚至我在交際上也不便向一方多所往來，深望諸君有以原諒。我覺得打下去對雙方都是有害無利的，我不知道貴國當局有沒有接受良友勸告的動機？」

他與其說對中國忠實，不如說對他盟友忠實，更確切點是對他納粹德國的忠實：德國遠自世界第一次大戰之前便想爭取中國友情，威廉二世聯華制日的祕密外交，百里曾躬預其事，這當然也是帝國主義者遠交近攻的一套，中國却未嘗不可利用他們這副心情爭取外交主動地位，打破外交孤立形勢。希特勒取得政權以來，繼承了德國的傳統政策，派遣軍事顧問來華，對華表示相當的善意。但自日本壓

迫中國而中國不加抵抗以來，他開始看輕中國，以爲德國有日本做她的盟友，東方問題迎刃而解。不料霹靂一聲，中華民族醒覺了，發動了全面抗戰，在淞滬一隅竟以劣勢軍備支撐了三個月，希特勒却又感到莫大的驚異，他內心同情中國抗戰，但在利害上希望中日兩國舍戰言和。他知道中國地廣人衆都是有利於長期作戰的因素，而戰局拖延一天，日本的軍力受牽制，對他夢寐不忘的德日兩國東西呼應夾攻蘇聯威脅英美的計畫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他很想把握時機做中日兩國間的調人。

百里正想闡明中國立場，戈林即頻呼：「請坐，請坐。我們坐下來再談吧。」

百里坐下來說：「中日之戰乃日本發動攻勢，中國非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既已奮然抗戰，除非侵略者退出中國，決不中途妥協。」

「我們德國有一句俗話：『一個人吃了苦頭，就會找到魔鬼。』中國一天天的接近共產黨怎麼辦？」戈林很焦燥的說。「我看，日本防共的意思是眞的，日蘇國防上對立，歷史上有仇恨，無疑地蘇聯是她的假想敵。中國如肯接受友人的忠告，不爲魔鬼作嫁，我們願作最善的努力，這是有關世界文化的問題，而德國負有挽救世界文化的責任。」

百里避不作答，却繞着圈子批評日本是以防共做幌子以遂其征服中國的毒計：「日本是東方的工業國，其財富十之七握於大企業家之手，而農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如以社會革命的條件看，日本比中國優。早在二十年前，資本論就在日本銷行一百萬冊以上……」

戈林睜大了兩眼，搓着手想發言，百里不讓他開口：

「廣田就是個走親蘇路線的日本外交家。他曾作豪語：『有我廣田在位，戰爭不至發生。』中東路懸案在他的手裏很快地解決了。日本簽訂防共協定時，他以不能公開的外交祕密告知蘇聯駐日大使：『此約乃對英而非對蘇。』蘇大使又把不能公開的私人談話公諸報端，廣田感到很大的窘迫。敵國軍人的勇敢犧牲，乃基於國民自衛心之發展，不受國際陰謀的影響。」

「你的話很新鮮，」戈林閃爍着狐疑而動搖的眼光。「中國軍人的英勇抗戰，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不過我看你們的力量到底還是不夠呀，早點收場你們也有光輝，值得自傲，豈不是很好的事情！」

「我們自力更生，不求任何人的援助，」百里簡截地說。「我們物質條件較落後，所以對貴國的經濟互助與科學指導抱有很大的希望。」

戈林不假思索地說：「你祇要有外匯，我們有什麼東西那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我們自己也在擴充軍備，自用而不足的東西不能割愛。老實說，日本人常跑來麻煩我們，不要供給你們的軍火，我老實告訴他們說，我們現在需要外匯，你們如果有現錢，照樣地賣給你們，不過賒欠是不行的。」

戈林的口氣完全是個無所顧忌的硬漢子，不似慕齊兩人的吞吐閃爍，這由於狂妄的納粹黨人視天下事若無物而外強中乾的法西司黨人不免自慚形穢的緣故。可是希特勒對日本也不是一無顧忌的，上一年他贈百里一枚世界運動會紀念章，還殷殷地招待着他，這一年他同樣採取避而不見的態度，

以避免日本方面的疑忌。

百里奉命到北京協助中國代表團的工作。他動身之後，希特勒爲着外交禮貌的關係，才假惺惺地以總理府的名義函告百里，約於日內相見。這也是外交上的創格，照例應由德國外交部備函中國大使館轉達的，而且延見未定日期，其無誠意又是不言而喻的。

百里由布魯捨爾返柏林，不願再見希特勒。十二月中旬南京局勢吃緊，百里命他的隨員蔣慰堂先攜報告回國。慰堂於十二月十五日到羅馬，知道南京已陷落，懷着沉重的心情，於三十七年元旦抵香港。接下去便有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奉命調停中日戰爭的事，調停無結果，日本方面乃有一月十六日「不以蔣爲對象」的聲明。

迷途遇仙記

那次百里在羅馬，重見了奉派學習航空的林文奎。百里一面誥誡着他一面鼓勵着他：「你現在學業快要告成了，此後應該注意做人和處世的方法。中國不一定有才幹和有經驗的人就有辦法，能夠適應環境的更好。也許你回國任事時，會遭遇人事的困難，但不可重視目前之失敗，尤須期待將來之成功。」

後來林果然發現業務上許多出於意料的困難，他的提議受到上層的渺視：「你這個剛回來的學生懂得什麼！」直待洋大人（英美方面的航空顧問）作相同的建議，當局就不加考慮地全盤接受了。所以林常常發着無名的牢騷：「我們出了學堂門，還須另學一套社會經驗。」

百里初到柏林時，下榻各國貴賓雲集的雅特隆飯店，中國大使程天放陪着他在走廊邊嚼着苦茗，他看見兩個中國面孔的女郎手攙着手地跳進來，他似曾相識，看了幾眼才認出是他自己的女兒，不由得格格地笑了兩聲，原來一年不見，她們已長成如許，而且十足的洋氣，幾乎看不出是他的掌上珠了。那晚父女三人睡在一張床上咕咕呱呱地談了一夜的天，真像有說不盡的話，偉大的父愛溫暖了她們的心房，同時童稚的天真又使百里在外交的荆棘途中得着無比的安慰。

百里會見過白倫堡將軍，謝他介紹兩個女兒入學的雅意，又和丹能堡一役馳名世界的麥剛森上

將碰了頭，這位年逾古稀的名將戴着一頂像中國北方人所戴的皮帽子，帽中央簌着一顆枯顛頭兒，真是怪模怪樣的，但是德國人還是很敬重他。百里又分訪戈林和李賓特洛甫等，把廣州買來的翡翠贈給戈林夫人，戈林喜佩勳章，他的夫人却是最愛珠飾的一個貴婦，她快樂得像加冕的皇后，她說她是最喜中國而願與中國人爲友的。

百里在柏林郊外租了兩間屋。一天閒着無聊，帶着兩個女兒去看漢姆勒特悲劇，回來時有很大的感觸，便在那所幽靜的屋子裏寫「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文。他就以漢姆勒特爲起筆，寫着那篇洋洋灑灑的動人的文章：「一羣偉大的戲角，正在那裏表演一場比漢姆勒特更悲的悲劇。古代的悲劇是不可知的命運所註定的，而現代的悲劇是主人翁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這個大悲劇，却是兩者兼而有之。」

他批評日本人的性格是南方情熱的人種又受了地理上的影響，造成了性急、短視和容易入於悲觀的性格，缺少內省及臨時應用的能力。日本古代以鯉魚比作武士，祇有鯉魚受了刀傷臨死也不會動，恐怕切腹的來源就在此。日本人吃魚要活宰，不懂中國人「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遠庖廚」的意義，養成了他們的殘忍性。日本音樂如農夫的歌謠，交際場中的三味線，都是高亢激烈，外國人要學它，一定呼吸都轉不過來。日本人所愛的櫻花，當它最美的時候也正是要凋謝的時候。

日本人研究武士道與大和魂，其間諜的天才，喜用詐術的個性，都有山川背景和歷史的考證。日本

文明中如除去歐美輸入的機器與科學，中印輸入的文字與思想，還剩了些什麼呢？

矛盾與悲觀——一方高呼「國難」，一方鼓勵戰爭；一方對中國用兵，一方却主張東亞民族團結；一方崇拜外人，一方嫉妬英美；天天以「東方文化」自豪，實在無一件事不模仿西方；學了拿破侖創造「萊因同盟」的故智造成「滿洲國」，學了英國人的故智企圖分裂中國。

他對「民權與王權」、「暗殺與守法」、「南進與北進」、「文治與武力」、「雙重外交」、「國粹與洋化」一幕幕寫起來都有深切的理解。歸根結題說：「日本政治家天天在火山上跳舞！」

這篇文章拖了一條尾巴：「我在柏林近郊『綠林』中散步，忘了柏林冬天的早黑，迷失了道路，遠遠望見小湖對面透過來的燈光，我覓路去敲門，一個鬚髮如銀的長者兩頰如嬰之紅，簡直像仙人一樣。我在客廳裏坐了一下，他的東方知識比我更湛深，從此我們訂了深交。這篇文章是從他筆記中摘錄下來的。我臨走時他還鄭重地向我說：『勝也吧，敗也吧，就是不要同她講和！』」

這完全是影射時事的一段寓言：敵軍深入國土，帶來漫長的黑暗時期。隱隱望見湖邊的燈光是勝利在望的遠影，而老者的臨別贈言就是百里自己所作的有力的結論，不算清這本數十年的爛帳，不打破水落石出，不拚個你死我活，這戰爭是萬萬不能中途妥協的。這就是他對德意兩國大亨們所作的總答案。

後來百里自己說，這老者不是虛無漂渺的仙人，乃德國人歐斯特先生，曾任德國遠東艦隊的艦長，

駐防中國的青島。第一次大戰發生，日本人攻下青島，他被俘三年，就在東京專心研習日本。百里的這些話有一半是對的，那位老艦長貢獻百里許多有關日本的材料，但是百里本身也是日本通，早年留學東瀛時就很注意日本的風土人情，他本人所得的材料也是很豐富的。

冬天枝葉凋零的樹，湖裏漾着星星的燈光，路是一片黑，這景物也並非空中樓閣，就是柏林郊外「無愁宮」的寫照。這所法國式的建築物還是威廉大帝的消夏別墅，屹立於一片蒼鬱的柏樹林內，百里常在這裏看秋天的紅葉。宮外一面湖，湖心的孔雀島相傳有孔雀從遠處飛棲於此。百里泛舟其間，或與二三友人舉行野宴，他有一個德國老朋友帶了他的孫女兒就住在這裏。這老人也是中國迷，有東方式的客廳和中國貢香、繡件、瓷器、古錢等。德國人大半都是飲啤酒的，臉色紅潤像嬰兒的一樣，在德國所見的老者幾乎人人都是童顏鶴髮的仙人。

另有一個德籍老教授久居北平不願回國，是個極端親華的中國通，也是百里在平時往返最密的朋友。他的兒媳婦就是中國人。那段文章所描寫的事實，也許有一部份是以他為藍本的。

地是有其地，人也有其人，穿插起來寫成一篇撲朔迷離的寓言。這篇文章的結論俄然成為抗戰時期的名言。他說他用水滸的筆調寫此文，此後他的抗戰論文集都用白話文。此文後來帶回國發表，轟動戰時文壇，因署名在文尾，有人初閱以為是郭沫若的作品。日本人看了深恨百里，因為罵得太刻毒，而且處處中肯，不是情感用事的空論。

他不久在漢堡、慕尼黑黑漫遊後，即赴北京及倫敦各地，旋奉電考察法國後啓程回國，他再到柏林想把兩個女兒帶回國，可是這時候蔣英學音樂已到了爲山九仞的階段，他雖放心不下，不能不命她暫留德國完成學業。他帶蔣和啓程之前，他問她在德國兩年有沒有未了的心願？蔣和說：「我交了一個很好的女同學。她因我是中國人，對中國戰事極表關心。我假期內都住在她的家，她的父母看待我像看待自己的女兒一樣。爲我們購了兩匹馬爲游山行獵時之用，冬天帶我們爬山滑雪。我向她說過，有一天我約她在我的家小住，她表示無限的欣悅。」

「傻孩子，你的家離她的家太遠了，」百里向她射着一道慈愛的眼光。「而且國際風雲這樣緊，她的父母放心把她送到戰雲瀾漫的中國嗎？好吧，讓你帶她在我們臨時的家盤桓幾日吧！」

百里寫信給德國女郎愛爾克的父母，取得他們的同意，把她和他自己的女兒帶到法國來。愛爾克從來未離國土一步，這次得游號稱世界之花都的巴黎，不禁喜得跳了起來。百里雇了一個法國女廚司做得一手精美可口的法國菜。他絕早起身研究拿翁兵法，整理各種法國軍事材料，兩個女兒在旁學習法文，餐後出外應酬，分訪法國總統勒蒲侖、總理達拉第、國防部長甘茂林將軍等，有時與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作長談，他發覺法國對野心勃勃的強鄰無日不在惴惴警惕之中，而他們的當局依然過着酣歌醉舞的腐爛生活，缺乏果斷和遠見，他頗替法國的前途憂。

巴黎郊外鬱蒼蒼的森林，不啻天然瑰麗的公園。春裝的貴婦人坐着無蓬馬車在林子裏兜風，像翩

翩的蛺蝶穿過花叢的一樣。一次百里帶着兩個女兒划船，在租船的地點驀然地遇見了他所熟識的日本駐法大使也帶着他的女兒來租船，因國家的齟齬牽涉到個人的恩怨上，那個敵方的大使還是有禮貌地向百里遙遙鞠躬，百里脫帽爲答，彼此都不交談，意態疏慵地避開了。

蔣和的年齡和那個日本女兒大致相若，彼此怒目相視，像一對冤家在窄路相逢。她們雙方都租好了船，蔣和用全副腕力鼓掉前進，像和東洋女兒比賽，她划得手腕酸痛，爲的是不要坍中國人的台。從這小小的動作看起來，民族的冤親真是不可想像的，人類合作和世界大同的美妙的理想都被國家這道大牆阻隔得還看不見影子呢。

德法兩國民族性的不同，從市街的建築上很容易區別出來：巴黎市街的人行道寬達兩丈，道旁東一處西一處的露天咖啡館，喝咖啡的客人蹣跚着腿抽着香烟，悠然自適地看來往女人的大腿，一坐坐上三四個鐘頭，沒人來趕走他，這和中國人坐茶館嗑瓜子一坐就是大半天的情景是相同的。百里領導二女走進一家著名的鴨子店，吃着編着號碼的鴨子，他真像老巴黎的一樣。愛爾克看見法國人悠閒浪漫的情緒和她們德國人緊張嚴肅的生活截然不同，不禁咄咄稱奇。

巴黎的凱旋門大道是一條挺直寬大的柏油路，一照面可通行八部汽車。一八七〇年德國人占領巴黎時，曾把隊伍排成一道長線，耀武揚威地穿過這條大路（二次大戰後美軍亦曾列隊游行於此。）百里把這些故事講給兩個女兒聽，她們都聽得悠然神往。百里又帶她們游博物館，向她們講解畫和雕

刻的來源。

塞納河畔的拿破侖墓，長眠着叱咤風雲的一代英雄。她們看見朱紅色的大理石棺，四周繞以鐵欄，其中貯存珍寶遺物，有拿破侖的劍和約瑟芬后的鑽石。百里問兩個女兒：「這墳墓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兩女不知所答，百里就解釋給她們聽：「你們看，死人的眼睛正釘着這道河流呢。」這是拿破侖的遺言，塞納河象徵着法蘭西的靈魂。

一九三八年初夏，百里送愛爾克回德後，即偕蔣和轉道馬賽乘 Felix Rousell 號輪回國。海洋途中接得中國軍隊在台兒莊的捷音，船長舉杯向百里及中國旅客致賀。百里私下向蔣和說：「你來看，實際禮貌是一斤一兩不容忽略的，我表現一分力量，他們就給我一分顏色，你們年輕人應該牢牢記着呀！」

又是抗戰論壇的祭酒

蔣和父親在甲板上散步，偶然觸發了一段靈機：「爸爸，你看我們中國人，有的自尊心太過，有的自卑心太深，我以為這些都是要不得的。我們打日本鬼子就應該老老實實地打下去，打勝了不必趾高氣揚，打敗了也毋庸垂頭喪氣。戰爭終有一日了結，我們深信中國是不會亡在日本人的手裏的。您應該抽點工夫來寫一篇中國自古以來抗敵禦侮的史料，鼓勵軍心和民氣，這也是您應盡的天職呀。」

百里接受了女兒的意見，在舟中沉沉構思，船抵香港後，把行李搬到九龍飯店，就在炎熱的氣溫下提筆寫「抗戰之前因後果」。他把中國歷史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時期自周朝開闢中原到秦漢統一中國，此為完成自身文化的時期，這一時期播下兩顆種籽，一為同化力，一為抵抗力；牠的工具就是當時所發明的井田和封建制，封建就是殖民，華路藍縷以啓山林是攻勢，井田就是墾荒，公田私田守望相助是守勢，這攻勢和守勢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而長城象徵着守勢和抵抗，後來所開發的運河象徵着攻勢和同化力。第二時期從漢朝張蹇開闢西域起至宋末文信國成仁時止，是養成我們同化力的時期；他以爲歷史家把五胡亂華看作華族被異種人壓服是莫大的錯誤，首先亂華的一個人物就姓劉，他入了我們的國籍，我們爲什麼要認他作外國人？這一時期華族發揮了它的特長，就是一面發揚自己的文化，一面接受外來的文化；由六朝至唐代中葉，一羣留學生冒着性命的危險向印度出發，他們祇求內心的

滿足，並無絲毫升官發財的念頭；在這同化力養成的時期，抵抗力並不因此而喪失，這就是宋室南遷後逐步開發的長江南部，漸漸遇到了世界交通的海。第三時期從宋末到民元臨時政府成立，就是說從蒙古侵略到辛亥革命成功，是鍛鍊我們抵抗力的時期。蒙古征服了北半球的大陸，首先把他趕走的還是我們華族。後來滿洲人侵略中國，也受了華族的同化。

他這篇文章最扼要的是末尾一段，他認為抗戰除了考試作用外（誰最努力）還有特別的一種排洩作用：人的疾病中有「癌」不是外來的微菌，而是自己身體內變壞了的細胞所構成的；天幸敵人給我們一種妙藥，將這種毒細胞盡量吸收過去（漢奸）使我們民族的血液加一層清潔和健康。他這篇文章後來在武漢發表，轟動了抗戰文壇，他輕撫着他女兒的肩膀說：「前因是你造意，後果是我續成的。」實則蔣和僅僅給此文裝了一頂帽子，就是分晰中國人「悲觀和樂觀的兩種不同的心理。」

這時候武漢是南京撤退後的中國臨時首都。百里應蔣委員長的電召，乘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的專用機飛到漢口，向蔣報告在歐洲接洽的經過。這時候也是抗戰最艱危的一個階段，中國人士以為美國對遠東戰事漠不關心，想慫恿她出面來制裁日本幾乎是不可能的，惟有在遠東有重大利益的英國則未便置身事外，所以中國人希望她擁護國聯以制裁悍然稱兵的日本。時值國聯開會，蔣命百里寫一文警告英國，百里乃寫「為國聯開會警告英倫人士」一文。

他首先把別人詆誹國聯的話做了本文的帽子，如希特勒所說：「國聯是一根稻草，中國却想抓住

這根稻草過河。」一個法國記者說：「日內瓦碧綠的樹林裏露出半截白石砌成的宮殿，遠遠地望去，辨不明白到底是和平之宮或和平之墓，但是一走近，才知道這是一所奢華的病院，一進門就聽得沉痛的呼喊，尤其是受了空襲的殘骸叫喊得格外慘痛（中國和西班牙。）內中有幾位醫生也會撫摸一下以示慰藉。如果是連叫喊的資格也沒有的（阿比西尼亞）就用實驗的方法證明他已經死了。」他不斷提供他自己的意見：「國際間真的戰鬥不是武力而是經濟。窮乏的日本不尋經濟出路是沒有辦法的。日本亞熱帶的民族不宜高寒，且西比利亞的資源遠遜南洋，所以北進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這一次抗戰是在替英帝國擋着最前線，同時替國聯的和平政策守着最後的堡壘。」他這文分在漢、渝、港三地發表，寫文的動機雖具有外交攻勢的作用，但對後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英美的事情，早在他預料之中。

那時候武漢各報都闢有星期論文一欄，延致名人執筆，百里是最受歡迎之一人。他除與當局及中樞要人研討外交及軍事方針外，每天差不多都有各報記者上門來，東一處請他寫文，西一處約他演講，他累得每天很少有休息和睡眠的時間，甚至該進餐的時候有客人來了，他空着肚皮高談闊論和客人談上一半個鐘頭，別人都是怕見新聞記者的，獨他不論生張熟魏都當作自己的老友一樣，所以新聞圈子裏都讚他是「有求必應的青年老頭子。」

他爲堅強抗戰必勝的信念，寫了一篇「抗戰的基本觀念」，分晰工業落後和武器不如人的國家

同樣可以取得最後的勝利。他劈頭便說：「假如說我們機器武力不如人就決不能取勝，那麼復國英雄與革命志士起事的時候，弱國對抗強權的時候，武力與機器總是不如人，但終久獲得最後勝利，這是什麼原因呢？」他隨着分晰幾座大城市之得失與戰爭全局不生影響：「我們是農業國家，工業國家全部國力集中幾點，一個紐約可抵半個美國，一個大坂可抵半個日本。中國國力中心不在都會，南京、上海與中國的抵抗力完全沒有影響。」但是中國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堅強不屈的意志，他認爲敵人想屈服中國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戰爭目的在於屈服敵人的意志。屈服一個將軍的意志使他放棄抵抗，這是可能的；屈服一個政府的意志使它改變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他譴責日本假口防共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話：「共產是思想問題，不是威力問題。若謂威力可以壓制思想，世界上就絕對不會有革命問題發生，也無從有新興的國家了。……憑着日本二百萬軍隊來防止中國赤化，等於尼古拉二世用禁衛軍壓迫革命黨一樣。」

他撰「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一文，譏誚日本還夠不上和她的盟邦並駕齊驅：「一個陷人坑，第一位英雄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聰明，繞來繞去仍然走上了那條路，一樣地陷了進去。……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唱反共攻英，恐怕還夠不上掉在陷阱的中央，祇能掉在陷阱的角落裏去。」

他寫「國防論」的導言，特別注重適應民族之需要、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之兩點：「研究高深兵學的人，無不感到研究歷史的重要。中國數十年來創造新軍，事事祇知請教外人，結果祇學得外人

的皮毛，不能深入國民的心性適應民族的傳統，以致節節失敗，原因有一部份就在於歷史沒有研究好。……古時中國民族走入農村經濟的時代，就遇着游牧民族的壓迫，可是他們能應用治水術，編成方陣形的農田（井田）以拒騎兵及戰車的突擊；這一小方陣成爲一個最小的抵抗單位，同時又成爲共同勞作的經濟團體，所以中國古代軍制即包含於農制之中，這種寓兵於農的精神之發展後來又造成了長城與運河，兩者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中國國民的軍事特色，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的一致。……中國近來衰弱的原因，在於知識與行爲的分離，讀書人一味空談不切實際，做事的人一味盲動毫無理想，因此將我們祖先的真實本領——生活與戰鬥一致——喪失了。……現在建設國防有兩個前提：一在使國防設備費有利於國民產業的發展，二則學理與事實造成緊密的溝通。」

在他「國防論」裏對岳飛所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一語，他有獨特的解釋看起來也是很正確的解釋：「所謂一心不是存乎主帥一人的心，是指全軍的精神一致，過去把動詞誤解作形容詞。」他以爲過去的紀律賴刑法來維持，用感情來維繫，現代的紀律是由各人內心自發的（即所謂人自爲戰），應該啓發其愛國心及自尊心，使人人樂於爲國家効命。他這個見解正符合着民主國的軍事精神。

他早就說過這樣的幾句話：「現代戰爭倘不基於國民的自發性，決不能戰至一兵一卒。」他認爲軸心國作戰人民處於被動的地位，民主國作戰人民處於自動的地位，如果軸心國與民主國破裂，戰爭的第一階段軸心國以團結對付散漫，以有準備對付無準備，可能處於壓倒的優勢，而戰事拖延愈久，散

漫的也團結起來了，無準備的也加速完成準備了，那時候民主國必愈戰愈強，軸心國將由渙散、枯竭而趨於毀滅。他這個看法也就是由自動與被動的民族精神推演而來的。

當華軍撤離上海的時候，他乘汽車沿京滬國道到了南京。當局第一句話就問他：「英美會不會參戰？」他說：「也許是時間問題。」第二句又問：「如果英美參戰，最後勝負究竟誰屬？」他答：「不敢說得太遠，在最近二三十年內，民主國最後是不會失敗的。」由此看起來，他對世界二次大戰的歸趨，早已胸有成竹。

二十六年七七戰事爆發後，他斷定這次將演為長期戰爭，非過去長城之役或淞滬之役可比。因為日本提出「非常時期」的一個口號，已下了獨占中國的決心，甚至與英美開戰亦所不顧，不是枝枝節節的綏靖政策所能解決的。他和後來做侵華統帥的岡村寧次是士官的老同學。民國八年岡村任中國日使館少校武官的時候，在上海遇見了百里，他像有意又像無心地向百里說：「在此地作戰，應該多造淺水汽艇，因為上海港汊縱橫，水路就是行軍之路，以此登陸或包抄敵人，都不失為良好的工具。」百里聽了瞿然一驚。後來一二八之役，百里以在野之身密贊戎機，曾建議提出一千萬元造五百個汽艇用以包抄敵人，惜當時無人採用。二十六年八一三上海戰事又起了，敵人果然用汽艇為登陸及截斷華軍之用，甚至犯長江，襲鄱陽，深入內地，都借重這個短小精悍的水路交通工具。百里在漢口時向友人談及往事，引起他無限的感慨。

上海守住了三個月，中國軍人表現了抗戰的英勇姿態，大多數中國人便都昂昂然以爲黔驢之技不過爾爾，而上海淪陷後敵人長驅直入，過去過度樂觀的人又換了一副極度悲觀的心情，可是百里判斷二次作戰的主要戰場在平漢路線以西，遠在二十年前他就向他的學生龔浩說過。抗戰軍興後，龔職第一戰區參謀長，不久又兼任河南省府建設廳長。百里由港到漢口時，河南省府遷於豫西之南陽。龔偶然憶起二十年前他的老師「將來中日戰爭我們應以三陽爲根據地」的一段舊話，中心敬佩之餘，乃在臥龍岡造了一座小亭，顏曰「澹寧讀書台」，還鐫碑記載當年津浦車中的一席話。

他在漢口的主要任務是備當局對外交及軍事上不時之諮詢的。他建議武漢疏散人口應由公安局挨戶調查，留者分配工作，行者分配舟車。惜乎中國政治未上軌道，無論那一件事做起來都是推動不了的，自南京棄守以至武漢撤退，軍民亂糟糟地搶奪交通工具，後來長沙大火繼之以衡陽巷戰，難民死於砲火及逃難途中的又不啻恆河之沙，今天說起來，真是不堪回首的傷心事。

他的大部份時間都消磨在寫文上，他生動的筆調，豐富的感情和明決的論斷，不亞於當年「筆端常帶魅力」的梁任公，其影響於軍人及全國青年之心理者甚大。他對戰時國民心理之建設盡了最大的努力。他說過他在這次戰役中準備拚却老命，而精力過度的消耗是他不久得病以至不起的原因，他在文壇上拚命，和在戰場上拚命是一樣的。

他命第二女蔣雍由香港到漢口來參加前線救護傷兵的工作。他在報上發表一文：「現在不是青

年安心讀書的時候，前方戰地是你們最好的課堂，從戰地得來的學問，比在課堂裏得來的更可寶貴。父母放子弟到前方服務是懂得怎樣愛兒女的方法。」他自己就做了坐言起行的一人。

這時候陸軍大學設於史冊有名的桃源縣。百里自告奮勇想到西北軍中服務，蔣委員長一天忽然想到請他擔任陸大校長。像他這樣一位資深望重的宿將，多年來未直接帶過兵，叫他做後輩將領的參謀長或其它任何職務，在他是無所不可的，可是中國官場中向有重資望之一例，怕委屈了他，命他訓練軍事人才尤為他的專長，對國家的貢獻更大，過去他所痛心的是他親手訓練用以充實國防的保定軍校生，參加內戰的不在少數，所幸今天已一致槍口外向了，他重拾教鞭作育執戈衛國的軍事人才，這對他確是一件最適宜的工作。

自十五年北伐完成後，最高軍事學府的首長一席，例由最高軍事當局兼領，所以他一再謙謝，願居該校教育長一席，後來接受「代校長」的名義。當發表的那天，他的老同學陳儀奉召由福州趕到漢口來（時為福建省府主席），兩人談了一席話，這時候漢口和談的空氣很濃，自德國大使陶德曼獻議調解後，汪精衛一派所謂「低調俱樂部」都以為遠水（英美）難救近火，不如趁德國肯出面來斡旋的機會，與日本作停戰撤兵的談判。可是百里還堅持着他的老調：「千言萬語，祇是不要和她講和。」

冷客目擊的一齣

我認識百里先生還在民八後他不斷來往長沙的時候，那時候不過點點頭而已，一直到民二十以前彼此從來深談過，即談亦不過些無關宏旨的問題。二十四年我卜居上海，因受言論的限制，舍棄國內材料改寫國際問題，開始引起他的注意，屢次約我到他家中吃飯談天。

二十六年砲火籠罩着上海，他曾兩度出國，我因家庭關係和個人興趣，還是老守着本位不動。當我們在永安公司高樓遙望開北火光燭天的時候，京中友人信約我，提及中央將有「大本營」一類的機構產生，要我到南京插串一角。我對此公的善意從未加以考慮。不久得知大本營未組織，對外作戰仍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指導機關，會裏增設五部，其職權與戰時內閣有點相似（當然行政院仍然存在）。那位熱心朋友介紹我擔任某部某職，我始終感不到興趣，因我一再推辭，而此職未便虛懸，遂聘我為一個備諮詢的設計委員，來京留滬一任其便。

經過一個短時期，他們不斷有函電催我到京開會，會畢仍可回滬工作，我頓覺兩難，不答應呢他們責備我對國家興亡漠不關心，答應呢我這個非人才而不願當奴才的人委實不願再與達官貴人接觸，這難題使我躊躇了好幾天，後來被他們逼不過，才決定乘午車到京一行。

我坐不慣夜車，因我是個重性的失眠症患者，車聲的喧擾使我終夜不能安枕，坐早車又使我過度

緊張的神經不待天明即起，將影響整天的健康。我選擇午車就基於這個原因。當我到北站附近的時候，可了不得，西籍巡捕揮手禁阻行人不許上車站，原來當天的早車是最後的一班車，此後京滬間火車停駛，上海戰事將重演，不久連租界區的鐵門也緊緊關上了。

轉眼到二十七年秋天，百里先生歐游回國抵港，他向我採取更凶烈的攻勢，匯款來上海，命我到香港和他碰頭。我實在想不出有和他碰頭的必要，但他說得那般懇切，不但一再函催，且囑友人打電報給我，倘我不能久離上海，譬如到港作一度短期的游歷亦可。我受着情感的驅使，終於不得不作滬港一星期來回的準備。這時候報館忙於掛洋旗的布置，我曾參預其事，一時抽身不得，延至九月五日才動身。

我在上海接着他們最後一次的信，命我電知行期及船名，以便在碼頭迎候我。當日本皇后號靠攏香港碼頭的時候，我站在甲板上佇望，一股人潮和一片鷺聲，莫說不見那個古怪老頭子的面，連友人影子也沒有。我想，也許他們打聽錯了船到岸的鐘點，也許因事羈身，但我不曉得他們的住址，我落在那一家飯店好呢？

我正在茫茫然，身後忽有一人緊握我的手，近視眼的我回頭看出是蔣夫人左梅女士在招呼我，把我手中僅有的一件小行李——提籃——奪了過去，引導我從跳板上走到碼頭上。我是個性子急的人，忍不住要問：「百里先生他們都在這裏嗎？」百里夫人似點頭非點頭地說：「是的，他們都在等候着你。一切慢慢地談。」

她代我在香港對岸九龍飯店預定了一間房。我本來沒帶行李，祇和旅館侍者打了個照面，簽了姓名，她便引我到她的家吃飯，她的家離飯店很近，飯菜已預備好，我到後不到幾分鐘就擺了出來。我剛待再開口，她早已會意，搶先地說道：「他們不多會就要來的，一切吃好飯再談。」

我判斷百里先生諸人都不在香港。他們堅決約我到港一晤，而他們又不在港，這頑笑實在開得太大了。我內心決定趁第一艘出口的船回滬，我急於回去的原因是上海已成孤島，雖則租界還是租界，掛洋旗的報館在敵僞惡勢力包圍下隨時有被破壞的可能，我們籌備組織另一種「曉報」作為我們的第二道防線。

但我看見百里夫人滿臉堆砌着誠懇和熱情，我急於想回去的話又不禁咽住了。飯後她用溫婉的詞令告訴我：「老頭子在你們湖南，也許日內就要來香港。他把招待你的責任託付我。你總得見他一面才能回上海。不然的話，我怎能向他交代呢？」

她怕我寂寞，當晚命她的姪兒明哥伴着我渡海欣賞香港的夜色。我們在九龍碼頭看對岸山上的萬家燈火像簇着萬斛明珠的一樣，柔和的海風吹拂在臉上，吹盡了我近來憂煩不寧的情緒。我們渡過了窄窄的海峽，由爬山電車把我們帶上山頂上俯瞰海濱大道珠串般的路燈，香港的夜景真夠美，而香港除這點點外什麼都沒有了。

我在香港的幾天，每天都有人請我上館子，今天吃中華酒樓的川菜，明天又換嘗厚德福的北方口

味，東道主都是我初次相逢的蔣家方面的親友。我在港的朋友本不多，又因我急於回滬不願看他們，他們也無從知道我到了香港。後來我得知所有上館子的錢都是由百里夫人暗中掏出來的，她以此絆住我，一面電百里先生報告我抵港及歸心似箭的情況，她用心的細密真是少有的。

實則百里先生早已赴漢，那時的漢口是政府的所在地。他打電叫夫人遷居內地，夫人又不肯行，怕別人造謠不利於百里先生。百里先生來信說：「那個不知道我有東洋太太，你來了何害於我？」可是夫人總覺得中國人最會借題目中傷人，而羣衆又有盲從和以耳代目的惡習慣，不如遠居香港，耳不聞目不見的好。

但是香港有不少的日本人千方百計想和夫人見面，想刺探百里先生的消息，也有厭戰派想試探中日和平之門的，夫人命家人照例地回答「蔣夫人不在家。」其實她每天閉門家居，不敢出外散步，怕在半路上撞見了日本人引起無端的麻煩。她命親友陪我上館子而本人「不奉陪。」也正是這個緣故。過去是日本人，而今天做了中國人，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交戰，我想自七七後她的心境比任何人爲苦。她的父親早已謝世，在故國還有母親和妹妹幾個親人。她離開上海時寫最後一封信給她的母親，叫她以後不要寫信來，八年戰爭她一直不知道她母妹的存亡消息，直到戰後重回上海，她才間接聽得說她母親已在亂離中逝世，但她至今仍未與乃妹通信，她說她要等日本和約簽訂後才能寫信到日本呢。

當她離日本到中國來舉行婚禮的時候，她早就說過一句話：「我二十二歲在日本死了！」她從不教女兒們說一句日本話，她的女兒能操英語或德、法語，却沒有一個認得日本字的。在港時她的第三女蔣英留德未返，二女蔣雍上前線從事救護工作，祇有四五兩女蔣華、蔣和在她的身旁，這兩個每天嚷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她日夕默禱中日和平及世界和平。

我在皇后道徘徊的時候，過去印象浮沉在我的腦海中，而使我難忘的，二十七年六月七日亡女智民被關人的汽車在金神父路廣慈醫院右側撞倒，嘔嘔畢命後，我一直沈浸在人生冷浪中，無論怎樣擦撥不開。夫人跑來慰問我，她說她是百里先生寫信叫她來看我的，她說得那樣超脫：「人生莫不有死，死了的人不會再有痛苦了，未死者過度的悲傷，對自己未免太殘忍。」她說她自己親歷骨肉生離死別的事，尤其她的長女是她最鍾愛的，死得最痛心，她說着她的眼淚湧出來，終於嗚咽不克自持。她撫慰我的新創，却觸發了她的舊痛，我反而不得抑制我自己的情感，用她安慰我的話轉以安慰她。那時候戰火籠罩上海，她全家已作遠走高飛的準備，我不久得知國富門路二十號人去樓空。

這次我到香港來，開始接觸她的感召力，我覺得比百里先生的感召力有過無不及。我素來重情感，她已一眼窺破，所以她不久吐露她的真意，想到南岳與百里先生作短期的晤談，然後由粵漢路轉港回滬，我還是不肯去，她說她帶着兩個女兒陪我一同去，我最後終於拘不過她。我不願去的原因就是怕參加任何無聊工作，救國工作無論前方或後方初無二致，尤其在上海致力於言論工作，其意義比名登

仕版重要得多。

我們由港到廣州是坐汽輪去的，到了華南的這座大城市，我們就驅車往規模最大的愛羣飯店，這飯店像一個巨人挺立在市區，可以俯瞰全城景色，但我們因急於接洽車輛轉道北上，對廣州僅作一度鳥瞰，連走馬看花的機會都沒有。我們所知道的，那時候敵人的飛機濫施轟炸，廣州充滿着戰時景象，粵漢路不能按時行車，大批旅客坐候月台，車到車開及前途有無阻礙都不得而知。

我們向路局接洽的結果，知道銀盞坳橋梁被炸，火車不能通行。我在上海啓程的時候，原定一星期來回，現在被拖到廣州來，我還是預計至多延長一星期就能趕回上海的，這實在是如意算盤，天下那有這樣隨心所欲的事。我聽說車子不通，恨不得馬上轉回香港，但受了百里夫人感召力的控制，怎能說得出口來。我隨身僅帶長衫一襲，回滬的日期不可知，如果天時發生變化，新衣的購置將又增加我的困難。

這次旅行使我得着一個人生經驗，凡事不由人算，一起首就該從寬處打算，寧可事實早於預期，莫讓失望的心理產生。當我進退維谷時，晚間又來報告，被炸毀的橋梁趕工搭起了臨時的一架木橋，不但恢復行車，且有一列車升火待發，這由於路局員工的努力，後來聽說以此得政府的獎勵，這確是當時值得稱道的工作，證明中國人心不死，抗戰前途有望。

路局替我們在客車後附掛一輛車，那時粵漢路護路司令周武彝是百里先生的高足，路局局長陳

延炯也是他的熟人，對百里夫人舉家內遷的事盡量予以便利。我們坐汽車到火車站，兩旁幽黯的路燈使我們不辨方向，上了車擺好行李，火車就開動了。

我患有失眠症，車中嘈雜的聲浪更無安然入夢的可能。我乏神的眼光凝視窗外，火車每過一站，車站都被敵機炸得體無完膚，賣吃食的小本商人在斷壁頽垣下燃着陰森森的油燈像點點燐火，人影兒像在霧裏搖晃着。車過銀燕坳大橋時，木橋是用枕木堆起來搭成的，車子在上面用極低速度走像蝸步般蠕動，車中人都捏着一把冷汗。一直到英德站，大家心始釋然。

第二天曉色濛濛中，火車在重巒疊嶂間喘着氣爬行，原來到了湘粵交界的五嶺脈，山高樹大，火車沿着山谷高高低低走了數小時之久還在萬山環抱之中。這個天然的界線曾經阻止過內戰烽火，延延，在外寇深入的今日，我想還是可以限制敵人，無論戰局如何轉變，敵人想打通粵漢路終是不可能的。我想得出了神，不禁歌頌高山巍巍，像崇拜捍衛國土的巨人一樣。

過了一道深邃的山洞，就到我故鄉湖南的地界。我生於湘北，過去未涉足湘南，自三十歲後離開長沙，偶然回到故鄉像作客的一樣，而我年齡愈大，鄉土觀念愈深，這次亂離中從遠道歸來，看見湘境內雄偉的山河，點綴着濃茂的樹林和古樸的村落，農事歷歷在望，樵唱隱約可聞，我覺得無一地無一印象不是可愛的，而我歲月蹉跎，頻年浪跡，少年時抱負和理想完全落了空，不禁有羞歸故鄉之感。

火車深夜到衡山站，山中諸友在站頭佇候了多時。夜色迷濛中渡過了泛着碧波的湘江，止於一片

小客棧。天方破曉，乘車向南岳出發，在山麓南岳宮停留片時，即經放生池、半山亭等處，到劉軍長建緒的別墅住下。那時候武漢情勢轉緊，政府決定以湖南為抗戰根據地，最高統帥擬設行營於南岳山其地址擇定磨劍台何健公館，與劉的別墅相隔很近。百里先生新膺代長陸大之命，該校設於兆原，他準備卜居衡山，而他本人往返漢口、桃源、衡山之間，這時候他在由漢來湘的旅程中。

我從山中諸友口中得知百里先生幾度來山布置他家庭的新根據地，一度登祝融峯與上封寺的寶生方丈談得極投契（他的佛經研究有素，談起來也像談軍事外交一般的滔滔不絕。）那是南岳的最高峯，游南岳的人一定要到上封寺住宿一宵，天將曙的時候，廟裏和尚把客人喚醒來，每人借穿一件棉僧衣（南岳也是避暑的勝地，早晨氣候極寒，）然後導引出去，站在寺前看日出，當太陽剛湧出地平線的時候，就像火一般的紅彈子從雲海蒼茫中跳出來，剎那間變得很大，光線也變得很強烈，使人眼花撩亂不敢正視。另一奇景有所謂五龍朝聖，原來湘江蜿蜒流過衡山，在羣峯環抱下時隱時現形成五段，看起來每段都像朝向衡山的一樣。百里在這裏極口贊嘆中國的錦繡山河，他以為湖南人剛毅勇敢的性格與地理有着很大的關係。

我想趁他未上山之前，偷閒往上封寺一游。我和山中諸友及蔣華、蔣和兩位小姐蹦蹦跳跳地走着崎嶇不平的山路，剛到藏經樓便有山雨欲來的朕兆，我們不得不提着慌亂的脚步，垂頭喪氣地奔回來。我性喜游山玩水，民十七隨軍北伐時，沿着津浦線北進，經過古物昌明的曲阜，巍巍在望的太山，我很想

便道謁孔陵、登日觀峯，旋因日本軍在濟南示威，前方軍事發生極大的變化，增援部隊要如時趕到濟南外圍，使我無一擴眼界的暇晷；這回又空入寶山，真爲之掃興不淺。

百里先生得到他家屬和我到山的電報，馬上趕回來和我們相見。別來一年多，我驚訝他長途跋涉，中面龐比前豐腴得多，而精神也更見充沛。他現在又着了黃呢軍服和披風，掛了指揮刀，恢復了二三十年前軍校校長的模樣。他和我緊握手，怪我不該挨到這時刻才來。

我們坐下來吃飯，邊吃邊談天，他告我他對戰局的估計，中有不中：當作戰之初，他預測武器不如人的我國不能以血肉之軀作我們的長城，東南半壁無險可守，退至山岳區才是我們作戰的有利地帶；他心目中的湖南是長期抗戰的根據地，這地方人力和兵源都是中國的普魯士，米糧和資源不啻中國的烏克蘭，而戰爭的結局，三湘七澤將成爲敵軍的莫斯科。

他知道武漢和湘北（長沙和岳陽）也是易攻難守的地區，根據地形和歷年南北內戰的經驗，湘南湘西固若金湯，配以強悍的民俗，宜於對敵進行廣泛的消耗戰，所以中樞一度決議把最高統帥部移到衡山來，蔣委員長夫婦也到山中視察過，而且前站亦已布置好了，現在此議已成過去，統帥部準備遷往更南的郴州，武漢棄守僅係時間問題。

他剛從漢口來，那時候因捷克問題，英德兩國已到了短兵相接的階段，漢口方面空氣都說英國勢在必打，歐戰爆發後必與東方戰事合流，演進爲空前酷烈的二次世界大戰，如此則中國多年來與英美

駢肩作戰的理想得以實現，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他問我是否作同樣的觀察。

我期期不以為然，我當時分晰歐洲局勢，今天寫起來實在無必要，賅括言之不外說英國為調整外交陣容及完成自身軍備，目前不願打起來，戰事愈拖延一天愈於她有利，而希特勒的真敵人為蘇聯，也並無橫掃英國的決心。我雖信歐戰必爆發，東西戰事必合流，但遠水救不了近火，中國問題還待中國人自身努力支撐過一個漫長艱苦的時期，不能完全把國運寄托在可能形成的反侵略陣線上。我以為對敵宜作最高估計，對己宜作最低打算，才能啣接到民主國與獨裁國戰爭的洪流上。

他用驚奇的眼光凝視着我，聽到末了他已吃完了飯，呷了一口苦澀的鐵觀音茶，站起來興奮地說：「好，我們明天動身到漢口去，你向委員長當面一談。」

「到漢口？」我吃了一驚，「你命我到內地來是為引帶我見委員長嗎？」

「是的，」他用柔和的眼光釘着我。「我歸國作口頭報告時曾附帶提及你，說有一位不善外國語而能寫國際問題文字的朋友，其見解頗新穎，委員長很願和你一談。現在國家的中堅人物，那個不是新聞記者出身？你莫妄自菲薄，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應該把全副精神貢獻給國家。」

說起來很慚愧，他提拔人才的一片赤心竟然照顧到我，使我荷荷不知所答。我寫國際文章良非得已，軍閥時代我在內地替上海報寫長篇通信，曾歷無數艱辛，後來連租界內的言論自由也不復存在了，我的稿子改寄天津敢言的大公報，後來該報南遷，逼得我無用武之地，而又不能轉營別業，不得已請友

人代我搜譯外國材料，改寫研究國際問題的文字。我素來不喜攻擊人，祇求據事直書，而且寫起來極委婉閃爍之能事，但你心血凝成的作品，經檢查員大筆一勾，報上登出來就上氣不接下氣，甚至連天窗都不許開（避免檢查痕跡），這便是我改弦易轍的動機。以前我寫稿本來不署名，後來不得不署名，不料以此引起這位前輩國際通的錯愛，和我建立了師友之間的私人關係。我早已說過，他自己有百善不自滿，別人有一善他就盡力爲之游揚，這個個性大概受了他自身早年得良師益友之提攜的影響。

我自慚鄙陋，怕影響百里先生的知人之明，而且興趣不屬，所以我一再向他說：「我就要回上海，沒有高深意見貢獻當局，無往漢口的必要。我的一點點管窺向您陳述一下也是一樣的。」

他告訴我，我不去漢口，他將無法報命，他擔保不強我任何工作，這樣使我無詞再推辭，第二天我們便乘輕便的私人汽車向長沙出發。

陸大的代校長

長沙是我生長釣游之地，自先母棄養以來，爲避免戰禍離開，忽忽將及十年，天心閣下斜陽，愛晚亭前紅葉，時常在我夢魂繞越之中。這次道出此間，鄉土熱情督促我在瀏城外故里和八角亭繁盛之區巡視一過，所見一派戰時氣象，堪嗟故鄉父老又快嗅到外敵的火藥氣息了，白晝到郊外躲警報，夜間回城工作，看起來像大難臨頭的前夕。

我這個行色匆匆的「過路客」無暇訪親友，且爲縮短行期有避免一切應酬的必要。我躲在中國銀行樓上候車（粵漢路武長段），百里先生則應接頗繁，他每次上館子都把我帶去像他的隨員一樣，我到過烹調牛肉膾炙人口的李合盛教門館，嘗過奇珍閣的紅燒菌，還領略過湖南五朝當局（譚延闓、趙恆惕、唐生智、何鍵、張治中）留下來的名廚，我覺得本地的湘味甲天下，不是川菜或粵菜所能比擬的。

我們跳上了掛車向戰火逼近的武漢出發，薄暮過汨羅江，入夜到岳陽，由此入鄂境趙李橋、汀泗橋等站，每到一站車子便釘住不動，蓋因前方兵車擁塞，路局不發路簽的緣故。湘鄂邊區自蒲圻以南都是巖石巉巖的山地，也就是往日南北喋血鏖兵的戰場，倒了一批軍閥，又有一批軍閥奠基於千萬枯顛的死人山上，迄今碧血未乾，鬼聲啾啾，而這次對外拉戰又不知平添幾許新塚，人類扮演着循環不息的悲劇，不知何年何日方休。

我們到武昌的時候，已耽誤行車時刻數小時。護路司令周武彝在徐家棚站迎接他的老師，由小輪渡到漢口來，下榻法國人所開的德明飯店。漢口也是我舊游之地，我到岸不久便和友人同往就浴，浴後共進晚餐，我以為召見的手續很繁，據說有報到一星期或一月尚渺無消息的，所以那天我們回得很晏，不料百里先生報到後當天就有召見我的消息，因找我無着，改於翌日往見。

百里先生整天忙碌不停，來見他的人包含各階層，最使他絞腦汁的是向他討抗戰論文或提出問題刺刺不休的我輩同業。他看待每一新聞記者都像老友一樣，我對同道中人求資料的勇氣雖很欽佩，對百里先生的健康却抱有隱憂。

他晚間誥誡我，明天晉見時不可持偏於一隅的極端論，一則世界大勢瞬息萬變，再則你的估計也許是不入耳之言，凡事雖不必人云亦云，總以留有餘地的好。

那時候武漢外圍戰已起，敵機在這抗戰中樞逐日轟炸，但對舊租界區則慮牽動外交，尚不敢以此為目標。委員長日常駐蹕舊俄租界區的中央銀行樓上，外間人很少知道。會客室在該行下層，我在室外的另一間待召。和我同坐在一室的有若干軍政要人，態度都很嚴肅，室內雅雀無聲。

事前百里先生曾告我，我將為被傳見的第一人。但是我看見侍從室的人來來去去，喚了一個進去，退了一個下來，却始終沒輪到我。大概每人的談話時間僅有三五分鐘，到十一時光景，全屋子待見的人都走光了，祇剩下孤零零的我，走既不便走開，問又無從問起。我正在忐忑不寧的時候，隱約聽得委員長

上樓的步聲，分明他會客已畢，忘了我最後之一人。

我想等一位侍從人員下樓來，向他說明一聲，免得他們怪我不告而去。約摸等了一刻鐘，果然走下來一位，招呼我上樓去見委員長。他說明今天把我改排在最後是想和我長談的緣故。

我在樓上小客廳會見了威嚴逼人的委員長。他態度很和藹，精神也很飽滿，與外間體力衰退的傳言不符。我坐下來東一句西一句漫無檢束地從上海動態談到世界大勢，今天想起來實在卑無高論，但他聽起來無倦容。談到中腰門帘裏閃進來一個人，委員長起身遜他坐在旁邊的沙發上，原來百里先生接了侍從室的電話趕來的。

我記起他「不作極端論」的叮囑，不覺把許多要說的話都咽了下去。雖談話時間不受限制，我覺得午飯時間已近，很想結束我的詞鋒，未盡之意另作書面報告來補充。委員長還想我說下去，看見我再起身想走，便約改日再談，送百里先生和我到客廳門口。

我回到旅館後，覺得已向百里先生交了卷，而百里先生又向委員長交了卷，我該可以回上海了，但是百里先生說：「你的性子太急，天下那有這樣乾脆的事情。你快寫書面報告，寫好了我代你遞呈。我希望你能夠在內地服務，把你的家安頓在一年皆春的昆明。」

我鄭重提醒他遵守他允我回滬的諾言，我在上海隨時可貢獻我的意見，如果有電台通電也是可行的。

那天的談話無結果。我們在旅館裏分住兩間房，他實在太忙，一會兒見委員長，一會兒分訪中樞要人討論各項問題，一會兒出席各團體的演講會，回到旅館時又擠滿了一屋子的客人，晚間還要寫論文或軍校講義，剩下來和我交談的時間極少。我看見他實在累得喘不過氣來，偶然貢獻他寫文章的意見，有時根據他口述要點代他寫演講稿，他用坦白而不客氣的態度批評我：「你寫文章是三分人才七分打扮，我的缺點就在打扮得不够呀。」

他笑我形容詞用得太多，但我發覺他無意中好像吸收了我的弱點，他在漢口各報所發表的文章，力避艱澀而求其通俗，他的演說更顯得有風趣，他的改裝越看越年輕起來。

我偶然出外躡躑，回來時總是躲在自己的房間不出來。他的門生舊雨有許多也是我的熟人，偶然發覺我做了他的隨員，跑過來和我聊天，還有在政府各部門工作的陳布雷、李惟果、楊樸園、王芑生諸位來訪我，或看我寫文章，所以不久我的房間也有人滿之患了。一天大公報主筆張季鸞來看我，他已名重一時，且又參加了政府主持的國際問題座談會，約我到漢潤里住宅作長夜之談，我因走得快未能如約，匆匆一面遂成永訣，真不勝人生朝露之感。

我當時發覺內地人士對上海人的另一副眼光，以為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國軍撤退時應該一同撤退，留居淪陷區的都是對國家欠忠誠的順民或灰色份子，我覺得這種歧視的心理完全是不應該的，淪陷區如此廣大，政府對疏散人口無統密之籌畫，交通工具不敷應用，後方無從安插，有錢有地位的人

可以遠走高飛說着滿口的風涼話，這不是和古代帝王「何不食肉糜」的聲吻同樣不近人情嗎？後來勝利後有所謂「重慶面孔」扮演「五子登科」的大醜劇，真是痛心疾首的事。

我在漢口耽擱了一星期，九月底英國首相張伯倫飛往慕尼黑之一幕，使我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一天我覓着一個較長的機會向百里先生懇切說明我不願留的苦衷，他最後諒解我，但約我兩事：第一，回滬後對國際問題如有新知，對抗戰如有新建議，請指定電台打電報過來，收電分作兩份，一由陳布雷先生轉呈委員長備採納，一份轉寄他備參考；第二，必要時他電約我再來內地，以便商談一切。

我知道很多中央留滬機關有電台與內地保持聯絡，為避免政治意味太濃，我初則想借用中央銀行電台，因轉電太周折，改用中央社發新聞的電台，電文由我自譯自送，而由內地打過來的電報則由滬分社派人到報館直接交我，以免引人注目。百里先生命他的電務員編就單獨和我通電的密碼，一份交我帶走，另兩份由他和陳收存。後來我擔任這工作，發電次數完全以我對時局的看法或有無外交建議為標準，不受任何拘束，也從未取過任何報酬。百里先生死了，裏面有電來命我繼承他的遺志，任務到抗戰勝利時結束，但至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敵騎衝入滬租界，中央社人員星散，我退出報館，在萬分險惡環境下焚毀了我的密電本，從此我便過着隱姓埋名的四年苦悶生活。

那時候前方戰事轉緊，委員長出發戰地視察，我便向百里先生商議提早我的行期，恰好他軍校奉命遷往遵義，催他赴筑主持校務，他準備到衡山迎眷同往，乃約我同車過湘。因戰火更逼近，兵車更擁塞，

我們改乘小汽車循着公路回長沙。離漢時我們在德明飯店走廊合攝一影，是他最後的一幀小照。

敵人對我們公路也在不停轟炸之中，我們沿途所見，大城鎮受害最烈，到處瓦礫一片，當地人民就在廢墟裏過着他們風餐露宿的原始生活。我們一大早啓程，午後四時才到湘鄂接壤的通城。汽車雖然走得快，在長距離的途中，在忐忑不平的公路上，就比任重致遠的火車遜得多。那些時天氣還很熱，鄉下蒼蠅到處飛，百里先生餓了，吃蒼蠅釘過的大餅油條，他的弱點就是不懂個人的攝生之道，但我們放開眼界來看，在國貧民弱的我國，民族健康與國民經濟有着不可分的關係，叫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貧民講究衛生之道，正和「何不食肉糜」的話是同樣無意義的。

走過了通城，迎面便有崇巍的大山擋着我們的去路，汽車在峯迴路轉中左彎右折，上坡時喘氣如牛，下坡時輕身如猿，可見人與機械同爲一體，但人類的仕途則顯然與之不同，上台容易下台難，那又不可一概而論了。

車子在山中爬滾了數小時，看看夜幕快要垂下來，我們仍然脫不了幕阜山的包圍線。我來時乘火車經過湘粵邊境的五嶺，現在又在汽車中穿過幕阜山，名山大川往往爲中國省區的天然界線，這也許是人們自愛其鄉而不惜以血肉之軀與來侵犯他們的敵人作殊死戰的動機吧。

好容易過了幕阜山，到了湖南所屬的平江地界。暮靄濛濛中望見隴畝間三五農婦，看見遠遠近近樹林，聽見秋蟬在枝頭晚唱，還有瓦屋村舍忽前忽後若隱若現，相隔祇一座山頭，鄂南和湖北的土質就

顯得肥瘠不同，我覺得湘境內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很可愛的。

從平江到長沙的一段，汽車祇能張大着兩個亮眼睛找路走。車到長沙時，萬家燈火已上，我們預定在中國銀行樓上權宿一宵，明早即轉火車南發。焉知方到目的地，湘主席張治中早已留下話來，請百里先生到時和他通一次電話。打過電話後百里先生向我說：「萬事不由人定，我們在這裏又要耽擱幾天。張主席接了委員長的電報，叫他留我們小住，我想你在長沙比留在漢口的好。」

這時候我在悶葫蘆中，祇好靜待命運的擺布，摒去一切不必要的思慮爲上策。次晨我得知百里夫人已到長沙，我便跑去看她，她向我訴苦，無論她到那裏別人雖在熱烈地歡迎着她，但是冷眼中好像含有敵意，都把她當作一個日本婆子，使她感到難言的痛苦。她向我細述嫁後光陰一直到現在，與故國斷絕往來，這一切都是我所熟知的。我知道她中文很有根底，於是向她建議請她寫一篇自傳，我帶往上海替她在報上發表。

我們這工作未得百里先生的同意，一直進行了好幾天，我以爲無傷於百里先生日月之明，對百里夫人也祇表露她矛盾、複雜和痛苦的人生經驗，而絕不涉及戰爭及政治問題，對歧視她的人們可作一答案，坦白而誠懇，對她也是有利無害的。不料一天百里先生闖進來發現了他夫人手寫的幾頁自傳稿，向我溫和地瞪了一眼：「嘿，你們新聞家真是惹不得，現在造謠想造到老夫的頭上來！」

百里先生是否覺得寫他少年的戀愛史難爲情，或以爲異國伴侶無向人解釋之必要，恕我不得而

知。自此百里夫人不再提起寫傳的事，我也不便再提。

我知道一天兩天不會離開長沙，特請友人借了一部小型汽車，渡過碧波盪漾的湘江，驅車向寧鄉出發，省視我多年未見的高年叔父。他雖則健旺猶昔，但晚景的困乏和人口的凋落使他懷着沉甸甸的心情，我想這也許是我們最後之一面，他不久必然要謝世的（後來我知道他二十九年因憂憤致疾不起）。他看見我突如其來，像天上掉下來的星一樣，喜悅得老淚幾乎淌下來。他殷殷留我午飯，飯後絮絮話家常，看他的意思非留我住幾天不可，但我歸心似箭，又怕百里先生有事找我，忍着淚和叔父爲別，我回首在車塵中看見他修長的影子一直佇立在籬外矮樹旁不動呢。

當天去當天回，城裏還是得不着漢口方面的任何消息。這時候百里先生準備調往軍校的全班人馬趙墨農、葉南帆諸君均在長沙集合，中行二樓好像變成了陸大駐湘辦事處。我閒着沒事做，替百里先生整理兩次在陸大的演講稿，第一題爲「參謀官之品格問題」，他有幾段扼要的指示：「參謀兩字是從日本譯來的，我們原來的名稱叫『軍師』或『幕賓』。我們看姜太公稱曰『師尙父』，黃石公授張良兵法時說：『讀此可爲王者師。』這樣一看，參謀長便是司令官的先生。姜太公窮得釣魚，要文王找着他才肯出來，這就是參謀官的『品。』張良世代相韓，韓亡後散盡家財誓爲故國復仇，不惜犧牲一己，這就是參謀官的『格。』」

張良的『無我精神』一直傳授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就是不找事也有飯吃的意思，一

直等先主三顧茅廬，然後才『感激』才『馳驅』，而一出茅廬之後，人家把皇帝送給他做，他却報之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參謀官的地位由『軍師』降爲『幕賓』，雖不在司令官之上，却仍然是對等地位。（他舉曾國藩和李鴻章的關係爲證從略。）

「自新軍成立以後，參謀官再降而爲軍屬，民國初年簡直等於高等的當差。我們要提高參謀官的地位，全靠人格去爭取，如果不能自重，莫怪別人不肯敬重我們。」

我對這段訓詞有着刻畫不出來的同情和敬佩，他自己就是個有骨氣講氣節的人，所以他滿腹經綸，始終祇處於當世賢豪「敬而遠之」的地位，不叫他獨當一面完成他最擅長的國防工作。自民國以來，官場中重奴才而不用人才，掌大權的人看見了奴顏婢膝的屬員，便以爲這人對他個人至少是忠實的，在個人第一的前提下，不惜盡量提拔個人的私黨，至於這人對國家有無用處，那是不在他考慮之列的。政場中堆滿了人格破產的奴才，所以真人才望望然去之，不屑與鳥獸同羣，這便是中國政治腐敗和人才缺乏的總因。實際講起來，沒有人格的奴才決不會對他的主子忠實，他祇會『逢君之惡』，朝秦暮楚是他們的慣技，而一個有骨氣的人才，往往能見危授命，見義勇爲，而這些却不是眼光如豆的大人先生們所能理解得到的。我很想推波助浪把百里先生的精義多多發揮一番，而苦於不能節外生枝，僅就他引經據典的一篇短文，我們對他崇高品格之所以養成，已能窺見其來龍去脈了。

第二題爲「知與能。」他寫着：「上次講的品格問題老話就是氣骨，氣要高，骨要硬，這是做人的先決問題；現在講學問的時候，却有兩種相反的原理，就是心要虛要平，腦要柔要軟。」

「學問是隨地都要去求的，求就是仰面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們，一個兵卒也可以給你們寶貴的教訓。……講學問第一要有大海般的心，才能吸收世界上各種細流。第二腦要軟，世界最柔軟的是水，盛於方則方，盛於圓則圓，大路流不通走小路，小路走不通走地下的路，這便是能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倘若一個人腦筋硬化，對新的不能接受，便沒有求學的資格。」

「各種地形不同，各種敵人的情況也不同，自有歷史以來，沒有一件事是像演戲一般完全一樣的，每次都有新的狀況，全靠我們能虛心，能體驗，能適應才行，所以能變就能打勝仗，不能變就不能打勝仗，這是講學問的基礎。」

他訓話完畢做了一次試驗，命各學員把所帶手表繳上來，他逐一查驗一過，在十個手錶中發現有三十分鐘的差別。他說這就是中國人不認識時間的重要性，在這三十分鐘之內如果德國和捷克作戰，他們的空軍已可毀滅對方而有餘。

我從這些文稿中發現他的品格和天才。我錄寫的時候，漢口的電報來了，是對外交方針有所諮詢。他手持委員長的電報首先問我的意見，我不假思索地說：「我們現在犯了一個錯誤，外交進行以英國爲最大對象，實則英國已非復世界執牛耳之國，美國和蘇聯才是最後命運之決定者。一般人多以爲美

國對歐亞戰事持隔岸觀火的態度，蘇聯則利在兩虎相鬥，我以為這也是囿陋的見解。如果歐亞兩洲陸沉，美國不能關起門來欣賞她的太平天國，如果希特勒橫行天下，他所欲得而甘心的敵人還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有人把美蘇看作水火不容的兩國，無結合的可能性，我以為太武斷，共同的利害，駢肩打倒共同的敵人，比主義的異同來得更接近而現實，國際間沒有百年的友人，同時也可說沒有百年的敵人。中國與蘇聯接壤，與美國又有傳統的友誼，如果能夠自居橋梁的地位，把兩個主義不同的國家聯繫起來，那麼民主陣線必能形成，歐戰必提早爆發，東西戰局必可合流，而軸心國最後之慘敗也是命中註定的。如果僅以英國為重心，忽視美蘇兩國對世界局勢的決定性，希望那個自救不暇的老大帝國揜袖揮拳打了德國又打日本，那是盲人瞎馬的外交，不但無實現之可能，而且中英兩國必被軸心國各個擊破。」

百里先生吐着一縷縷的烟圈兒說：「好，你照你的意見寫回電。」

我複雜的思潮一時收不攏來，寫電文寫得詞不達意，他參加了他的意見再加上他和我的名字吩咐電務員照發。我要求刪去我的名，因為中國向有「人微言輕」的一句話，如果這建議出自資深望重者之口，它的分量比較重得多，像我這個無求於世的人，實在無附驥的必要。但他提掖後進的心理，使他的要求茫然置之度外。

一切的卷都交好了，我實在不願再等，最後得了他的允許，偕友人登車先行。我和他分手的時候，他

似乎很有把握地說：「你這次繞道香港到漢口，下次再來時，恐怕要繞更大的圈子，由海防走滇越路了。」

我悠然上了火車，腦中還閃動着他真摯而虛心的影子。我向友人說：「百里先生見重於當局，一言而為社會師，恐怕現在是他一生最發揚的時期。我們當然不迷信，如果說句過慮的話，當花朵盛放的時

候，也許是將要凋謝的時候。」

「你何所見而云然呢？」

「我看他一切都很好，就是不懂得養生之道。他興奮誠然興奮極了，但精神過度的消耗，對垂老的身體不啻無情的戕賊。我看他飲酒、吸煙、健談、好學、好深思、寫文章、啜苦茗、睡眠飲食都無定時，我很替他的健康擔憂。」

「是呀，」友人同情我的看法。「他最易接受別人的建議，祇是有關他個人健康的建議他往往淡然置之。他早就說過他在這次戰役中將要拚却老命，他沒有在戰場上拚命，他的日常工作那一件不是拚命的工作？他早年提倡精神救國，他的犧牲小我的精神是終身不變的。」

那時候敵人對我們這條運兵運糧的主要路線——粵漢路——差不多每天派飛機來濫施轟炸，被炸毀的地方路局隨時派員搶修，這實在是抗戰時值得稱道的一件事。車行每遇警報，火車頭便把一節節的客車或貨車分批卸下來，它自身有山洞就鑽進洞裏，沒有山洞就停在樹枝濃密的地方。車頂上

有樹枝或塗以黃泥作爲戰時的保護色，客人則被喚下車，各自找安全地帶逃生。

雙十節的前兩天剛剛是舊曆中秋節，我們看見十餘架敵機的銀翼閃耀在晚霞中。我想，機中殺人魔手也許露着他們的金齒，傲然自得地誇耀他們堂堂陣容和赫赫戰果。車子到衡陽的前一站，剛剛天黑不久，就遠遠望見敵機放下來探照燈，隨着巨彈的殞落，響聲震動天地，燭天的火舌挾着濃黑的烟團湧起來，是在轟炸衡陽的飛機場。

這是我戰時在內地受虛驚而未嘗實禍的一段過程。我轉道香港候輪回滬時，我看香港的燈光，像黯然無色似的，不若來時的輝煌奪目，這也許是我的心理作用。

我在香港登俄羅斯皇后輪號的時候，敵軍已在大鵬灣登陸。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守，二十五日漢口亦告陷落，我如果遲走幾天，恐已不能由粵港回滬了。漢口陷落早在當局意料之中，但敵軍偷襲廣州却是意料不及的事。事前原有遷郴州的計畫，前站人員已分批到達指定地點，因粵局驟變，臨時決定改以重慶爲戰時首都。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十五年前馮玉祥駐軍南苑的時候，曾請百里每星期到軍中演講一次，還有意思請百里做他的參謀長。這次陸大在桃源開課，馮在特別班隨班聽講，參加畢業典禮，百里請他以軍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致訓詞，他却願以學生的資格唱名受訓。桃源軍校結束後，百里返南岳與夫人相約，由夫人率領兩女及隨員由湘桂線到桂林，他自己乘汽車往東安訪唐生智，即赴桂林與夫人會合。

百里頻年奔波，有時候海天萬里破浪乘風，早年就患關節炎，到垂老之年，毒素侵入血管，因而影響心臟。抗戰後他沒有過過一天優游閒適的生活，酒後心頭作惡，他自己不以為意。離開南岳前，心跳一百零二，體溫正常，夫人勸他在山中調養數日，他因遷校忙，恨不化鶴飛去，那裏肯多有一天的耽擱呢。

他在湘桂途中發現了很多的怪現象，一輛汽車滿載破舊沙發及傢具，其價值不過數百元，而汽油消耗則遠遠超過此數。戰時物資缺乏，一滴油就等於一滴血，他痛恨這般假公濟私的人無享受物質文明的資格。我常常發過感慨，中國之弱病源萬千，歸根結題就壞在一個「私」字上，大人物「家天下」的心理和植黨營私的惡習固不必論，次焉者亦無不重小我而忘大我。我往年在漢口時，就親見軍人住宅不付水電費，自來水沒有龍頭，讓它晝夜流個不停，電燈沒有開關，讓它二十四小時之內長明不滅，原因是買龍頭和開關要花錢，水電無理由的浪費其損失在公司而不在他個人。我在南京時，聽說某巨公

命娘姨乘公家汽車到下關買雞蛋的笑話，寧可節省個人的銅元數枚，浪費公帑不在他考慮之列。百里所見用公家汽車搬運私人不值錢的傢具的事，他不少見多怪，實在是中國官場中極普遍的現象。中國人私的觀念不破除，中國永遠強盛不起來。

湖南公路堪稱全國模範，但是湘桂段在戰時趕修的情況下，就顯得凸凹不平，行起車來像坐在搖籃裏的一樣。百里以為不修公路則已，一修就要修得堪與歐美並駕齊驅，如果說好路工料多而代價昂，而壞路把培養費和修理費加起來，比好路開辦費更大而更不合理。百里在國外曾看到列強平衡預算的計畫，無不著眼於節省外匯，避免資金外流，而在國內進行大規模工程，無論是國防性或經濟性的，則無不大刀闊斧地幹，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肥水不落外人田，而人民不怨，但是中國的情形就不同，對內錙銖必較，對外揮霍無度，所以政府與人民形成對立，國與民交受其困，尤其令人齒冷的還有貪污中飽的惡風。百里在桂林碰見了馮玉祥，談到公路問題，他說了幾句扼要的話：「好路所費工資較多，楚弓楚得，壞路容易壞車輪，促短汽車的壽命，這筆錢就由外國工廠賺去了。」

他還有認為最不合理的一件事，一個新官到任，賀電雪片似的飛來，反要絞祕書的腦汁打回電，人力物力交受其困。而且要人的應酬電往往用「百萬火急」或「限即刻到」的字樣，在抗戰軍情急如星火的時代，在交通工具極端缺乏的今日，不止虛糜公帑，且又貽誤軍國大事。他提出一個口號：「一切人力物力應集中在抗戰用途上！」

他在桂林應廣西省府的邀請演講「半年計畫與十年計畫。」他對廣西人貢獻兩大前提：第一，應針對時間的需要，不必高談理論，第二，應切合本省的環境，不可盲目仿效。他認為別人定下五年計畫而我們也定下五年計畫，如果做到一年半工夫敵人就來了，一切被他利用，那是頂可痛心的事。他又說：「敵人這次犯華南，於不得已之中作冒險的嘗試，最後必致崩潰。從歷史方面看，以前中東之戰為時八月，日俄之戰為時一年零兩個月。日俄戰時我正在日本，我見日本人民一致團結對付俄國，但日本當局用十年工夫養成的蓬勃的民氣，經過一年零兩個月的戰爭，便倏然消失了。現在敵人的消耗和處境，對外政策南進北進仍無確定主張，這次戰事必然超過中東，日俄兩役的時期，她的潰滅可以斷言。」

他所提半年計畫是不許說本省財力所不許的「買六千架飛機」一類的廢話。他舉一例，上次歐戰時，德軍逼近比利時京城，比利時人民把平日積蓄的酒瓶堆得很高，有阻擋敵人之功，爭取了不少的時間。他並非說酒瓶有却敵之功，是說一種工具運用得宜，必能發揮其效能。

他針對一般人所謂武器不如人的悲觀論，發表如下的提高國人勇氣的論調：「從敵兵日記上證明我們砲程遠而準確。除了數量不如人外，武器方面不一定比敵人差，還是看運用工具的能力如何。我們對新兵器沒有應用的能力，這現象歐洲各國極其普遍，英法兩國鑒於砲兵步兵不易聯絡，不能充分發揮火力，乃由一種農家耕具的模型研究出坦克車來，一九一六年用以攻德，結果初次嘗試失敗。英法並不灰心，繼續研究，設法改良，一九一八年再用以攻德，德已無法抵禦。從此一例，可見應用工具的重要。」

……我們不要好高騖遠，把現有的機關槍、迫擊砲、坦克車等物能夠充分利用，對任何原有物事儘量研究，都與抗戰大有裨益。」

他對十年計畫目標是成就一種科學發明作為立國基礎才可獨立圖存。有了科學基礎，就不怕沒有復興機會。他這半年計畫和十年計畫，前者是說在緊急關頭適應環境的道理，後者為百年立國大計。這時候他精神已大不如前，在桂林接見了若干人物，演講了若干次，他自己覺得累得很，曾往醫院檢驗體格一次，血壓並不高亢，他才稍稍放心。實則血中毒不比發炎症體溫不會高，又不比腦充血症，所也血壓也不高，外表看起來是沒有任何病象的，祇要調理得好，當然無發生危險的可能。

夫人勸他戒酒，他頗以為然，但在交際場中大家敬他的酒他又不能不飲。一天神色敗壞地跑回來，倒在床上動彈不得。夫人勸他在桂林屏絕應酬多住幾天，因為前途都是更偏僻的小城市，問藥求醫都比桂林困難。百里說：「我到桂林已一星期了，一天不到校，我的心一天不安，我們到遵義再靜養不遲。」遵義是最後決定的陸大所在地。

他們乘汽車到柳州，住了兩宵，百里特別怕冷，夜間冷汗涔涔，顯然他的身體已虛弱到極點了。由柳州啓程後，他胸口作痛，而且大汗不止，他才自知病入膏肓，吩咐前途遇有村舍即停。他橫躺在車座上，夫人蹲在他足邊替他按摸。遙見前面村舍相連，村人遙指是宜山縣。到縣城時夫人問路警：「此地那一家旅館好？」警察說：「這裏祇有省政府主辦的樂羣社（其性質等於招待來賓的勵志社）別無大規模

的旅館。」夫人吩咐車子開到樂羣社去。

樂羣社內容也很簡陋，且有人滿之患，幸而百里桃李滿天下，他的一個學生騰出一間房間來，夫人匆遽中請縣政府的醫生替百里打了一針嗎啡針，讓他的痛楚停止，此後便昏然入睡。夫人替他換衣服，裏面的羊毛衫都已濕透了。

這時候廣州已失守，在廣州的第八軍校分校及浙江大學都疏散到宜山來，這僻處一隅的小城市俄然成爲冠裳雲集的所在。說起來很巧合，百里早年是求是書院的高才生，而求是就是浙大的前身，所以該校與百里的關係最親切。這兩校的師生來視疾的每天像潮水般湧進湧出，使左梅夫人對看護病人發生莫大的障礙。

浙大的校醫也來看病，他說他有一位朋友害着同樣的病，打了一針黃耆針，從此終身不發，他以爲不妨一試，不過打針後要出大量的汗，家屬不必驚慌。左梅一時沒有主意，她希望病人好的心理太切，而且照校醫的講法打針至少是無害的，所以她採納了這個建議。不過打針後未發汗，與校醫所談的現象不相符。

一連住了五天，百里的病又漸漸告痊起來，他開口第一句話就是說：「我們就誤了好幾天，明天應該出發了。」夫人勸他再安心靜養幾天：「前途一片荒涼，不如小住爲佳。」他執意不肯，覺得在宜山多住一天就放棄了一天的責任，他完全步了諸葛亮的後塵，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他用以訓

勉學生的話，而他自己以身作則，這也是他所稱的「軍人精神教育之一課。」

最後的一天，他知道有很多的軍校學生來探問過他的病，便叫他們上午八時到樂羣社集合。他向他們發表一段訓話，他的精神不自覺地又興奮起來，一直到正午十二時，才命學生退出。他向五小姐蔣和說：「明天走吧，今天天氣很好，我們出外散散步消遣。」

二小姐蔣雍和四小姐蔣華，因小型汽車坐不下，先乘長途汽車到貴陽，留在百里身邊的祇有夫人和蔣和。百里最愛最末的一個女兒，而這個女兒對他也最親切，當百里病倒的時候，蔣和和她的母親晝夜輪流服伺，所謂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足以當之而無愧。蔣和年齒最稚，蹦蹦跳跳是她的天性，那幾天她實在悶得很，帶她逛街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他們在街上走，百里指着兩旁舖店向他的女兒說：「你莫看不起這些小店家，它們就是中國之魂，堆砌起來成爲一個偉大的國家。它們賣的都是老百姓的必需品。」

「蔣先生！」迎面有人呼喚。

百里朝前一看，認得是替他看過病的浙大校醫。

「您的病好了？」

「好了，謝謝你。學校離這裏有多遠？」

「近得很。我引您去看看。」

這時候蔣和先回樂羣社，百里約隔一小時之久才回來。左梅問他是否覺得疲乏，他說：「還好，還好。」下午三時浙大教育長來看他，一談就談了二小時。左梅聽見他嗓音低啞，怕他操勞過度，便向他們大聲說道：「開飯了，你們吃了飯再談吧。」這是催客人走的暗示，教育長果然起身戴着帽子走了。

百里坐下來吃了蛋麵一大碗，胃口似乎很好。他浴後上床就寢時說：「我今天一切都舒適。」

睡了不久，有人在外叩門，是陸大教育長周亞衡剛到宜山來，打聽代校長下楊樂羣社，便趕來報告校中近况。百里想起床接待他，夫人連連擺手說：「你今天累了，就坐在床上談談吧。」

周向他報告，這次從貴州到宜山路上有土匪開槍，真是危險得很。夫人說：「那麼我們遲幾天再走，等路上太平點走吧。」

「不見得土匪就向我們開槍，」百里漫不經意地說。「我們決定明天走，不要隨時變更，就是危險明天也得走。」

周去後還不過晚間七八點鐘的樣子，因明天一大早就趕程，所以他們睡得特別早，臨寢不滅燈，夫人還替百里按摸了一會，他才呼呼入睡。睡後百里曾起身小遺，仍登床偃臥。夫人不聽見他的聲息，以為睡得很好，她自己也放心睡了。

一會兒醒來，時針已指九點五十分。夫人似乎聽得百里痰聲咯咯，一連叫了他幾聲，他不應，夫人大驚，翻身起來搖着他的胳膊，他像失了一切知覺，無論怎樣搖都搖不醒來。夫人大聲呼蔣和：「小五，快拿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手電筒來，看你的爸爸怎樣了！」

夫人掀開百里的眼皮，看見瞳口已開，知道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蔣和大聲喚着「爸爸，」可是她的爸爸那裏還能夠答應她呢，她提着慌亂的脚步，帶着手電筒上街找醫生，找到了她所熟識的校醫，兩人步履踉蹌地趕回樂羣社來，時已十一點五十分。醫生打了一針強心針，一點動靜沒有，他用低沉的聲調向夫人說：「蔣先生已經去了！他患的是心臟痺麻症。我早來也救不了他。」

這時候月光從窗櫺中透進來，顯得分外皎潔，照見百里口中吐着可怕的白沫，鼻管中有出氣沒有進氣。夫人本是極有醫護常識和經驗的，她還癡心想用人工呼吸法把他接過一口氣來，而百里的家庭觀念極深，國家意識極強，在抗戰艱危和舉目無親的環境下，病非必死之病，時非可死之時，年非應死之年（五十七歲），他那裏想逃避一切責任撒手而去呢？但是他自己沒有力量使他呆定了的眸子活動起來，他已經結束了人生最後的旅程了。

夫人呆坐不哭，兩腿發軟，周身麻木，像失了知覺似的。

百里的噩耗傳出後，全國爲之震悼。雖由政府及地方當局派員來襄辦喪務，但宜山彈丸之地，幸而當地有一個學生把他爲他的老太太預備好的一口棺木讓了出來，才把百里的遺體殮起來，停柩宜山縣黨部的大禮堂。自十一月四日逝世，隔了十九天葬於宜山的鶴嶺。百里的二女蔣雍和四女蔣華先期已抵貴陽，接電後趕回宜山，已不及憑棺一慟了。

百里的家庭，父慈而母嚴，四個女兒把父親看作萬能的神一樣，我很少看見兒女對父親的信心有她們這樣的堅定的。百里逝世時，他的第三女還留在川林學音樂。一晚她夢見她在交際場中有人替她戴上一頂純白的花冠，她看見鮮潔的花朵就是她在亞爾卑斯山所見的白絲絨一般的白花，她儼然花中之后，女中之王，滿座如雷的掌聲慶祝她的加冕禮，她真高興極了，但她悠然醒轉來，掌聲猶在耳，她陡然覺得戴白花爲不祥，她很耽心中國有什麼惡消息吹來。

果然不久便接着她父親的噩耗。她如醉如癡，不相信她父親會在抗戰艱危的途中拋棄了他的愛妻弱女而去。她夢中常常哭了醒來。過度刺激和鄉思驅使她幾度下了歸國的決心，想致力戰時婦女工作，兼以維持她家庭的生計。她每次下決心時，耳畔像有人提醒着她：「必須有堅定的信心，才有豐富的收穫。」她覺得這是她父親的聲音。從此她咬緊牙關，決心在德國完成她的學業。

一天有一位德國軍官到校來弔唁她：「我看見你的父親，我覺得他的思想，天才和豐度都和德國的勒孫勞將軍相類似。我憶起拿破侖的一句話：『若干年後，東方將產生一位軍事天才家，』這話應該應驗在你父親的身上。」實則這樣推崇百里的批評，遠在百里在德軍實習時即已傳遍一時，並非這個軍人獨特的見解。

柏林有一位畢生研究東方問題的學者能操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但生平未到過中國，他最愛中國，但又看不起現在的中國人，他說現在的中國人遠不及歷史上的中國人。他一次看見百里，一度長談後

他不禁驚異起來：「現在的中國人也有比得上古代的中國人的！」他聽見百里之死，不但爲他個人悲，且認爲是中國抗戰時期最嚴重的損失。

百里夫人是深深懂得「忍」字訣的女人，她說大忍就是大勇，死是逃避人生責任，百里在保定軍校自戕時她就用這樣的話鼓勵着他，提起他繼續爲人生奮鬥的勇氣。這時候輪到她自身的試驗了，她夫婦間感情我很少看見還有比他們更美滿的家庭，她的心和一生的精力都完全貢獻給百里一個人，不幸在中日發生長期戰爭的時代，她的唯一可恃和終身所託的伴侶撇開她走向另一世界去了，她的心境何等淒慘，她的處境何等艱危，但她咬緊牙關，挈領她身邊三個都還未滿二十歲的女兒，冒着敵機轟炸和旅途的危險，由宜山而貴陽，再下居昆明之青雲街，凡兩年有餘。最後四年她遷居到重慶來。

她在內地嘗遍了人生的酸辛苦辣，不止受到人們歧視，而且不斷有冷酷的眼光釘住她：許多淺見人士指着她的背影說她是日本人；百里身後蕭條，以前「師母」長「師母」短的豪貴學生們現在很少來照顧這個家徒壁立的老太婆了，國家也遺忘了她們，而她要肩起教養子女的責任，是多麼艱鉅的責任呵。

學業待完成的蔣英，在柏林達到二次歐戰發生，德國也變成了中國的敵人。她轉徙到倫敦，戰後由美國回國來，這幾年當中她過的是顛連無告的苦生活。我戰後在國富門路舊址會見了百里夫人和英華和三位女士，祇蔣雅去美未返。她們一個個在海內外最高學府畢業，各人有着她父親留給她一部的

豐富的遺產——不是財物而是天才，我真有無限的欣悅。但我舉頭看見壁上懸着的百里先生的遺影，溫和地凝視着我們，傷哲人之已逝，嗟鬢髮之就斑，我的心像被重物撞傷了一樣。

今年是百里夫人的六旬華誕，她的四個女兒都已覓得佳婿，第三婿就是百里老友錢均甫的哲嗣學森。他從加州大學德籍教授下門博士（被希特勒放逐出國的）學習可壓縮性流體動力學，這是航空工程系的基本科學，一九三八年他在加州大學得博士學位，即在該校擔任助教，一九四一年升任副教授，麻州理工科擔任教授。一九四六年他回國完婚，婚後雙雙飛返美國。本來他應該在本國服務的，尤其在科學人才極端缺乏的本國，國家造就的人才，那有楚材晉用的道理！可是中國人的事是極難理解的，本國造就的人才，出了學校的門就走上失業之路，一面消耗外匯聘用外國專家來填補人才的消乏，不合理的事在中國是常有的。

蔣和拜訪她的太老師陳仲恕先生於其寓廬。他喜得像看見自己的孫女兒從遠道歸來的一樣，因貧無以為贈，親筆畫了一柄紙箑贈給她。他參加英華兩女士的於歸宴，他的精神看起來還像四五十歲的人。蔣和是最小的一個女兒，現在也做了母親了，百里夫人抱孫為樂，現在已晉級為太夫人，別人也很少用歧視的眼光來投向着她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7 2 7) 蒋百里先生传
· 陶菊隐著 · 文海出版社

印行 · 1 0 4 8 3 9 6 6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页数 = 2 5 5

下载位置 = h t t p : /
/ b o o k 3 . 5 r e a
d . c o m / 3 0 0 - 2
4 / d i s k w t / w t
2 1 6 / 2 1 / ! 0 0 0
0 1 . p d g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一 浙江求是书院

二 士官第一

三 德国见习军官 - - 参加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外交秘密

四 禁卫军管带 - - 东三省的军事总参议

五 保定军校校长 - - 自杀之一幕

六 情场的胜利者

七 从南下反袁到蔡松坡

将军的死

八 研究学术的黄金时代

九 欧游返国后的五四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

一 吴佩孚的参谋长

一一 五省联军也垮了

一二 中国建军的几段过程

一三 「东不如西」

一四 狱中生活

一五 一二八以后

一六 青岛试骑汤山就浴

一七 畅游欧美

一八 空军独立论的支持者

一九 西安事变的不速客

- 二 芦沟桥的烽火
- 二一 他成了外交界的一位斗士
- 二二 迷途遇仙记
- 二三 又是抗战论坛的祭酒
- 二四 冷客目击的一？
- 二五 陆大的代校长
- 二六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附录页